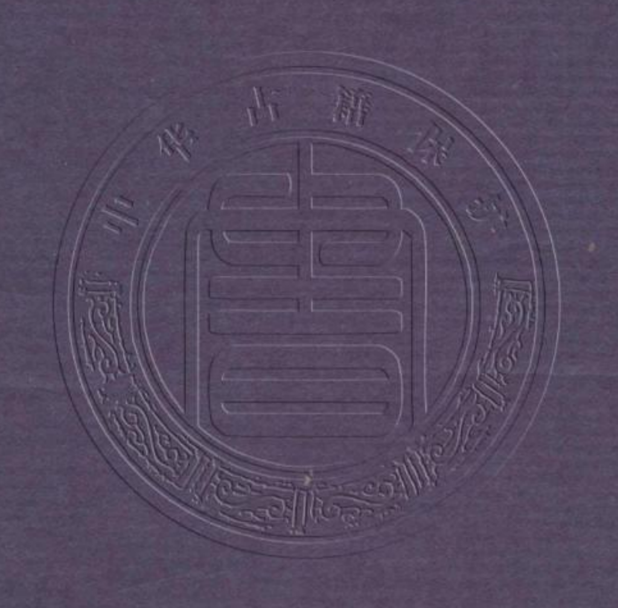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且說迎春歸去之後邢夫人像沒有這事倒是王夫人撫養了一場却甚實傷感在房中自已歎息了一回只見寶玉走來請安看見王夫人臉上似有淚痕也不敢坐只在傍邊站着王夫人叫他坐下寶玉纔捱上炕來就在王夫人身傍坐了王夫人見他呆呆的瞅着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便道你又爲什麽這樣呆呆的寶玉道並不爲什麽只是昨兒聽見二姐姐這種光景我實在替他受不得雖不敢告訴老太太却這兩夜只是睡不着我想偺們這樣人家的姑娘那裡受得這樣的委屈况且

二姐姐是個最懦弱的人向來不會和人拌嘴偏偏兒的遇見這樣沒人心的東西竟一點兒不知道女人的苦處說着幾乎滴下淚來王夫人道這也是沒法兒的事俗語說的嫁出去的女孩兒潑出去的水叫我能怎麽樣呢寶玉道我昨兒夜裡倒想了一個主意咱們索性回明了老太太把二姐姐接回來還叫他紫菱洲住着仍舊我們姐妹弟兄們一塊兒吃一塊兒頑省得受孫家那混賬行子的氣等他來接偺們硬不叫他去由他接一百回咱他留一百回只說是老太太的主意這個豈不好呢王夫人聽了又好笑又好惱說道你又發了獃氣了混說的是什麽大凡做了女孩兒終久是要出門子的嫁到人家去

娘家那裡顧得也只好看他自已的命運碰的好就好碰的不好也就沒法兒你難道沒聽見人說嫁鷄隨鷄嫁狗隨狗那裡個個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況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婦孫姑爺也還是年輕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氣新來乍到自然要有些扭彆的過幾年大家摸着脾氣兒生兒長女以後那就好了你斷斷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說起半個字我知道了是不依你的快去幹你的去罷別在這裡混說了說的寶玉也不敢作聲坐了一回無精打彩的出來了彎著一肚子悶氣無處可泄走到園中一逕往瀟湘館來剛進了門便放聲大哭起來黛玉正在梳洗纔畢見寶玉這個光景倒嚇了一跳問是怎麼了合誰

慪了氣了連問幾聲寶玉低着頭伏在桌子上嗚嗚咽咽哭的說不出話來黛玉便在椅子上怔怔的瞅著他一會子問道到底是別人合你慪了氣了還是我得罪了你呢寶玉搖手道都不是都不是黛玉道那麼着為什麼這麼傷心起來寶玉道我只想著偺們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活著真真沒有趣兒黛玉聽了這話更覺驚訝道這是什麼話你真正發了瘋了不成寶玉道也並不是我發瘋我告訴你你也不能不傷心前兒二姐姐回來的樣子和那些話你也都聽見看見了我想人到了大的時候為什麼要嫁嫁出去受人家這般苦楚還記得偺們初結海棠社的時候大家吟詩做東道那時候何等熱鬧如今寶

姐姐家去了連香菱也不能過來二姐姐又出了門子了幾個知心知意的人都不在一處弄得這樣光景我原打諒去告訴老太太接二姐姐回來誰知太太不依倒說我獃混說我又不敢言語這不多幾時你瞧瞧園中光景已經大變了若再過幾年又不知怎麼樣了故此越想不由的人心裡難受起來黛玉聽了這番言語把頭漸漸的低了下去身子漸漸的退至炕上一言不發嘆了口氣便向裡躺下去了紫鵑剛拿進茶來見他兩個這樣正在納悶只見襲人來了進來看見寶玉便道二爺在這裡呢麼老太太那裡叫呢我估量著二爺就是在這裡黛玉聽見是襲人便欠身起來讓坐黛玉的兩個眼圈兒已經哭

的通紅了寶玉看見道妹妹我剛纔說的不過是些獃話你也不用傷心了要想我的話時身子更要保重纔好你歇歇兒罷老太太那邊叫我我看看去就來說着往外走了襲人悄問黛玉道你兩個人又為什麼黛玉道他為他二姐姐傷心我是剛纔眼睛發癢揉的並不為什麼襲人也不言語忙跟了寶玉出來各自散了寶玉來到賈母那邊賈母却已經歇晌只得回到怡紅院到了午後寶玉睡了中覺起來甚覺無聊隨手拿了一本書看襲人見他看書忙去沏茶伺候誰知寶玉拿的那本書却是古樂府隨手翻來正看見曹孟德對酒當歌人生几何一首一覺刺心因放下這一本又拿一本看時却是晉文翻了幾

頁忽然把書掩上托著腮只管痴痴的坐著襲人倒了茶來見他這般光景便道你爲什麽又不看了寶玉也不答言接過茶來喝了一口便放下了襲人一時摸不着頭腦也只管站在傍邊獃獃的看着他忽見寶玉站起來嘴裡咕咕噥噥的說道好一個放浪形骸之外襲人聽了又好笑又不敢問他只得勸道你若不愛看這些書不如還到園裡逛逛也省得悶出毛病來那寶玉一面口中答應只管出着神往外走了一時走到沁芳亭但見蕭疏影象人去房空又來至蘅蕪院更是香草依然門窻掩閉轉過藕香榭來遠遠的只見幾個人在蓼溆一帶闌干上靠着有幾個小丫頭蹲在地下找東西寶玉輕輕的走在假

山背後聽著只聽一個說道看他洑上來不洑上來好似李紋的語音一個笑道好下去了我知道他不上來的這個却是探春的聲音一個又道是了姐姐你別動只管等着他横竪上來一個又說上來了這兩個是李綺邢岫烟的聲兒寶玉忍不住撿了一塊小磚頭兒往那水裡一撂咕咚一聲四個人都嚇了一跳驚訝道這是誰這麽促狹唬了我們一跳寶玉笑着從山子後直跳出來笑道你們好樂啊怎麽不叫我一聲兒探春道我就知道再不是別人必是二哥哥這麽淘氣沒什麽說的你好好兒的賠我們的魚罷剛纔一個魚上來剛剛兒的要釣着叫你唬跑了寶玉笑道你們在這裡頑竟不找我我還要罰你

們呢大家笑了一回寶玉道偺們大家今兒釣魚占占誰的運氣好看誰釣得着就是他今年的運氣好釣不着就是他今年運氣不好偺們誰先釣探春便讓李紋李紋不肯探春笑道這樣就是我先釣回頭向寶玉說道二哥哥你再赶走了我的魚我可不依了寶玉道頭裏原是我要唬你們頑這會子你只管釣罷探春把絲繩抛下沒十來句話的工夫就有一個楊葉竄兒吞着鉤子把漂兒墜下去探春把竿一挑往地下一撩却是活迸的侍書在滿地上亂抓兩手捧着擱在小磁罈內清水養著探春把釣竿遞與李紋李紋也把釣竿垂下但覺絲兒一動忙挑起來却是個空鉤子又垂下去半晌鉤絲一動又挑起來

還是空鉤子李紋把那鉤子拿上來一瞧原來往裡鉤了李紋笑道怪不得釣不著忙叫素雲把鉤子敲好了換上新虫子上邊貼好了葦片兒垂下去一會兒見葦片直沉下去急忙提起來倒是一個二寸長的鯽瓜兒李紋笑著道寶哥哥釣罷寶玉道索性三妹妹合邢妹妹釣了我再釣岫烟却不答言只見李綺道寶哥哥先釣罷說着水面上起了一個泡兒探春道不必儘着讓了你看那魚都在三妹妹那邊呢還是三妹妹快着釣罷李綺笑著接了釣竿兒果然沉下去就釣了一個然後岫烟來釣著了一個隨將竿子仍舊遞給探春探春纔遞與寶玉寶玉道我是要做姜太公的便走下石磯坐在池邊釣起來豈知

那水裡的魚看見人影兒都躲到別處去了寶玉掄着釣竿等了半天那釣絲兒動也不動剛有一個魚兒在水邊吐沫寶玉把竿子一幌又唬走了急的寶玉道我最是個性兒急的人他偏性兒慢這可怎麽樣呢好魚兒快來罷你也成全成全我呢說的四人都笑了一言未了只見釣絲微微一動寶玉喜極滿懷用力往上一兜把釣竿往石上一碰折作兩段絲也振斷了鈎子也不知往那裡去了衆人越發笑起來探春道再沒見像你這樣鹵人正說着只見麝月慌慌張張的跑來說二爺老太太醒了叫你快去呢五個人都唬了一跳探春便問麝月道老太太叫二爺什麽事麝月道我也不知道就只聽見說是什麽

鬧破了叫寶玉來問還要叫璉二奶奶一塊兒查問呢嚇得寶玉發了一回獃說道不知又是那個丫頭遭了瘟了探春道不知什麽事二哥哥你快去有什麽信兒先叫麝月來告訴我們一聲兒說着便同李紋李綺岫烟走了寶玉走到賈母房中只見王夫人陪着賈母摸牌寶玉看見無事纔把心放下了一半賈母見他進來便問道你前年那一次得病的時候後來虧了一個瘋和尚和個瘸道士治好了的那會子病裡你覺得是怎麽樣寶玉想了一回道我記得得病的時候兒好好的站着到像背地裡有人把我攔頭一棍疼的眼睛前頭漆黑看見滿屋子裡都是些青面獠牙拿刀舉棒的惡鬼躺在炕上覺得腦袋

上加了幾個腦箍是的已後便疼的任什麼不知道了到好的時候又記得堂屋裡一片金光直照到我床上來那些鬼都跑着躲避就不見了我的頭也不疼了心上也就清楚了賈母告訴王夫人道這個樣兒也就差不多了說着鳳姐也進來了見了賈母又同身見過了王夫人說道老祖宗要問我什麼賈母道你那年中了邪的時候兒你還記得麼鳳姐兒笑道我也不狠記得了但覺自已身子不由自主倒像有什麼人拉拉扯扯要我殺人纔好有什麼拿什麼見什麼殺什麼自已原覺狠乏只是不能住手賈母道好的時候兒呢鳳姐道好的時候好像空中有人說了幾句話是的却不記得說什麼來着賈母道這

麼看起來竟是他了他姐兒兩個病中的光景合纔說的一樣這老東西竟這樣壞心寶玉枉認了他做乾媽倒是這個和尚道人阿彌陀佛纔是救寶玉性命的只是沒有報答他鳳姐道怎麼老太太想起我們的病來呢賈母道你問你太太去我懶待說王夫人道纔剛老爺進來說起寶玉的乾媽竟是個混賬東西邪魔外道的如今鬧破了被錦衣府拿住送入刑部監要問死罪的了前幾天被人告發的那個人叫做什麼潘三保有一所房子賣給斜對過當舖裡這房子加了幾倍價錢潘三保還要加當舖裡那裡還肯潘三保便買囑了這老東西因他常到當舖裡去那當舖裡人的內眷都和他好的他就使了個法

見叫人家的內人便得了邪病家翻宅亂起來他又去說這個病他能治就用些神馬紙錢燒獻了果然見效他又向人家內眷們要了十幾兩銀子豈知老佛爺有眼應該敗露了這一天急要回去掉了一個絹包兒當舖裡人撿起來一看裡頭有許多紙人還見四丸子狠香的香正詫異着呢那老東西倒回來我這絹包兒這裡的人就把他拿住身邊一搜搜出一個匣子裡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不穿衣裳光著身子的兩個魔王還有七根硃紅綉花針立時送到錦衣府去問出許多官員家大戶太太姑娘們的隱情事來所以知會了營裡把他家中一抄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幾匣子悶香炕背後空屋子裡掛著

一盞七星燈燈下有幾個草人有頭上戴著腦箍的有胸前穿着釘子的有項上拴著鎖子的櫃子裡無數紙人兒底下幾篇小賬上面記著某家驗過應找銀若干得人家有錢香分也不計其數鳳姐道偺們的病一準是他我記得偺們病後那老妖精向趙姨娘那裡來過幾次和趙姨娘討銀子見了我就臉上變貌變色兩眼黧鷄是的我當初還猜了幾遍總不知什麼原故如今說起來却原來都是有因的但只我在這裡當家自然惹人恨怨怪不得別人治我寶玉可合人有什麼讐呢忍得下這麼毒手賈母道焉知不因我疼寶玉不疼環兒竟給你們種了毒了呢王夫人道這老貨已經問了罪決不好叫他來對証

没有對証趙姨娘那裡肯認賬事情又大鬧出來外面也不雅等他自作自受少不得要自己敗露的賈母道你這話說的也是這樣事没有對証也難作準只是佛爺菩薩看的真他們姐兒兩個如今又比誰不濟了呢罷了過去的事鳳哥兒也不必提了今日你合你太太都在我這邊吃了晚飯再過去罷遂叫鴛鴦琥珀等傳飯鳳姐赶忙笑道怎麼老祖宗倒操起心來王夫人也笑了只見外頭幾個媳婦伺候鳳姐連忙告訴小丫頭子傳飯我合太太都跟著老太太吃正說着只見玉釧兒走來對王夫人道老爺要找一件什麼東西請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飯完了自己去找一找呢賈母道你去罷保不住你老爺有

要緊的事王夫人答應着便留下鳳姐兒伺候自己退了出來回至房中合賈政說了些閒話把東西找出來了賈政便問道迎兒已經回去了他在孫家怎麼樣王夫人道迎丫頭一肚子眼淚說孫姑爺兇橫的了不得因把迎春的話述了一遍賈政嘆道我原不知是對頭無奈大老爺已說定了叫我也没法不過迎丫頭受些委屈罷了王夫人道這還是新媳婦只指望他已後好了好說着嗄的一笑賈政道笑什麼王夫人道我笑寶玉兒早起特特的到這屋裡來說的都是些小孩子話賈政道他說什麼王夫人把寶玉的言語笑述了一遍賈政也忍不住的笑因又說道你提寶玉我正想起一件事來了這孩子天天

放在園裡也不是事生女兒不得濟還是別人家的人生兒若不濟事關係非淺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來學問人品都是極好的也是南邊人但我想南邊先生性情最是和平偺們城裡的孩子個個踢天弄井鬼聰明倒是有的可以搪塞就搪塞過去了膽子又大先生再要不肯給沒臉一日哄哥兒是的沒的白就悞了所以老輩子不肯請外頭的先生只在本家擇出有年紀再有點學問的請來掌家塾如今儒大太爺雖學問也只中平但還彈壓的住這些小孩子們不至以顢頇了事我想寳玉閒着總不好不如仍舊叫他家塾中讀書去罷了王夫人道老爺說的狠是自從老爺外任去了他又常病竟耽

擱了好幾年如今且在家學裡溫習溫習也是好的賈政點頭又說些閒話不題且說寳玉次日起來梳洗已畢早有小廝們傳進話來說老爺叫二爺說話寳玉忙整理了衣裳來至賈政書房中請了安站着賈政道你近來作些什麼功課雖有幾篇字也算不得什麼我看你近來的光景越發比頭幾年散蕩了况且每每聽見你推病不肯念書如今可大好了我還聽見你天天在園子裡和姐妹們頑頑笑笑甚至和那些丫頭們混鬧把自己的正經事總丟在腦袋後頭就是做得幾句詩詞也並不怎麼樣有什麼稀罕處比如應試選舉到底以文章為主你這上頭倒沒有一點兒工夫我可囑咐你自今日起再不許做

詩做對的了单要習學八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毫無長進你也不用念書了我也不願有你這樣的兒子了遂叫李貴來說明兒一早傳焙茗跟了寶玉去收拾應念的書籍一齊拿過來我看看親自送他到家學裡去喝命寶玉去罷明日起早來見我寶玉聽了半日竟無一言可答因回到怡紅院來襲人正在着急聽信見說取書倒也喜歡獨是寶玉要人即刻送信給賈母欲叫攔阻賈母得信便命人叫過寶玉來告訴他說只管放心先去別叫你老子生氣有什麼難為你有我呢寶玉沒法只得回來囑咐了丫頭們明日早早叫我老爺要等着送我到家學裡去呢襲人等答應了同麝月兩個倒替着醒了一夜次日一

早襲人便叫醒寶玉梳洗了換了衣裳打發小丫頭子傳了焙茗在二門上伺候拿着書籍等物襲人又催了兩遍寶玉只得出來過賈政書房中來先打聽老爺過來了沒有書房中小厮答應方纔一位清客相公請老爺回話裡邊說梳洗呢命清客相公出去候着去了寶玉聽了心裡稍稍安頓連忙到賈政這邊來恰好賈政着人來叫寶玉便跟着進去賈政不免又吩咐幾句話帶了寶玉上了車焙茗拿着書籍一直到家塾中來早有人先搶一步回代儒說老爺來了代儒站起身來賈政早已走入向代儒請了安代儒拉着手問了好又問老太太近日安麽寶玉過來也請了安賈政站着請代儒坐了然後坐下賈政

道我今日自巳送他來因要求托一番道孩子年紀也不小了到底要學個成人的舉業纔是終身立身成名之事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些孩子們混鬧雖懂得幾句詩詞也是胡謅亂道的就是好了也不過是風雲月露與一生的正事毫無關涉代儒道我看他相貌也還體面靈性也還去得爲什麼不念書只是心野貪頑詩詞一道不是學不得的只要發達了巳後再學還不遲呢賈政道原是如此目今只求叫他讀書講書作文章倘或不聽教訓還求太爺認眞的管教管教他纔不至有名無寔的白耽悞了他的一世說畢站起來又作了一個揖然後說了些閒話纔辭了出去代儒送至門首說老太太前替我問好

請安罷賈政答應着自巳上車去了代儒回身進來看見寶玉在西南角靠窗戶擺着一張花梨小桌右邊堆下兩套舊書薄薄兒的一本文章叫焙茗將紙墨筆硯都擱在抽屜裡藏着代儒道寶玉我聽見說你前兒有病如今可大好了寶玉站起來道大好了代儒道如今論起來你可也該用功了你父親望你成人懇切的很你且把從前念過的書打頭兒理一遍每日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幾遍文章就是了寶玉答應了個是回來坐下時不免四面一看見昔時金榮輩不見了幾個又添了幾個小學生都是些粗俗異常的忽然想起秦鐘來如今沒有一個做得伴說句知心話兒的心上凄然不樂却不敢

作聲只是悶着看書代儒告訴寶玉道今日頭一天早些放你家去罷明日要講書了但是你又不是狠愚夯的明日我倒要你先講一兩章書我聽試試你近來的工課何如我纔聽得你到怎麽個分兒上頭說的寶玉心中亂跳欲知明日講解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二回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痴魂驚惡夢

話說寶玉下學回來見了賈母賈母笑道好了如今野馬上了籠頭了去罷見見你老爺去來散散兒去罷寶玉答應着去見賈政賈政道這早晚就下了學了麽師父給你定了工課沒有寶玉道定了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文章賈政聽了點點頭兒因道去罷還到老太太那邊陪着坐坐去你也該學些人功道理別一味的貪頑晚上早些睡天天上學早些起來你聽見了寶玉連忙答應幾個是退出來忙忙又去見王夫人又到賈母那邊打了個照面兒趕著出來恨不得一走就走到瀟湘館纔好剛進門口便拍着手笑道我依舊回來了猛可裡倒唬了黛玉一跳紫鵑打起簾子寶玉進來坐下黛玉道我恍惚聽見你念書去了這麽早就回來了寶玉道嗳呀了不得我今兒不是被老爺叫了念書去了麽心上倒像沒有和你們見面的日子了好容易熬了一天這會子瞧見你們竟如死而復生的一樣真真古人說一日三秋這話再不錯的黛玉道你上頭去過了沒有寶玉道都去過了黛玉道別處呢寶玉道沒有黛玉道你也該瞧瞧他們去寶玉道我這會子懶待動了只和妹妹坐着說一會子話兒罷老爺還叫早睡早起只好明兒再瞧他們去了黛玉道你坐坐兒可是正該歇歇兒去了寶玉道

我那裡是乏只是悶得慌這會子偺們坐着纔把悶散了你又催起我來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鵑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沏一碗二爺如今念書了比不得頭裡紫鵑笑着答應去拿茶葉叫小丫頭子沏茶寶玉接着說道還提什麼念書我最厭這些道學話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誆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好些的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還罷了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裡原沒有什麼東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還自以為博奧這那裡是闡發聖賢的道理目下老爺口口聲聲叫我學這個我又不敢違拗你這會子還提念書呢黛玉道我們女孩兒家雖然不要這個但小時跟著你們雨村先生

念書也曾看過內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遠的那時候雖不大懂也覺得好不可一槩抹倒況且你要取功名這個也清貴些寶玉聽到這裡覺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從來不是這樣人怎麽也這樣勢慾薰心起來又不敢在他跟前駁回只在鼻子眼裡笑了一聲正說着忽聽外面兩個人說話却是秋紋和紫鵑只聽秋紋道襲人姐姐叫我老太太那裡接去誰知却在這裡紫鵑道我們這裡纔沏了茶索性讓他喝了再去說著二人一齊進來寶玉和秋紋笑道我就過去又勞動你來找秋紋未及答言只見紫鵑道你快喝了茶去罷人家都想了一天了秋紋啐道呸好混賬丫頭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起身纔

辭了出來黛玉送到屋門口見紫鵑在臺堦下站着寶玉出去纔回房裡來却說寶玉回到怡紅院中進了屋子只見襲人從裡間迎出來便問回來了麽秋紋應道二爺早來了在林姑娘那邊來着寶玉道今日有事沒有襲人道事却沒有方纔太太叫鴛鴦姐姐來吩咐我們如今老爺發狠叫你念書如有丫鬟們再敢和你頑笑都要照著晴雯司棋的例辦我想伏侍你一場賺了這些言語也沒什麽趣兒說着便傷起心來寶玉忙道好姐姐你放心我只好生念書太太再不說你們了我今兒晚上還要看書明日師父叫我講書呢我要使喚橫豎有麝月秋紋呢你歇歇去罷襲人道你要真肯念書我們伏侍你也是歡

喜的寶玉聽了赶忙的吃了晚飯就叫點燈把念過的四書翻出來只是從何處看起翻了一本看去章章裡頭似乎明白細按起來却不狠明白看着小註又看講章鬧到起更以後了自已想道我在詩詞上覺得狠容易在這個上頭竟沒頭腦便坐着呆呆的獃想襲人道歇歇罷做工夫也不在這一時的寶玉嘴裡只管胡亂答應麝月襲人纔伏侍他睡下兩個纔也睡了及至睡醒一覺聽得寶玉炕上還是翻來覆去襲人道你還醒著呢麽你倒別混想了養養神明兒好念書寶玉道我也是這樣想只是睡不著你來給我揭去一層被襲人道天氣不熱別揭罷寶玉道我心裡煩躁的狠自把被窩褪下來襲人忙爬起

來按住把手去他頭上一摸覺得微微有些發燒襲人道你別動了有些發燒了寶玉道可不是襲人道這是怎麼說呢寶玉道不怕是我心煩的原故你別吵嚷省得老爺知道了必說我裝病逃學不然怎麼病的這麼巧明兒好了原到學裡去就完事了襲人也覺得可憐說道我靠着你睡罷便和寶玉捶了一回脊梁不知不覺大家都睡着了直到紅日高升方纔起來寶玉道不好了晚了急忙梳洗畢問了安就往學裡來了代儒已經變着臉說怪不得你老爺生氣說你沒出息第二天你就懶惰這是什麼時候纔來寶玉把昨兒發燒的話說了一遍方過去了原舊念書到了下晚代儒道寶玉有一章書你來講講寶

玉過來一看却是後生可畏章寶玉心上說這還好幸虧不是學庸問道怎麼講呢代儒道你把節旨句子細細兒講來寶玉把這章先朗朗的念了一遍說這章書是聖人勉勵後生教他及時努力不要弄到說到這裡抬頭向代儒一看代儒覺得了笑了一笑道你只管說講書是沒有什麼避忌的禮記上說臨文不諱只管說不要弄到什麼寶玉道不要弄到老大無成先將可畏二字激發後生的志氣後把不足畏二字警惕後生的將來說罷看着代儒代儒道也還罷了串講呢寶玉道聖人說人生少時心思才力樣樣聰明能幹實在是可怕的那裡料的定他後來的日子不像我的今日若是悠悠忽忽到了四十歲

又到五十歲既不能穀發達這種人雖是他後生時像個有用的到了那個時候這一輩子就沒有人怕他了代儒笑道你方纔節旨講的倒清楚只是句子裡有些孩子氣無聞二字不是不能發達做官的話聞是寔在自己能穀明理見道就不做官也是有聞了不然古聖賢有遯世不見知的豈不是不做官的人難道也是無聞麼不足畏是使人料得定方與焉知的知字對針不是怕的字眼要從這裡看出方能入細你懂得不懂得寶玉道懂得了代儒道還有一章你也講一講代儒往前揭了一篇指給寶玉寶玉看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寶玉覺得這一章却有些刺心便陪笑道這句話沒有什麼講頭代儒道胡說譬如塲中出了這個題目也說沒有做頭麼寶玉不得已講道是聖人看見人不肯好德見了色便好的了不得殊不想德是性中本有的東西人偏都不肯好他至於那個色呢雖也是從先天中帶來無人不好的但是德乃天理色是人慾人那裡肯把天理好的像人慾是的孔子雖是嘆息的話又是望人回轉來的意思并且見得人就有好德的好的終是浮淺直要像色一樣的好起來那纔是眞好呢代儒道這也講的罷了我有句話問你你既懂得聖人的話為什麼正犯著這兩件病我雖不在家中你們老爺也不曾告訴我其寔你的毛病我却盡知的做一個人怎麼不望長進你這會兒正是後生可畏的時

候有間不足畏全在你自已做去了我如今限你一個月把念過的舊書全要理淸再念一個月文章已後我要出題目叫你作文章了如若懈怠我是斷乎不依的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你好生記着我的話寶玉答應了也只得天天按着功課幹去不提且說寶玉上學之後怡紅院中甚覺淸淨閒暇襲人倒可做些活計拿着針線要繡個檳榔包兒想這如今寶玉有了工課丫頭們可也沒有饑荒了早要如此晴雯何至弄到沒有結果兔死狐悲不覺歎起氣來忽又想到自已終身本不是寶玉的正配原是偏房寶玉的爲人却還拿得住只怕娶了一個利害的自己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後身素來看著賈母

王夫人光景及鳳姐兒往往露出話來自然是黛玉無疑了那黛玉就是個多心人想到此際臉紅心熱拿著針不知戳到那裡去了便把活計放下走到黛玉處去探探他的口氣黛玉正在那裡看書見是襲人欠身讓坐襲人也連忙迎上來問姑娘這幾天身子可大好了黛玉道那裡能彀不過略硬朗些你在家裡做什麼呢襲人道如今寶二爺上了學屋裡一點事兒沒有因此來瞧瞧姑娘說說話兒說着紫鵑拿茶來襲人忙站起來道妹妹坐着罷因又笑道我前兒聽見秋紋說妹妹背地裡說我們什麼來着紫鵑也笑道姐姐信他的話我說寶二爺上了學寶姑娘又隔斷了連香菱也不過來自然是悶的襲人道

你還提香菱呢這纔苦呢撞著這位太歲奶奶難爲他怎麽過把手伸着兩個指頭道說起來比他還利害連外頭的臉面都不顧了黛玉接着道他也彀受了尤二姑娘怎麽死了襲人道可不是想來都是一個人不過名分裡頭差些何苦這樣毒外面名聲也不好聽黛玉從不聞襲人背地裡說人今聽此話有因心裡一動便說道這也難說但凡家庭之事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襲人道做了旁邊人心裡先怯那裡倒敢欺負人呢說着只見一個婆子在院裡問道這裡是林姑娘的屋子麽那位姐姐在這裡呢雪雁出來一看模糊認的是薛姨媽那邊的人便問道作什麽婆子道我們姑娘打發來給

這裡林姑娘送東西的雪雁道略等等兒雪雁進來回了黛玉黛玉便叫領他進來那婆子進來請了安且不說送什麽只是覷着眼瞧黛玉看的黛玉臉上倒不好意思起來因問道寶姑娘叫你來送什麽婆子方笑著回道我們姑娘叫給姑娘送了一瓶兒蜜餞荔支來回頭又瞧見襲人便問道這位姑娘不是寶二爺屋裡的花姑娘麽襲人笑道媽媽怎麽認的我婆子笑道我們只在太太屋裡看屋子不大跟太太姑娘出門所以姑娘們都不大認得姑娘們碰着到我們那邊去我們都模糊記得說着將一個瓶兒遞給雪雁又回頭看看黛玉因笑著向襲人道怨不得我們太太說這林姑娘和你們寶二爺是一對兒

原來真是天仙似的襲人見他說話造次連忙岔道媽媽你乏了坐坐吃茶罷那婆子笑嘻嘻的道我們那裡忙呢都張羅琴姑娘的事呢姑娘還有兩瓶荔枝叫給寶二爺送去說著顫顫巍巍告辭出去黛玉雖惱這婆子方纔冒撞但因是寶釵使來的也不好怎麼樣他等他出了房門纔說一聲道給你們姑娘道費心那老婆子還只管嘴裡咕咕噥噥的說這樣好模樣兒除了寶玉什麼人擎受的起黛玉只粧沒聽見襲人笑道怎麼人到了老來就是混說白道的叫人聽著又生氣又好笑一時雪雁拿過瓶子來給黛玉看黛玉道我懶待吃拿了擱起去罷又說了一回話襲人纔去了一時晚粧將卸黛玉進了套間猛

抬頭看見了荔枝瓶不禁想起日間老婆子的一番混話甚是刺心當此黃昏人靜千愁萬緒堆上心來想起自巳身子不牢年紀又大了看寶玉的光景心裡雖沒別人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見有半點意思深恨父母在時何不早定了這頭婚姻又轉念一想道倘若父母在時別處定了婚姻怎能彀似寶玉這般人材心地不如此時尚有可圖心內一上一下輾轉纏綿竟像轆轤一般嘆了一回氣吊了幾點淚無情無緒和衣倒下不知不覺只見小丫頭走來說道外面雨村賈老爺請姑娘黛玉道我雖跟他讀過書却不比男學生要見我做什麼況且他和舅舅往來從未提起我也不必見的因叫小丫頭回覆身上有

病不能出來與我請安道謝就是了小丫頭道只怕要與姑娘道喜南京還有人來接說着又見鳳姐同邢夫人王夫人寶釵等都來笑道我們一來道喜二來送行黛玉慌道你們說什麼話鳳姐道你還粧什麼呆你難道不知道林姑爺陞了湖北的糧道娶了一位繼母十分合心合意如今想着你撂在這裡不成事體因托了賈雨村作媒將你許了你繼母的什麼親戚還說是續弦所以著人到這裡來接你回去大約一到家中就要過去的都是你繼母作主怕的是道兒上沒有照應還叫你璉二哥哥送去說得黛玉一身冷汗黛玉又恍惚父親果在那裡做官的樣子心上急着硬說道沒有的事都是鳳姐姐混鬧只

見邢夫人向王夫人使個眼色兒他還不信呢咱們走罷黛玉含著淚道二位舅母坐坐去眾人不言語都冷笑而去黛玉此時心中乾急又說不出來哽哽咽咽恍惚又是和賈母在一處的是的心中想道此事惟求老太太或還有救於是兩腿跪下去抱着賈母的腿說道老太太救我我南邊是死也不去的況且有了繼母又不是我的親娘我是情願跟着老太太一塊兒的但見賈母呆着臉兒笑道這個不干我的事黛玉哭道老太太這是什麼事呢老太太道續弦也好倒多得一副粧奩黛玉哭道我在老太太跟前決不使這裡分外的閒錢只求老太太救我賈母道不中用了做了女人總是要出嫁的你孩子家不

知道在此地終非了局黛玉道我在這裡情願自巳做個奴婢過活自做自吃也是願意只求老太太作主見賈母總不言語黛玉又抱着賈母哭道老太太你向來最是慈悲的又最疼我的到了緊急的時候兒怎麽全不管你別說我是你的外孫女兒是隔了一層了我的娘是你的親生女兒看我娘分上也該護庇些說着撞在懷裡痛哭聽見賈母道鴛鴦你來送姑娘出去歇歇我倒被他鬧乏了黛玉情知不是路了求去無用不如尋個自盡站起來往外就走深痛自巳沒有親娘便是外祖母與舅母姊妹們平時何等待的好可見都是假的又一想今日怎麽獨不見寶玉或見他一面他還有法兒便見寶玉站在面

前笑嘻嘻的說妹妹大喜呀黛玉聽了這一句話越發急了也顧不得什麽了把寶玉緊緊拉住說好寶玉我今日纔知道你是個無情無義的人了寶玉道我怎麽無情無義你旣有了人家兒偺們各自幹各自的了黛玉越聽越氣越沒了主意自得拉着寶玉哭道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誰去寶玉道你要不去就在這裡住着你原是許了我的所以你纔到我們這裡來我待你是怎麽樣的你也想想黛玉恍惚又像果曾許過寶玉的心內忽又轉悲作喜問寶玉道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寶玉道我說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話你就瞧瞧我的心說着就拿着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劃只見鮮血直

就黛玉嚇得魂飛魄散忙用手握着寶玉的心窩哭道你怎麽做出這個事來你先來殺了我罷寶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給你瞧還把手在劃開的地方兒亂抓黛玉又顫又哭又怕人撞破抱住寶玉痛哭寶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沒有了活不得了說著眼睛往上一番咕咚就倒了黛玉拚命放聲大哭只聽見紫鵑叫道姑娘姑娘怎麽魘住了快醒醒兒脫了衣服睡罷黛玉一番身却原來是一塲惡夢喉間猶是哽咽心上還是亂跳枕頭上已經濕透肩背身心但覺氷冷想了一回父母死的久了和寶玉尚未放定這是從那裡說起又想夢中光景無倚無靠再真把寶玉死了那可怎麽樣好一時痛定思痛神魂俱亂又

哭了一回遍身微微的出了一點兒汗扎掙起來把外罩大襖脫了叫紫鵑蓋好了被窩又躺下去翻来覆去那裡睡得着只聽得外面淅淅颯颯又像風聲又像雨聲又停了一會子又聽得遠遠的吆呼聲兒却是紫鵑已在那裡睡着鼻息出入之聲自己扎掙着爬起來圍着被坐了一會覺得窗縫裡透進一縷冷風來吹得寒毛直豎便又躺下正要朦朧睡去聽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家雀兒的聲兒啾啾唧唧叫個不住那窗上的紙隔着屜子漸漸的透進清光來黛玉此時已醒得雙眸炯炯一會兒咳嗽起來連紫鵑都咳嗽醒了紫鵑道姑娘你還沒睡著麽又咳嗽起來了想是着了風了這會兒窗戶紙發清了也待

好亮起來了歇歇兒罷養養神別儘著想長想短的了黛玉道我何嘗不要睡只是睡不着你睡你的罷說了又嗽起來紫鵑見黛玉這般光景心中也自傷感睡不着了聽見黛玉又嗽連忙起來捧着痰盒這時天已亮了黛玉道你不睡了麼紫鵑笑道天都亮了還睡什麼呢黛玉道既這樣你就把痰盒兒換了罷紫鵑答應著忙出來換了一個痰盒兒將手裡的這個盒兒放在棹上開了套間門出來仍舊帶上門放下撒花軟簾出來叫醒雪雁開了屋門去倒那盒子時只見滿盒子痰痰中有些血星唬了紫鵑一跳不覺失聲道噯喲這還了得黛玉裡面接着問是什麼紫鵑自知失言連忙改說道手裡一滑幾乎撂了

痰盒子黛玉道不是盒子裡的痰有了什麼紫鵑道沒有什麼說着這句話時心中一酸那眼淚直流下來聲兒早已岔了黛玉因為喉間有些甜腥早自疑惑方纔聽見紫鵑在外邊詫異這會子又聽見紫鵑說話聲音帶着悲慘的光景心中覺了八九分便叫紫鵑進來罷外頭看冷着紫鵑答應了一聲這一聲更比頭裡淒慘竟是鼻中酸楚之音黛玉聽了冷了半截看紫鵑推門進來時尚拿絹子拭眼黛玉道大青早起好好的為什麼哭紫鵑勉強笑道誰哭來這早起起來眼睛裡有些不舒服姑娘今夜大槩比往常醒的時候更大罷我聽見咳嗽了半夜黛玉道可不是越要睡越睡不著紫鵑道姑娘身上不大好依

我說還得自已開解著些身子是根本俗語說的留得青山在依舊有柴燒況這裡自老太太太太起那個不疼姑娘只這一句話又勾起黛玉的夢來覺得心裡一撞眼中一黒神色俱變紫鵑連忙端着痰盒雪雁搥着脊梁半日纔吐出一口痰來痰中一縷紫血簌簌亂跳紫鵑雪雁臉都嚇黃了兩個旁邊守着黛玉便昏昏躺下紫鵑看著不好連忙努嘴叫雪雁叫人去雪雁纔出屋門只見翠縷翠墨兩個人笑嘻嘻的走來翠縷便道林姑娘怎麼這早晚還不出門我們姑娘和三姑娘都在四姑娘屋裡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景兒呢雪雁連忙擺手兒翠縷翠墨二人倒都嚇了一跳說這是什麼原故雪雁將方纔的事一一告訴他二人二人都吐了吐舌頭兒說這可不是頑的你們怎麼不告訴老太太去這還了得你們怎麼這麼糊塗雪雁道我這裡纔要去你們就來了正說着只聽紫鵑叫道誰在外頭說話姑娘問呢三個人連忙一齊進來翠縷翠墨見黛玉蓋着被躺在床上見了他二人便說道誰告訴你們了你們這樣大驚小怪的翠墨道我們姑娘和雲姑娘纔都在四姑娘屋裡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圖兒叫我們來請姑娘不知道姑娘身上又欠安了黛玉道也不是什麼大病不過覺得身子畧軟些躺躺兒就起來了你們回去告訴三姑娘和雲姑娘飯後若無事倒是請他們到這裡坐坐罷寶二爺沒到你們那

邊去二人答道没有翠墨又道寶二爺這兩天上了學了老爺天天要查功課那裡還能像從前那麽亂跑呢黛玉聽了默然不言二人又略站了一回都悄悄的退出來了且說探春湘雲正在惜春那邊評論惜春所畫大觀園圖說這個多一點那個少一點這個太疎那個太密大家又議着題詩著人去請黛玉商議正說着忽見翠縷翠墨二人回來神色匆忙湘雲便先問道林姑娘怎麽不來翠縷道林姑娘昨日夜裡又犯了病了咳嗽了一夜我們聽見雪雁說吐了一盒子痰血探春聽了詫異道這話真麽翠縷道怎麽不真翠墨道我們剛纔進去去瞧了瞧顏色不成顏色說話兒的氣力兒都微了湘雲道不好的這

麽着怎麽還能說話呢探春道怎麽你這麽糊塗不能說話不是已經說到這裡却咽住了惜春道林姐姐那樣一個聰明人我看他總有些瞧不破一點半點兒都要認起真來天下事那裡有多少真的呢探春道既這麽着咱們都過去看看倘若病的利害咱們也過去告訴大嫂子回老太太傳大夫進來瞧瞧也得個主意湘雲道正是這樣惜春道姐姐們先去我回來再過去于是探春湘雲扶了小丫頭都到瀟湘館來進入房中黛玉見他二人不免又傷起心來因又轉念想起夢中連老太太尚且如此何况他們况且我不請他們他們還不來呢心裡雖是如此臉上却礙不過去只得勉强令紫鵑扶起口中讓坐探

春湘雲都坐在床沿上一頭一個看了黛玉這般光景也自傷感探春便道姐姐怎麽身上又不舒服了黛玉道也沒什麽要緊只是身子軟得狠紫鵑在黛玉身後偷偷的用手指那痰盒兒湘雲到底年輕性情又兼直爽伸手便把痰盒拿起來看不看則已看了嚇的驚疑不止說這是姐姐吐的這還了得初時黛玉昏昏沉沉吐了也沒細看此時見湘雲這麽說回頭看時自巳早巳灰了一半探春見湘雲冒失連忙解說道這不過是肺火上炎帶出一半點來也是常事偏是雲丫頭不拘什麽就這樣蠍蠍螫螫的湘雲紅了臉自悔失言探春見黛玉精神短少似有煩倦之意連忙起身說道姐姐靜靜的養養神罷我們

回來再瞧你黛玉道累你二位惦着探春又囑咐紫鵑好生留神伏侍姑娘紫鵑答應著探春纔要走只聽外面一個人嚷起來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二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八十三回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鬧閨閫薛寶釵吞聲

話說探春湘雲纔要走時忽聽外面一個人嚷道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個什麼東西來這園子裡頭混攪黛玉聽了大叫一聲道這裡住不得了一手指着窗外兩眼反揷上去原來黛玉住在大觀園中雖靠着賈母疼愛然在別人身上凡事終是寸步留心聽見窗外老婆子這樣罵着在別人呢一句是貼不上的竟像專罵着自己的自思一個千金小姐只因沒了爹娘不知何人指使這老婆子來這般辱罵那裡委屈得來因此肝腸崩裂哭的過去了紫鵑只是哭叫姑娘怎麼樣了快醒來

罷探春也叫了一聲半晌黛玉回過這口氣還說不出話來那隻手仍向窗外指着探春會意開門出去看見老婆子手中拿着拐棍赶着一個不干不淨的毛丫頭道我是爲照管這園中的花菓樹木來到這裡你作什麼來了等我家去打你一個知道這丫頭扭着頭把一個指頭探在嘴裡瞅着老婆子笑探春罵道你們這些人如今越發沒了王法了這裡是你罵人的地方兒嗎老婆子見是探春連忙陪着笑臉兒說道剛纔是我的外孫女兒看見我來了他就跟了來我怕他鬧所以纔吆喝他回去那裡敢在這裡罵人呢探春道不用多說了快給我都出去這裡林姑娘身上不大好還不快去麼老婆子答應了幾個

是說著一扭身去了那丫頭也就跑了探春回來看見湘雲拉著黛玉的手只管哭紫鵑一手抱着黛玉一手給黛玉揉胸口黛玉的眼睛方漸漸的轉過來了探春笑道想是聽見老婆子的話你疑了心了麼黛玉只搖搖頭兒探春道他是罵他外孫女兒我纔剛也聽見了這種東西說話再沒有一點道理的他們懂得什麼避諱黛玉聽了歎了口氣拉着探春的手道姐兒叫了一聲又不言語了探春又道你別心煩我來看你是姊妹們應該的你又少人伏侍只要你安心肯吃藥心上把喜歡事兒想想能彀一天一天的硬朗起來大家依舊結社做詩豈不好呢湘雲道可是三姐姐說的那麼著不樂黛玉哽咽道你們

只顧要我喜歡可憐我那裡趕得上這日子只怕不能彀了探春道你這話說的太過了誰沒個病兒災兒的那裡就想到這裡來了你好生歇歇兒罷我們到老太太那邊回來再看你你要什麼東西只管叫紫鵑告訴我黛玉流淚道好妹妹你到老太太那裡只說我請安身上畧有點不好不是什麼大病也不用老太太煩心的探春答應道我知道你只管養着罷說著纔同湘雲出去了這裡紫鵑伏着黛玉躺在床上地下諸事自有雪雁照料自己只守着傍邊看着黛玉又是心酸又不敢哭泣那黛玉閉著眼躺了半晌那裡睡得著覺得園裡頭平日只見寂寞如今躺在床上偏聽得風聲蟲鳴聲鳥語聲人走的腳步

步聲又像遠遠的孩子們啼哭聲一陣一陣的聒噪的煩躁起來因叫紫鵑放下帳子來雪雁捧了一碗燕窩湯遞給紫鵑紫鵑隔着帳子輕輕問道姑娘喝一口湯罷黛玉微微應了一聲紫鵑復將湯遞給雪雁自己上來攙扶黛玉坐起然後接過湯來擱在唇邊試了一試一手摟着黛玉肩臂一手端着湯送到唇邊黛玉微微睜眼喝了兩三口便搖搖頭兒不喝了紫鵑仍將碗遞給雪雁輕輕扶黛玉睡下靜了一時略覺安頓只聽窗外悄悄問道紫鵑妹妹在家麼雪雁連忙出來見是襲人因悄悄說道姐姐屋裡坐着襲人也便悄悄問道姑娘怎麼着一面走一面雪雁告訴夜間及方纔之事襲人聽了這話也唬怔了

因說道怪道剛纔翠縷到我們那邊說你們姑娘病了唬的寶二爺連忙打發我來看看是怎麼樣正說着只見紫鵑從裡間掀起簾子望外看見襲人招手兒叫他襲人輕輕走過來問道姑娘睡着了嗎紫鵑點點頭兒問道姐姐纔聽見說了襲人也點點頭兒蹙着眉道終久怎麼樣好呢那一位昨夜也把我唬了個半死兒紫鵑忙問怎麼了襲人道昨日晚上睡覺還是好好兒的誰知半夜裡一疊連聲的嚷起心疼來嘴裡胡說白道只說好像刀子割了去的是的直鬧到打亮梆子以後纔好些了你說唬人不唬人今日不能上學還要請大夫來吃藥呢正說着只聽黛玉在帳子裡又咳嗽起來紫鵑連忙過來捧痰盒

兒接痰黛玉微微睁眼問道你合誰說話呢紫鵑道襲人姐姐來瞧姑娘來了說着襲人已走到床前黛玉命紫鵑扶起一手指着床邊讓襲人坐下襲人側身坐了連忙陪着笑勸道姑娘倒還是躺着罷黛玉道不妨你們快別這樣大驚小怪的剛纔是說誰半夜裡心疼起來襲人道是寶二爺偶然魘住了不是認真怎麼樣黛玉會意知道是襲人怕自己又懸心的原故又感激又傷心因趁勢問道既是魘住了不聽見他還說什麼襲人道也沒說什麼黛玉點點頭兒遲了半日歎了一聲纔說道你們別告訴寶二爺說我不好看耽擱了他的工夫又叫老爺生氣襲人答應了又勸道姑娘還是躺躺歇歇罷黛玉點頭命

紫鵑扶着歪下襲人不免坐在旁邊又寬慰了幾句然後告辭回到怡紅院只說黛玉身上略覺不受用也沒什麼大病寶玉纔放了心且說探春湘雲出了瀟湘館一路往賈母這邊來探春因囑咐湘雲道妹妹回來見了老太太別像剛纔那樣冒冒失失的了湘雲點頭笑道知道了我頭裡是叫他唬的忘了神了說著已到賈母那邊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來賈母聽了自是心煩因說道偏是這兩個玉兒多病多災的林丫頭一來二去的大了他這個身子也要緊我看那孩子太是個心細衆人也不敢答言賈母便向鴛鴦道你告訴他們明兒大夫來瞧了寶玉叫他再到林姑娘那屋裡去鴛鴦答應着出來告訴了婆

子們婆子們自去傳話這裡探春湘雲就跟着賈母吃了晚飯然後同回園中去不提到了次日大夫來了瞧了寶玉不過說飲食不調着了點兒風邪沒大要緊疏散疏散就好了這裡王夫人鳳姐等一面遣人拿了方子回賈母一面使人到瀟湘館告訴說大夫就過來紫鵑答應了連忙給黛玉蓋好被窩放下帳子雪雁赶着收拾房裡的東西一時賈璉陪着大夫進來了便說道這位老爺是常來的姑娘們不用迴避老婆子打起簾子賈璉讓着進入房中坐下賈璉道紫鵑姐姐你先把姑娘的病勢向王老爺說說王大夫道且慢說等我胗了脈聽我說了看是對不對若有不合的地方姑娘們再告訴我紫鵑便向帳

中扶出黛玉的一隻手來擱在迎手上紫鵑又把鐲子連袖子輕輕的擄起不叫壓住了脈息那王大夫胗了好一會兒又換那隻手也胗了便同賈璉出來到外間屋裡坐下說道六脈皆弦因平日鬱結所致說着紫鵑也出來站在裡間門口那王大夫便向紫鵑道這病時常應得頭暈減飲食多夢每到五更必醒個幾次即日間聽見不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動氣且多疑多懼不知者疑為性情乖誕其實因肝陰虧損心氣衰耗都是這個病在那裡作怪不知是否紫鵑點點頭兒向賈璉道說的狠是王太醫道既這樣就是了說畢起身同賈璉往外書房去開方子小厮們早已預備下一張梅紅单帖王太醫吃了茶因提

筆先寫道

六脉弦遲素由積鬱左寸無力心氣已衰關脉獨洪肝邪偏旺木氣不能疎達勢必上侵脾土飲食無味甚至勝所不勝肺金定受其殃氣不流精凝而爲痰血隨氣湧自然咳吐理宜疎肝保肺涵養心脾雖有補劑未可驟施姑擬黑逍遥以開其先後用歸肺固金以繼其後不揣固陋俟高明裁服

又將七味藥與引子寫了賈璉拿來看時問道血勢上冲柴胡使得麼王大夫笑道二爺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爲吐衂所忌豈知用鼈血拌炒非柴胡不足宣少陽甲胆之氣以鼈血製之使其不致升提且能培養肝陰制遏邪火所以内經說通因通

用塞因塞用柴胡用鼈血拌炒正是假周勃以安劉的法子賈璉點頭道原來是這麼着這就是了王大夫又道先請服兩劑再加減或再換方子我還有一點小事不能久坐容日再來請安說著賈璉送了出來說道舍弟的藥就是那麼着了王大夫道寶二爺倒没什麼大病大約再吃一劑就好了說著上車而去這裡賈璉一面叫人抓藥一面回到房中告訴鳳姐黛玉的病原與大夫用的藥述了一遍只見周瑞家的走來回了幾件没要緊的事賈璉聽到一半便說道你回二奶奶罷我還有事呢說著就走了周瑞家的回完了這件事又說道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看他那個病竟是不好呢臉上一點血色也没有

摸了摸身上只剩了一把骨頭問問他也沒有話說只是淌眼淚叫來紫鵑告訴我說姑娘現在病着要什麼自己又不肯要我打算要問二奶奶那裡支用一兩個月的月錢如今吃藥雖是公中的零用也得幾個錢我答應了他替他來回奶奶鳳姐低了半日頭說道竟這麼着罷我送他幾兩銀子使罷也不用告訴林姑娘這月錢卻是不好支的一個人開了例要是都支起來那如何使得呢你不記得趙姨娘和三姑娘拌嘴了也無非為的是月錢況且近來你也知道出去的多進來的少總繞不過灣兒來不知道的還說我打算的不好更有那一種嚼舌根的說我搬運到娘家去了周嫂子你倒是那裡經手的人這個自然還知道些周瑞家的道真正委屈死人這樣大門頭兒除了奶奶這樣心計兒當家罷了別說是女人當不來就是三頭六臂的男人還撐不住呢還說這些個混賬話說着又笑了一聲道奶奶還沒聽見呢外頭的人還更糊塗呢前兒周瑞回家來說起外頭的人打諒着偺們府裡不知怎麼樣有錢呢也有說賈府裡的銀庫幾間金庫幾間使的傢伙都是金子鑲了玉石嵌了的也有說姑娘做了王妃自然皇上家的東西分的了一半子給娘家前兒貴妃娘娘省親回來我們還親見他帶了幾車金銀回來所以家裡收拾擺設的水晶宮是的那日在廟裡還愿花了幾萬銀子只算是牛身上拔了一根毛罷咧有

人還說他們前的獅子只怕還是玉石的呢園子裡還有金麒麟叫人偷了一個去如今剩下一個了家裡的奶奶姑娘不用說就是屋裡使喚的姑娘們也是一點兒不動的喝酒下棋彈琴畫畫横豎有人伏侍呢單管穿羅罩紗吃的帶的都是人家不認得的那些哥兒姐兒們更不用說了要天上的月亮也有人去拿下來給他頑還有歌兒呢說是寧國府榮國府金銀財寶如糞土吃不窮穿不窮算來說到這裡猛然咽住原來那時歌兒說道是箕來總是一場空這周瑞家的說溜了嘴說到這裡忽然想起這話不好因咽住了鳳姐兒聽了已明白必是句不好的話了也不便追問因說道那都沒要緊只是這金麒麟的話從何而來周瑞家的笑道就是那廟裡的老道士送給寶二爺的小金麒麟兒後來丢了幾天虧了史姑娘撿著還了他外頭就造出這個謠言來了奶奶說這些人可笑不可笑鳳姐道這些話倒不是可笑倒是可怕的偺們一日難似一日外面還是這麼講究俗語兒說的人怕出名猪怕壯况且又是個虛名兒終久還不知怎麼樣呢周瑞家的道奶奶慮的也是只是滿城裡茶坊酒鋪兒以及各衚衕兒都是這樣說况且不是一年了那裡握的住衆人的嘴鳳姐點點頭兒因叫平兒稱了幾兩銀子遞給周瑞家的道你先拿去交給紫鵑只說我給他添補買東西的若要官中的只管要去别提這月錢的話他也是

個伶透人自然明白我的話我得了空兒就去瞧姑娘去周瑞家的接了銀子答應著自去不提且說賈璉走到外面只見一個小厮迎上來回道大老爺叫二爺說話呢賈璉急忙過來見了賈赦賈赦道方纔風聞宮裡頭傳了一個太醫院御醫兩個吏目去看病想來不是宮女兒下人了這幾天娘娘宮裡有什麼信兒沒有賈璉道沒有賈赦道你去問問二老爺和你珍大哥不然還該叫人去到太醫院裡打聽打聽纔是賈璉答應了一面吩咐人往太醫院去一面連忙去見賈政賈珍賈政聽了這話因問道是那裡來的風聲賈璉道是大老爺纔說的賈政道你索性和你珍大哥到裡頭打聽打聽賈璉道我已經打發

人往太醫院打聽去了一面說著一面退出來去找賈珍只見賈珍迎面來了賈璉忙告訴賈珍賈珍道我正為也聽見這話來回大老爺二老爺去呢于是兩個人同着來見賈政賈政道如係元妃少不得終有信的說着賈赦也過來了到了晌午打聽的尚未回來門上人進來回說有兩個內相在外要見二位老爺呢賈赦道請進來門上的人領了老公進來賈赦賈政迎至二門外先請了娘娘的安一面同著進來走至廳上讓了坐老公道前日這裡貴妃娘娘有些欠安昨日奉過旨意宣召親丁四人進裡頭探問許各帶了頭一人餘皆不用親丁男人只許在宮門外遞個職名請安聽信不得擅入準于明日辰巳時

進去申酉時出來賈政賈赦等站着聽了旨意復又坐下讓老
公吃茶畢老公辭了出去賈赦賈政送出大門回來先稟賈母
賈母道親丁四人自然是我和你們兩位太太了那一個人呢
衆人也不敢答言賈母想了想道必得是鳳姐兒他諸事有照
應你們爺兒們各自商量去罷賈赦賈政答應了出來因派了
賈璉賈蓉看家外凡文字輩至草字輩一應都去遂吩咐家人
預備四乘綠轎十餘輛翠蓋車明兒黎明伺候家人答應去了
賈赦賈政又進去回明賈母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今日早
些歇歇明日好早些起來收拾進宮賈母道我知道你們去罷
赦政等退出這裡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也都說了一會子元

妃的病又說了些閑話纔各自散了次日黎明各屋子裡了頭
們將燈火俱已點齊太太們各梳洗畢爺們亦各整頓好了一
到卯初林之孝合賴大進來至二門口回道轎車俱已齊備在
門外伺候着呢不一時賈赦邢夫人也過來了大家用了早飯
鳳姐先扶老太太出來衆人圍隨各帶使女一人緩緩前行又
命李貴等二人先騎馬去外宮門接應自已家眷隨後文字輩
至草字輩各自登車騎馬跟着衆家人一齊去了賈璉賈蓉在
家中看家且說賈家的車輛轎馬俱在外西垣門口歇下等着
一會兒有兩個內監出來說道賈府省親的太太奶奶們著令
入宮探問爺們俱着令內宮門外請安不得入見門上人叫快

進去賈府中四乘轎子跟著小內監前行賈家爺們在轎後步
行跟着合衆家人在外等候走近宮門口只見幾個老公在門
上坐着見他們來了便站起來說道賈府爺們至此賈赦賈政
便捱次立定轎子擡至宮門口便都出了轎早有幾個小內監
引路賈母等各有丫頭扶着步行走至元妃寢宮只見奎壁輝
煌琉璃照耀又有兩個小宮女兒傳諭道只用請安一槩儀注
都免賈母等謝了恩來至床前請安畢元妃都賜了坐賈母等
又告了坐元妃便向賈母道近日身上可好賈母扶着小丫頭
顫顫巍巍站起來答應道托娘娘洪福起居尚健元妃又向邢
夫人王夫人問了好邢王二夫人站着回了話元妃又問鳳姐

家中過的日子若何鳳姐站起來回奏道尚可支持元妃道這
幾年來難爲你操心鳳姐正要站起來回奏只見一個宮女傳
進許多職名請娘娘龍目元妃看時說是賈赦賈政等若干人
那元妃看了職名心裡一酸止不住早流下淚來宮女兒遞過
絹子元妃一面拭淚一面傳諭道今日稍安令他們外面暫歇
賈母等站起來又謝了恩元妃含淚道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家
子得以常常親近賈母等都忍着淚道娘娘不用悲傷家中已
托着娘娘的福多了元妃又問寶玉近來若何賈母道近來頗
肯念書因他父親逼得嚴緊如今文字也都做上來了元妃道
這樣纔好遂命外宮賜宴便有兩個宮女兒四個小太監引了

到一座宮裡已擺得齊整各按坐次坐了不必細述一時吃完了飯賈母帶著他婆媳三人謝過宴又耽擱了一回看看已近酉初不敢羈留俱各辭了出來元妃命宮女兒引道送至內宮門門外仍是四個小太監送出賈母等依舊坐着轎子出來賈赦接着大夥兒一齊回去到家又要安排明後日進宮仍令照應齊集不題且說薛家金桂自赶出薛蟠去了日間拌嘴沒有對頭秋菱又住在寶釵那邊去了只剩得寶蟾一人同住既給與薛蟠作妾寶蟾的意氣又不比從前了金桂看去更是一個對頭自已也後悔不來一日吃了幾杯悶酒躺在炕上便要借那寶蟾作個醒酒湯兒因問著寶蟾道大爺前日出門到底是

到那裡去你自然是知道的了寶蟾道我那裡知道他在奶奶跟前還不說誰知道他那些事金桂冷笑道如今還有什麼奶奶太太的都是你們的世界了別人是惹不得的有人護庇著我也不敢去虎頭上捉虱子你還是我的丫頭問你一句話你就和我摔臉子說摔話你既這麼有勢力為什麼不把我勒死了你和秋菱不拘誰做了奶奶那不清淨了麼偏我又不死礙着你們的道兒寶蟾聽了這話那裡受得住便眼睛直直的瞅着金桂道奶奶這些閑話只好說給別人聽去我並沒合奶奶說什麼奶奶不敢惹人家何苦來拿着我們小軟兒出氣呢正經的奶奶又粧聽不見沒事人一大堆了說着便哭天哭地起

來金桂越發性起便爬下炕來要打寶蟾寶蟾也是夏家的風
氣半點兒不讓金桂將棹椅盃盞盡行打翻那寶蟾只管喊寃
叫屈那裡理會他豈知薛姨媽在寶釵房中聽見如此吵嚷便
叫香菱你過去瞧瞧且勸勸他們寶釵道使不得媽媽別叫他
去他去了豈能勸他那更是火上澆了油了薛姨媽道既這麼
樣我自已過去寶釵道依我說媽媽也不用去由着他們鬧去
罷這也是沒法兒的事了薛姨媽道這那裡還了得說著自已
扶了丫頭往金桂這邊來寶釵只得也跟着過去又囑咐香菱
道你在這裡罷母女同至金桂房門口聽見裡頭正還嚷哭不
止薛姨媽道你們是怎麼著又這麼家翻宅亂起來這還像個

人家兒嗎矮墻淺屋的難道都不怕親戚們聽見笑話了麼金
桂屋裡接聲道我倒怕人笑話呢只是這裡掃箒顛倒豎也沒
主子也沒奴才也沒大老婆沒小老婆都是混賬世界了我們
夏家門子裡沒見過這樣規矩實在受不得你們家這樣委屈
了寶釵道大嫂子媽媽因聽見鬧得慌纔過來的就是問的急
了些沒有分清奶奶寶蟾兩字也沒有什麼如今且先把事情
說開大家和和氣氣的過日子也省了媽媽天天為偺們操心
哪薛姨媽道是啊先把事情說開了你再問我的不是還不遲
呢金桂道好姑娘好姑娘你是個大賢大德的你日後必定有
個好人家好女婿决不像我這樣守活寡舉眼無親叫人家騎

上頭來欺負的我是個沒心眼兒的人只求姑娘我說話別往死裡挑撿我從小兒到如今沒有爹娘教導再者我們屋裡老婆漢子大女人小女人的事姑娘也管不得寶釵聽了這話又是羞又是氣見他母親這樣光景又是疼不過因忍了氣說道大嫂子我勸你少說句兒誰挑撿你又是誰欺負你別說是嫂子啊就是秋菱我也從來沒有加他一點聲氣兒啊金桂聽了這幾句話更加拍著炕簷大哭起來說我那裡比得秋菱連他腳底下的泥我還跟不上呢他是來久了的知道姑娘的心事又會獻勤兒我是新來的又不會獻勤兒如何拿我比他何苦來天下有幾個都是貴妃的命行點好兒罷別修的像我嫁

個糊塗行子守活寡那就是活活兒的現了眼了薛姨媽聽到這裡萬分氣不過便站起身來道不是我護着自己的女孩兒他句句勸你你卻句句慪他你有什麼過不去不用尋他勒死我倒也是希鬆的寶釵忙勸道媽媽你老人家不用動氣偺們既來勸他自己生氣倒多了一層氣不如且去等嫂子歇歇兒再說因吩咐寶蟾道你也別鬧了說着跟了薛姨媽便出來了走過院子裡只見賈母身邊的丫頭同着秋菱迎面走來薛姨媽道你從那裡來老太太身上可安那丫頭道老太太身上好叫來請姨太太安還謝謝前兒的荔枝還給琴姑娘道喜寶釵道你多早晚來的那丫頭道來了好一會子了薛姨媽料他知

道紅着臉說道這如今我們家裡鬧的也不像個過日子的人家了叫你們那邊聽見笑話了頭道姨太太說那裡的話誰家沒個碟大碗小磕着碰着的呢那是姨太太多心罷咧說着跟了回到薛姨媽房中略坐了一回就去了寳釵正囑咐香菱些話只聽薛姨媽忽然叫道左脇疼痛的很說着便向炕上躺下唬得寳釵香菱二人手足無措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八十三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四回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驚風賈環重結怨

却說薛姨媽一時因被金桂這場氣慪得肝氣上逆左脇作痛寶釵明知是這個原故也等不及醫生來看先叫人去買了幾錢鈎藤來濃濃的煎了一碗給他母親吃了又和秋菱給薛姨媽搥腿揉胸停了一會兒略覺安頓些薛姨媽只是又悲又氣氣的是金桂撒潑悲的是寶釵見涵養倒覺可憐寶釵又勸了一回不知不覺的睡了一覺肝氣也漸漸平復了寶釵便說道媽媽你這種閒氣不要放在心上纔好過幾天走的動了樂得往那邊老太太姨媽處去說說話兒散散悶也好家裡橫豎有

我和秋菱照看着諒他也不敢怎麼着薛姨媽點點頭道過兩日看罷了且說元妃疾愈之後家中俱各喜歡過了幾日有幾個老公走來帶着東西銀兩宣貴妃娘娘之命因家中省問勤勞俱有賞賜把物件銀兩一一交代清楚賈赦賈政等禀明了賈母一齊謝恩畢太監吃了茶去了大家叫到賈母房中說笑一回了外面老婆子傳進來說小廝們來回道那邊有人請大老爺說要緊的話呢賈母便向賈赦道你去罷賈赦答應著退出來自去了這裡賈母忽然想起合賈政笑道娘娘心裡却甚寔惦記着寶玉前兒還特特的問他來着呢賈政陪笑道只是寶玉不大肯念書辜負了娘娘的美意賈母道我倒給他上了

個好兒說他近日文章都做上來了賈政笑道那裡能像老太太的話呢賈母道你們時常叫他出去作詩作文難道他都沒作上來麼小孩子家慢慢的教導他可是人家說的胖子也不是一口兒吃的賈政聽了這話忙陪笑道老太太說的是賈母又道提起寶玉我還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如今他也大了你們也該留神看一個好孩子給他定下這也是他終身的大事也別論遠近親戚什麼窮啊富的只要深知那姑娘的脾性兒好模樣兒周正的就好賈政道老太太吩咐的很是但只一件姑娘也要好第一要他自已學好纔好不然不稂不莠的反倒耽悮了人家的女孩兒豈不可惜賈母聽了這話心裡却有些不

喜歡便說道論起來現放着你們作父母的那裡用我去張心但只我想寶玉這孩子從小兒跟着我未免多疼他一點兒耽悮了他成人的正事也是有的只是我看他那生來的模樣兒也還齊整心性兒也還寔在未必一定是那種沒出息的必至遭塌了人家的女孩兒也不知是我偏心我看着横豎比環兒略好些不知你們看著怎麼樣幾句話說得賈政心中甚寔不安連忙陪笑道老太太看的人也多了旣說他好有造化想來是不錯的只是兒子望他成人的性兒太急了一點或者竟合古人的話相反倒是莫知其子之美了一句話把賈母也慪笑了衆人也都陪着笑了賈母因說道你這會子也有了幾歲年

紀又居着官自然越歷練越老成說到這裡回頭瞅着邢夫人合王夫人笑道想他那年輕的時候那一種古怪脾氣比寶玉還加一倍呢直等娶了媳婦纔略略的懂了些人事兒如今只抱怨寶玉這會子我看寶玉比他還畧體些人情兒呢說的邢夫人王夫人都笑了因說道老太太又說起逗笑兒的話兒來了說着小丫頭子們進來告訴鴛鴦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了賈母便問你們又咕咕唧唧的說什麼鴛鴦笑着回明了賈母道那麼着你們也都吃飯去罷單留鳳姐兒和珍哥媳婦跟着我吃罷賈政及邢王二夫人都答應着伺候擺上飯來賈母又催了一遍纔都退出各散却說邢夫人自去了賈政同王夫

人進入房中賈政因提起賈母方纔的話來說道老太太這麼疼寶玉畢竟要他有些實學日後可以混得功名纔好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也不至遭塌了人家的女兒王夫人道老爺這話自然是該當的賈政因派個屋裡的丫頭傳出去告訴李貴寶玉放學回來索性吃飯後再叫他過來說我還要問他話呢李貴答應了是至寶玉放了學剛要過來請安只見李貴道二爺先不用過去老爺吩咐了今日叫二爺吃了飯就過去呢聽見還有話問二爺呢寶玉聽了這話又是一個悶雷只得見過賈母便回園吃飯三口兩口吃完忙漱了口便往賈政這邊來賈政此時在內書房坐着寶玉進來請了安一傍侍立賈政問

道這幾日我心上有事也忘了問你那一日你說你師父叫你講一個月的書就要給你開筆如今算來將兩個月了你到底開了筆了沒有寶玉道纔做過三次師父說且不必回老爺知道等好些再回老爺知道罷因此這兩天總沒敢回賈政道是什麽題目寶玉道一個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個是人不知而不慍一個是則歸墨三字賈政道都有稿兒麼寶玉道都是作了抄出來師父又改的賈政道你帶了家來了還是在學房裡呢寶玉道在學房裡呢賈政道叫人取了來我瞧寶玉連忙叫人傳話與焙茗叫他往學房中去我書桌子抽屜裡有一本薄薄兒竹紙本子上面寫着窗課兩字的就是快拿來一回兒

焙茗拿了來遞給寶玉寶玉呈與賈政賈政翻開看時見頭一篇寫着題目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他原本破的是聖人有志於學幼而已然矣代儒却將幼字抹去明用十五賈政道你原本幼字便扣不清題目了幼字是從小起至十六已前都是幼這章書是聖人自言學問工夫與年俱進的話所以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俱要明點出來纔見得到了幾時有這麼個光景到了幾時又有那麼個光景師父把你幼字改了十五便明白了好些看到承題那抹去的原本云夫不志於學人之常也賈政搖頭道不但是孩子氣可見你本性不是個學者的志氣又看後句聖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難乎說道這更不成話

了然後看代儒的改本云夫人孰不學而志於學者卒鮮此聖人所為自信於十五時歟便問改的懂得麼寶玉答應道懂得又看第二藝題目是人不知而不慍便先看代儒的改本云不以不知而慍者終無改其說樂矣方覷着眼看那抹去的底本說道你是什麼能無慍人之心純乎學者也上一句似单做了而不慍三個字的題目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必如改筆纔合題位呢且下句找清上文方是書理須要細心領略寶玉答應著賈政又往下看夫不知未有不慍者也而竟不然非由說而樂者曷克臻此原本末句非純學者乎賈政道這也與破題同病的這改的也罷了不過清楚還說得去第三藝

是則歸墨賈政看了題目自己揚着頭想了一想因問寶玉道你的書講到這裡了麼寶玉道師父說孟子好懂些所以倒先講孟子大前日纔講完了如今講上論語呢賈政因看這個破承倒沒大改破題云言於舍楊之外若別無所歸者焉賈政道第二句倒難為你夫墨非欲歸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則舍楊之外欲不歸於墨得乎賈政道這是你做的麼寶玉答應道是賈政點點頭兒因說道這也並沒有什麼出色處但初試筆能如此還算不離前年我在任上時還出過惟士為能這個題目那些童生都讀過前人這篇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襲你念過沒有寶玉道也念過賈政道我要你另換個主意不許雷

同了前人只做個破題也使得寶玉只得答應着低頭搜索枯腸賈政背着手也在門口站着作想只見一個小小厮往外飛走看見賈政連忙側身垂手站住賈政便問道作什麼小厮回道老太太那邊姨太太來了二奶奶傳出話來叫預備飯呢賈政聽了也沒言語那小厮自去了誰知寶玉自從寶釵搬回家去十分想念聽見薛姨媽來了只當寶釵同來心中早已忙了便作着膽子回道破題倒作了一個但不知是不是賈政道你念來我聽寶玉念道天下不皆士也能無產者亦僅矣賈政聽了點着頭道也還使得已後作文總要把界限分清把神理想明白了再去動筆你來的時候老太太知道不知道寶玉道知

道的賈政道既如此你還到老太太處去罷寶玉答應了個是只得拿捏着漫漫的退出剛過穿廊月洞門的影屏便一溜烟跑到賈母院門口急得焙茗在後頭赶著叫道看跌倒了老爺來了寶玉那裡聽的見剛進得門來便聽見王夫人鳳姐探春等笑語之聲丫嬛們見寶玉來了連忙打起簾子悄悄告訴道姨太太在這裡呢寶玉赶忙進來給薛姨媽請安過來纔給賈母請了晚安賈母便問你今兒怎麼這早晚纔散學寶玉悉把賈政看文章並命作破題的話述了一遍賈母笑容滿面寶玉因問眾人道寶姐姐在那裡坐著呢薛姨媽笑道你寶姐姐沒過來家裡和香菱作活呢寶玉聽了心中索然又不好就走只

見說着話兒已擺上飯來自然是賈母薛姨媽上坐探春等陪坐薛姨媽道寶哥兒呢賈母笑着說道寶玉跟著我這邊坐罷寶玉連忙回道頭裡散學時李貴傳老爺的話叫吃了飯過去我赶着要了一碟菜泡茶吃了一碗飯就過去了老太太和姨媽姐姐們用罷賈母道既這麽著鳳丫頭就過來跟着我你太太纔說他今兒吃齋叫他們自己吃去罷王夫人也道你跟着老太太姨太太吃罷不用等我我吃齋呢於是鳳姐告了坐丫頭安了盃筯鳳姐執壺斟了一巡纔歸坐大家吃着酒賈母便問道可是纔姨太太提香菱我聽見前兒丫頭們說秋菱不知是誰問起來纔知道是他怎麽那孩子好好的又改了名字呢

薛姨媽滿臉飛紅歎了口氣道老太太再別提起自從蟠兒娶了這個不知好歹的媳婦成日家咭咭唧唧如今鬧的也不成個人家了我也說過他幾次他牛心不聽說我也沒那麽大精神和他們儘着吵去只好由他們去可不是他嫌這丫頭的名兒不好改的賈母道名兒什麽要緊的事呢薛姨媽道說起來我也怪臊的其實老太太這邊有什麽不知道的他那裡是為這名兒不好聽見說他因為是寶丫頭起的他纔有心要改賈母道這又是什麽原故呢薛姨媽把手絹子不住的擦眼淚未從說又歎了一口氣道老太太還不知道呢這如今媳婦子專和寶丫頭慪氣前日老太太打發人看我去我們家裡正鬧呢

賈母連忙接着問道可是前兒聽見姨太太肝氣疼要打發人看去後來聽見說好了所以沒着人去依我勸姨太太竟把他們別放在心上再者他們也是新過門的小夫妻過些時自然就好了我看寶丫頭性格兒溫厚和平雖然年輕比大人還強幾倍前日那小丫頭子回來說我們這邊還都讚歎了他一會子都像寶丫頭那樣心胸兒脾氣兒真是百裡挑一的不是我說句冒失話那給人家作了媳婦兒怎麼叫公婆不疼家裡上上下下的不賓服呢寶玉頭裡已經聽煩了推故要走及聽見這話又坐下呆呆的往下聽薛姨媽道不中用他雖好到底是女孩兒家養了蟠兒這個糊塗孩子真真叫我不放心只怕在

外頭喝點子酒鬧出事來幸虧老太太這裡的大爺二爺常和他在一塊兒我還放點兒心寶玉聽到這裡便接口道姨媽更不用懸心薛大哥相好的都是些正經買賣大客人都是有體面的那裡就鬧出事來薛姨媽笑道依你這樣說我敢只不用操心了說話間飯已吃完寶玉先告辭了晚間還要看書便各自去了這裡丫頭們剛捧上茶來只見琥珀走過來向賈母耳朵旁邊說了幾句賈母便向鳳姐兒道你快去罷瞧瞧巧姐兒去罷鳳姐聽了還不知何故大家也怔了琥珀遂過來向鳳姐道剛纔平兒打發小丫頭子來回二奶奶說巧姐兒身上不大好請二奶奶忙着些過來纔好呢賈母因說道你快去罷姨太

太也不是外人鳳姐連忙答應在薛姨媽跟前告了辭又見王夫人說道你先過去我就去小孩子家魂兒還不全呢別叫丫頭們大驚小怪的屋裡的猫兒狗兒也叫他們留點神兒儘著孩子貴氣偏有這些瑣碎鳳姐答應了然後帶了小丫頭回房去了這裡薛姨媽又問了一回黛玉的病賈母道林丫頭那孩子到罷了只是心重些所以身子就不大狠結實了要賭靈怪兒也和寶丫頭不差什麼要賭寬厚待人裡頭却不濟他寶姐姐有就待有儘讓了薛姨媽又說了兩句閒話兒便道老太太歇著罷我也要到家裡去看看只剩下寶丫頭和香菱了打那麼同着姨太太看看巧姐兒賈母道正是姨太太上年紀的人

看看是怎麼不好說給他們也得點主意兒薛姨媽便告辭同着王夫人出來往鳳姐院裡去了却說賈政試了寶玉一番心裡却也喜歡走向外面和那些門客閒談說起方纔的話來便有新近到來最善大棊的一個王爾調名作梅的說道據我們看來寶二爺的學問已是大進了賈政道那有進益不過略懂得些罷咧學問兩個字早得狠呢詹光道這是老世翁過謙的話不但王大兄這般說就是我們看寶二爺必定要高發的賈政笑道這也是諸位過愛的意思那王爾調又道晚生還有一句話不揣冒昧合老世翁商議賈政道什麼事王爾調陪笑道也是晚生的相與做過南韶道的張大老爺家有一位小姐說

是生的德容功貌俱全此時尚未受聘他又沒有兒子家貲巨
萬但是要富貴雙全的人家女婿又要出衆纔肯作親晚生來
了兩個月瞧着寶二爺的人品學業都是必要大成的老世翁
這樣門楣還有何說若晚生過去包管一說就成賈政道寶玉
說親却也是年紀了並且老太太常說起但只張大老爺素來
尚未深悉詹光道王兄所提張家晚生却也知道況合大老爺
那邊是舊親老世翁一問便知賈政想了一回道大老爺那邊
不曾聽得這門親戚詹光道老世翁原來不知這張府上原和
邢舅太爺那邊有親的賈政聽了方知是邢太太的親戚坐了
一回進來了便要同王夫人說知轉問邢夫人去誰知王夫人

陪了薛姨媽到鳳姐那邊看巧姐兒去了那天已經掌燈時候
薛姨媽去了王夫人纔過來了賈政告訴了王爾調和詹光的
話又問巧姐兒怎麼了王夫人道怕是驚風的光景賈政道不
甚利害呀王夫人道看着是搐風的來頭祇還沒搐出來呢賈
政聽了咳了一聲便不言語各自安歇不提却說次日邢夫人
過賈母這邊來請安王夫人便提起張家的事一面回賈母一
面問邢夫人邢夫人道張家雖係老親但近年來久已不通音
信不知他家的姑娘是怎麼樣的倒是前日孫親家太太打發
老婆子來問安却說起張家的事說他家有個姑娘托孫親家
那邊有對勁的提一提聽見說只這一個女孩兒十分嬌養也

識得幾個字兒不得大陣仗兒常在屋裡不出來的張大老爺又說只有這一個女孩兒不肯嫁出去怕人家公婆嚴紿娘受不得委屈必要女婿過門贅在他家給他料理些家事賈母聽到這裡不等說完便道這斷使不得我們寶玉別人伏侍他還不彀呢倒給人家當家去邢夫人道正是老太太這個話賈母因向王夫人道你回來告訴你老爺就說我的話這張家的親事是作不得的王夫人答應了賈母便問你們昨日看巧姐兒怎麽樣頭裡平兒來回我說狠不大好我也要過去看看呢邢王二夫人道老太太雖疼他他那裡就的住賈母道却也不止爲他我也要走動走動活活筋骨兒說着便吩咐你們吃飯去

罷回來同我過去邢王二夫人答應着出來各自去了一時吃了飯都來陪賈母到鳳姐房中鳳姐連忙出來接了進去賈母便問巧姐兒到底怎麽樣鳳姐兒道只怕是搐風的來頭賈母道這麽着還不請人趕着瞧鳳姐道已經請去了賈母因同邢王二夫人進房來看只見奶子抱着用桃紅綾子小綿被兒裏著臉皮趣青眉稍鼻翅微有動意賈母同邢王二夫人看了看便出外間坐下正說間只見一個小丫頭回鳳姐道老爺打發人問姐兒怎麽樣鳳姐道替我回老爺就說請大夫去了一會兒開了方子就過去回老爺賈母忽然想起張家的事來向王夫人道你該就去告訴你老爺省了人家去說了回來又駁回

又問邢夫人道你們和張家如今爲什麼不走了邢夫人因又
說論起那張家行事也難合偺們作親太嗇剋沒的玷辱了寶
玉鳳姐聽了這話已知八九便問道太太不是說寶兄弟的親
事邢夫人道可不是麼賈母接著因把剛纔的話告訴鳳姐鳳
姐笑道不是我當着老祖宗太太們跟前說句大膽的話現放
著天配的姻緣何用別處去找賈母笑問道在那裡鳳姐道一
個寶玉一個金鎖老太太怎麼忘了賈母笑了一笑因說昨日
你姑媽在這裡你爲什麼不提鳳姐道老祖宗和太太們在前
頭那裡有我們小孩子家說話的地方兒況且姨媽過來瞧老
祖宗怎麼提這些個這也得太太們過去求親纔是賈母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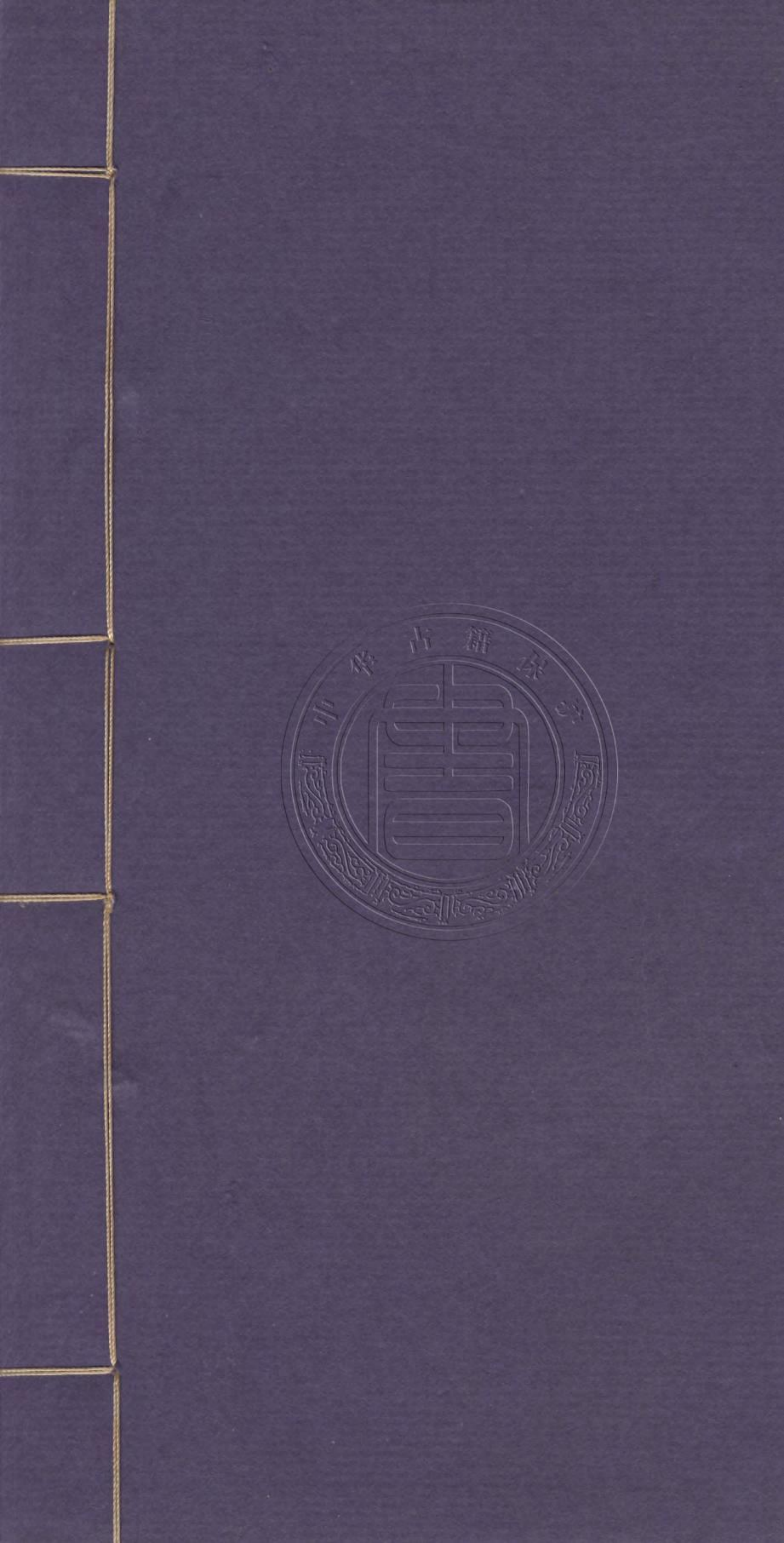
邢王二夫人也都笑了賈母因道可是我背晦了說著人回大
夫來了賈母便坐在外間邢王二夫人畧避那大夫同賈璉進
來給賈母請了安方進房中看了出來站在地下躬身回賈母
道妞兒一半是內熱一半是驚風須先用一劑發散風痰藥還
要用四神散纔好因病勢來的不輕如今的牛黃都是假的要
找真牛黃方用得賈母道了乏那大夫同賈璉出去開了方子
去了鳳姐道人參家裡常有這牛黃倒怕未必有外頭買去只
是要真的纔好王夫人道等我打發人到姨太太那邊去找找
他家蟠兒向來和那些西客們做買賣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
我叫人去問問正說話間衆姊妹都來瞧來了坐了一回也都

跟着賈母等去了這裡煎了藥給巧姐兒灌下去了只見喀的一聲連藥帶痰都吐出來鳳姐纔略放了一點兒心只見王夫人那邊的小丫頭拿着一點兒的小紅紙包兒說道二奶奶牛黃有了太太說了叫二奶奶親自把分兩對準了呢鳳姐答應着接過來便叫平兒配齊了真珠氷片硃砂快熬起來自已用戥子按方秤了攙在裡面等巧姐兒醒了好給他吃只見賈環掀簾進來說二姐姐你們巧姐兒怎麼了媽叫我來瞧瞧他鳳姐見了他母子便嫌說好些了你回去說叫你們姨娘想着那賈環口裡答應只管各處瞧看看了一回便問鳳姐兒道你這裡聽見說有牛黃不知牛黃是怎麼個樣兒給我瞧瞧呢鳳姐

道你別在這裡鬧了妞兒纔好些那牛黃都煎上了賈環聽了便去伸手拿那銱子瞧時豈知措手不及沸的一聲銱子倒了火已潑滅了一半賈環見不是事自覺沒趣連忙跑了鳳姐急的火星直爆罵道真真那一世的對頭寃家你何苦來還來使促狹從前你媽要想害我如今又來害妞兒我和你幾輩子的仇呢一面罵平兒不照應正罵着只見丫頭來找賈環鳳姐道你去告訴趙姨娘說他操心也太苦了巧姐兒死定了不用他惦着了平兒急忙在那裡配藥再熬那丫頭摸不着頭腦便悄悄問平兒道二奶奶為什麼生氣平兒將環哥弄倒藥銱子說了一遍丫頭道怪不得他不敢回來躲了別處去了這環哥兒

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呢平姐姐我替你收拾罷平兒說這倒不消幸虧牛黃還有一點如今配好了你去罷丫頭道我一准回去告訴趙姨奶奶也省了他天天說嘴丫頭回去果然告訴了趙姨娘趙姨娘氣的叫快找環兒環兒在外間屋子裡躲着被丫頭找了來趙姨娘便罵道你這個下作種子你爲什麼弄撒了人家的藥招的人家咒罵我原叫你去問一聲不用進去你偏進去又不就走還要虎頭上捉虱子你看我回了老爺打你不打這裡趙姨娘正說着只聽賈環在外間屋子裡更說出些驚心動魄的話來未知何言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四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八十五回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話說趙姨娘正在屋裡抱怨賈環只聽賈環在外間屋裡發話道我不過弄倒了藥錦子灑了一點子藥那丫頭子又沒就死了值的他也罵我你也罵我賴我心壞把我往死裡遭塌等着我明兒還要那小丫頭子的命呢看你們怎麼着只叫他們隄防着就是了那趙姨娘趕忙從裡間出來握住他的嘴說道你還只管信口胡唚還叫人家先要了你的命呢娘兒兩個吵了一回趙姨娘聽見鳳姐的話越想越氣也不着人來安慰鳳姐一聲兒過了幾天巧姐兒也好了因此兩邊結怨比從前更加

一層了一日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是北靜郡王生日請老爺的示下賈政吩咐道只按向年舊例辦了回大老爺知道送去就是了林之孝答應了自去辦理不一時賈赦過來同賈政商議帶了賈珍賈璉寶玉去給北靜王拜壽別人還不理論惟有寶玉素日仰慕北靜王的容貌威儀巴不得常見纔好遂連忙換了衣服跟着來到北府賈赦賈政遞了職名候諭不多時裡面出來了一個太監手裡掐着數珠兒見了賈赦賈政笑嘻嘻的說道二位老爺好賈赦賈政也都趕忙問好他兄弟三人也過來問了好那太監道王爺叫請進去呢於是爺兒五個跟着那太監進入府中過了兩層門轉過一層殿去裡面方是內宮

門剛到門前大家站住那太監先進去回王爺去了這裡門上小太監都迎着問了好一時那太監出來說了個請字爺兒五個肅敬跟入只見北靜郡王穿着禮服已迎到殿門廊下賈赦賈政先上來請安挨次便是珍璉寶玉請安那北靜郡王單拉着寶玉道我久不見你狠惦記你因又笑問道你那塊玉好寳玉躬着身打著一半千兒回道蒙王爺福庇都好北靜王道今日你來沒有什麼好東西給你吃的倒是大家說說話兒罷說着幾個老公打起簾子北靜王說請自已却先進去然後賈赦等都躬着身跟進去先是賈赦請北靜王受禮北靜王也說了兩句謙辭那賈赦早已跪下次及賈政等挨次行禮自不必說

那賈赦等復肅敬退出北靜王吩咐太監等讓在衆戚舊一處好生款待却單留寶玉在這裡說話兒又賞了坐寳玉又磕頭謝了恩在挨門邊繡墩上側坐說了一回讀書作文諸事北靜王甚加愛惜又賞了茶因說道昨兒巡撫吳大人來陛見說起令尊翁前任學政時秉公辦事凡屬生童俱心服之至他陛見時萬歲爺也曾問過他也十分保舉可知是令尊翁的喜兆寳玉連忙站起聽畢這一段話纔回啟道此是王爺的恩典吳大人的盛情正說着小太監進來回道外面諸位大人老爺都在前殿謝王爺賞宴說着呈上謝宴并請午安的片子來北靜王略看了看仍遞給小太監笑了一笑說道知道了勞動他們那

小太監又回道這是寶玉王爺單賞的飯預備了北靜王便命那太監帶了寶玉到一所極小巧精緻的院裡派人陪着吃了飯又過來謝了恩北靜王又說了些好話兒忽然笑說道我前次見你那塊玉倒有趣兒回來說了個式樣叫他們也作了一塊來今日你來得正好就給你帶回去頑罷因命小太監取來親手遞給寶玉寶玉接過來捧着又謝了然後退出北靜王又命兩個小太監跟出來纔同着賈赦等囬來見過賈母便各自囬去這裡賈政帶著他三人請過了賈母的安又說了些府裡遇見什麼人寶玉又囬了賈政吳大人陞見保舉的話賈政道這吳大人本來偕們相好也是我輩中人還倒是有骨

紅樓夢 第八十五回

氣的又說了幾句閒話兒賈母便叫歇著去罷賈政退出珍璉寶玉都跟到門口賈政道你們都回去陪老太太坐着去罷說著便回房去剛坐了一坐只見一個小丫頭囬道外面林之孝請老爺囬話說著遞上個紅單帖來寫着吳巡撫的名字賈政知道來拜便叫小丫頭叫林之孝進來賈政出至廊簷下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巡撫吳大人來拜奴才囬了去了再奴才還聽見說現今工部出了一個郎中缺外頭人和部裡都吵嚷是老爺擬正呢賈政道瞧罷咧林之孝又囬了幾句話纔出去了且說珍璉寶玉三人回去獨有寶玉到賈母那邊一面述說北靜王待他的光景並拿出那塊玉來大家看着笑了一回賈母

因命人給他收起去罷别丢了因問你那塊玉好生帶着罷咧鬧混了寶玉便在項上摘下來說這不是我那一塊玉那裡就掉了呢比起來兩塊玉差遠着呢那裡混得過我正要告訴老太太前兒晚上我睡的時候把玉摘下來掛在帳子裡他竟放起光來了滿帳子都是紅的賈母說道又胡說了帳子的簷子是紅的火光照着自然紅是有的寶玉道不是那時候燈已滅了屋裡都漆黑的了還看的見他呢邢王二夫人抿着嘴笑鳳姐道這是喜信發動了寶玉道什麽喜信賈母道你不懂得今兒個鬧了一天你去歇歇兒去罷别在這裡說獃話了寶玉又站了一會兒纔出園中去了這裡賈母問道正是你們去看姨

太太說起這事來沒有王夫人道本來就要去看因鳳丫頭爲巧姐兒病著耽擱了兩天今兒纔去的這事我們告訴了他姨媽倒也十分願意只說蟠兒這時候不在家目今他父親沒了只得和他商量商量再辦賈母道這也是情理的話旣這麽樣大家先别提起等姨太太那邊商量定了再說不說賈母處談論親事且說寶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襲人道老太太和鳳姐姐方纔說話含含糊糊不知是什麽意思襲人想了想笑了一笑道這個我也猜不着但只剛纔說這些話時林姑娘在跟前沒有寶玉道林姑娘纔病起來這些時何曾到老太太那邊去呢正說着只聽外間屋裡麝月與秋紋拌嘴襲人道你兩個又

鬧什麼麝月道我們兩個鬥牌他贏了我的錢他拿了去他輸了錢就不肯拿出來這也罷了他倒把我的錢都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幾個錢什麼要緊傻東西不許鬧了說的兩個人都咕嘟著嘴坐着去了這裡襲人打發寶玉睡下不提却說襲人聽了寶玉方纔的話也明知是給寶玉提親的事因恐寶玉每有痴想這一提起不知又招出他多少獃話來所以故作不知自已心上却也是頭一件關切的事夜間躺著想了個主意不如去見見紫鵑看他有什麼動靜自然就知道了次日一早起來打發寶玉上了學自已梳洗了便慢慢的去到瀟湘館來只見紫鵑正在那裡掐花兒呢見襲人進來便笑嘻嘻的道姐姐屋

裡坐著襲人道坐著妹妹掐花兒呢嗎姑娘呢紫鵑道姑娘纔梳洗完了等着温藥呢紫鵑一面說著一面同襲人進來見了黛玉正在那裡拿着一本書看襲人陪着笑道姑娘怨不得勞神起來就看書我們寶二爺念書若能像姑娘這樣豈不好了呢黛玉笑著把書放下雪雁已拿著個小茶盤裡托着一鍾藥一鍾水小丫頭在後面捧着痰盒漱盂進來原來襲人來時要探探口氣坐了一回無處入話又想着黛玉最是心多探不成消息再惹著了他倒是不好又坐了坐搭赸着辭了出來了將到怡紅院門口只見兩個人在那裡站著呢襲人不便往前走那一個早看見了連忙跑過來襲人一看却是鋤藥因問你作

什麼鋤藥道剛纔芸二爺來了拿了個帖兒說給僧們寶二爺瞧的在這裡候信襲人道寶二爺天天上學你難道不知道還候什麼信呢鋤藥笑道我告訴他了他叫告訴姑娘聽姑娘的信呢襲人正要說話只見那一個也慢慢的蹭過來了細看時就是賈芸溜溜湫湫往這邊來了襲人見是賈芸連忙向鋤藥道你告訴說知道了回來給寶二爺瞧罷那賈芸原要過來和襲人說話無非親近之意又不敢造次只得慢慢踱來相離不遠不想襲人說出這話自已也不好再往前走只好站住這裡襲人已掉背臉往回裡去了賈芸只得怏怏而回同鋤藥出去了晚間寶玉回房襲人便回道今日廊下小芸二爺來了寶玉

道作什麼襲人道他還有個帖兒呢寶玉道在那裡拿來我看看麝月便走去在裡間屋裡書槅子上頭拿了來寶玉接過看時上面皮兒上寫着叔父大人安稟寶玉道這孩子怎麼又不認我作父親了襲人道怎麼寶玉道前年他送我白海棠時稱我作父親大人今日這帖子封皮上寫着叔父可不是又不認了麼襲人道他也不害臊你也不害臊他那麼大了倒認你這麼大兒的作父親可不是他不害臊你正經連個剛說到這裡臉一紅微微的一笑寶玉也覺得了便道這倒難講俗語說和尚無兒孝子多着呢只是我看着他還伶俐得人心兒纔這麼着他不願意我還不希罕呢說着一面拆那帖兒襲人也笑道

那小芸二爺也有些鬼鬼頭頭的什麼時候又要看人什麼時候又躲躲藏藏的可知也是個心術不正的貨寶玉只顧拆開看那字兒也不理會襲人這些話襲人見他看那字兒皺一回眉又笑一笑兒又搖搖頭兒後來光景竟不大耐煩起來襲人等他看完了問道是什麼事情寶玉也不答言把那帖子已經撕作幾斷襲人見這般光景也不便再問便問寶玉吃了飯還看書不看寶玉道可笑芸兒這孩子竟這樣的混賬襲人見他所答非所問便微微的笑着問道到底是什麼事寶玉道問他作什麼偺們吃飯罷吃了飯歇着罷心裡鬧的怪煩的說着叫小丫頭子點了一點火兒來把那撕的帖兒燒了一時小丫頭

們擺上飯來寶玉只是怔怔的坐着襲人連哄帶慪催着吃了一口兒飯便擱下了仍是悶悶的歪在床上一時間忽然吊下淚來此時襲人麝月都摸不着頭腦麝月道好好兒的這又是為什麼都是什麼芸兒雨兒的不知什麼事弄了這麼個混帖子來惹的這麼傻了的是的哭一會子笑一會子要天長日久鬧起這悶葫蘆來可叫人怎麼受呢說着竟傷起心來襲人旁邊由不得要笑便勸道好妹妹你也別慪人了他一個人就彀受了你又這麼着他那帖子上的事難道與你相干麝月道你混說起來了知道他帖兒上寫的是什麼混賬話你混往人身上扯要那麼說他帖兒上只怕倒與你相干呢襲人還未答言

只聽寶玉在床上撲哧的一聲笑了爬起來抖了抖衣裳說偺們睡覺罷別鬧了明日我還起早念書呢說著便躺下睡了一宿無話次日寶玉起來梳洗了便往家塾裡去走出院門忽然想起叫焙茗略等急忙轉身回來叫麝月姐姐呢麝月答應着出來問道怎麼又回來了寶玉道今日芸兒要來了告訴他別在這裡鬧再鬧我就回老太太和老爺去了麝月答應了寶玉纔轉身去了剛往外走著只見賈芸慌慌張張往裡來看見寶玉連忙請安說叔叔大喜了那寶玉估量着是昨日那件事便說道你也太冒失了不管人心裡有事沒事只管來攪賈芸陪笑道叔叔不信只管瞧去人都來了在偺們大門口呢寶玉越

發急了說這是那裡的話正說着只聽外邊一片聲嚷起來賈芸道叔叔聽這不是寶玉越發心裡狐疑起來只聽一個人嚷道你們這些人好沒規矩這是什麼地方你們在這裡混嚷那人答道誰叫老爺陞了官呢怎麼不叫我們來吵喜呢別人家盼着吵還不能呢寶玉聽了纔知道是賈政陞了郎中了人來報喜的心中自是甚喜連忙要走時賈芸赶着說道叔叔樂不樂叔叔的親事要再成了不用說是兩層喜了寶玉紅了臉啐了一口道呸沒趣兒的東西還不快走呢賈芸把臉紅了道這有什麼的我看你老人家就不寶玉沉著臉道就不什麼賈芸未及說完也不敢言語了寶玉連忙來到家塾中只見代儒笑

着說道我纔剛聽見你老爺陞了你今日還來了麽寶玉陪笑道過來見了太爺好到老爺那邊去代儒道今日不必來了放你一天假罷可不許回園子裡頑去你年紀不小了雖不能辦事也當跟着你大哥他們學學纔是寶玉答應着回來剛走到二門口只見李貴走來迎着旁邊站住笑道二爺來了麽奴才纔要到學裡請去寶玉笑道誰說的李貴道老太太纔打發人到院裡去找二爺那邊的姑娘們說二爺學裡去了剛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叫奴才去給二爺告幾天假聽說還要唱戲賀喜呢二爺就來了說著寶玉自已進來進了二門只見滿院裡丫頭老婆都是笑容滿面見他來了笑道二爺這早晚纔來還

不快進去給老太太道喜去呢寶玉笑着進了房門只見黛玉挨著賈母左邊坐着呢右邊是湘雲地下邢王二夫人探春惜春李紈鳳姐李紋李綺邢岫烟一干姐妹都在屋裡只不見寶釵寶琴迎春三人寶玉此時喜的無話可說忙給賈母道了喜又給邢王二夫人道喜一一見了衆姐妹便向黛玉笑道妹妹身體可大好了黛玉也微笑道大好了聽見說二哥哥身上也欠安好了麽寶玉道可不是我那日夜裡忽然心裡疼起來這幾天剛好些就上學去了也沒能過去看妹妹黛玉不等他說完早扭過頭和探春說話去了鳳姐在地下站着笑道你兩個那裡像天天在一塊兒的倒像是客有這麼些套話可是人說

的相敬如賓了說的大家都一笑黛玉滿臉飛紅又不好說又不好不說遲了一會兒纔說道你懂得什麽衆人越發笑了鳳姐一時回過味來纔知道自己出言冒失正要拿話岔時只見寶玉忽然向黛玉道林妹妹你瞧芸兒這種冒失鬼說了這一句方想起來便不言語了招的大家又都笑起來說這從那裡說起黛玉也摸不着頭腦也跟的訕訕的笑寶玉無可搭訕因又說道可是剛纔我聽見有人要送戲說是幾兒大家都瞅着他笑鳳姐兒道你在外頭聽見你來告訴我們你這會子問誰呢寶玉得便說道我外頭再去問問去賈母道別跑到外頭去頭一件看報喜的笑話第二件你老子今日大喜回來碰見你

又該生氣了寶玉答應了個是纔出來了這裡賈母因問鳳姐誰說送戲的話鳳姐道說是二舅舅那邊說後兒日子好送一班新出的小戲兒給老太太老爺太太賀喜因又笑着說道不但日子好還是好日子呢後日還是好瞅着黛玉笑黛玉也微笑王夫人因道可是呢後日還是外甥女兒的好生日呢賈母想了一想也笑道可見我如今老了什麽事都糊塗了虧了有我這鳳丫頭是我個給事中既這麽着很好他舅舅家給他們賀喜你舅舅家就給你做生日豈不好呢說的大家都笑起來說道老祖宗說句話兒都是上篇上論的怎麽怨得有這麽大福氣呢說着寶玉進來聽見這些話越發樂的手舞足蹈了一

時大家都在賈母這邊吃飯甚實熱鬧自不必說飯後賈政謝恩回來給宗祠裡磕了頭便來給賈母磕頭站着說了幾句話便出去拜客去了這裡接連著親戚族中的人來來去去鬧鬧穰穰車馬填門貂蟬滿坐眞個是

花到正開蜂蝶鬧　月逢十足海天寬

如此兩日已是慶賀之期這日一早王子勝和親戚家已送過一班戲來就在賈母正廳前搭起行臺外頭爺們都穿着公服陪侍親戚來賀的約有十餘棹酒裡面爲着是新戲又見賈母高興便將琉璃戲屏隔在後廈裡面也擺下酒席上首薛姨媽一棹是王夫人寶琴陪着對面老太太一棹是邢夫人岫烟陪

着下面尚空兩棹賈母叫他們快來一回兒只見鳳姐領着衆丫頭都簇擁着黛玉來了那黛玉略換了幾件新鮮衣服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含羞帶笑的出來見了衆人湘雲李紋李綺都讓他上首坐黛玉只是不肯賈母笑道今日你坐了罷薛姨媽站起來問道今日林姑娘也有喜事麼賈母笑道是他的生日薛姨媽道咳我倒忘了走過來說道恕我健忘回來叫寶琴過來拜姐姐的壽黛玉笑說不敢大家坐了那黛玉留神一看獨不見寶釵便問道寶姐姐可好麼爲什麼不過來薛姨媽道他原該來的只因無人看家所以不來黛玉紅著臉微笑道姨媽那裡又添了大嫂子怎麼倒用寶姐姐看起家來大約是他

怕人多熱鬧嬾待來罷我倒怪想他的薛姨媽笑道難得你惦
記他他也常想你們娘兒們過一天我叫他來大家叙叙說著
丫頭們下來斟酒上菜外面已開戲了出場自然是一兩齣吉
慶戲文及至第三齣只見金童玉女旗旛寶幢引着一個霓裳
羽衣的小旦頭上披着一條黑帕唱了幾句兒進去了衆皆不
知聽見外面人說這是新打的蕊珠記裏的冥昇小旦扮的是
嫦娥前因墮落人寰幾乎給人為配幸虧觀音點化他就未嫁
而逝此時昇引月宮不聽見曲裏頭唱的人間只道風情好那
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拋幾乎不把廣寒宮忘却了第四齣是吃
糠第五齣是達摩帶着徒弟過江回去正扮出些海市蜃樓好

不熱鬧家人上在高興時忽見薛家的人滿頭汗闖進來向薛
蝌道說二爺快回去一並裏頭回明太太也請回去家裏有要
緊事薛蝌道什麼事家人道家去說罷薛蝌也不及告辭就走
了薛姨媽見裏頭丫頭傳進話去更駭得面如土色即忙起身
帶着寶琴別了一聲即刻上車回去了弄得內外愣然賈母道
偺們這裏打發人跟過去聽聽到底是什麼事大家都關切的
衆人答應了個是不說賈府依舊唱戲單說薛姨媽回去只見
有兩個衙役站在二門口幾個當舖裏夥計陪着說太太回來
自有道理正說著薛姨媽已進來了那衙役們見跟從着許多
男婦簇擁着一位老太太便知是薛蟠之母看見這個勢派也

不敢怎麽只得垂手侍立讓薛姨媽進去了那薛姨媽走到廳房後面早聽見有人大哭却是金桂薛姨媽赶忙走來只見寶釵迎出來滿面淚痕見了薛姨媽便道媽媽聽見了先別著急辦事要緊薛姨媽同寶釵進了屋子因爲頭裡進門時已經走着聽見家人說了唬的戰戰兢兢的了一面哭着因問到底是合誰只見家人回道太太此時且不必問那些底細憑他是誰打死了總是要償命的且商量怎麽辦纔好薛姨媽哭着出來道還有什麽商議家人道依小的們的主見今夜打點銀兩同着二爺赶去和大爺見了面就在那裡訪一個有斟酌的刀筆先生許他些銀子先把死罪撕擄開回來再求賈府去上司衙

門說情還有外面的衙役太太先拿出幾兩銀子來打發了他們我們好赶着辦事薛姨媽道你們找着那家子許他發送銀子再給他些養濟銀子原告不追事情就緩了寶釵在簾內說道媽媽使不得這些事越給錢越鬧的兇倒是剛纔小厮說的話是薛姨媽又哭道我也不要命了赶到那裡見他一面同他死在一處就完了寶釵急的一面勸一面在簾子裡叫人快同二爺辦去罷丫頭們攙進薛姨媽來薛蝌纔往外走寶釵道有什麽信打發人即刻寄了來你們只管在外頭照料薛蝌答應着去了這寶釵方勸薛姨媽那裡金桂趁空兒抓住香菱又和他嚷道平常你們只管誇他們家裡打死了人一點事也沒有

就進京來了的如今攛掇的眞打死人了平日裡只講有錢有勢有好親戚這時候我看著也是嚇的慌手慌脚的了大爺明兒有個好歹兒不能回來時你們各自幹你們的去了撂下我一個人受罪說着又大哭起來這裡薛姨媽聽見越發氣的發昏寶釵急的没法正鬧着只見賈府中王夫人早打發大丫頭過來打聽來了寶釵雖心知自已是賈府的人了一則尚未提明二則事急之時只得向那大丫頭道此時事情頭尾尚未明白就只聽見說我哥哥在外頭打死了人被縣裡拿了去了也不知怎麽定罪呢剛纔二爺纔去打聽去了一半日得了準信赶着就給那邊太太送信去你先回去道謝太太惦記着底下

我們還有多少仰仗那邊爺們的地方呢那丫頭答應着去了薛姨媽和寶釵在家抓摸不着過了兩日只見小厮回來拿了一封書交給小丫頭拿進來寶釵拆開看時書內寫着大哥人命是悞傷不是故殺今早用蝌出名補了一張呈紙進去尚未批出大哥前頭口供甚是不好待此紙批准後再錄一堂能彀番供得好便可得生了快向當鋪內再取銀五百兩來使用千萬莫遲並請太太放心餘事問小厮寶釵看了一一念給薛姨媽聽了薛姨媽拭著眼淚說道這麽看起來竟是死活不定了寶釵道媽媽先別傷心等着叫進小厮來問明了再說一面打發小丫頭把小厮叫進來薛姨媽便問小厮道你把大爺的事

細說與我聽聽小厮道我那一天晚上聽見大爺和二爺說的把我唬糊塗了求知小厮說出什麼話來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五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六回

受私賄老官番案牘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話說薛姨媽聽了薛蝌的來書因叫進小厮問道你聽見你大爺說到底是怎麼就把人打死了呢小厮道小的也没聽真切那一日大爺告訴二爺說說著回頭看了一看見無人纔說道大爺說自從家裡鬧的特利害大爺也没心腸了所以要到南邊置貨去這日想着約一個人同行這人在咱們這城南二百多地住大爺找他去了遇見在先和大爺好的那個蔣玉函帶着些小戲子進城大爺同他在個舖子裡吃飯喝酒因爲這當槽兒的儘着拿眼瞟蔣玉函大爺就有了氣了後來蔣玉函走

了第二天大爺就請找的那個人喝酒酒後想起頭一天的事來叫那當槽兒的換酒那當槽兒的來遲了大爺就罵起來了那個人不依大爺就拿起酒碗照他打去誰知那個人也是個潑皮便把頭伸過來叫大爺打大爺拿碗就砸他的腦袋一下子就冒了血了躺在地下頭裡還罵後頭就不言語了薛姨媽道怎麼也没人勸勸嗎那小厮道這個没聽見大爺說小的不敢妄言薛姨媽道你先去歇歇罷小厮答應出來這裡薛姨媽自來見王夫人托王夫人轉求賈政賈政問了前後也只好含糊應了只說等薛蝌遞了呈子看他本縣怎麼批了再作道理這裡薛姨媽又在當舖裡兌了銀子叫小厮赶著去了三日後

果有回信薛姨媽接著了即叫小丫頭告訴寶釵連忙過來看了只見書上寫道帶去銀兩做了衙門上下使費哥哥在監也不大吃苦請太太放心獨是這裡的人很刁屍親見証都不依連哥哥請的那個朋友也幫着他們我與李祥兩個俱係生地生人幸找着一個好先生許他銀子纔討個主意說是須得拉扯着同哥哥喝酒的吳良弄人保出他來許他銀兩叫他撕擄他若不依便說張三是他打死明推在異鄉人身上他吃不住就好辦了我依着他果然吳良出來現在買囑屍親見証又做了一張呈子前日遞的今日批來請看呈底便知因又念呈底道具呈人某呈為兄遭飛禍代伸冤抑事竊生胞兄薛蟠本籍

南京寄寓西京于某年月日備本往南貿易去未數日家奴送信回家說遭人命生即奔憲治知兄誤傷張姓及至囹圄據兄泣告實與張姓素不相認並無仇隙偶因換酒角口生兄將酒潑地恰值張三低頭拾物一時失手酒碗誤碰顖門身死蒙恩拘訊兄懼受刑承認鬭毆致死仰蒙憲天仁慈知有冤抑尚未定案生兄在禁具呈訴辯有干例禁生念手足冒死代呈伏乞憲慈恩准提証質訊開恩莫大生等舉家仰戴鴻仁永永無旣矣激切上呈批的是屍場檢驗証據確鑿且並未用刑尔兄自認鬭殺招供在案今尔遠來並非目睹何得揑詞妄控理應治罪姑念為兄情切且恕不准薛姨媽聽到那裡說道這不是救

不過來了麼這怎麼好呢寶釵道二哥的書還没看完後面還有呢因又念道有要緊的問來使便知薛姨媽便問來人因說道縣裏早知我們的家當充足須得在京裏謀幹得大情再送一分大禮還可以覆審從輕定案太太此時必得快辦再遲了就怕大爺要受苦了薛姨媽聽了叫小厮自去即刻又到賈府與王夫人說明原故懇求賈政賈政只肯托人與知縣說情不肯提及銀物薛姨媽恐不中用求鳳姐與賈璉說了花上幾千銀子纔把知縣買通薛蝌那裏也便弄通了然後知縣掛牌坐堂傳齊了一干鄰保證見屍親人等監裏提出薛蟠刑房書吏俱一一點名知縣便叫地保對明初供又叫屍親張王氏并屍

叔張二問話張王氏哭禀小的的男人是張大南鄉裏住十八年頭裏死了大兒子二兒子也都死了光留下這個死的兒子叫張三今年二十三歲還没有娶女人呢為小人家裏窮没得養活在李家店裏做當槽兒的那一天晌午李家店裏打發人來叫俺說你兒子叫人打死了我的青天老爺小的就唬死了跑到那裏看見我兒子頭破血出的躺在地下喘氣兒問他話也說不出來不多一會兒就死了小人就要揪住這個小雜種拚命衆衙役吆喝一聲張王氏便磕頭道求青天老爺伸冤小人就只這一個兒子了知縣便叫下去又叫李家店的人問道那張三是在你店內傭工的麼那李二回道不是傭工是做當

槽兒的知縣道那日屍場上你說張三是薛蟠將碗砸死的你親眼見的麼李二說道小的在櫃上聽見說客房裡要酒不多一回便聽見說不好了打傷了小的跑進去只見張三躺在地下也不能言語小的便喊稟地保一面報他母親去了他們到底怎樣打的實在不知道求太爺問那喝酒的便知道了知縣喝道初審口供你是親見的怎麼如今說沒有見李二道小的前日唬昏了亂說衙役又吆喝了一聲知縣便叫吳良問道你是同在一處喝酒的麼薛蟠怎麼打的據實供來吳良說小的那日在家這個薛大爺叫我喝酒他嫌酒不好要換張三不肯薛大爺生氣把酒向他臉上潑去不曉得怎麼樣就碰在那腦

袋上了這是親眼見的知縣道胡說前日屍場上薛蟠自己認拿碗砸死的你說你親眼見的怎麼今日的供不對掌嘴衙役答應着要打吳良求着說薛蟠實沒有和張三打架酒碗失手碰在腦袋上的求老爺問薛蟠便是恩典了知縣叫上薛蟠問道你與張三到底有什麼仇隙畢竟是如何死的實供上來薛蟠道求太老爺開恩小的實沒有打他為他不肯換酒故拿酒潑地不想一時失手酒碗誤碰在他的腦袋上小的即忙掩他的血那裡知道再掩不住血淌多了過一回就死了前日屍場上怕太老爺要打所以說是拿碗砸他的只求太老爺開恩知縣便喝道好個糊塗東西本縣問你怎麼砸他的你便供說慣

他不換酒纔砸的今日又供是失手砸的知縣假作聲勢要打要夾薛蟠一口咬定知縣叫仵作將前日屍場塡寫傷痕據實報來仵作禀報說前日騐得張三屍身無傷惟顖門有磁器傷長一寸七分深五分皮開顖門骨脆裂破三分實係磕碰傷知縣查對屍格相符早知書吏改輕也不駁詰胡亂便叫畫供張王氏哭喊道青天老爺前日聽見還有多少傷怎麼今日都沒有了知縣道這婦人胡說現有屍格你不知道麼叫屍叔張二便問道你姪兒身死你知道有幾處傷張二忙供道腦袋上一傷知縣道可又來叫書吏將屍格給張王氏瞧去并叫地保屍叔指明與他瞧現有屍場親押証見俱供并未打架不為鬭歐

只依誤傷吩咐畫供將薛蟠監禁候詳餘令原保領出退堂張王氏哭著亂嚷知縣叫衆衙役攆他出去張二也勸張王氏道實在悞傷怎麼賴人現在太老爺斷明别再胡鬧了薛蝌在外打聽明白心內喜歡便差人囘家送信等批詳囘來便好打點贖罪且住着等信只聽路上三三兩兩傳說有個貴妃薨了皇上輟朝三日這裡離陵寢不遠知縣辦差墊道一時料著不得閑住在這裡無益不如到監告訴哥哥安心等著我囘家去過幾日再來薛蟠也怕母親痛苦帶信說我無事必須衙門再使費幾次便可囘家了只是别心疼銀子錢薛蝌留下李祥在此照料一徑囘家見了薛姨媽陳說知縣怎樣徇情怎樣審斷終

定了誤傷將來屍親那裡再花些銀子一准贖罪便沒事了薛姨媽聽說暫且放心說正盼你來家中照應賈府裡本該謝去況且周貴妃薨了他們天天進去家裡空落落的我想着要去替姨太太那邊照應照應作件事只是咱們家又沒人你這來的正好薛蝌道我在外頭原聽見說是賈妃薨了這麼纔趕回來的我們娘娘好好兒的怎麼就死了薛姨媽道上年原病過一次也就好了這回又沒聽見娘娘有什麼病只聞那府裡頭幾天老太太不大受用合上眼便看見元妃娘娘衆人都不放心直至打聽起來又沒有什麼事到了大前兒晚上老太太親口說是怎麼元妃獨自一個人到我這裡衆人只道是病中想

的話總不信老太太又說你們不信元妃還和我說是榮華易盡須要退步抽身衆人都說誰不想到這是有年紀的人思前想後的心事所以也不當件事恰好第二天早起裡頭吵嚷出來說娘娘病重宣各誥命進去請安他們就驚疑的了不得趕着進去他們還沒有出來我們家裡已聽見周貴妃薨逝了你想外頭的訛言家裡的疑心恰碰在一處可奇不奇寶釵道不但是外頭的訛言舛錯便在家裡的一聽見娘娘兩個字也就都忙了過後纔明白這兩天那府裡這些丫頭婆子來說他們早知道不是咱們家的娘娘我說你們那裡拿得定呢他說道前幾年正月外省薦了一個算命的說是狠准的老太太叫人

將元妃八字夾在丫頭們八字裡頭送出去叫他推算他獨說這正月初一日生日的那位姑娘只怕時辰錯了不然眞是個貴人也不能在這府中老爺和衆人說不管他錯不錯照八字算去那先生便說甲申年正月丙寅這四個字內有傷官敗財惟申字內有正官祿馬這就是家裡養不住的也不見什麼好這日子是乙卯初春木旺雖是比肩那裡知道愈比愈好就像那個好木料愈經斲削纔成大器獨喜得時上什麼辛金爲貴什麼巳中正官祿馬獨旺這叫作飛天祿馬格又說什麼日逢專祿貴重的很天月二德坐本命貴受椒房之寵這位姑娘若是時辰准了定是一位主子娘娘這不是算准了麼我們還記

得說可惜榮華不久只怕遇着寅年卯月這就是比而又比刼而又刼譬如好木太要做玲瓏剔透本質就不堅了他們把這些話都忘記了只管瞎忙我纔想起來告訴我們大奶奶今年那裡是寅年卯月呢寶釵尚未說完這話薛蝌急道且別管人家的事既有這個神仙算命的我想哥哥今年什麼惡星照命遭這麼橫禍快開八字兒我給他算去看有妨碍麼寶釵道他是外省來的不知今年在京不在了說着便打點薛姨媽往賈府去到了那裡只有李紈探春等在家接着便問道大爺的事怎麼樣了薛姨媽道等詳了上司纔定看來也到不了死罪這纔大家放心探春便道昨晚太太想着說上回家裡有事全仗

姨太太照應如今自已有事也難提了心裡只是不放心薛姨媽道我在家裡也是難過只是你大哥遭了這事你二兄弟又辦事去了家裡你姐姐一個人中什麽用况且我們媳婦兒又是個不大曉事的所以不能脫身過來目今那裡知縣也正爲預備周貴妃的差使不得了結案件所以你二兄弟回來了我纔得過來看看李紈便道請姨太太這裡住幾天更好薛姨媽點頭道我也要在這邊給你們姐妹們作作伴兒就只你寶妹妹冷靜些惜春道姨媽要惦着爲什麽不把寶姐姐也請過來薛姨媽笑着說道使不得惜春道怎麽使不得他先怎麽住着來呢李紈道你不懂的人家家裡如今有事怎麽來呢惜春也

信以爲實不便再問正說著賈母等回來見了薛姨媽也顧不得問好便問薛蟠的事薛姨媽細述了一遍寶玉在傍聽見什麽蔣玉函一段當着人不問心裏打量是他既回了京怎麽不來瞧我又見寶釵也不過來不知是怎麽個原故心內正自呆呆的想呢恰好黛玉也來請安寶玉稍覺心裡喜歡便把想寶釵來的念頭打斷同着姊妹們在老太太那裡吃了晚飯大家散了薛姨媽將就住在老太太的套間屋裡寶玉回到自已房中換了衣裳忽然想起蔣玉函給的汗巾便向襲人道你那一年没有繫的那條紅汗巾子還有没有襲人道我擱著呢問他做什麽寶玉道我白問問襲人道你没有聽見薛大爺相與這

些混賬人所以鬧到人命關天你還提那些做什麼有這樣白操心倒不如靜靜兒的念念書把這些個沒要緊的事撂開了也好寶玉道我並不鬧什麼偶然想起有也罷沒也罷我白問一聲你們就有這些話襲人笑道並不是我多話一個人知書達禮就該往上巴結纔是就是心愛的人來了也叫他瞧著喜歡尊敬啊寶玉被襲人一提便說了不得方纔我在老太太那邊看見人多沒有和林妹妹說話他也不曾理我散的時候他先走了此時必在屋裡我去就來說著就走襲人道快些回來罷這都是我提頭兒倒招起你的高興來了寶玉也不答言低着頭一逕走到瀟湘館來只見黛玉靠在桌上看書寶玉走到

跟前笑說道妹妹早回來了黛玉也笑道你不理我我還在那裡做什麼寶玉一面笑說他們人多說話我插不下嘴去所以沒有和你說話一面瞧著黛玉看的那本書書上的字一個也不認得有的像芍字有的像茫字也有一個大字旁邊九字加上一勾中間又添五個字也有上頭五字六字又添一個木字底下又是一個五字看着又奇怪又納悶便說妹妹近日越發進了看起天書來了黛玉嗤的一聲笑道好個念書的人連個琴譜都沒有見過寶玉道琴譜怎麼不知道為什麼上頭的字一個也不認得妹妹你認得麼黛玉道不認得瞧他做什麼寶玉道我不信從沒有聽見你會撫琴我們書房裡掛着好幾張

前年來了一個清客先生叫做什麼嵇好古老爺煩他撫了一曲他取下琴來說都使不得還說老先生若高興改日攜琴來請教想是我們老爺也不懂他便不來了怎麼你有本事藏着黛玉道我何嘗眞會呢前日身上略覺舒服在大書架上翻書看有一套琴譜甚有雅趣上頭講的琴理甚通手法說的也明白眞是古人靜心養性的工夫我在揚州也聽得講究過也曾學過只是不弄了就沒有了這果眞是三日不彈手生荊棘前日看這幾篇沒有曲文只有操名我又到別處找了一本有曲文的來看着纔有意思究竟怎麼彈的好實在也難書上說的師曠鼓琴能來風雷龍鳳孔聖人尚學琴於師襄一操便知其

爲文王高山流水得遇知音說到這裡眼皮兒微微一動慢慢的低下頭去寶玉正聽得高興便道好妹妹你纔說的實在有趣只是我纔見上頭的字都不認得你教我幾個呢黛玉道不用教的一說便可以知道的寶玉道我是個糊塗人得教我那個大字加一勾中間一個五字的黛玉笑道這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九徽這一勾加五字是右手鉤五絃並不是一個字乃是一聲是極容易的還有吟揉綽注撞走飛推等法是講究手法的寶玉樂得手舞足蹈的說好妹妹你既明琴理我們何不學起來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養性情抑其淫蕩去其奢侈若要撫琴必擇靜室高齋或在

層樓的上頭在林石的裏面或是山巔上或是水涯上再遇著那天地清和的時候風清月朗焚香靜坐心不外想氣血和平纔能與神合靈與道合妙所以古人說知音難遇若無知音寧可獨對着那清風明月蒼松怪石野猿老鶴撫弄一番以寄興趣方為不負了這琴還有一層又要指法好取音好若必要撫琴先須衣冠整齊或鶴氅或深衣要知古人的像表那纔能稱聖人之器然後盥了手焚上香方纔將身就在榻邊把琴放在案上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兒對着自己的當心兩手方從容抬起這纔心身俱正還要知道輕重疾徐卷舒自若體態尊重方好寶玉道我們學着頑若這麼講究起來那就難了兩個人正

說着只見紫鵑進來看見寶玉笑說道寶二爺今日這樣高興寶玉笑道聽見妹妹講究的叫人頓開茅塞所以越聽越愛聽紫鵑道不是這個高興說的是二爺到我們這邊來的話寶玉道先時妹妹身上不舒服我怕鬧的他煩再者我又上學因此顯着就踈遠了是的紫鵑不等說完便道姑娘也是纔好二爺既這麼說坐坐也該讓姑娘歇歇兒了別叫姑娘只是講究勞神了寶玉笑道可是我只顧愛聽也就忘了妹妹勞神了黛玉笑道說這些倒也開心也沒有什麼勞神的只是怕我只管說你只管不懂呢寶玉道橫豎慢慢的自然明白了說着便站起來道當真的妹妹歇歇兒罷明兒我告訴三妹妹和四妹妹去

叫他們都學起來讓我聽黛玉笑道你也太受用了即如大家學會了撫起來你不懂可不是對黛玉說到那裡想起心上的事便縮住口不肯往下說了寶玉便笑著道只要你們能彈我便愛聽也不管牛不牛的了黛玉紅了臉一笑紫鵑雪雁也都笑了於是走出門來只見秋紋帶著小丫頭捧着一小盆蘭花來說太太那邊有人送了四盆蘭花來因裡頭有事沒有空兒頑他叫給二爺一盆林姑娘一盆黛玉看時却有幾枝雙朶兒的心中忽然一動也不知是喜是悲便呆呆的獃看那寶玉此時却一心只在琴上便說妹妹有了蘭花就可以做猗蘭操了黛玉聽了心裡反不舒服回到房中看着花想到草木當春花

鮮葉茂想我年紀尚小便像三秋蒲柳若是果能隨願或者漸漸的好來不然只怕似那花柳殘春怎禁得風催雨送想到那裡不禁又滴下淚來紫鵑在傍看見這般光景却想不出原故來方纔寶玉在這裡那麽高興如今好好的看花怎麽又傷起心來正愁着沒法兒勸解只見寶釵那邊打發人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七回

感秋聲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却說黛玉叫進寶釵家的女人來問了好呈上書子黛玉叫他去喝茶便將寶釵來書打開看時只見上面寫著

妹生辰不偶家運多艱姊妹伶仃萱親衰邁兼之猇聲狺語旦暮無休更遭慘禍飛災不啻驚風密雨夜深輾側愁緒何堪屬在同心能不為之愍惻乎迴憶海棠結社序屬清秋對菊持螯同盟歡洽猶記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為底遲之句未嘗不歎冷節餘芳如吾兩人也感懷觸緒聊賦四章匪曰無故呻吟亦長歌當哭之意耳

悲時序之遞嬗兮又屬清秋感遭家之不造兮獨處離愁北堂有萱兮何以忘憂無以解憂兮我心咻咻

雲憑憑兮秋風酸步中庭兮霜葉乾何去何從兮失我故歡靜言思之兮惻肺肝

惟鮪有潭兮惟鶴有梁鱗甲潛伏兮羽毛何長搔首問兮茫茫高天厚地兮誰知余之永傷

銀河耿耿兮寒氣侵月色橫斜兮玉漏沉憂心炳炳兮發我哀吟吟復吟兮寄我知音

黛玉看了不勝傷感又想寶姐姐不寄與別人單寄與我也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正在沉吟只聽見外面有人說道林姐姐

在家裡呢麽黛玉一面把寶釵的書疊起口內便答應道是誰正問著早見幾個人進來却是探春湘雲李紋李綺彼此問了好雪雁倒上茶來大家喝了說些閒話因想起前年的菊花詩來黛玉便道寶姐姐自從挪出去來了兩遭如今索性有事也不來了真真奇怪我看他終久還来我們這裡不來探春微笑道怎麽不來橫豎要來的如今是他們尊嫂有些脾氣姨媽上了年紀的人又兼有薛大哥的事自然得寶姐姐照料一切那裡還比得先前有工夫呢正說着忽聽得唿喇喇一片風聲吹了好些落葉打在牕紙上停了一回兒又透過一陣清香來衆人聞着都說道這是何處來的香風這像什麽香黛玉道好像木樨香探春笑道林姐姐終不脫南邊的人話這大九月裡的那裡還有桂花呢黛玉笑道原是啊不然怎麽不竟說是桂花香只說似乎係呢湘雲道三姐姐你也別說你可記得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在南邊正是晚桂開的時候了你只沒有見過罷了等你明日到南邊去的時候你自然也就知道了探春笑道我有什麽事到南邊去況且這個也是我早知道的不用你們說嘴李紋李綺只抿着嘴兒笑黛玉道妹妹這可說不齊俗語說人是地行仙今日在這裡明日就不知在那裡譬如我原是南邊人怎麽到了這裡呢湘雲拍著手笑道今兒三姐姐可叫林姐姐問住了不但林姐姐是南邊人到這裡就是我們這幾

個人就不能也有本來是北邊的也有根子是南邊生長在北邊的也有生長在南邊到這北邊的今兒大家都湊在一處可見人總有一個定數大凡地和人總是各自有緣分的衆人聽了都點頭探春也只是笑又說了一會子閒話兒大家散出黛玉送到門口大家都說你身上纔好些別出來了看着了風於是黛玉一面說着話兒一面站在門口又與四人慇懃了幾句便看着他們出院去了進來坐着看看已是林鳥歸山夕陽西墜因史湘雲說起南邊的話便想著父母若在南邊的景致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橋六朝遺跡不少下人伏侍諸事可以任意言語亦可不避香車畫舫紅杏青帘惟我獨尊今日寄

人籬下縱有許多照應自已無處不要留心不知前生作了什麽罪孽今生這樣孤悽真是李後主說的此間日中只以眼淚洗面矣一面思想不知不覺神往那裡去了紫鵑走來看見這樣光景想着必是因剛纔說起南邊北邊的話來一時觸着黛玉的心事了便問道姑娘們來說了半天話想來姑娘又勞了神了剛纔我叫雪雁告訴厨房裡給姑娘作了一碗火肉白菜湯加了一點兒蝦米兒配了點青笋紫菜姑娘想着好麽黛玉道也罷了紫鵑道還熬了一點江米粥黛玉點點頭兒又說道那粥得你們兩個自已熬了不用他們厨房裡熬纔是紫鵑道我也怕厨房裡弄的不乾淨我們自已熬呢就是那湯我也告

訴雪雁合柳嫂兒說了要弄乾净着柳嫂兒說了他打點妥當拿到他屋裡叫他們五兒瞅著燉呢黛玉道我倒不是嫌人家腌臢只是病了好些日子不周不備都是人家這會子又湯兒粥兒的調度未免惹人厭煩說着眼圈兒又紅了紫鵑道姑娘這話也是多想姑娘是老太太的外孫女兒又是老太太心坎兒上的別人求其在姑娘跟前討好兒還不能呢那裡有抱怨的黛玉點點頭兒因又問道你纔說的五兒不是那日合寶二爺那邊的芳官在一處的那個女孩兒紫鵑道就是他黛玉道不聽見說要進來麼紫鵑道可不是因為病了一場後來好了纔要進來正是晴雯他們鬧出事來的時候也就躭擱住了黛玉道我看那丫頭倒也還頭臉兒乾净說著外頭婆子送了湯來雪雁出來接時那婆子說道柳嫂兒叫回姑娘這是他們五兒作的沒敢在大廚房裡作怕姑娘嫌腌臢雪雁答應着接了進來黛玉在屋裡已聽見了吩咐雪雁告訴那老婆子回去說叫他費心雪雁出來說了老婆子自去這裡雪雁將黛玉的碗筯安放在小几兒上因問黛玉道還有偺們南來的五香大頭菜拌些麻油醋可好麼黛玉道也使得只不必累墜了一面盛上粥來黛玉吃了半碗用羹匙舀了兩口湯喝就擱下了兩個丫嬛徹下來了拭净了小几端下去又換上一張常放的小几黛玉漱了口盥了手便道紫鵑添了香了沒有紫鵑道就添去

黛玉道你們就把那湯合粥吃了罷味兒還好且是乾淨待我自已添香罷兩個人答應了在外間自吃去了這裡黛玉添了香自已坐着纔要拿本書看只聽得園內的風自西邊直透到東邊穿過樹枝都在那裡唏嚠嘩喇不住的響一會兒簷下的鐵馬也只管叮叮噹噹的亂敲起來一時雪雁先吃完了進來伺候黛玉便問道天氣冷了我前日叫你們把那些小毛兒衣裳晾晾可曾晾過沒有雪雁道都晾過了黛玉道你拿一件來我披披雪雁走去將一包小毛衣裳抱來打開氊包給黛玉自揀只見內中夾著個絹包兒黛玉伸手拿起打開看時却是寶玉病時送來的舊絹子自已題的詩上面淚痕猶在裡頭却包

着那剪破了的香囊扇袋并寶玉通靈玉上的穗子原來晾衣裳時從箱中檢出紫鵑恐怕遺失了遂夾在這氊包裡的這黛玉不看則已看了時也不說穿那一件衣裳手裡只拿着那兩方手帕呆呆的看那舊詩看了一面不覺得簌簌淚下紫鵑剛從外間進來只見雪雁正捧着一氊包衣裳在傍邊呆立小几上却擱著剪破了的香囊和兩三截兒扇袋並那鉸拆了的穗子黛玉手中却拿著兩方舊帕子上邊寫著字跡在那裡對着滴淚呢正是

失意人逢失意事　新啼痕間舊啼痕

紫鵑見了這樣知是他觸物傷情感懷舊事料道勸也無益只

得笑着道姑娘還看那些東西作什麼那都是那幾年寶二爺和姑娘小時一時好了一時惱了鬧出來的笑話兒要像如今這樣斯抬斯敬的那能把這些東西白遭塌了呢紫鵑這話原給黛玉開心不料這幾句話更提起黛玉初來時和寶玉的舊事來一發珠淚連綿起來紫鵑又勸道雪雁這裡等著呢姑娘披上一件罷那黛玉纔把手帕撂下紫鵑連忙拾起將香袋等物包起拿開這黛玉方披了一件皮衣自己悶悶的走到外間來坐下回頭看見案上寶釵的詩啟尚未收好又拿出來瞧了兩遍歎道境遇不同傷心則一不免也賦四章翻入琴譜可彈可歌明日寫出來寄去以當和作便叫雪雁將外邊桌上筆硯

拿來濡墨揮毫賦成四疊又將琴譜翻出借他猗蘭思賢兩操合成音韻與自己做的配齊了然後寫出以備送與寶釵又即叫雪雁向箱中將自己帶來的短琴拿出調上弦又操演了指法黛玉本是個絕頂聰明人又在南邊學過幾時雖是手生到底一理就熟撫了一番夜已深了便叫紫鵑收拾睡覺不題卻說寶玉這日起來梳洗了帶着焙茗正往書房中來只見墨雨笑嘻嘻的跑來迎頭說道二爺今日便宜了太爺不在書房裡都放了學了寶玉道當真的麼墨雨道二爺不信那不是三爺和蘭哥來了寶玉看時只見賈環賈蘭跟着小廝們兩個笑嘻嘻的嘴裡咭咭呱呱不知說些什麼迎頭來了見了寶玉都垂

手貼住寶玉問道你們兩個怎麼就回來了賈環道今日太爺有事說是放一天學明兒再去呢寶玉聽了方回身到賈母賈政處去禀明了然後回到怡紅院中襲人問道怎麼又回來了寶玉告訴了他只坐了一坐兒便往外走襲人道往那裡去這樣忙法就放了學依我說也該養養神兒了寶玉站住脚低了頭說道你的話也是但是好容易放一天學還不散散去你也該可憐我些兒了襲人見說的可憐笑道由爺去罷正說着端了飯來寶玉也沒法兒只得且吃飯三口兩口忙忙的吃完漱了口一溜烟往黛玉房中去了走到門口只見雪雁在院中晾絹子呢寶玉因問姑娘吃了飯了麼雪雁道早起喝了半碗粥

懶待吃飯這時候打盹兒呢二爺且到別處走走回來再來罷寶玉只得回來無處可去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幾天沒見便信步走到蓼風軒來剛到窗下只見靜悄悄一無人聲寶玉打諒他也睡午覺不便進去纔要走時只聽屋裡微微一響不知何聲寶玉站住再聽半日又咱的一响寶玉還未聽出只見一個人道你在這裡下了一個子兒那裡你不應麼寶玉方知是下棋呢但只急切聽不出這個人的語音是誰底下方聽見惜春道怕什麼你這麼一吃我我這麼一應你又這麼吃我又這麼應還緩着一着兒呢終久連的上那一個又道我要這麼一吃呢惜春道阿嗄還有一著反撲在裡頭呢我倒沒防備寶玉聽

了聽那一個聲音狠熟却不是他們姊妹料着惜春屋裡也沒外人輕輕的掀簾進去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那櫳翠菴的檻外人妙玉這寶玉見是妙玉不敢驚動妙玉和惜春正在凝思之際也沒理會寶玉却站在旁邊看他兩個的手段只見妙玉低着頭問惜春道你這個畸角兒不要了麽惜春道怎麽不要你那裡頭都是死子兒我怕什麽妙玉道且別說滿話試試看惜春道我便打了起來看你怎麽着妙玉却微微笑着把邊上子一接却搭轉一吃把惜春的一個角兒都打起來了笑着說道這叫做倒脫靴勢惜春尚未答言寶玉在旁情不自禁哈哈一笑把兩個人都唬了一大跳惜春道你這是怎麽說進來也不

言語這麽使促狹唬人你多早晚進來的寶玉道我頭裡就進來了看着你們兩個爭這個畸角兒說着一面與妙玉施禮一面又笑問道妙公輕易不出禪關今日何緣下凡一走妙玉聽了忽然把臉一紅也不答言低了頭自看那碁寶玉自覺造次連忙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在家的俗人頭一件心是靜的靜則靈靈則慧寶玉尚未說完只見妙玉微微的把眼一抬看了寶玉一眼復又低下頭去那臉上的顏色漸漸的紅暈起來寶玉見他不理只得訕訕的旁邊坐了惜春還要下子妙玉半日說道再下罷便起身理理衣裳重新坐下痴痴的問着寶玉道你從何處來寶玉巴不得這一聲好解釋前頭的話

忽又想道或是妙玉的機鋒轉紅了臉答應不出來妙玉微微一笑自合惜春說話惜春也笑道二哥哥這什麼難答的你沒有聽見人家常說的從來處來麼這也值得把臉紅了見了生人的是的妙玉聽了這話想起自家心上一動臉上一熱必然也是紅的倒覺不好意思起來因站起來說道我來得久了要回菴裡去了惜春知妙玉爲人也不深留送出門口妙玉笑道久已不來這裡灣灣曲曲的回去的路頭都要迷住了寶玉道這到要我來指引指引何如妙玉道不敢二爺前請於是二人別了惜春離了蓼風軒灣灣曲曲走近瀟湘館忽聽得叮咚之聲妙玉道那裡的琴聲寶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裡撫琴呢妙

玉道原來他也會這個嗎怎麼素日不聽見提起寶玉悉把黛玉的事說了一遍因說偺們去看他妙玉道從古只有聽琴再沒有看琴的寶玉笑道我原說我是個俗人說著二人走至瀟湘館外在山子石上坐着靜聽甚覺音調清切只聽得低吟道

風蕭蕭兮秋氣深美人千里兮獨沉吟望故鄉兮何處倚欄杆兮沾涕襟

歇了一回聽得又吟道

山迢迢兮水長照軒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銀河渺茫羅衫怯怯兮風露涼

又歇了一歇妙玉道剛纔侵字韻是第一疊如今揚字韻是第

二疊了咱們再聽裡邊又吟道

子之遭兮不自由予之遇兮多煩憂之子與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俾無尤

妙玉道這又是一拍何憂思之深也寶玉道我雖不懂得但聽他聲音也覺得過悲了裡頭又調了一回弦妙玉道君弦太高了與無射律只怕不配呢裡邊又吟道

人生斯世兮如輕塵天上人間兮感夙因感夙因兮不可惙素心如何天上月

妙玉聽了呀然失色道如何忽作變徵之聲音的可裂金石矣只是太過寶玉道太過便怎麼妙玉道恐不能持久正議論時

聽得君弦蹦的一聲斷了妙玉站起來連忙就走寶玉道怎麼樣妙玉道日後自知你也不必多說竟自走了弄得寶玉滿肚疑團沒精打彩的歸至怡紅院中不表且說妙玉歸去早有道婆接着掩了庵門坐了一回把禪門日誦念了一遍吃了晚飯點上香拜了菩薩命道婆自去歇着自己的禪床靠背俱已整齊屏息垂簾跏趺坐下斷除妄想趨向真如坐到三更已後聽得房上嗗碌碌一片響聲妙玉恐有賊來下了禪床出到前軒但見雲影橫空月華如水那時天氣上不狠凉獨自一個憑欄站了一回忽聽房上兩個貓兒一遞一聲廝叫那妙玉忽想起日間寶玉之言不覺一陣心跳耳熱自己連忙收攝心神走進

禪房仍到禪床上坐了怎奈神不守舍一時如萬馬奔馳覺得
禪床便恍蕩起來身子已不在菴中便有許多王孫公子要求
娶他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扶他上車自已不肯去一回兒又
有盜賊刼他持刀執棍的逼勒只得哭喊求救早驚醒了菴中
女尼道婆等衆都拿火來照看只見妙玉兩手撒開口中流沫
急叫醒時只見眼睛直竪兩顴鮮紅罵道我是有菩薩保佑你
們這些強徒敢要怎麽樣衆人都唬的沒了主意都說道我們
在這裏呢快醒轉來罷妙玉道我要回家去你們有什麽好人
送我回去罷道婆道這裏就是你住的房子說着又叫別的女
尼忙向觀音前禱告求了籤翻開籤書看時是觸犯了西南角

上的陰人就有一個說是了大觀園中西南角上本來沒有人
住陰氣是有的一面弄湯弄水的在那裏忙亂那女尼原是自
南邊帶來的伏侍妙玉自然比別人盡心圍著妙玉坐在禪床
上妙玉回頭道你是誰女尼道是我妙玉仔細瞧了一瞧道原
來是你便抱住那女尼嗚嗚咽咽的哭起來說道你是我的媽
呀你不救我我不得活了那女尼一面喚醒他一面給他揉着
道婆倒上茶來喝了直到天明纔睡了女尼便打發人去請大
夫來看脈也有說是思慮傷脾的也有說是熱入血室的也有
說是邪祟觸犯的也有說是內外感冒的終無定論後請得一
個大夫來看了問曾打坐過沒有道婆說道向來打坐的大夫

道這病可是昨夜忽然來的麼道婆道是大夫道這是走魔入火的原故衆人問有礙沒有大夫道幸虧打坐不久魔還入得淺可以有救寫了降伏心火的藥吃了一劑稍稍平復些外面那些游頭浪子聽見了便造作許多謠言說這麼年紀那裡忍得住況且又是很風流的人品很乖覺的性靈已後不知飛在誰手裡便宜誰去呢過了幾日妙玉病雖略好了些神思未復終有些恍惚一日惜春正坐着彩屏忽然進來回道姑娘知道妙玉師父的事嗎惜春道他有什麼事彩屏道我昨日聽見邢姑娘和大奶奶在那裡說呢他自從那日合姑娘下棋回去夜間忽然中了邪嘴裡亂嚷說强盗來搶他來了到如今還沒好

呢姑娘你說這不是奇事嗎惜春聽了默默無語因想妙玉雖然潔淨畢竟塵緣未斷可惜我生在這種人家不便出家我若出了家時那有邪魔纏擾一念不生萬緣俱寂想到這裡驀與神會若有所得便口占一偈云

大造本無方　云何是應住

既從空中來　應向空中去

占畢即命丫頭焚香自己靜坐了一回又翻開那棋譜來把孔融王積薪等所着看了幾篇內中茂葉包蠏勢黃鶯搏兎勢都不出奇三十六局殺角勢一時也難會難記獨看到十龍走馬覺得甚有意思正在那裡作想只聽見外面一個人走進院來

連叫彩屏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七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八十八回

博庭歡寶玉讚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却說惜春正在那裡揣摩碁譜忽聽院內有人叫彩屏不是別人却是鴛鴦的聲兒彩屏出去同着鴛鴦進來那鴛鴦却帶着一個小丫頭提了一個小黃絹包兒惜春笑問道什麼事鴛鴦道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歲是個暗九許下一塲九晝夜的功德發心要寫三千六百五十零一部金剛經這已發出外面人寫了但是俗說金剛經就像那道家的符殼心經纔算是符膽故此金剛經內必要揷着心經更有功德老太太因心經是更要緊的觀自在又是女菩薩所以要幾個親丁奶奶姑娘們寫

上三百六十五部如此又虔誠又潔凈偺們家中除了二奶奶頭一宗他當家沒有空兒二宗他也寫不上來其餘會寫字的不論寫得多少連東府珍大奶奶姨娘們都分了去本家裡頭自不用說惜春聽了點頭道別的我做不來若要寫經我最信心的你擱下喝茶罷鴛鴦纔將那小包兒擱在棹上同惜春坐下彩屏倒了一鍾茶來惜春笑問道你寫不寫鴛鴦道姑娘又說笑話了那幾年還好這三四年來姑娘還見我拿了拿筆兒麼惜春道這却是有功德的鴛鴦道我也有一件事向來伏侍老太太安歇後自己念上米佛已經念了三年多了我把這個米收好等老太太做功德的時候我將他襯在裡頭供佛施食

也是我一點誠心惜春道這樣說來老太太做了觀音你就是龍女了鴛鴦道那裡跟得上這個分兒却是除了老太太別的也伏侍不來不曉得前世什麼緣分兒說著要走叫小丫頭把小絹包打開拿出來道這素紙一扎是寫心經的又拿起一子兒藏香道這是叫寫經時點著寫的惜春都應了鴛鴦遂辭了出來同小丫頭來至賈母房中回了一遍看見賈母與李紈打雙陸鴛鴦旁邊瞧着李紈的骰子好擲下去把老太太的錘打下了好幾個去鴛鴦抿著嘴兒笑忽見寶玉進來手中提了兩個細篾絲的小籠子籠內有幾個蟈蟈兒說道我聽說老太太夜裡睡不着我給老太太留下解解悶賈母笑道你別瞅着你

老子不在家你只管淘氣寶玉笑道我沒有淘氣賈母道你沒淘氣不在學房裡念書爲什麼又弄這個東西呢寶玉道不是我自已弄的前兒因師父叫環兒和蘭兒對對子環兒對不來我悄悄的告訴了他他說了師父喜歡誇了他兩句他感激我的情買了來孝敬我的我纔拿了來孝敬老太太的賈母道他沒有天天念書麼爲什麼對不上來對不上來就叫你儒太爺爺打他的嘴巴子看他臊不臊你也彀受了不記得你老子在家時一叫做詩做詞唬的倒像個小鬼兒是的這會子又說嘴了那環兒小子更沒出息求人替做了就變着方法兒打點人這麼點子孩子就鬧鬼鬧神的也不害臊趕大了還不知是個

什麼東西呢說的滿屋子人都笑了賈母又問道蘭小子呢做上來了沒有這該環兒替他了他又比他小了是不是寶玉笑道他倒沒有却是自已對的賈母道我不信不然就也是你鬧了鬼了如今你還了得羊羣裡跑出駱駝來了就只你大你又會做文章了寶玉笑道實在是他作的師父還誇他明兒一定有大出息呢老太太不信就打發人叫了他來親自試試老太太就知道了賈母道果然這麼着我纔喜歡我不過怕你撒謊旣是他做的這孩子明兒大槩還有一點兒出息因看著李紈又想起賈珠來又說這也不枉你大哥哥死了你大嫂子拉扯他一場日後也替你大哥哥頂門壯戶說到這裡不禁淚下李

紈聽了這話却也動心只是賈母已經傷心自已連忙忍住淚笑勸道這是老祖宗的餘德我們托着老祖宗的福罷咧只要他應的了老祖宗的話就是我們的造化了老祖宗看着也喜歡怎麼倒傷起心來呢因又回頭向寶玉道寶叔叔明兒別這麼誇他他多大孩子知道什麼你不過是愛惜他的意思他那裡懂得一來二去眼大心肥那裡還能彀有長進呢賈母道你嫂子這也說的是就只他還太小呢也別逼緊了他小孩子胆兒小一時逼急了弄出點子毛病來書倒念不成把你的工夫都白遭塌了賈母說到這裡李紈却忍不住撲簌簌掉下淚來連忙擦了只見賈環賈蘭也都進來給賈母請了安賈蘭又

見過他母親然後過來在賈母傍邊侍立賈母道我剛纔聽見你叔叔說你對的好對子師父誇你來着賈蘭也不言語只管抿着嘴兒笑鴛鴦過來說道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了賈母道請你姨太太去罷琥珀接着便叫人去王夫人那邊請薛姨媽這裡寶玉賈環退出素雲和小丫頭們過來把雙陸收起李紈尚等着伺候賈母的晚飯賈蘭便跟着他母親站着賈母道你們娘兒兩個跟着我吃罷李紈答應了一時擺上飯來丫鬟回來禀道太太叫回老太太姨太太這幾天浮來暫去不能過來回老太太今日飯後家去了於是賈母叫賈蘭在身傍邊坐下大家吃飯不必細言却說賈母剛吃完了飯盥漱了歪在床

上說閑話兒只見小丫頭子告訴琥珀琥珀過來回賈母道東府大爺請晚安來了賈母道你們告訴他如今他辦理家務乏乏的叫他歇着去罷我知道了小丫頭告訴老婆子們老婆子纔告訴賈珍賈珍然後退出到了次日賈珍過來料理諸事門上小厮陸續回了幾件事又一個小厮回道庄頭送菓子來了賈珍道單子呢那小厮連忙呈上賈珍看時上面寫着不過是時鮮菓品還夾帶菜蔬野味若干在內賈珍看完問向來經管的是誰門上的回道是周瑞便叫周瑞照賬點清送往裡頭交代等我把來賬抄下一個底子留着好對又叫告訴厨房把下菜中添幾宗給送菓子的來人照常賞飯給錢周瑞答應了

面叫人搬至鳳姐兒院子裡去又把庄上的賬和菓子交代明白出去了一回兒又進來回賈珍道纔剛來的菓子大爺曾點過數目沒有賈珍道我那裡有工夫點這個呢給了你賬你照賬點就是了周瑞道小的曾點過也沒有少也不能多出來大爺既留下底子再叫送菓子來的人問問他這賬是真的假的賈珍道這是怎麽說不過是幾個菓子罷咧有什麽要緊我又沒有疑你說着只見鮑二走來磕了一個頭說道求大爺原舊放小的在外頭伺候罷賈珍道你們這又是怎麽著鮑二道奴才在這裡又說不上話來賈珍道誰叫你說話鮑二道何苦來在這裡做眼睛珠兒周瑞接口道奴才在這裡經管地租庄子

銀錢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萬來往老爺太太奶奶們從沒有說過話的何况這些零星東西若照鮑二說起來爺們家裡的田地房產都被奴才們弄完了賈珍想道必是鮑二在這裡拌嘴不如叫他出去因向鮑二說道快滾罷又告訴周瑞說你也不用說了你幹你的事罷二人各自散了賈珍正在書房裡歇著聽見門上鬧的翻江攪海叫人去查問回來說道鮑二和周瑞的乾兒子打架賈珍道周瑞的乾兒子是誰門上的回道他叫何三本來是個沒味兒的天天在家裡吃酒鬧事常來門上坐着聽見鮑二和周瑞拌嘴他就插在裡頭賈珍道這却可惡把鮑二和那個什麽何三給我一塊兒捆起來周瑞呢門上的

回道打架時他先走了賈珍道給我拿了來這還了得了衆人答應了正嚷着賈璉也回來了賈珍便告訴了一遍賈璉道這還了得又添了人去拿周瑞周瑞知道躲不過也找到了賈珍便叫都捆上賈璉便向周瑞道你們前頭的話也不要緊大爺說開了狠是了爲什麽外頭又打架你們打架已經使不得又弄個野雜種什麽何三來鬧你不壓伏壓伏他們倒竟走了就把周瑞踢了幾脚賈珍道单打周瑞不中用喝命人把鮑二和何三各人打了五十鞭子攆了出去方和賈璉兩個商量正事下人背地裡便生出許多議論來也有說賈珍護短的也有說不會調停的也有說他本不是好人前兒尤家姐妹弄出許多

醜事來那鮑二不是他調停著二爺叫了來的嗎這會子又嫌鮑二不濟事必是鮑二的女人伏侍不到了人多嘴雜紛紛不一

却說賈政自從在工部掌印家人中儘有發財的那賈芸聽見了也要插手弄一點事兒便在外頭說了幾個工頭講了成數便買了些時新繡貨要走鳳姐兒的門子鳳姐正在屋裡聽見丫頭們說大爺二爺都生了氣在外頭打人呢鳳姐聽了不知何故正要叫人去問問只見賈璉已進來了把外面的事告訴了一遍鳳姐道事情雖不要緊但這風俗兒斷不可長此刻還算偺們家裡正旺的時候兒他們就敢打架已後小輩兒們當了家他們越發難制伏了前年我在東府裡親眼見過焦大

吃的爛醉躺在臺堦子底下罵人不管上上下下一混湯子的混罵他雖是有過功的人倒底主子奴才的名分也要存點體統兒纔好珍大奶奶不是我說是個老實頭個個人都叫他養得無法無天的如今又弄出一個什麼鮑二我還聽見是你和珍大爺得用的人為什麼今兒又打他呢賈璉聽了這話刺心便覺赸赸的拿話來支開借有事說着就走了小紅進來回道芸二爺在外頭要見奶奶鳳姐一想他又來做什麼便道叫他進來罷小紅出來瞅着賈芸微微一笑賈芸赶忙湊近一步問道姑娘替我回了沒有小紅紅了臉說道我就是見二爺的事多賈芸道何曾有多少事能到裡頭來勞動姑娘呢就是那一

年姑娘在寶二叔房裡我纔和姑娘小紅怕人撞見不等說完連忙問道那年我換給二爺的一塊絹子二爺見了沒有那賈芸聽了這句話喜的心花俱開纔要說話只見一個小丫頭從裡面出來賈芸連忙同着小紅往裡走兩個人一左一右相離不遠賈芸悄悄的道回來我出來還是你送出我來我告訴你還有笑話兒呢小紅聽了把臉飛紅瞅了賈芸一眼也不答言和他到了鳳姐門口自己先進去回了然後出來掀起簾子點手兒口中卻故意說道奶奶請芸二爺進來呢賈芸笑了一笑跟著他走進房來見了鳳姐兒請了安並說母親叫問好鳳姐也問了他母親好鳳姐道你來有什麼事賈芸道姪兒從前承

嬸娘疼愛心上時刻想着總過意不去欲要孝敬嬸娘又怕嬸娘多想如今重陽時候畧備了一點兒東西嬸娘這裡那一件沒有呢不過是姪兒一點孝心只怕嬸娘不賞臉鳳姐兒笑道有話坐下說賈芸纔側身坐了連忙將東西捧着擱在傍邊桌上鳳姐又道你不是什麼有餘的人何苦又去花錢我又不等著使你今兒來意是怎麼個想頭兒你倒是實說賈芸道並沒有別的想頭兒不過感念嬸娘的恩惠過意不去罷咧說着微微的笑了鳳姐道不是這麼說你手裡窄我狠知道我何苦白白兒使你的你要我收下這個東西須先和我說明白了要是這麼含著骨頭露着肉的我倒不收賈芸沒法兒只得站起來

陪着笑兒說道並不是有什麼妄想前幾日聽見老爺總辦陵工姪兒有幾個朋友辦過好些工程極妥當的要求嬸娘在老爺跟前提一提辦得一兩種姪兒再忘不了嬸娘的恩典若是家裡用得着姪兒也能給嬸娘出力鳳姐道若是別的我卻可以作主至於衙門裡的事上頭呢都是堂官司員定的底下呢都是那些書班衙役們辦的別人只怕揷不上手連自己的家人也不過跟著老爺伏侍伏侍就是你二叔去亦只是爲的是各自家裡的事他也並不能攙越公事論家事這裡是踹一頭兒撬一頭兒的連珍大爺還彈壓不住你的年紀兒又輕輩數兒又小那裡纏的清這些人呢況且衙門裡頭的事差不多兒

也要完了不過吃飯瞎跑你在家裡什麽事作不得難道沒了這碗飯吃不成我這是實在話你自已囬去想想就知道了你的情意我已經領了把東西快拿囬去是那裡弄來的仍舊給人家送了去罷正說著只見奶媽子一大起帶了巧姐兒進來那巧姐兒身上穿得錦團花簇手裡拿着好些頑意兒笑嘻嘻走到鳳姐身邊學舌賈芸一見便站起來笑盈盈的趕著說道這就是大妹妹麽你要什麽好東西不要那巧姐兒便啞的一聲哭了賈芸連忙退下鳳姐道乖乖不怕連忙將巧姐攬在懷裡道這是你芸大哥哥怎麽認起生來了賈芸道妹妹生得好相貌將來又是個有大造化的那巧姐兒回頭把賈芸一瞧又

哭起來疊連幾次賈芸看這光景坐不住便起身告辭要走鳳姐道你把東西帶了去罷賈芸道這一點子嬸娘還不賞臉鳳姐道你不帶去我便叫人送到你家去芸哥兒你不要這麽着你又不是外人我這裡有機會少不得打發人去叫你沒有事也沒法兒不在乎這些東東西西上的賈芸看見鳳姐執意不受只得紅著臉道既這麽着我再找得用的東西來孝敬嬸娘罷鳳姐兒便叫小紅拿了東西跟着送出芸哥去賈芸走着一面心中想道人說二奶奶利害果然利害一點兒都不漏縫真正斬釘截鐵怪不得沒有後世這巧姐兒更怪見了我好像前世的寃家是的真正晦氣白鬧了這麽一天小紅見賈芸沒得

彩頭也不高興拿着東西跟出來賈芸接過來打開包兒揀了兩件悄悄的遞給小紅小紅不接嘴裡說道二爺別這麽着看奶奶知道了大家倒不好看賈芸道你好生收著罷怕什麽那裡就知道了呢你若不要就是瞧不起我了小紅微微一笑纔接過來說道誰要你這些東西算什麽呢說了這句話把臉又飛紅了賈芸也笑道我也不是為東西况且那東西也筭不了什麽說着話兒兩個已走到二門口賈芸把下剩的仍舊揣在懷內小紅催着賈芸道你先去罷有什麽事情只管來找我我如今在這院裡了又不隔手賈芸點點頭兒說道二奶奶太利害我可惜不能長來剛纔我說的話你橫竪心裡明白得了空

兒再告訴你罷小紅滿臉羞紅說道你去罷明兒也長來走走誰叫你和他生疎呢賈芸道知道了賈芸說着出了院門這裡小紅站在門口怔怔的看他去遠了纔回來了却說鳳姐在屋裡吩咐預備晚飯因又問道你們熬了粥了沒有丫鬟們連忙去問個來回道預備了鳳姐道你們把那南邊來的糟東西弄一兩碟來罷秋桐答應了叫丫頭們伺候平兒走來笑道我倒忘了今兒晌午奶奶在上頭老太太那邊的時候水月菴的師父打發人來要向奶奶討兩瓶南小菜還要支用幾個月的月錢說是身上不受用我問那道婆來着師父怎麽不受用說他四五天了前兒夜裡因那些小沙彌小道士裡頭有幾個女孩

子睡覺沒有吹燈他說了几次不聽那一夜看見他們三更以後燈還點着呢他便叫他們吹燈個個都睡着了沒有人答應只得自已親自起来給他們吹滅了回到炕上只見有兩個人一男一女坐在炕上他赶着問是誰那裡把一根繩子往他脖子上一套他便叫起人来眾人聽見點上燈火一齊赶來已經躺在地下滿口吐白沫子幸虧救醒了此時還不能吃東西所以叫來尋些小菜兒的我因奶奶不在屋裡不便給他我說奶奶此時沒有空兒在上頭呢回来告訴便打發他回去了剛纔聽見說起南菜方想起來了不然就忘了鳳姐聽了呆了一呆說道南菜不是還有呢叫人送些去就是了那銀子過一天叫

芹哥來領就是了又見小紅進來回道剛纔二爺差人來說是今晚城外有事不能回来先通知一聲鳳姐道是了說著只聽見小丫頭從後面喘吁吁的嚷着直跑到院子裡來外面平兒接着還有幾個丫頭們咕咕唧唧的說話鳳姐道你們說什麼呢平兒道小丫頭子有些膽怯說鬼話鳳姐說那一個小丫頭進來問道什麼鬼話那丫頭道我剛纔到後邊去叫打雜兒的添煤只聽得三間空屋子裡嘩喇嘩喇的響我還道是猫兒耗子又聽得噯的一聲像個人出氣兒的是的我害怕就跑回來了鳳姐罵道胡說我這裡斷不興說神說鬼我從来不信這些個話快滾出去罷那小丫頭出去了鳳姐便叫彩明將一天零

碎日間賬對過一遍時已將近二更大家又歇了一回略說些閒話遂叫各人安歇去罷鳳姐也睡下了將近三更鳳姐似睡不睡覺得身上寒毛一乍自己驚醒了越躺着越發起滲來因叫平兒秋桐過來作伴二人也不解何意那秋桐本來不順鳳姐後來賈璉因尤二姐之事不大愛惜他了鳳姐又籠絡他如今倒也安靜只是心裡比平兒差多了外面情兒今兒鳳姐不受用只得端上茶來鳳姐喝了一口道難爲你睡去罷只留平兒在這裡就彀了秋桐却要獻勤兒因說道奶奶睡不着倒是我們兩個輪流坐坐也使得鳳姐一面說一面睡着了平兒秋桐看見鳳姐已睡只聽得遠遠的雞聲叫了二人方都穿著衣

裳略躺了一躺就天亮了連忙起來伏侍鳳姐梳洗鳳姐因夜中之事心神恍惚不寧只是一味要強仍然扎掙起來正坐着納悶忽聽個小丫頭子在院裡問道平姑娘在屋裡麼平兒答應了一聲那小丫頭掀起簾子進來却是王夫人打發過來來找賈璉說外頭有人回要緊的官事老爺纔出了門太太叫快請二爺過去呢鳳姐聽見唬了一跳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塡詞　蛇影杯弓顰卿絶粒

却說鳳姐正自起來納悶忽聽見小丫頭這話又唬了一跳連忙又問什麽官事小丫頭道也不知道剛纔二門上小厮回進來回老爺有要緊的官事所以太太叫我請二爺來了鳳姐聽了工部裡的事纔把心略略的放下因說道你回去回太太就說二爺昨日晚上出城有事沒有回來打發人先回珍大爺去罷那丫頭答應着去了一時賈珍過來見了部裡的人問明了進來見了王夫人回道部中來報昨日總河奏到河南一帶決了河口淹没了幾府州縣又要開銷國帑修理城工工部司官

又有一番照料所以部裡特來報知老爺的說完退出及賈政回家來回明從此直到冬間賈政天天有事常在衙門裡寶玉的工課也漸漸鬆了只是怕賈政覺察出來不敢不常在學房裡去念書連黛玉處也不敢常去那時已到十月中旬寶玉起來要往學房中去這日天氣陡寒只見襲人早已打點出一包衣裳向寶玉道今日天氣很凉早晚寧可暖些說着把衣裳拿出來給寶玉挑了一件穿又包了一件叫小丫頭拿出交給焙茗囑咐道天氣冷二爺要換時好生預備着焙茗答應了抱着毡包跟着寶玉自去寶玉到了學房中做了自己的工課忽聽得紙窓呼喇喇一派風聲代儒道天氣又變了把風門推開一

看只見西北上一層層的黑雲漸漸往東南撲上來焙茗走進來回寶玉道二爺天氣冷了再添些衣裳罷寶玉點點頭兒只見焙茗拿進一件衣裳來寶玉不看則已看了時神已痴了那些小學生都巴着眼瞧却原是晴雯所補的那件雀金裘寶玉道怎麼拿這一件來是誰給你的焙茗道是裡頭姑娘們包出來的寶玉道我身上不大冷且不穿呢包上罷代儒只當寶玉可惜這件衣裳却也心裡喜他知道儉省焙茗道二爺穿上罷著了冷又是奴才的不是了二爺只當疼奴才罷寶玉無奈只得穿上呆呆的對着書坐著代儒也只當他看書不甚理會晚間放學時寶玉便往代儒托病告假一天代儒本來上年紀的

人也不過伴著幾個孩子解悶兒時常也八病九痛的樂得去一個少操一日心況且明知賈政事忙賈母溺愛便點點頭兒寶玉一逕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也是這麼說自然沒有不信的略坐一坐便回園中去了見了襲人等也不似往日有說有笑的便和衣躺在炕上襲人道晚飯預備下了這會兒吃還是等一等兒寶玉道我不吃了心裡不舒服你們吃去罷襲人道那麼着你也該把這件衣裳換下來了那個東西那裡禁得住揉搓寶玉道不用換襲人道倒也不但是嬌嫩物兒你瞧瞧那上頭的針線也不該這麼遭塌他呀寶玉聽了這話正碰在他心坎兒上歎了一口氣道那麼着你就收起來給我包好了我

也總不穿他了說着站起來脫下襲人纔過來接時寶玉已經自已疊起襲人道二爺怎麼今日這樣勤謹起來了寶玉也不答言疊好了便問包這個的包袱呢麝月連忙遞過來讓他自已包好回頭和襲人擠着眼兒笑寶玉也不理會自已坐着無精打彩猛聽架上鍾响自已低頭看了看表針已指到酉初二刻了一時小丫頭點上燈來襲人道你不吃飯喝半碗熱粥兒罷別淨餓着看仔細餓上虛火來那又是我們的累贅了寶玉搖搖頭兒說道不大餓强吃了倒不受用襲人道旣這麽著就索性早些歇着罷于是襲人麝月鋪設好了寶玉也就歇下翻來覆去只睡不着將及黎明反朦朧睡去有一頓飯時早又醒了此時襲人麝月也都起來襲人道昨夜聽着你翻騰到五更天我也不敢問你後來我就睡着了不知到底你睡着了沒有寶玉道也睡了一睡不知怎麽就醒了襲人道你沒有什麽不受用寶玉道沒有只是心上發煩襲人道今日學房裡去不去寶玉道我昨兒已經告了一天假了今兒我要想園裡逛一天散散心只是怕冷你叫他們收拾一間屋子備了一爐香擱下紙墨筆硯你們只管幹你們的我自已靜坐半天纔好別叫他們來攪我麝月接著道二爺要靜靜兒的用工夫誰敢來攪襲人道這麽着狠好也省得着了凉自已坐坐心神也不攪因又問你旣懶待吃飯今日吃什麽早說好傳給廚房裡去寶玉道

還是隨便罷不必鬧的大驚小怪的倒是要幾個菓子擱在那屋裡借點菓子香襲人道那個屋裡好別的都不大乾淨只有晴雯起先住的那一間因一向無人還乾淨就是清冷些寶玉道不妨把火盆挪過去就是了襲人答應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端了一個茶盤兒一個碗一雙牙筯遞給麝月道這是剛纔花姑娘要的廚房裡老婆子送了來了麝月接了一看却是一碗燕窩湯便問襲人道這是姐姐要的麼襲人笑道昨夜二爺沒吃飯又翻騰了一夜想來今兒早起心裡必是發空的所以我告訴小丫頭們叫廚房裡做了這個來的襲人一面叫小丫頭放棹兒麝月打發寶玉喝了漱了口只見秋紋走來說

道那屋裡已經收拾妥了但等著一時炭勁過了二爺再進去罷寶玉點頭只是一腔心事懶意說話一時小丫頭來請說筆硯都安放妥當了寶玉道知道了又一個小丫頭回道早飯得了二爺在那裡吃寶玉道就拿了來罷不必累贅了小丫頭答應了自去一時端上飯來寶玉笑了一笑向麝月襲人道我心裡悶得狠自己吃只怕又吃不下去不如你們兩個同我一塊兒吃或者吃的香甜我也多吃些麝月笑道這是二爺的高興我們可不敢襲人道其實也使得我們一處喝酒也不止今日只是偶然替你解悶兒還使得若認真這樣還有什麼規矩體統呢說着三人坐下寶玉在上首襲人麝月兩個打橫陪着吃

了飯小丫頭端上漱口茶來兩個看着撤了下去寶玉因端着茶默默如有所思又坐了一坐便問道那屋裡收拾妥了麼麝月道頭裡就回過了這會子又問寶玉略坐了一坐便過這間屋子來親自點了一炷香擺上些菓品便叫人出去關上門外面襲人等都靜悄無聲寶玉拿了一幅泥金角花的粉紅箋出來口中祝了幾句便提起筆來寫道怡紅主人焚付晴姐知之酌茗清香庶幾來饗其詞云

隨身伴獨自意綢繆誰料風波平地起頓教軀命卽時休孰與話輕柔 東逝水無復向西流想像更無懷夢草添衣還見翠雲裘脉脉使人愁

寫畢就在香上點個火焚化了靜靜兒等着直待一炷香點盡了纔開門出來襲人道怎麼出來了想來又悶的慌了寶玉笑了一笑假說道我原是心裡煩纔找個清靜地方兒坐坐這會子好了還要外頭走走去呢說着一逕出來到了瀟湘館裡在院裡問道林妹妹在家裡呢麼紫鵑接應道是誰掀簾看時笑道原來是寶二爺姑娘在屋裡呢請二爺到屋裡坐著寶玉同着紫鵑走進來黛玉却在裡間呢說道紫鵑請二爺屋裡坐罷寶玉走到裡間門口看見新寫的一付紫墨色泥金雲龍箋的小對上寫著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寶玉看見笑了一笑走入門去笑問道妹妹做什麼呢黛玉站起來迎了兩步笑着讓

道請坐我在這裡寫經只剩得兩行了等寫完了再說話兒因叫雪雁倒茶寶玉道你別動只管寫說着一面看見中間掛着一幅單條上面畫着一個嫦娥帶着一個侍者又一個女仙也有一個侍者捧著一個長長兒的衣囊似的二人身旁邊畧有些雲護別無點綴全倣李龍眠白描筆意上有鬬寒圖三字用八分書寫着寶玉道妹妹這幅鬬寒圖可是新掛上的黛玉道可不是昨日他們收拾屋子我想起來拿出來叫他們掛上的寶玉道是什麼出處黛玉笑道眼前熟的狠的還要問人寶玉笑道我一時想不起妹妹告訴我罷黛玉道豈不聞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裡鬬嬋娟寶玉道是啊這個實在新奇雅致却

好此時拿出來掛說著又東瞧瞧西走走雪雁沏了茶來寶玉吃着又等了一會子黛玉經纔寫完站起來道簡慢了寶玉笑道妹妹還是這麼客氣但見黛玉身上穿着月白綉花小毛皮襖加上銀鼠坎肩頭上挽著隨常雲髻簪上一枝赤金匾簪別無花朵腰下繫着楊妃色繡花綿裙真比如

亭亭玉樹臨風立　冉冉香蓮帶露開

寶玉因問道妹妹這兩日彈琴來着没有黛玉道兩日没彈了因為寫字已經覺得手冷那裡還去彈琴寶玉道不彈也罷了我想琴雖是清高之品却不是好東西從沒有彈琴裡彈出富貴壽考來的只有彈出憂思怨亂來的再者彈琴也得心裡記

譜未免費心依我說妹妹身子又单弱不操這心也罷了黛玉抿着嘴兒笑寶玉指着壁上道這張琴可就是麽怎麽這麽短黛玉笑道這張琴不是短因我小時學撫的時候别的琴都彀不着因此地特做起來的雖不是焦尾枯桐是鶴仙鳳尾還配得齊整龍池雁足高下還相宜你看這斷紋不是牛旄是的麽所以音韻也還清越寶玉道妹妹這幾天來做詩没有黛玉道自結社以後没大做寶玉笑道你别瞞我我聽見你吟的什麽不可惙素心如何天上月你擱在琴裡覺得音響分外的響亮有的没的黛玉道你怎麽聽見了寶玉道我那一天從蓼風軒來聽見的又恐怕打斷你的清韻所以靜聽了一會就走了我

正要問你前路是平韻到末了兒忽轉了仄韻是個什麽意思黛玉道這是人心自然之音做到那裡就到那裡原没有一定的寶玉道原來如此可惜我不知音枉聽了一會子黛玉道古來知音人能有幾個寶玉聽了又覺得出言冒失了又怕寒了黛玉的心坐了一坐心裡像有許多話却再無可講的黛玉因方纔的話也是衝口而出此時回想覺得太冷淡些也就無話寶玉越發打量黛玉設疑遂訕訕的站起來說道妹妹坐着罷我還要到三妹妹那裡瞧瞧去呢黛玉道你若見了三妹妹替我問候一聲罷寶玉答應着便出來了黛玉送至屋門口自己回來悶悶的坐着心裡想道寶玉近來說話半吐半吞忽冷忽

熱也不知他是什麼意思正想著紫鵑走來道姑娘經不寫了
我把筆硯都收好了黛玉道不寫了收起去罷說着自已走到
裡間屋裡床上歪着慢慢的細想紫鵑進來問道姑娘喝碗茶
罷黛玉道不吃呢我畧歪歪罷你們自已去罷紫鵑答應著出
來只見雪雁一個人在那裡發獃紫鵑走到他跟前問道你這
會子也有了什麼心事了麼雪雁只顧發獃倒被他嚇了一跳
因說道你別嚷今日我聽見了一句話我告訴你聽奇不奇你
可別言語說着往屋裡努嘴兒因自已先行點着頭兒叫紫鵑
同他出來到門外平臺底下悄悄兒的道姐姐你聽見了麼寶
玉定了親了紫鵑聽見嚇了一跳說道這是那裡來的話只怕

不眞罷雪雁道怎麼不眞別人大槩都知道就只偺們沒聽見
紫鵑道你在那裡聽來的雪雁道我聽見侍書說的是個什麼
知府家家資也好人才也好紫鵑正聽時只聽見黛玉咳嗽了
一聲似乎起來的光景紫鵑恐怕他出來聽見便拉了雪雁搖
搖手兒往裡望望不見動靜纔又悄悄兒的問道他到底怎麼
說來着雪鴈道前兒不是叫我到三姑娘那裡去道謝嗎三姑
娘不在屋裡只有侍書在那裡大家坐著無意中說起寶二爺
淘氣來他說寶二爺怎麼好只會頑兒全不像大人的樣子已
經說親了還是這麼獃頭獃腦我問他定了沒有他說是定了
是個什麼王大爺做媒的那王大爺是東府裡的親戚所以也

不用打聽一說就成了紫鵑側着頭想了一想這句話奇又問道怎麽家裡沒有人說起雪雁道侍書也說的是老太太的意思若不說起恐怕寶玉野了心所以都不提起侍書告訴了我又叮嚀千萬不可露風說出來知道是我多嘴把手往裡一指所以他面前也不提今日是你問起我不犯瞞你正說到這裡只聽鸚鵡叫喚學着說姑娘回來了快倒茶來倒把紫鵑雪雁嚇了一跳回頭並不見有人便罵了鸚鵡一聲走進屋內只見黛玉喘吁吁的剛坐在椅子上紫鵑搭訕着問茶問水黛玉問道你們兩個那裡去了再叫不出一個人來說著便走到炕邊將身子一歪仍舊倒在炕上往裡躺下叫把帳兒撩下紫鵑雪

雁答應出去他兩個心裡疑惑方纔的話只怕被他聽了去了只好大家不提誰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竊聽了紫鵑雪雁的話雖不很明白已聽得了七八分如同將身撂在大海裡一般思前想後竟應了前日夢中之讖千愁萬恨堆上心來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見了意外的事情那時反倒無趣又想到自己沒了爹娘的苦自今以後把身子一天一天的遭塌起來一年半載少不得身登清淨打定了主意被也不蓋衣也不添竟是合眼裝睡紫鵑和雪雁來伺候幾次不見動靜又不好叫喚晚飯都不吃點燈已後紫鵑掀開帳子見已睡着了被窩都蹬在腳後怕他着了涼輕輕兒拿來蓋上黛玉也不動單待

他出去仍然褪下那紫鵑只管問雪雁今兒的話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雪雁道怎麽不真紫鵑道侍書怎麽知道的雪雁道是小紅那裡聽來的紫鵑道頭裡偺們說話只怕姑娘聽見了你看剛纔的神情大有原故今日以後偺們倒别提這件事了說着兩個人也收拾要睡紫鵑進來看時只見黛玉被窩又蹬下來復又給他輕輕蓋上一宿晚景不提次日黛玉清早起來也不叫人獨自一個呆呆的坐着紫鵑醒來看見黛玉已起便驚問道姑娘怎麽這樣早黛玉道可不是睡得早所以醒得早紫鵑連忙起來叫醒雪雁伺候梳洗那黛玉對着鏡子只管獃獃的自看看了一回那珠淚兒斷斷連連早已濕透了羅帕正是

瘦影正臨春水照　卿須憐我我憐卿

紫鵑在傍也不敢勸只怕倒把閒話勾引舊恨來遲了好一會黛玉纔隨便梳洗了那眼中淚漬終是不乾又自坐了一會叫紫鵑道你把藏香點上紫鵑道姑娘你睡也沒睡得幾時如何點香不是要寫經黛玉點點頭兒紫鵑道姑娘今日醒得太早這會子又寫經只怕太勞神了罷黛玉道不怕早完了早好况且我也並不是為經倒借着寫字解解悶兒以後你們見了我的字蹟就算見了我的面兒了說着那淚直流下來紫鵑聽了這話不但不能再勸連自己也掌不住滴下淚來原來黛玉立定主意自此已後有意遭塌身子茶飯無心每日漸減下來實

玉下學時也常抽空問候只是黛玉雖有萬千言語自知年紀已大又不便似小時可以柔情挑逗所以滿腔心事只是說不出來寶玉欲將實言安慰又恐黛玉生嗔反添病症兩個人見了面只得用浮言勸慰真真是親極反踈了那黛玉雖有賈母王夫人等憐恤不過請醫調治只說黛玉常病那裡知他的心病紫鵑等雖知其意也不敢說從此一天一天的減到半月之後腸胃日薄一日果然粥都不能吃了黛玉日間聽見的話都似寶玉娶親的話看見怡紅院中的人無論上下也像寶玉娶親的光景薛姨媽來看寶玉不見寶釵越發起疑心索性不要人來看望也不肯吃藥只要速死睡夢之中常聽見有人叫寶

二奶奶的一片疑心竟成蛇影一日竟是絕粒粥也不喝懨懨一息垂斃殆盡未知黛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回

失綿衣貧女耐嗷嘈　送菓品小郎驚叵測

却說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後漸漸不支一日竟至絕粒從前十幾天內賈母等輪流看望他有時還說幾句話這兩日索性不大言語心裡雖有時昏暈却也有時清楚賈母等見他這病不似無因而起也將紫鵑雪雁盤問過兩次兩個那裡敢說便是紫鵑欲向侍書打聽消息又怕越鬧越真黛玉更死得快了所以見了侍書毫不提起那雪雁是他傳話弄出這樣原故來此時恨不得長出百十個嘴來說我沒說自然更不敢提起到了這一天黛玉絕粒之日紫鵑料無指望了守着哭了會子因出

來偷向雪雁道你進屋裡來好好兒的守着他我去回老太太太太和二奶奶去今日這個光景大非往常可比了雪雁答應紫鵑自去這裡雪雁正在屋裡伴着黛玉見他昏昏沉沉小孩子家那裡見過這個樣兒只打諒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心中又痛又怕恨不得紫鵑一時回來纔好正怕着只聽窗外脚步走响雪雁知是紫鵑回來纔放下心了連忙站起來掀着裡間簾子等他只見外面簾子响處進來了一個人却是侍書那侍書是探春打發來看黛玉的見雪雁在那裡掀着簾子便問道姑娘怎麼樣雪雁點點頭兒叫他進來侍書跟進來見紫鵑不在屋裡瞧了瞧黛玉只剩得殘喘微延唬的驚疑不止因問紫

鵑姐姐呢雪雁道告訴上屋裡去了那雪雁此時只打諒黛玉心中一無所知了又見紫鵑不在面前因悄悄的拉了侍書的手問道你前日告訴我說的什麼王大爺給這裡寶二爺說了親是真話麼侍書道怎麼不真雪雁道多早晚放定的侍書道那裡就放定了呢那一天我告訴你時是我聽見小紅說的後來我到二奶奶那邊去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說呢道那都是門客們借着這個事討老爺的喜歡往後好拉攏的意思別說大太太說不好就是大太太願意說那姑娘好那大太太眼裡看的出什麼人來再者老太太心裡早有了人了就在偺們園子裡的大太太那裡摸的着底呢老太太不過因老爺的話不得

不問問罷咧又聽見二奶奶說寶玉的事老太太總是要親上作親的憑誰來說親橫豎不中用雪雁聽到這裡也忘了神了因說道這是怎麼說白白的送了我們這一位的命了侍書道這是從那裡說起雪雁道你還不知道呢前日都是我和紫鵑姐姐說來着這一位聽見了就弄到這步田地了侍書道你悄悄兒的說罷看仔細他聽見了雪雁道人事都不醒了瞧瞧罷左不過在這一兩天了正說着只見紫鵑掀簾進來說這還了得你們有什麼話還不出去說還在這裡說索性逼死他就完了侍書道我不信有這樣奇事紫鵑道好姐姐不是我說你又該惱了你懂得什麼呢懂得也不傳這些舌了這裡三個人正

說著只聽黛玉忽然又嗽了一聲紫鵑連忙跑到炕沿前站着侍書雪雁也都不言語了紫鵑瀰著腰在黛玉身後輕輕問道姑娘喝口水罷黛玉微微答應了一聲雪雁連忙倒了半鍾滾白水紫鵑接了托着侍書也走近前來紫鵑和他搖頭兒不叫他說話侍書只得咽住了站了一回黛玉又嗽了一聲紫鵑趁勢問道姑娘喝水呀黛玉又微微應了一聲那頭似有欲抬之意那裡抬得起紫鵑爬上炕去爬在黛玉傍邊端着水試了冷熱送到唇邊扶了黛玉的頭就到碗邊喝了一口紫鵑纔要拿時黛玉意思還要喝一口紫鵑便托著那碗不動黛玉又喝了一口搖搖頭兒不喝了喘了一口氣仍舊躺下半日微微睜眼說道剛纔說話不是侍書麼紫鵑答應道是侍書尚未出去因連忙過來問候黛玉睜眼看了點點頭兒又歇了一歇說道回去問你姑娘好罷侍書見這番光景只當黛玉嫌煩只得悄悄的退出去了原來那黛玉雖則病勢沉重心裡卻還明白起先侍書雪雁說話時他也模糊聽見了一半句卻只作不知也因實無精神答理及聽了雪雁侍書的話纔明白過前頭的事情原是議而未成的又兼侍書說是鳳姐說的老太太的主意親上作親又是園中住着的非自己而誰因此一想陰極陽生心神頓覺清爽許多所以纔喝了兩口水又要想問侍書的話恰好賈母王夫人李紈鳳姐聽見紫鵑之言都赶著來看黛玉心

中疑團已破自然不似先前尋死之意了雖身骨軟弱精神短少却也勉強答應一兩句了鳳姐因叫過紫鵑問道姑娘也不至這樣這是怎麽說你這樣唬人紫鵑道實在頭裡看著不好纔敢去告訴的回來見姑娘竟好了許多也就怪了賈母笑道你也别信他他懂得什麽看見不好就言語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家不嘴懶脚嫩就好說了一回賈母等料著無妨也就去了正是

心病終須心藥治　解鈴還是繫鈴人

不言黛玉病漸漸減退且說雪雁紫鵑背地裡都念佛雪雁向紫鵑說道虧他好了只是病的奇怪好的也奇怪紫鵑道病的倒

不怪就只好的奇怪想來寶玉和姑娘必是姻緣人家說的好事多磨又說道是姻緣棒打不回這麽看起來人心天意他們兩個竟是天配的了再者你想那一年我說了林姑娘要回南去把寶玉沒急死了鬧得家翻宅亂如今一句話又把這一個弄的死去活來可不說的三生石上百年前結下的麽說著兩個悄悄的抿着嘴笑了一回雪雁又道幸虧好了偺們明兒再别說了就是寶玉娶了别的人家兒的姑娘我親見他在那裡結親我也再不露一句話了紫鵑笑道這就是了不但紫鵑和雪雁在私下裡講究就是衆人也都知道黛玉的病也病的奇怪好也好得奇怪三三兩兩唧唧噥噥議論着不多幾時連鳳

姐兒也知道了邢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倒是賈母略猜着了八九那時正值邢王二夫人鳳姐等在賈母房中說閒話說起黛玉的病來賈母道我正要告訴你們寶玉和林丫頭是從小兒在一處的我只說小孩子們怕什麼以後時常聽得林丫頭忽然病忽然好都為有了些知覺了所以我想他們若儘着擱在一塊兒畢竟不成體統你們怎麼說王夫人聽了便呆了一呆只得答應道林姑娘是個有心計兒的至于寶玉獃頭獃腦不避嫌疑是有的看起外面却還都是個小孩兒形像此時若忽然或把那一個分出園外不是倒露了什麼痕跡了麼古來說的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老太太想倒是赶著把他們的事辦

辦也罷了賈母皺了一皺眉說道林丫頭的乖僻雖也是他的好處我的心裏不把林丫頭配他也是為這點子況且林丫頭這樣虛弱恐不是有壽的只有寶丫頭最妥王夫人道不但老太太這麼想我們也是這麼但林姑娘也得給他說了人家兒纔好不然女孩兒家長大了那個沒有心事倘或真與寶玉有些私心若知道寶玉定下寶丫頭那倒不成事了賈母道自然先給寶玉娶了親然後給林丫頭說人家再沒有先是外人後是自已的况且林丫頭年紀到底比寶玉小兩歲依你們這麼說倒是寶玉定親的話不許叫他知道倒罷了鳳姐便吩咐衆丫頭們道你們聽見了寶二爺定親的話不許混吵嚷若有多

嘴的隄防着他的皮賈母又向鳳姐道鳳哥兒你如今自從身上不大好也不大管園裡的事了我告訴你須得經點兒心不但這個就像前年那些人喝酒耍錢都不是事你還精細些少不得多分點心兒嚴緊嚴緊他們纔好况且我看他們也就還服你些鳳姐答應了娘兒們又說了一回話方各自散了從此鳳姐常到園中照料一日剛走進大觀園到了紫菱洲畔只聽見一個老婆子在那裡嚷鳳姐走到跟前那婆子纔瞧見了早垂手侍立口裡請了安鳳姐道你在這裡鬧什麼婆子道蒙奶奶們派我在這裡看守花菓我也没有差錯不料邢姑娘的丫頭說我們是賊鳳姐道爲什麼呢婆子道昨兒我們家的黑兒

跟着我到這裡頑了一回他不知道又往邢姑娘那邊去瞧了一瞧我就叫他回去了今兒早起聽見他們丫頭說丢了東西了我問他丢了什麼他就問起我來了鳳姐道問了你一聲也犯不着生氣呀婆子道這裡園子到底是奶奶家裡的並不是他們家裡的我們都是奶奶派的賊名兒怎麼敢認呢鳳姐照臉啐了一口厲聲道你少在我跟前撈撈叨叨的你在這裡照看姑娘丢了東西你們就該問哪怎麼說出這些没道理的話來把老林叫了來攆他出去丫頭們答應了只見邢岫烟赶忙出來迎着鳳姐陪笑道這使不得没有的事事情早過去了鳳姐道姑娘不是這個話倒不講事情這名分上太豈有此理了

岫烟見婆子跪在地下告饒便忙請鳳姐到裡邊去坐鳳姐道他們這種人我知道他除了我其餘都沒上沒下的了岫烟再三替他討饒只說自巳的丫頭不好鳳姐道我看着邢姑娘的分上饒你這一次婆子纔起來磕了頭又給岫烟磕了頭纔出去了這裡二人讓了坐鳳姐笑問道你丟了什麼東西了岫烟笑道沒有什麼要緊的是一件紅小襖兒巳經舊了的我原叫他們找找不着就罷了這小丫頭不懂事問了那婆子一聲那婆子自然不依了這都是小丫頭糊塗不懂事我也罵了幾何巳經過去了不必再提了鳳姐把岫烟內外一瞧看見雖有些皮綿衣裳巳是半新不舊的未必能暖和他的被窩多半是薄

的至于房中桌上擺設的東西就是老太太拿來的却一些不動收拾的乾乾淨淨鳳姐心上便狠愛敬他說道一件衣裳原不要緊這時候冷又是貼身的怎麼就不問一聲兒呢這撒野的奴才了不得了說了一回鳳姐出來各處去坐了一坐就回去了到了自巳房中叫平兒取了一件大紅洋縐的小襖兒一件松花色綾子一抖珠兒的小皮襖一條寶藍盤錦廂花綿裙一件佛青銀鼠褂子包好叫人送去那時岫烟被那老婆子聒噪了一塲雖有鳳姐來壓住心上終是不定想起許多姐妹們在這裡沒有一個下人敢得罪他的獨自我這裡他們言三語四剛剛鳳姐來碰見想來想去終是沒意思又說不出來正在

吞聲飲泣看見鳳姐那邊的豐兒送衣裳過來岫烟一看決不
肯受豐兒道奶奶吩咐我說姑娘要嫌是舊衣裳將來送新的
來岫烟笑謝道承奶奶的好意只是因我丟了衣裳他就拿來
我斷不敢受的拿回去千萬謝你們奶奶承你奶奶的情我算
領了倒拿個荷包給了豐兒那豐兒只得拿了去了不多時又
見平兒同著豐兒過來岫烟忙迎着問了好讓了坐平兒笑說
道我們奶奶說姑娘特外道的了不得岫烟道不是外道實在
不過意平兒道奶奶說姑娘要不收這衣裳不是嫌太舊就是
瞧不起我們奶奶剛纔說了我要拿回去奶奶不依我呢岫烟
紅着臉笑謝道這樣說了叫我不敢不收又讓了一回茶平兒

和豐兒回去將到鳳姐那邊碰見薛家差來的一個老婆子接
著問好平兒便問道你那裡去的婆子道那邊太太姑娘叫我
來請各位太太奶奶姑娘們的安我纔剛在奶奶前問起姑娘
來說姑娘們園中去了可是從邢姑娘那裡來麼平兒道你怎
麼知道婆子道方纔聽見說真真的二奶奶和姑娘們的行事
叫人感念平兒笑了一道說你回来坐着罷婆子道我還有事
改日再過来瞧姑娘罷說着走了平兒回來回復了鳳姐不在
話下且說薛姨媽家中被金桂攪得翻江倒海看見婆子回来
說起岫烟的事寶釵母女二人不免滴下淚來寶釵道都為哥
哥不在家所以叫邢姑娘多吃幾天苦如今還虧鳳姐姐不錯

偺們底下也得留心到底是偺們家裡人說着只見薛蝌進來說道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麽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狐羣狗黨我看他們那裡是不放心不過將來探探消息兒罷咧這兩天都被我乾出去了以後吩咐了門上不許傳進這種人來薛姨媽道又是蔣玉函那些人哪薛蝌道蔣玉函却倒沒來倒是別人薛姨媽聽了薛蝌的話不覺又傷起心來說道我雖有兒如今就像沒有的了就是上司准了也是個廢人你雖是我姪兒我看你還比你哥哥明白些我這後輩子全靠你了你自已從今更要學好再者你聘下的媳婦兒家道不比往時了人家的女孩兒出門子不是

容易再沒別的想頭只盼着女婿能幹他就有日子過了若邢丫頭也像這個東西說著把手往裡頭一指道我也不說了邢丫頭實在是個有廉恥有心計兒的又守得貧耐得富只是等偺們的事過去了早些兒把你們的正經事完結了也了我一宗心事薛蝌道琴妹妹還沒有出門子這倒是太太煩心的一件事至於這個可算什麼呢大家又說了一回閒話薛蝌回到自已屋裡吃了晚飯想起邢岫烟住在賈府園中終是寄人籬下況且又窮日用起居不想可知況兼當初一路同來模樣兒性格兒都知道的可知天意不均如夏金桂這種人偏叫他有錢嬌養得這般潑辣邢岫烟這種人偏叫他這樣受苦閻王判

命的時候不知如何判法的想到悶來也想吟詩一首寫出來出出胸中的悶氣又苦自巳沒有工夫只得混寫道

蛟龍失水似枯魚　兩地情懷感索居
同在泥塗多受苦　不知何日向清虛

寫畢看了一回意欲拿來粘在壁上又不好意思自巳沉吟道不要被人看見笑話又念了一遍道管他呢左右粘上自巳看著解悶兒罷又看了一回到底不好拿來夾在書裡又想自巳年紀可也不小了家中又碰見這樣飛灾橫禍不知何日了局致使幽閨弱質弄得這般淒凉寂寞正在那裡想時只見寶蟾推進門來拿着一個盒子笑嘻嘻放在棹上薛蝌站起來讓坐

寶蟾笑着向薛蝌道這是四碟菓子一小壺兒酒大奶奶叫給二爺送來的薛蝌陪笑道大奶奶費心但是叫小丫頭們送來就完了怎麼又勞動姐姐呢寶蟾道好說自家人一爺何必說這些套話再這我們大爺這件事道寔叫二爺操心大奶奶久已要親自弄點什麼兒謝二爺又怕別人多心二爺是知道的偺們家裡都是言合意不合送點子東西沒要緊倒沒的惹人七嘴八舌的講究所以今兒些微的弄了一兩樣菓子一壺酒叫我親自悄悄兒的送來說著又笑瞅了薛蝌一眼道明兒二爺再別說這些話叫人聽着怪不好意思的我們不過也是底下的人伏侍的著大爺就伏侍的着二爺這有何妨呢薛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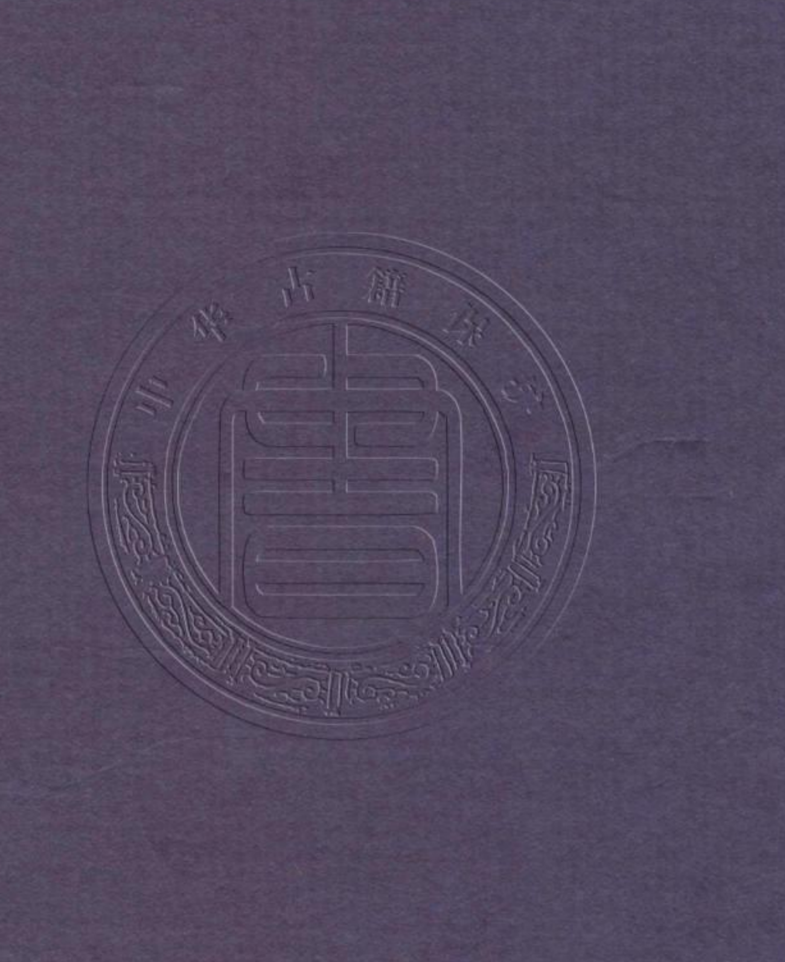
則秉性忠厚二則到底年輕只是向來不見金桂和寶蟾如此相待心中想到剛纔寶蟾說爲薛蟠之事也是情理因說道菓子留下罷這個酒兒姐姐只管拿回去我向來的酒上是在狠有限擠住了偶然喝一鍾平白無事是不能喝的難道大奶奶和姐姐還不知道麽寶蟾道别的我作得主獨這一件事我可不敢應大奶奶的脾氣兒二爺是知道的我拿回去不說二爺不喝倒要說我不盡心了薛蝌沒法只得留下寶蟾方纔要走又到門口往外看看回過頭來向着寶蟾一笑又用手指着裡面說道他還只怕要來親自給你道乏呢薛蝌不知何意反倒赸赸的起來因說道姐姐替我謝大奶奶罷天氣寒看凉着再

者自已叔嫂也不必拘這些個禮寶蟾也不答言笑着走了薛蝌始而以爲金桂爲薛蟠之事或者真是不過意備此酒菓給自已道乏也是有的及見了寶蟾這種鬼鬼祟祟不尷不尬的光景也覺有幾分却自已回心一想他到底是嫂子的名分那裡就有别的講究了呢或者寶蟾不老成自已不好意思怎麽著却指着金桂的名兒也未可知然而倒底是哥哥的屋裡人也不好忽又一轉念那金桂索性爲人毫無閨閣理法况且有時高興打扮的妖調非常自以爲美又怎麽不是懷着壞心呢不然就是他和琴妹妹也有了什麽不對的地方兒所以設下這個毒法兒要把我拉在渾水裡弄一個不清不白的名兒也

未可知想到這裡索性倒怕起来了正在不得主意的時候忽聽窗外噗哧的笑了一聲把薛蝌倒嚇了一跳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話說薛蝌正在狐疑忽聽窗外一笑唬了一跳心中想道不是寶蟾定是金桂只不理他們看他們有什麼法兒聽了半日却又寂然無聲自已也不敢吃那酒菓掩上房門剛要脫衣時只聽見窗紙上微微一响薛蝌此時被寶蟾鬼混了一陣心中七上八下竟不知如何是好聽見窗紙微响細看時又無動靜自已反倒疑心起來掩了懷坐在燈前呆呆的細想又把那菓子拿了一塊翻來覆去的細看猛回頭看見窗上的紙濕了一塊走過來覷着眼看時冷不防外面往裡一吹把薛蝌唬了一大

跳聽得吱吱的笑聲薛蝌連忙把燈吹滅了屏息而卧只聽外面一個人說道二爺爲什麼不喝酒吃菓子就睡了這句話仍是寶蟾的話音薛蝌只不作聲粧睡又隔了兩句話時聽得外面似有恨聲道天下那裡有這樣没造化的人薛蝌聽了似是寶蟾又似是金桂的語音這纔知道他們原來是這一番意思翻來覆去直到五更後纔睡着了剛到天明早有人來扣門薛蝌忙問是誰外面也不答應薛蝌只得起來開了門看時却是寶蟾攏着頭髮掩着懷穿了件片金邊琵琶襟小緊身上面繫一條松花綠半新的汗巾下面並無穿裙正露着石榴紅灑花夾褲一雙新綉紅鞋原來寶蟾尚未梳洗恐怕人見赶早來取

傢伙薛蝌見他這樣打扮便走進來心中又是一動只得陪笑問道怎麽這麽早就起來了寶蟾把臉紅着並不答言只管把菓子折在一個碟子裡端着就走薛蝌見他這般知是昨晚的原故心裡想道這也罷了倒是他們惱了索性死了心也省了來纏於是把心放下叫人舀水洗臉自巳打算在家裡靜坐兩天一則養養神二則出去怕人找他原來和薛蟠好的那些人因見薛家無人只有薛蝌辦事年紀又輕便生出許多覬覦之心也有想揷在裡頭做跑腿兒的也有能做狀子認得一兩個書辦要給他上下打點的甚至有叫他在內趂錢的也有造作謡言恐嚇的種種不一薛蝌見了這些人遠遠的躱避又不敢面辭恐怕激出意外之變只好藏在家中聽候轉詳不提且說金桂昨夜打發寶蟾送了些酒菓去探探薛蝌的消息寶蟾回來將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說了金桂見事有些不大投機便怕白鬧一塲反被寶蟾瞧不起要把兩三句話遮飾改過口來又撂不開這個人心裡倒没了主意只是怔怔的坐著那知寶蟾也想薛蟠難以回家正要尋個路頭兒因怕金桂拿他所以不敢透漏今見金桂所為先巳開了端了他便樂得借風使船先弄薛蝌到手不怕金桂不依所以用言挑撥見薛蝌似非無情又不甚兜攬一時也不敢造次後來見薛蝌吹燈自睡大覺掃興回來告訴金桂看金桂有甚方法再作道理及見金桂怔

怔的似乎無技可施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夜裡那裡睡的著翻來覆去想出一個法子來不如明兒一早起來先去取了傢伙却自己換上一兩件顏色嬌嫩的衣服也不梳洗越顯出一番慵粧媚態來只看薛蝌的神情自己反倒粧出惱意索性不理他那薛蝌若有悔心自然移船就岸不愁不先到手是這個主意及至見了薛蝌仍是昨晚光景並無邪僻自己只得以假爲眞端了碟子回來却故意留下酒壺以爲再來搭轉之地只見金桂問道你拿東西去有人碰見麼寶蟾道沒有金桂道二爺也沒問你什麼寶蟾道也沒有金桂因一夜不曾睡也想不出個法子來只得回道若作此事別人可瞞寶蟾如何能

瞞不如分惠于他他自然沒的說了況我又不能自去少不得要他作脚索性和他商量個穩便主意因帶笑說道你看二爺到底是怎麼樣的個人寶蟾道倒像是個糊塗人金桂聽了笑道你怎麼糟塌起爺們來了寶蟾也笑道他辜負奶奶的心我就說得他金桂道他怎麼辜負我的心你倒得說說寶蟾道奶奶給他好東西吃他倒不吃這不是辜負奶奶的心麼說着把眼溜着金桂一笑金桂道你別胡想我給他送東西爲大爺的事不辭勞苦我所以敬他又怕人說瞎話所以問你你這些話和我說我不懂是什麼意思寶蟾笑道奶奶別多心我是跟奶奶的還有兩個心麼但是事情要密些倘或聲張起來不是頑

的金桂也覺得臉飛紅了因說道你這個丫頭就不是個好貨想來你心裡看上了却拿我作筏子是不是呢寶蟾道只是奶奶那麼想罷咧我倒是替奶奶難受奶奶要眞瞧二爺好我倒有個主意奶奶想那個耗子不偷油呢他也不過怕事情不密大家鬧出亂子來不好看依我想奶奶且別性急時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備的去處張羅張羅他是個小叔子又没娶媳婦兒幾天他感奶奶的情他自然要謝候奶奶那時奶奶再備點東西兒在偺們屋裡我幫著奶奶灌醉了他還怕他跑了嗎他要不應偺們索性鬧起來就說他調戲奶奶他害怕自然得順著

偺們的手兒他再不應他也不是人偺們也不至白丟了臉奶奶想怎麼樣金桂聽了這話兩顴早已紅暈了笑罵道小蹄子你倒像偷過多少漢子是的怪不得大爺在家時離不開你寶蟾把嘴一撇笑說道罷喲人家倒替奶奶拉縴奶奶倒和我們說這個話咧從此金桂一心籠絡薛蝌倒無心混鬧了家中也少覺安靜當日寶蟾自去取了酒壺仍是穩穩重重一臉的正氣薛蝌偷眼看了反倒後悔疑心或者是自已錯想了他們也未可知果然如此倒辜負了他這一番美意保不住日後倒要和自已也鬧起來豈非自惹的呢過了兩天甚覺安靜薛蝌遇見寶蟾寶蟾便低頭走了連眼皮兒也不抬遇見金桂金桂却

一盆火兒的趕著薛蝌見這般光景反倒過意不去這且不表
且說寶釵母女覺得金桂幾天安靜待人忽然親熱起來一家子都爲罕事薛姨媽十分歡喜想到必是薛蟠娶這媳婦時沖犯了什麼纔敗壞了這幾年目今鬧出這樣事來虧得家裡有錢賈府出力方纔有了指望媳婦忽然安靜起來或者是蟠兒轉過運氣來也未可知於是自己心裡倒以爲希有之奇這日飯後扶了同貴過來到金桂房裡瞧瞧走到院中只聽一個男人和金桂說話同貴知機便說道大奶奶老太太過來了說著已到門口只見一個人影兒在房門後一躲薛姨媽一嚇倒退了出來金桂道太太請裡頭坐沒有外人他就是我的過繼兄弟本住在屯裡不慣見人因沒有見過太太今兒纔來還沒去請太太的安薛姨媽道既是舅爺不妨見見金桂叫兄弟出來見了薛姨媽作了個揖問了好薛姨媽也問了好坐下敘起話來薛姨媽道舅爺上京幾時了那夏三道前月我媽沒有人管家把我過繼來的前日纔進京今日來瞧姐姐薛姨媽看那人不尷尬於是略坐坐兒便起身道舅爺坐着罷回頭向金桂道舅爺頭上末下的來留在偺們這裡吃了飯再去罷金桂答應著薛姨媽自去了金桂見婆婆去了便向夏三道你坐着罷今日可是過了明路的了省了我們二爺查考我今日還要叫你買些東西只別叫別人看見夏三道這個交給我就完了你要

什麼只要有錢我就買的了來金桂道且別說嘴等你買上了當我可不收說着二人又嘲謔了一回然後金桂陪着夏三吃了晚飯又告訴他買的東西又囑咐一回夏三自去從此夏三往來不絕雖有個年老的門上人知是舅爺也不常回從此生出無限風波來這是後話不表一日薛蟠有信寄回薛姨媽打開叫寶釵看時上寫男在縣裡也不受苦母親放心但昨日縣裡書辦說府裡已經准詳想是我們的情到了豈知府裡詳上去道裡反駁下來了虧得縣裡主文相公好即刻做了回文頂上去了那道裡却把知縣申飭現在道裡要親提若一上去又要吃苦必是道裡沒有托到母親見字快快托人求道爺去還

叫兄弟快來不然就要解道銀子短不得火速火速薛姨媽聽了又哭了一場寶釵和薛蝌一面勸慰一面說道事不宜遲薛姨媽沒法只得叫薛蝌到那裡去照料命人即忙收拾行李兌了銀子同着當鋪中一個夥計連夜起程那時手忙脚亂雖有下人辦理寶釵怕他們思想不到親來帮著收拾直鬧至四更纔歇到底富家女子嬌養慣了的心上又急又勞苦了一夜到了次日就發起燒來湯水都吃不下去鶯兒忙回了薛姨媽薛姨媽急來看時只見寶釵滿面通紅身如燔灼話都不說薛姨媽慌了手脚便哭得死去活來寶琴扶著勸解秋菱見了也淚如泉湧只管在傍哭叫寶釵不能說話連手也不能摇動眼乾

鼻塞叫人請醫調治漸漸蘇醒回來薛姨媽等大家略略放心早驚動榮寧兩府的人先是鳳姐打發人送十香返魂丹來隨後王夫人又送至寶丹來賈母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發了頭來問候却都不叫寶玉知道一連治了七八天終不見效還是他自已想起冷香丸吃了三丸纔得病好後來寶玉也知道了因病好了没有瞧去那時薛蝌又有信回來薛姨媽看了怕寶釵躭憂也不叫他知道自已來求王夫人并述了一會子寶釵的病薛姨媽去後王夫人又求賈政賈政道此事上頭可托底下難托必須打點纔好王夫人又提起寶釵的事來因說道這孩子也苦了既是我家的人了也該早些娶了過來纔

是別叫他蹧蹋壞了身子賈政道我也是這麽想但是他家忙亂况且如今到了冬底已經年近歲逼無不各自要料理些家務今冬且放了定明春再過禮過了老太太的生日就定日子娶你把這番話先告訴薛姨太太王夫人答應了到了次日王夫人將賈政的話向薛姨媽說了薛姨媽想着也是到了飯後王夫人陪着來到賈母房中大家讓了坐賈母道姨太太纔過來薛姨媽道還是昨兒過來的因爲晚了没得過來給老太太請安王夫人便把賈政昨夜所說的話向賈母述了一遍賈母甚喜說着寶玉進來了賈母便問道吃了飯了没有寶玉道纔打學房裡回來吃了要往學房裡去先見見老太太又聽見說

姨媽來了過來給姨媽請請安因問寶姐姐大好了薛姨媽笑道好了原來方纔大家正說着見寶玉進來都掩住了寶玉坐了坐見薛姨媽神情不似從前親熱雖是此刻没有心情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語滿腹猜疑自往學中去了晚上回來都見過了便往瀟湘館來掀簾進去紫鵑接着見裡間屋內無人寶玉道姑娘那裡去了紫鵑道上屋裡去了聽見說姨太太過來姑娘請安去了二爺没有到上屋裡去麼寶玉道我去了來的没有見你們姑娘紫鵑道没在那裡嗎寶玉道没有到底那裡去了紫鵑道這就不定了寶玉剛要出來只見黛玉帶着雪雁冉冉而來寶玉道妹妹回來了縮身退步仍跟黛玉回來黛玉

進來走入裡間屋內便請寶玉裡頭坐紫鵑拿了一件外罩換上然後坐下問道你上去看見姨媽了没有寶玉道見過了黛玉道姨媽說起我來没有寶玉道不但没說你連見了我也不像先時親熱我問起寶姐姐的病來他不過笑了一笑並不答言難道怪我這兩天没去瞧他麼黛玉笑了一笑道你去瞧過没有寶玉道頭幾天不知道這兩天知道了也没去黛玉道可不是呢寶玉道當真的老太太不叫我去太太也不叫去老爺又不叫去我如何敢去要像從前這小門兒通的時候見我一天瞧他十輪也不難如今把門堵了要打前頭過去自然不便了黛玉道他那裡知道這個原故寶玉道寶姐姐爲人是最體

諒我的黛玉道你不要自已打錯了主意若論寶姐姐更不體
諒又不是姨媽病是寶姐姐病向來在園中做詩賞花飲酒何
等熱鬧如今隔開了你看見他家裡有事了他病到那步田地
你像沒事人一般他怎麼不惱呢寶玉道這樣難道寶姐姐便
不和我好了不成黛玉道他和你好不好我卻不知我也不過
是照理而論寶玉聽了瞪着眼呆了半晌黛玉看見寶玉這樣
光景也不採他只是自已叫人添了香又翻出書來看了一會
只見寶玉把眉一皺把脚一跺道我想這個人生他做什麼天
地間沒有了我倒也乾凈黛玉道原是有了我便有了人有了
人便有無數的煩惱生出來恐怖顛倒夢想更有許多纏礙纔

剛我說的都是頑話你不過是看見姨媽沒精打彩如何便疑
到寶姐姐身上去姨媽過來原為他的官司事情心緒不寧那
裡還來應酬你都是你自已心上胡思亂想鑽入魔道裡去了
寶玉豁然開朗笑道狠是狠是你的性靈比我竟強遠了怨不
得前年我生氣的時候你和我說過幾句禪話我竟在對不上
來我雖丈六金身還藉你一莖所化黛玉乘此机會說道我便
問你一句話你如何回答寶玉盤着腿合着手閉着眼撅著嘴
道講來黛玉道寶姐姐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不和你好你
怎麼樣寶姐姐前兒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今兒和
你好後來不和你好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

麽樣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麽樣寶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寶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寶玉道禪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風舞鷓鴣黛玉道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的寶玉道有如三寶黛玉低頭不語只聽見簷外老鴉呱呱的叫了幾聲便飛向東南上去寶玉不知主何吉兇黛玉道人有吉凶事不在鳥音中忽見秋紋走來說道請二爺回去老爺叫人到園裡來問過說二爺打學裡回來了沒有襲人姐姐只說已經回來了快去罷唬的寶玉站起身來往外忙走黛玉也不敢相留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說話寶玉從瀟湘館出来連忙問秋紋老爺叫我作什麼秋紋笑道沒有叫襲人姐姐叫我請二爺我怕你不來纔哄你的寶玉聽了纔把心放下因說你們請我也罷了何苦來唬我說着回到怡紅院內襲人便問道你這好半天到那裡去了寶玉道在林姑娘那邊說起姨媽家寶姐姐的事來就坐住了襲人又問道說些什麼寶玉將打禪語的話述了一遍襲人道你們再沒個計較正經說些家常閒話兒或講究些詩句也是好的怎麼又說到禪語上了又不是和尚寶玉道你不知道我們有

我們的禪機別人是插不下嘴去的襲人笑道你們參禪參翻了又叫我們跟著打悶葫蘆了寶玉道頭裡我也年紀小他也孩子氣所以我說了不留神的話他就惱了如今我也留神他也沒有惱的了只是他近來不常過來我又念書偶然到一處好像生踈了是的襲人道原該這麼著纔是都長了幾歲年紀了怎麼好意思還像小孩子時侯的樣子寶玉點頭道我也知道如今且不用說那個我問你老太太那裡打發人來說什麼來着沒有襲人道沒有說什麼寶玉道必是老太太忘了明兒不是十一月初一日麼年年老太太那裡必是個老規矩要辦消寒會齊打夥兒坐下喝酒說笑我今日已經在學房裡告了

假了這會子沒有信兒明兒可是去不去了呢若去了呢白白的告了假若不去老爺知道了又說我偷懶襲人道據我說你竟是去的是纔念的好些兒了又想歇著我勸你也該上緊點兒了昨兒聽見太太說蘭哥兒念書真好他打學房裡回來還各自念書作文章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纔睡你比他大多了又是叔叔倘或趕不上他又叫老太太生氣倒不如明兒早起去罷麝月道這麼冷天已經告了假又去叫學房裡說既這麼着就不該告假呀顯見的是告謊假脫滑兒依我說樂得歇一天就是老太太忘記了偺們這裡就不消寒了麼偺們也鬧個會兒不好麼襲人道都是你起頭兒二爺更不肯去了麝月道

我也是樂一天是一天比不得你要好名兒使喚一個月再多得二兩銀子襲人啐道小蹄子兒人家說正經話你又來胡拉混扯的了麝月道我倒不是混拉扯我是爲你襲人道爲我什麼麝月道二爺上學去了你又該咕嘟著嘴想着巴不得二爺早些兒回來就有說有笑的了這會子又假撇清何苦呢我都看見了襲人正要罵他只見老太太那裡打發人來說道老太太說了叫二爺明兒不用上學去呢明兒請了姨太太來給他解悶只怕姑娘們都來家裡的史姑娘邢姑娘李姑娘們都請了明兒來赴什麼消寒會呢寶玉沒有聽完便喜歡道可不是老太太最高興的明日不上學是過了明路的了襲人也不便

言語了那丫頭同去寶玉認真念了幾天書巴不得頑這一天又聽見薛姨媽過來想着寶姐姐自然也來心裡喜歡便說快睡罷明日早些起來于是一夜無話到了次日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裡請了安又到賈政王夫人那裡請了安回明了老太太今兒不叫上學賈政也沒言語便慢慢退出來走了幾步便一溜烟跑到賈母房中見眾人都沒來只有鳳姐那邊的奶媽子帶了巧姐兒跟着幾個小丫頭過來給老太太請了安說我媽媽先叫我來請安陪着老太太說說話兒媽媽回來就來賈母笑着道好孩子我一早就起來了等他們總不來只有你二叔叔來了那奶媽子便說姑娘給叔叔請安巧姐便請了安寶

玉也問了一聲妞妞好巧姐道昨夜聽見我媽媽說要請二叔叔去說話寶玉道說什麼巧姐道我媽媽說跟着李媽認了幾年字不知道我認得不認得我說都認得我認給媽媽瞧媽媽說我瞎認不信說我一天儘子頑那裡認得我瞧着那些字也不要緊就是那女孝經也是容易念的媽媽說我哄他要請二叔叔得空兒的時候給我理理賈母聽了笑道好孩子你媽媽是不認得字的所以說你哄他明兒叫你二叔叔理給他瞧瞧他就信了寶玉道你認了多少字了巧姐兒道認了三千多字念了一本女孝經半個月頭裡又上了列女傳寶玉道你念了懂的嗎你要不懂我倒是講講這個你聽罷賈母道做叔叔的

也該講給姪女兒聽聽寶玉便道那文王后妃不必說了那姜后脫簪待罪和齊國的無鹽安邦定國是后妃裡頭的賢能的巧姐聽了答應個是寶玉又道若說有才的是曹大姑班婕好蔡文姬謝道韞諸人巧姐問道那賢德的呢寶玉道孟光的荊釵裙布鮑宣妻的提甕出汲陶侃的母截髮留賓這些不厭貧的就是賢德了巧姐欣然點頭寶玉道還有苦的像那樂昌破鏡蘇蕙迴文那孝的木蘭代父從軍曹娥投水尋屍等類也難盡說巧姐聽到這些却默默如有所思寶玉又講那曹氏的引刀割鼻及那些守節的巧姐聽着更覺肅敬起來寶玉恐他不自在又說那些艷的如王嬙西子樊素小蠻絳仙文君紅拂都

是女中的尚未說出賈母見巧姐默然便說彀了不用說了講的太多他那裡記得巧姐道二叔叔纔說的也有念過的也有沒念過的念過的一講我更知道好處了寶玉道那字是自然認得的不用再理了巧姐道我還聽見我媽媽說我們家的小紅頭裡是二叔叔那裡的我媽媽要了來還沒有補上人呢我媽媽想着要把什麼柳家的五兒補上不知二叔叔要不要寶玉聽了更喜歡笑着道你聽你媽媽的話要補誰就補誰罷咧又問什麼要不要呢因又向賈母笑道我瞧大妞妞這個小模樣兒又有這個聰明兒只怕將來比鳳姐姐還強呢又比他認的字賈母道女孩兒家認得字也好只是女工針黹倒是要緊

的巧姐兒道我也跟着劉媽媽學着做呢什麼扎花兒喇拉鎖子喇我雖弄不好却也學着會做幾針兒賈母道偺們這樣人家固然不仗着自已做但只到底知道些日後纔不受人家的拿捏巧姐答應着是還要寶玉解說列女傳見寶玉呆呆的也不好再問你道寶玉呆的是什麼只因柳五兒要進怡紅院頭一次是他病了不能進來第二次王夫人攆了晴雯大凡有些姿色的都不敢挑後來又在吳貴家看晴雯去五兒跟着他媽給晴雯送東西去見了一面更覺嬌娜嫵媚今日虧得鳳姐想着叫他補入小紅的窩兒竟是喜出望外了所以呆呆的獃想賈母等着那些人見這時候還不來又叫丫頭去請回來李紈

同着他妹子探春惜春史湘雲黛玉都來了大家請了賈母的安衆人厮見獨有薛姨媽未到賈母又叫請去果然薛姨媽帶著寶琴過來寶玉請了安問了好只不見寶釵邢岫烟二人黛玉便問起寶姐姐爲何不來薛姨媽假說身上不好邢岫烟知道薛姨媽在坐所以不來寶玉雖見寶釵不來心中納悶因黛玉來了便把想寶釵的心暫且擱開不多時邢王二夫人也來了鳳姐聽見婆婆們先到了自已不好落後只得打發平兒先來告假說是正要過來因身上發熱過一回兒就來賈母道既是身上不好不來也罷偺們這時候狠該吃飯了丫頭們把火盆往後挪了一挪就在賈母榻前一溜擺下兩桌大家序次坐

下吃了飯依舊圍爐閒談不須多贅且說鳳姐因何不來頭裡爲著倒比邢王二夫人遲了不好意思後來旺兒家的來囘說迎姑娘那裡打發人來請奶奶安還說並沒有到上頭只到奶奶這裡來鳳姐聽了納悶不知又是什麼事便叫那人進來問姑娘在家好那人道有什麼好的奴才並不是姑娘打發來的寔在是司棋的母親央我來求奶奶的鳳姐道司棋已經出去了爲什麼來求我那人道自從司棋出去終日啼哭忽然那一日他表兒來了他母親見了恨的什麼兒是的說他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那小子不敢言語誰知司棋聽見了急忙出來老着臉和他母親說我是爲他出來的我也恨他沒良心如今

他來了媽要打他不如勒死了我罷他媽罵他不害臊的東西你心裡要怎麼樣司棋說道一個女人嫁一個男人我一時失脚上了他的當我就是他的人了決不肯再跟着別人的我只恨他爲什麼這麼膽小一身作事一身當爲什麼逃了呢就是他一輩子不來我也一輩子不嫁人的媽要給我配人我原拚着一死今兒他來了媽問他怎麼樣要是他不改心我在媽跟前磕了頭只當是我死了他到那裡我跟到那裡就是討飯吃也是愿意的他媽氣的了不得便哭著罵着說你是我的女兒我偏不給他你敢怎麼着那知道司棋這東西糊塗便一頭撞在墻上把腦袋撞破鮮血流出竟碰死了他媽哭着救不過來

便要叫那小子償命他表兄也奇說道你們不用着急我在外頭原發了財因想著他纔回來的心也算是真了你們要不信只管瞧說着打懷裡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飾來他媽媽看見了心軟了說你既有心爲什麼總不言語他外甥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我要說有錢他就是貪圖銀錢了如今他只爲人就是難得的我把首飾給你們我去買棺盛殮他那司棋的母親接了東西也不顧女孩兒了由着外甥去那裡知道他外甥叫人擡了兩口棺材來司棋的母親看見詫異說怎麼棺材要兩口他外甥笑道一口裝不下得兩口纔好司棋的母親見他外甥又不哭只當是他心疼的傻了豈知他忙著把司棋收拾

了也不啼哭眼錯不見把帶的小刀子往脖子裡一抹也就抹死了司棋的母親懊悔起來倒哭的了不得如今坊裡知道了要報官他急了央我來求奶奶說個人情他再過來給奶奶磕頭鳳姐聽了詫異道那有這樣傻丫頭偏偏的就碰見這個傻小子怪不得那一天番出那些東西來他心裡沒事人是的敢只是這麼個烈性孩子論起來我也沒這麼大工夫管他這些閒事但只你纔說的叫人聽著怪可憐見的也罷了你回去告訴他我和你二爺說打發旺兒給他撕擄就是了鳳姐打發那人去了纔過賈母這邊來不題且說賈政這日正與詹光下大棊通局的輸贏也差不多單爲着一隻角兒死活未分在那

裡打結門上的小厮進來回道外面馮大爺要見老爺賈政道
請進來小厮出去請了馮紫英走進門來賈政即忙迎着馮紫
英進來在書房中坐下見是下棊便道只管下棊我來觀局詹
光笑道晚生的棊是不堪瞧的馮紫英道好說請下罷賈政道
有什麽事麽馮紫英道沒有什麽話老伯只管下棊我也學幾
着兒賈政向詹光道馮大爺是我們相好的既沒事我們索性
下完了這一局再說話兒馮大爺在旁邊瞧着馮紫英道下采
不下采詹光道下采的馮紫英道下采的是不好多嘴的賈政
道多嘴也不妨橫豎他輸了十來銀兩子終久是不拿出來的
往後只好罰他做東便了詹光笑道這倒使得馮紫英道老伯

和詹公對下麽賈政笑道從前對下他輸了如今讓他兩個子
兒他又輸了時常還要悔幾着不叫他悔他就急了詹光也笑
道沒有的事賈政道你試試瞧大家一面說笑一面下完了做
起棊來詹光還了棊頭輸了七個子兒馮紫英道這盤總吃虧
在打結裡頭老伯結少就便宜了賈政對馮紫英道有罪有罪
咱們說話兒罷馮紫英道小侄與老伯久不見面一來會會二
來因廣西的同知進來引見帶了四種洋貨可以做得貢的一
件是圍屏有二十四扇槅子都是紫檀雕刻的中間雖說不是
玉却是絕好的硝子石石上鏤出山水人物樓臺花鳥兒來一
扇上有五六十個人都是宮粧的女子名為漢宮春曉人的眉

目口鼻以及出手衣褶刻得又清楚又細膩點綴布置都是好的我想尊府大觀園中正廳上恰好用的着還有一架鐘表有三尺多高也是一個童兒拿着時辰牌到什麼時候兒就報什麼時辰裡頭還有消息人兒打十番兒這是兩件重笨的却還沒有拿來現在我帶在這裡的兩件却倒有些意思兒就在身邊拿出一個錦匣子來用幾重白綾裹著揭開了綿子第一層是一個玻璃盒子裡頭金托子大紅縐紬托底上放著一顆桂圓大的珠子光華耀目馮紫英道據說這就叫做母珠因叫拿一個盤兒來詹光即忙端過一個黑漆茶盤道使得麼馮紫英道使得便又向懷裡掏出一個白絹包兒將包兒裡的珠子都

倒在盤裡散着把那顆母珠擱在中間將盤放於棹上看見那些小珠子兒滴溜滴溜的都滾到大珠子身邊回來把這顆大珠子抬高了別處的小珠子一顆也不剩都粘在大珠上詹光道這也奇賈政道這是有的所以叫做母珠原是珠之母那馮紫英又回頭看着他跟來的小厮道那個匣子呢小厮趕忙捧過一個花梨木匣子來大家打開看時原來匣內襯着虎紋錦錦上疊著一束藍紗詹光道這是什麼東西馮紫英道這叫做鮫綃帳在匣裡子拿出來時疊得長不滿五寸厚不上半寸馮紫英一層一層的打開打到十來層已經桌上鋪不下了馮紫英道你看裡頭還有兩褶必得高屋裡去纔張得下這就是鮫

絲所織暑熱天氣張在堂屋裡頭蒼蠅蚊子一個不能進來又輕又亮賈政道不用全打開怕疊起來倒費事詹光便與馮紫英一層一層折好收拾了馮紫英道這四件東西價兒也不貴兩萬銀他就賣母珠一萬鮫綃帳五千漢宮春曉與自鳴鐘五千賈政道那裡買的起馮紫英道你們是個國戚難道宮裡頭用不着麼賈政道用得着的狠多只是那裡有這些銀子等我叫人拿進去給老太太瞧瞧馮紫英道狠是賈政便着人叫賈璉把這兩件東西送到老太太那邊去並叫人請了邢王二夫人鳳姐兒都來瞧著又把兩件東西一一試過賈璉道他還有兩件一件是圍屏一件是樂鐘共總要賣二萬銀子呢鳳姐兒

接着道東西自然是好的但是那裡有這些閒錢偺們又不比外任督撫要辦貢我已經想了好些年了像偺們這種人家必得置些不動搖的根基纔好或是祭地或是義庄再置些墳屋往後子孫遇見不得意的事還是點兒底子不到一敗塗地我的意思是這樣不知老太太老爺太太們怎麼樣若是外頭老爺們要買只管買賈母與眾人都說這話說的倒也是賈璉道還了他罷原是老爺叫我送給老太太瞧為的是宮裡好進誰說買來擱在家裡老太太還沒開口你便說了一大堆喪氣話說着便把兩件東西拿出去了告訴賈政只說老太太不要便與馮紫英道這兩件東西好可好就只沒銀子我替你留心有

要買的人我便送信給你去馮紫英只得收拾好了坐下說些閒話沒有興頭就要起身賈政道你在這裡吃了晚飯去罷馮紫英道罷了來了就叨擾老伯嗎賈政道說那裡的話正說着人回大老爺來了賈赦早已進來彼此相見敘些寒溫不一時擺上酒來餚饌羅列大家喝着酒至四五巡後說起洋貨的話馮紫英道這種貨本是難消的除非要像尊府這樣人家還可消得其餘就難了賈政道這也不見得賈赦道我們家裡也比不得從前了這回兒也不過是個空門面馮紫英又問東府珍大爺可好麼我前兒見他說起家常話兒來提到他令郎續娶的媳婦遠不及頭裡那位秦氏奶奶了如今後娶的到底是那一家的我也沒有問起賈政道我們這個姪孫媳婦兒也是這裡大家從前做過京畿道的胡老爺的女孩兒馮紫英道胡道長我是知道的但是他家教上也不怎麼樣也罷了只要姑娘好就好賈璉道聽得內閣裡人說起雨村又要陞了賈政道這也好不知准不准賈璉道大約有意思的了馮紫英道我今兒從吏部裡來也聽見這樣說雨村老先生是貴本家不是賈政道是馮紫英道是有服的還是無服的賈政道說也話長他原籍是浙江湖州府人流寓到蘇州甚不得意有個甄士隱和他相好時常周濟他已後中了進士得了榜下知縣便娶了甄家的丫頭如今的太太不是正配豈知甄士隱弄到零落不堪沒

有找處雨村革了職以後那時還與我家並未相識只因舍妹丈林如海林公在揚州巡鹽的時候請他在家做西席外甥女兒是他的學生因他有起復的信要進京來恰好外甥女兒要上來探親林姑老爺便托他照應上來的還有一封薦書托我吹噓吹噓那時看他不錯大家常會豈知雨村也奇我家世襲起從代字輩下來寧榮兩宅人口房舍以及起居事宜一概都明白因此遂覺得親熱了因又笑說道幾年門子也會鑽了由知府推陞轉了御史不過幾年陞了吏部侍郎兵部尚書爲著一件事降了三級如今又要陞了馮紫英道人世的榮枯仕途的得失終屬難定賈政道天下事都是一個樣的理喲比如

方纔那珠子那顆大的就像有福氣的人是的那些小的都托賴着他的靈氣護庇着要是那大的沒有了那些小的也就沒有收攬了就像人家兒當頭人有了事骨肉也都分離了親戚也都零落了就是好朋友也都散了轉瞬榮枯真似春雲秋葉一般你想做官有什麼趣兒呢像雨村算便宜的了還有我們差不多的人家兒就是甄家從前一樣功勳一樣世襲一樣起居我們也是時常來往不多幾年他們進京來差人到我這裡請安還狠熱鬧一會兒抄了原籍的家財至今杳無音信不知他近況若何心下也着實惦記着賈赦道什麼珠子賈政同馮紫英又說了一遍給賈赦聽賈赦道偺們家是再沒有事的馮

紫英道果然尊府是不怕的一則裡頭有貴妃照應二則故舊好親戚多三則你們家自老太太起至於少爺們沒有一個刁鑽刻薄的賈政道雖無刁鑽刻薄的却沒有德行才情白白的衣租食稅那裡當得起賈赦道咱們不用說這些話大家吃酒罷大家又喝了几盃擺上飯來吃畢喝茶馮家的小厮走來輕輕的向紫英說了一句馮紫英便要告辭賈赦問那小厮道你說什麼小厮道外面下雪早已下了梆子了賈政叫人看時已是雪深一寸多了賈政道那兩件東西你收拾好了麼馮紫英道收好了若尊府要用價錢還自然讓些賈政道我留神就是了紫英道我再聽信罷天氣冷請罷別送了賈赦賈政便命賈璉送了出去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三回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菴掀翻風月案

却說馮紫英去後賈政叫門上的人來吩咐道今兒臨安伯那裡來請吃酒知道是什麼事門上的人道奴才曾問過並沒有什麼喜慶事不過南安王府裡到了一班小戲子都說是個名班伯爺高興唱兩天戲請相好的老爺們瞧瞧熱鬧熱鬧大約不用送禮的說着賈赦過來問道明兒二老爺去不去賈政道承他親熱怎麼好不去的說着門上進來回道衙門裡書辦來請老爺明日上衙門有堂派的事必得早些去賈政道知道了說着只見兩個管屯裡地租子的家人走來請了安磕了頭旁邊站着賈政道你們是郝家庄的兩個答應了一聲賈政也不往下問竟與賈赦各自說了一回話兒散了家人等秉着手燈送過賈赦去這裡賈璉便叫那管租的人道說你的那人說道十月裡的租子奴才已經赶上來了原是明兒可到誰知京外拿車把車上的東西不由分說都掀在地下奴才告訴他說是府裡收租子的車不是買賣車他更不管這些奴才叫車夫只管拉着走几個衙役就把車夫混打了一頓硬扯了兩輛車去了奴才所以先來回報求爺打發個人到衙門裡去要了來纔好再者也整治整治這些無法無天的差役纔好爺還不知道呢更可憐的是那買賣車客商的東西全不顧掀下來赶着就

走那些趕車的但說句話打的頭破血出的賈璉聽了罵道這個還了得立刻寫了一個帖兒叫家人拿去向拿車的衙門裡要車去并車上東西若少了一件是不依的快叫周瑞周瑞不在家又叫旺兒旺兒晌午出去了還沒有回來賈璉道這些忘八日的一個都不在家他們成年家吃糧不管事因吩咐小廝們快給我找去說着也回到自己屋裡睡下不題且說臨安伯第二天又打發人來請賈政告訴賈赦道我是衙門裡有事璉兒要在家等候拿車的事情也不能去倒是大老爺帶著寶玉應酬一天也罷了賈赦點頭道也使得賈政遣人去叫寶玉說今兒跟大爺到臨安伯那裡聽戲去寶玉喜歡的了不得便換

上衣服帶了焙茗掃紅鋤藥三個小子出來見了賈赦請了安上了車來到臨安伯府裡門上人回進去一會子出來說老爺請於是賈赦帶著寶玉走入院內只見賓客喧闐賈赦寶玉見了臨安伯又與眾賓客都見過了禮大家坐着說笑了一回只見一個掌班拿著一本戲單一個牙笏向上打了一個千兒說道求各位老爺賞戲先從尊位點起挨至賈赦也點了一齣那人回頭見了寶玉便不向別處去竟搶步上來打個千兒道求二爺賞兩齣寶玉一見那人面如傅粉唇若塗硃鮮潤如出水芙蕖飄揚似臨風玉樹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蔣玉函前日還得他帶了小戲兒進京也沒有到自己那裡此時見了又不好站

起來只見笑道你多早晚來的蔣玉函把眼往左右一溜悄悄的笑道怎麽二爺不知道麽寶玉因衆人在坐也難說話只得胡亂點了一齣蔣玉函去了便有幾個議論道此人是誰有的說他向來是唱小旦的如今不肯唱小旦年紀也大了就在府裡掌班頭裡也改過小生他也攢了好幾個錢家裡已經有兩三個鋪子只是不肯放下本業原舊領班有的說想必成了家了有的說親還沒有定他倒拿定一個主意說是人生婚配關係一生一世的事不是混鬧得的不論尊卑貴賤總要配的上他的纔能所以到如今還並沒娶親寶玉暗忖度道不知日後誰家的女孩兒嫁他要嫁着這麽樣的人才兒也算是不辜負

了那時開了戲也有崑腔也有高腔也有弋腔平腔熱鬧非常到了晌午便擺開桌子吃酒又看了一回賈赦便欲起身臨安伯過來留道天色尚早聽見說琪官兒還有一齣占花魁他們頂好的首戲寶玉聽了巴不得賈赦不走於是賈赦又坐了一會果然蔣玉函扮了秦小官伏侍花魁醉後神情把那一種憐香惜玉的意思做得極情盡致以後對飲對唱纏綿繾綣寶玉這時不看花魁只把兩隻眼睛獨射在秦小官身上更加蔣玉函聲音嚮喨口齒清楚按腔落板寶玉的神魂都唱的飄蕩了直等這齣戲煞場後更知蔣玉函極是情種非尋常脚色可比因想着樂記上說的是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所

以知聲知音知樂有許多講究聲音之原不可不察詩詞一道但能傳情不能入骨自後想要講究講究音律寶玉想出了神忽見賈赦起身主人不及相留寶玉没法只得跟了回來到了家中賈赦自回那邊去了寶玉來見賈政賈政纔下衙門正向賈璉問起拿車之事賈璉道今兒叫人拿帖兒去知縣不在家他的門上說了這是本官不知道的並無牌票出去拿車都是那些混賬東西在外頭撒野擠訛頭既是老爺府裡的我便立刻叫人去追辦包管明兒連車連東西一并送來如有半點差遲再行稟過本官重重處治此刻本官不在家求這裡老爺看破些可以不用本官知道更好賈政道既無官票倒底是何等

樣人在那裡作怪賈璉道老爺不知外頭都是這樣想來明兒必定送來的賈璉說完下來寶玉上去見了賈政問了幾句便叫他往老太太那裡去賈璉因為昨夜叫空了家人出來傳喚那起人都已伺候齊全賈璉罵了一頓叫大管家賴大將各行檔的花名册子拿來你去查點查點寫一張諭帖叫那些人知道若有並未告假私自出去傳喚不到貽誤公事的立刻給我打了攆出去賴大連忙答應了幾個是出來吩咐了一回家人各自留意過不幾時忽見有一個人頭上戴着氊帽身上穿著一身青布衣裳脚下穿着一雙撒鞋走到門上向衆人作了個揖衆人拿眼上上下下打諒了他一番便問他是那裡來的那

人道我自南邊甄府中來的并有家老爺手書一封求這裡的爺們呈上尊老爺衆人聽見他是甄府來的纔站起來讓他坐下道你乏了且坐坐我們給你回就是了門上一面進來回明賈政呈上來書賈政拆書看時上寫着

世交夙好氣誼素敦遙仰檐帷不勝依切弟因菲材獲譴自分萬死難償幸邀寬宥待罪邊隅迄今門戶凋零家人星散所有奴子包勇向曾使用雖無奇技人尚愨實倘使得備奔走餬口有資屋烏之愛感佩無涯矣專此奉達餘容再敘不宣

年家眷弟甄應嘉頓首

賈政看完笑道這裡正因人多甄家倒荐人來又不好却的吩

咐門上叫他見我且留他住下因材使用便了門上出去帶進人來見賈政便磕了三個頭起來道家老爺請老爺安自己又打個千兒說包勇請老爺安賈政回問了甄老爺的好便把他上下一瞧但見包勇身長五尺有零肩背寬肥濃眉爆眼磕額長鬚氣色粗黑垂着手站著便問道你是向來在甄家的還是住過幾年的包勇道小的向在甄家的賈政道你如今為什麼要出來呢包勇道小的原不肯出來只是家老爺再四叫小的出來說別處你不肯去這裡老爺家裡和在咱們自己家裡一樣的所以小的來的賈政道你們老爺不該有這樣事情弄到這個田地包勇道小的本不敢說我們老爺只是太好了一味

的眞心待人反倒招出事來賈政道眞心是最好的了包勇道因爲太眞了人人都不喜歡討人厭煩是有的賈政笑了一笑道旣這樣皇天自然不負他的包勇還要說時賈政又問道我聽見說你們家的哥兒不是也叫寶玉麼包勇道是賈政道他還肯向上巴結麼包勇道老爺若問我們哥兒倒是一段奇事哥兒的脾氣也和我家老爺一個樣子也是一味的誠實從小兒只愛和那些姐妹們在一處頑老爺太太也狠打過幾次他只是不改那一年太太進京的時候兒哥兒大病了一場已經死了半日把老爺幾乎急死裝裹都預備了幸喜後來好了嘴裡說道走到一座牌樓那裡見了一個姑娘領着他到了一座

廟裡見了好些櫃子裡頭見了好些冊子又到屋裡見了無數女子說是都變了鬼怪是的也有變做骷髏兒的他嚇急了就哭喊起來老爺知他醒過來了連忙調治漸漸的好了老爺仍叫他在姐妹們一處頑去他竟改了脾氣了好着時候的頑意兒一槩都不要了惟有念書爲事就有什麼人來引誘他他也全不動心如今漸漸的能殼帮着老爺料理些家務了賈政默然想了一回道你去歇歇去罷等這裡用着你時自然派你一個行次兒包勇答應着退下來跟着這裡人出去歇息不提一日賈政早起剛要上衙門看見門上那些人在那裡交頭接耳好像要使賈政知道的是的又不好明回只管咕咕唧唧的說

話賈政叫上來問道你們有什麽事這麽鬼鬼祟祟的門上的人回道奴才們不敢說賈政道有什麽事不敢說的門上的人道奴才今兒起來開門出去見門上貼著一張白紙上寫着許多不成事體的字賈政道那裡有這樣的事寫的是什麽門上的人道是水月菴裡的腌臢話賈政道拿給我瞧門上的人道奴才本要揭下來誰知他貼的結寔揭不下來只得一面抄一面洗剛纔李德揭了一張給奴才瞧就是那門上貼的話奴才們不敢隱瞞說着呈上那帖兒賈政接來看時上面寫着

西貝草斤年紀輕水月菴裡管尼僧一個男人多少女窩娼
聚賭是陶情不肖子弟來辦事榮國府內好聲名

賈政看了氣的頭昏目暈趕着叫門上的人不許聲張悄悄叫人往寧榮兩府靠近的夾道子墻壁上再去找尋隨卽叫人去喚賈璉出來賈璉卽忙赶至賈政忙問道水月菴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向來你也查考查考過沒有賈璉道沒有一向都是芹兒在那裡照管賈政道你知道芹兒照管得來照管不來賈璉道老爺旣這麽說想来芹兒必有不妥當的地方兒賈政歎道你瞧瞧這個帖兒寫的是什麽賈璉一看道有這樣事麽正說着只見賈蓉走來拿著一封書子寫着二老爺密啟打開看時也是無頭榜一張與門上所貼的話相同賈政道快叫賴大帶了三四輛車到水月菴裡去把那些女尼姑女道士一齊

拉回來不許泄漏只說裡頭傳喚賴大領命去了且說水月菴中小女尼女道士等初到庵中沙彌與道士原係老尼收管日間教他些經懺已後元妃不用也便習學得懶惰了那些女孩子們年紀漸漸的大了都也有些知覺了更兼賈芹也是風流人物打量芳官等出家只是小孩子性兒便去招惹他們那知芳官竟是真心不能上手便把這心腸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因那小沙彌中有個名叫沁香的和女道士中有個叫做鶴仙的長的都甚妖嬈賈芹便和這兩個人勾搭上了閑時便學些絲絃唱個曲兒那時正當十月中旬賈芹給菴中那些人領了月例銀子便想起法兒來告訴衆人道我為你們領月錢不能

進城又只得在這裡歇著怪冷的怎麽樣我今兒帶些菓子酒大家吃着樂一夜好不好那些女孩子都高興便擺起棹子連本菴的女尼也叫了來惟有芳官不來賈芹喝了幾杯便說道要行令沁香等道我們都不會倒不如搳拳罷誰輸了喝一鍾豈不爽快本菴的女尼道這天剛過晌午混嚷混喝的不像且先喝幾鍾愛散的先散去誰愛陪芹大爺的回來晚上儘子喝去我也不管正說着只見道婆急忙進來說快散了罷府裡賴大爺來了衆女尼忙亂收拾便叫賈芹躲開賈芹因多喝了幾杯便道我是送月錢來的怕什麽話猶未完已見賴大進來見這般樣子心裡大怒為的是賈政吩咐不許聲張只得含糊裝

笑道芹大爺也在這裡呢麼賈芹連忙站起來道賴大爺你來作什麼賴大說大爺在這裡更好快快叫沙彌道士收拾上車進城宮裡傳呢賈芹等不知原故還要細問賴大說天已不早了快快的好赶進城衆女孩子只得一齊上車賴大騎著大走騾押着赶進城不題却說賈政知道這事氣的衙門也不能上了獨坐在內書房嘆氣賈璉也不敢走開忽見門上的進來禀道衙門裡今夜該班是張老爺因張老爺病了有知會來請老爺補一班賈政正等賴大回來要辦賈芹此時又要該班心裡納悶也不言語賈璉走上去說道賴大是飯後出去的水月菴離城二十來里就赶進城也得二更天今日又是老爺的帮班

請老爺只管去賴大來了叫他押着也別聲張等明兒老爺回來再發落倘或芹兒來了也不用說明看他明兒見了老爺怎麼樣說賈政聽來有理只得上班去了賈璉抽空纔要回到自已房中一面走着心裡抱怨鳳姐出的主意欲要埋怨因他病着只得隱忍慢慢的走着且說那些下人一人傳十傳到裡頭先是平兒知道即忙告訴鳳姐鳳姐因那一夜不好懨懨的總沒精神正是惦記鐵檻寺的事情聽見外頭貼了匿名揭帖的一句話嚇了一跳忙問貼的是什麼平兒隨口答應不留神就錯說了道没要緊是饅頭菴裡的事情鳳姐本是心虛聽見饅頭菴的事情這一嚇直唬怔了一句話沒說出來急火上攻眼

前發暈咳嗽了一陣便歪倒了兩隻眼却只是發怔平兒慌了說道水月菴裡不過是女沙彌女道士的事奶奶着什麼急呢鳳姐聽是水月菴纔定了定神道嗳糊塗東西到底是水月菴是饅頭菴呢平兒道是我頭裡錯聽了饅頭菴後來聽見不是饅頭菴是水月菴我剛纔也就說溜了嘴說成饅頭菴了鳳姐道我就知道是水月菴那饅頭菴與我什麼相干原是這水月菴是我叫芹兒管的大約扣了月錢平兒道我聽著不像月錢的事還有些腌臢話呢鳳姐道我更不管那個你二爺那裡去了平兒說聽見老爺生氣他不敢走開我聽見事情不好我吩咐這些人不許吵嚷不知太太們知道了沒有就聽見說老

爺叫賴大拿這些女孩子去了且叫人前頭打聽打聽奶奶現在病着依我竟先別管他們的閑事正說着只見賈璉進來鳳姐欲待問他見賈璉一臉怒氣暫且裝作不知賈璉沒吃完飯旺兒來說外頭請爺呢賴大回來了賈璉道芹兒來了沒有旺兒道也來了賈璉便道你去告訴賴大說老爺上班兒去了把這些個女孩子暫且收在園裡明日等老爺回來送進宮去只叫芹兒在內書房等着我旺兒去了賈芹走進書房只見那些下人指指戳戳不知說什麼看起這個樣兒來不像宮裡要人想着問人又問不出來正在心裡疑惑只見賈璉走出來賈芹便請了安垂手侍立說道不知道娘娘宮裡即刻傳那些孩子

們做什麽叫姪兒好趕幸喜姪兒今兒送月錢去還沒有走便同着賴大來了二叔想來是知道的賈璉道我知道什麽你纔是明白的呢賈芹摸不著頭腦兒也不敢再問賈璉道你幹的好事啊把老爺都氣壞了賈芹道姪兒沒有幹什麽菴裡月錢是月月給的孩子們經懺是不忘的賈璉見他不知又是平素常在一處頑笑的便嘆口氣道打嘴的東西你各自去瞧瞧罷便從靴掖兒裡頭拿出那個揭帖來扔與他瞧賈芹拾來一看諕得面如土色說道這是誰幹的我並沒得罪人爲什麽這麽坑我我一月送錢去只走一趟並沒有這些事若是老爺回來打着問我姪兒就屈死了我母親知道更要打死說著見沒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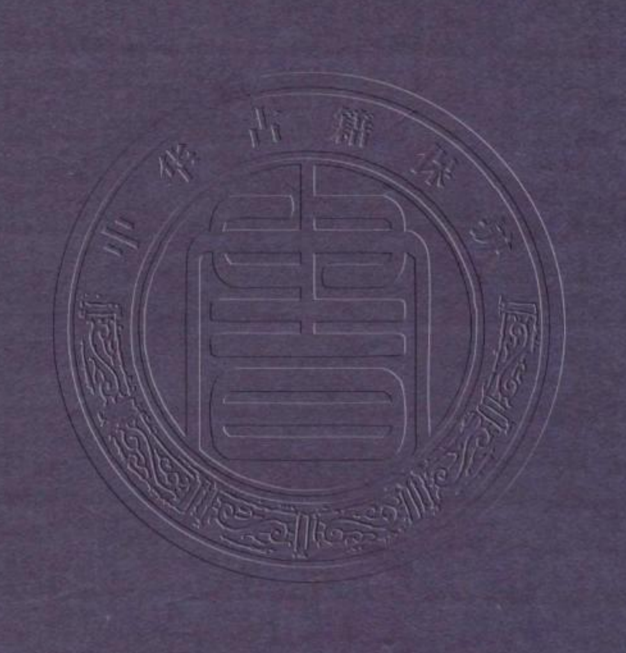
在旁邊便跪下央及道好叔叔救我一救兒罷說着只管磕頭滿眼流淚賈璉想道老爺最惱這些要是問准了有這些事這場氣也不小鬧出去也不好聽又長那個貼帖兒的人的志氣了將來偺們的事多着呢倒不如趁着老爺上班兒和賴大商量着要混過去就可以沒事了現在沒有對証想定主意便說你別瞞我你幹的鬼兒你打諒我都不知道呢若要完事除非是老爺打着問你你只一口咬定沒有纔好沒臉的東西起去罷叫人去叫賴大不多時賴大來了賈璉便和他商量賴大說這芹大爺本來鬧的不像了奴才今兒到菴裡的時候他們正在那裡喝酒呢帖兒上的話一定是有的賈璉道芹兒你聽賴

大還賴你不成賈芹此時紅漲了臉一句也不敢言語還是賈璉拉着賴大央他護庇護庇罷只說芹哥兒是在家裡找了來的你帶了他去只說沒有見我明日你求老爺也不用問那些女孩子了竟是叫了媒人來領了去一賣完事果然娘娘再要的時候兒偺們再買賴大想來鬧也無益且名聲不好也就應了賈璉叫賈芹跟了賴大爺去罷聽着他教你你就跟着他說罷賈芹又磕了一個頭跟著賴大出去到了沒人的地方兒又給賴大磕頭賴大說我的小爺你太鬧的不像了不知得罪了誰鬧出這個亂兒來你想想誰和你不對罷賈芹想了一會子並無不對人的只得無精打彩跟着賴大走回未知如何抵賴

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三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寶玉通靈知奇禍

話說賴大帶了賈芹出來一宿無話靜候賈政回來單是那些女尼女道重進園來都喜歡的了不得欲要到各處逛逛明日預備進宮不料賴大便吩咐了看園的婆子並小厮看守惟給了些飯食却是一步不准走開那些女孩子摸不著頭腦只得坐著等到天亮園裏各處的丫頭雖都知道拉進女尼們來預備宮裏使喚却也不能深知原委到了明日早起賈政正要下班因堂上發下兩省城工估銷冊子立刻要查核一時不能回家便叫人回來告訴賈璉說賴大回來你務必查問明白該如

何辦就如何辦了不必等我賈璉奉命先替芹兒喜歡又想道若是辦得一點影兒都沒有又恐賈政生疑不如回明二太太討個主意辦去便是不合老爺的心我也不至甚擔干係主意定了進內去見王夫人陳說昨日老爺見了揭帖生氣把芹兒和女尼女道等都叫進府來查辦今日老爺沒空問這件不成體統的事叫我來回太太該怎麼便怎麼樣我所以來請示太太這件事如何辦理王夫人聽了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若是芹兒這麼樣起來這還成咱們家的人了麼但只這個貼帖兒的也可惡這些話可是混嚼說得的麼你到底問了芹兒有這件事沒有呢賈璉道剛纔也問過了太太想別說他幹了沒有就

是幹了一個人幹了混賬事也肯應承麼但只我想芹兒也不敢行此事知道那些女孩子都是娘娘一時要叫的倘或鬧出事來怎麼樣呢依侄兒的主見要問也不難若問出來太太怎麼個辦法呢王夫人道如今那些女孩子在那裡賈璉道都在園裡鎖着呢王夫人道姑娘們知道不知道賈璉道大約姑娘們也都知道是預備宮裡頭的話外頭並沒提起別的來王夫人道狠是這些東西一刻也是留不得的頭裡我原要打發他們去來著都是你們說留着好如今不是弄出事來了麼你竟叫賴大帶了去細細兒的問他的本家兒有人沒有將文書查出花上幾十兩銀子僱隻船派個妥當人送到本地一槩連文

書發還了也落得無事若是為着一兩個不好個個都押着他們還俗那又太造孽了若在這裡發給官媒雖然我們不要身價他們弄去賣錢那裡顧人的死活呢芹兒呢你便狠狠的說他一頓除了祭祀喜慶無事叫他不用到這裡來看仔細碰在老爺氣頭兒上那可就吃不了兜著走了也說給賬房兒裡把這一項錢糧檔子銷了還打發個人到水月菴說老爺的諭除了上坟燒紙要有本家爺們到他那裡去不許接待若再有一點不好風聲連老姑子一塊兒攆出去賈璉一一答應了出去將王夫人的話告訴賴大說太太的主意叫你這麼辦辦完了告訴我去回太太你快辦去罷回來老爺來你也按著太太的

話回去賴大聽說便道我們太太真正是個佛心這班東西還着人送回去既是太太好心不得不挑個好人芹哥兒竟交給二爺開發了罷那貼帖兒的奴才想法兒查出來重重的收拾他纔好賈璉點頭說是了即刻將賈芹發落賴大也赶着把女尼等領出按著主意辦去了晚上賈政回來賈璉賴大回明賈政賈政本是省事的人聽了也便撂開手了獨有那些無賴之徒聽得賈府發出二十四個女孩子來那個不想究竟那些人能彀回家不能未知着落亦難虛擬且說紫鵑因黛玉漸好園中無事聽見女尼等預備宮內使喚不知何事便到賈母那邊打聽打聽恰遇着鴛鴦下來閒着坐下說閒話兒提起女尼的

事鴛鴦詫異道我並沒有聽見回來問問二奶奶就知道了正說着只見傅試家兩個女人過來請賈母的安鴛鴦要陪了上去那兩個女人因賈母正睡晌覺就與鴛鴦說了一聲兒回去了紫鵑問這是誰家差來的鴛鴦道好討人嫌家裏有了一個女孩兒長的好些兒就獻寶的是的常在老太太跟前誇他們姑娘怎麼長的好心地兒怎麼好禮貌上又好說話兒又簡絕做活計兒手兒又巧會寫會筭尊長上頭最孝敬的就是待下人也是極和平的來了就編這麼一大套常說給老太太聽我聽着狠煩這幾個老婆子眞討人嫌我們老太太偏愛聽那些個話老太太也罷了還有寶玉素常見了老婆子便狠厭煩的

偏見了他們家的老婆子就不厭煩你說奇不奇前兒還來說他們姑娘現有多少人家兒来求親他們老爺總不肯應心裡只要和偺們這樣人家作親纔肯誇獎一回奉承一回把老太太的心都說活了紫鵑聽了一呆便假意道若太太喜歡爲什麽不就給寶玉定了呢鴛鴦正要說出原故聽見上頭說老太太醒了鴛鴦赶着上去紫鵑只得起身出來回到園裡一頭走一頭想道天下莫非只有一個寶玉你也想他我也想他我們家的那一位越發痴心起来了看他的那個神情兒是一定在寶玉身上的了三番兩次的病可不是爲着這個是什麽這家裡金的銀的還鬧不淸再添上一個什麽傳姑娘更了不得了

我看寶玉的心也在我們那一位的身上啊聽着鴛鴦的話竟是見一個愛一個的這不是我們姑娘白操了心了嗎紫鵑本是想著黛玉往下一想連自已也不得主意了不免神都痴了要想叫黛玉不用瞎操心呢又恐怕他煩惱要是看著他這樣又可憐見兒的左思右想一時煩躁起來自已啐自已道你替人耽什麽憂就是林姑娘眞配了寶玉他的那性情兒也是難伏侍的寶玉性情雖好又是貪多嚼不爛的我倒勸人不必瞎操心我自已纔是瞎操心呢從今已後我盡我的心伏侍姑娘其餘的事全不管這麽一想心裡倒覺淸淨回到瀟湘館来見黛玉獨自一人坐在炕上理從前做過的詩文詞稿抬頭見紫

鵑進來便問你到那裡去了紫鵑道今兒瞧了瞧姐妹們去黛玉道可是找襲人姐姐去麽紫鵑道我找他做什麽黛玉一想這話怎麽順嘴說出來了呢反覺不好意思便啐道你找不找與我什麽相干倒茶去罷紫鵑也心裡暗笑出來倒茶只聽園裡一疊聲亂嚷不知何故一面倒茶一面叫人去打聽回來說道怡紅院裡的海棠本來萎了幾棵也沒人去澆灌他昨日寶玉走去瞧見枝頭上好像有了骨朶兒是的人都不信沒有理他忽然今日開的狠好的海棠花衆人咤異都爭着去看連老太太太太都鬨動了來瞧花兒呢所以大奶奶叫人收拾園裡頭樹葉子這些人在那裡傳喚黛玉也聽見了知道老太太來便更了衣叫雪雁去打聽若是老太太來了即來告訴我雪雁去不多時便跑來說老太太太太好些人都來了請姑娘就去罷黛玉略自照了一照鏡子掠了一掠鬢髮便扶着紫鵑到怡紅院來已見老太太坐在寶玉常卧的榻上黛玉便說道請老太太安退後便見了邢王二夫人回來與李紈探春惜春邢岫烟彼此問了好只有鳳姐因病未來史湘雲因他叔叔調任回京接了家去薛寶琴跟他姐姐家去住了李家姐妹因見園內多事李嬸娘帶了在外居住所以黛玉今日見的只有數人大家說笑了一回講究這花開得古怪賈母道這花兒應在三月裡開的如今雖是十一月因節氣遲還算十月應着小陽春的

天氣因爲和暖開花也是有的王夫人道老太太見的多說得是也不爲奇邢夫人道我聽見這花已經萎了一年怎麽這回不應時候兒開了必有個原故李紈笑道老太太和太太說的都是據我的糊塗想頭必是寶玉有喜事來了此花先來報信探春雖不言語心裡想道必非好兆大凡順者昌逆者亡草木知運不時而發必是妖孽但只不好說出來獨有黛玉聽說是喜事心裡觸動便高興說道當初田家有荆樹一棵弟兄三個因分了家那荆樹便枯了後來感動了他弟兄們仍舊歸在一處那荆樹也就榮了可知草木也隨人的如今二哥哥認真念書舅舅喜歡那棵樹也就發了賈母王夫人聽了喜歡便說林

姑娘比方得有理狠有意思正說着賈赦賈政賈環賈蘭都進來看花賈赦便說據我的主意把他砍去必是花妖作怪賈政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不用砍他隨他去就是了賈母聽見便說誰在這裡混說人家有喜事好處什麽怪不怪的若有好事你們享去若是不好我一個人當去你們不許混說賈政聽了不敢言語訕訕的同賈赦等走了出來那賈母高興叫人傳話到廚房裡快快預備酒席大家賞花叫寶玉環兒蘭兒各人做一首詩誌喜林姑娘的病纔好别叫他費心若高興給你們改改對著李紈道你們都陪我喝酒李紈答應了是便笑對探春笑道都是你鬧的探春道饒不叫我們做詩怎麽我們鬧的李

紈道海棠社不是你起的麽如今那棵海棠也要來入社了大家聽著都笑了一時擺上酒菜一面喝着彼此都要討老太太的喜歡大家說些興頭話寶玉上來斟了酒便立成了四句詩寫出來念與賈母聽道

海棠何事忽摧隤　今日繁花爲底開
應是北堂增壽考　一陽旋復占先梅

賈環也寫了來念道

草木逢春當茁芽　海棠未發候偏差
人間奇事知多少　冬月開花獨我家

賈蘭恭楷謄正呈與賈母賈母命李紈念道

烟凝媚色春前萎　霜浥微紅雪後開
莫道此花知識淺　欣榮預佐合歡盃

賈母聽畢便說我不大懂詩聽去倒是蘭兒的好環兒做的不好都上來吃飯罷寶玉看見賈母喜歡更是興頭因想起晴雯死的那年海棠死的今日海棠復榮我們院內這些人自然都好但是晴雯不能像花的死而復生了頓覺轉喜爲悲忽又想起前日巧姐提鳳姐要把五兒補入或此花爲他而開也未可知却又轉悲爲喜依舊說笑賈母還坐了半天然後扶了珍珠回去了王夫人等跟着過來只見平兒笑嘻嘻的迎上來說我們奶奶知道老太太在這裡賞花自已不得來叫奴才來伏侍

老太太太太們還有兩疋紅送給寶二爺包裹這花當作賀禮襲人過來接了呈與賈母看賈母笑道偏是鳳丫頭行出點事兒來叫人看着又體面又新鮮狠有趣兒襲人笑着向平兒道回去替寶二爺給二奶奶道謝要有喜大家喜賈母聽了笑道噯喲我還忘了呢鳳丫頭雖病着還是他想的到送的也巧一面說着衆人就隨着去了平兒私與襲人道奶奶說這花兒開的怪叫你鉸塊紅紬子掛掛就應在喜事上去了巳後也不必只管當作奇事混說襲人點頭答應送了平兒出去不題且說那日寶玉本來穿着一裹圓的皮襖在家歇息因見花開只管出來看一回賞一回歎一回愛一回的心中無數悲喜離合都

弄到這株花上去了忽然聽說賈母要來便去換了一件狐腋箭袖罩一件元狐腿外褂出來迎接賈母匆匆穿換未將通靈寶玉掛上及至後來賈母去了仍舊換衣襲人見寶玉脖子上沒有掛着便問那塊玉呢寶玉道剛纔忙亂換衣摘下來放在炕桌上我沒有帶襲人回看桌上並沒有玉便向各處找尋踪影全無嚇得襲人滿身冷汗寶玉道不用着急少不得在屋裡的問他們就知道了襲人當作麝月等藏起嚇他頑便向麝月等笑著說道小蹄子們頑呢到底有個頑法把這件東西藏在那裡了別真弄丢了那可就大家活不成了麝月等都正色道這是那裡的話頑是頑笑是笑這個事非同兒戲你可別混說

你自巳昏了心了想想罷想想擱在那裡了這會子又混賴人了襲人見他這般光景不像是頑話便着急道皇天菩薩小祖宗你到底撂在那裡了寶玉道我記的明明見放在炕桌上你們到底找啊襲人麝月等也不敢叫人知道大家偷偷兒的各處搜尋鬧了大半天毫無影響甚至翻箱倒籠實在沒處去找便疑到方纔這些人進來不知誰檢了去了襲人說道進來的誰不知道這玉是性命是的東西呢誰敢撿了去你們好歹先別聲張快到各處問去若有姐妹們撿着和我們頑呢你們給他磕個頭要了來要是小丫頭們偷了去問出來也不回上頭不論做些什麼送他換了來都使得的這可不是小事真要丟

了這個比丟了寶二爺的還利害呢麝月秋紋剛要往外走襲人又赶出來囑咐道頭裡在這裡吃飯的倒別先問去找不成再惹出些風波來更不好了麝月等依言分頭各處追問人人不曉個個驚疑二人連忙回來俱目瞪口呆面面相窺寶玉也嚇怔了襲人急的只是乾哭找是沒處找回又不敢回怡紅院裡的人嚇的一個個像木雕泥塑一般大家正在發獃只見各處知道的都來了探春叫把園門關上先叫個老婆子帶着兩個丫頭再往各處去尋去一面又叫告訴衆人若誰找出來重重的賞他大家頭宗要脫干係二宗聽見重賞不顧命的混找了一遍甚至于茅厠裡都找到了誰知那塊玉竟像綉花針兒

一般找了一天總無影響李紈急了說這件事不是頑的我要說句無禮的話了衆人道什麽話李紈道事情到了這裡也顧不得了現在園裡除了寶玉都是女人要求各位姐姐妹妹姑娘都要叫跟來的丫頭脫了衣服大家搜一搜若沒有再叫丫頭們去搜那些老婆子並粗使的丫頭不知使得使不得大家說道這話也說的有理現在人多手亂魚龍混雜倒是這麽着他們也洗洗清探春獨不言語那些丫頭們也都愿意洗凈自已先是平兒起平兒說道打我先搜起於是各人自己解懷李紈一氣兒混搜探春嗔着李紈道大嫂子你也學那起不成材料的樣子來了那個人既偷了去還肯藏在身上況且這件東

西在家裡是寶到了外頭不知道的是廢物偷他做什麽我想來必是有人使促狹衆人聽說又見環兒不在這裡昨兒是他滿屋裡亂跑都疑到他身上只是不肯說出來探春又道使促狹的只有環兒你們叫個人去悄悄的叫了他來背地裡哄着他叫他拿出來然後嚇着他叫他別聲張就完了大家點頭李紈便向平兒道這件事還得你去纔弄的明白平兒答應就赶着去了不多時同着賈環來了衆人假意裝出沒事的樣子叫人沏了茶擱在裡間屋裡衆人故意搭赸走開原叫平兒哄他平兒便笑着向賈環道你二哥哥的玉丢了你瞧見了沒有賈環便急的紫漲了臉瞪着眼說道人家丢了東西你怎麽又叫

我來查問疑我我是犯過案的賊麼平兒見這樣子倒不敢再問便又陪笑道不是這麼說怕三爺要拿了去嚇他們所以白問問瞧見了沒有好叫他們找賈環道他的玉在他身上看見沒看見該問他怎麼問我呢你們都捧着他得了什麼不問我丟了東西就來問我說著起身就走衆人不好攔他這裏寶玉倒急了說道都是這勞什子鬧事我也不要他了你們也不用鬧了環兒一去必是嚷的滿院裏都知道了這可不是鬧事了麼襲人等急的又哭道小祖宗兒你看這玉丟了沒要緊要是上頭知道了我們這些人就要粉身碎骨了說着便嚎啕大哭起來衆人更加着急明知此事掩飾不來只得要商議定了話

回來好回賈母諸人寶玉道你們竟也不用商量硬說我砸了就完了平兒道我的爺好輕巧話兒上頭要問為什麼砸的呢他們也是個死啊倘或要起砸破的碴兒來那又怎麼樣呢寶玉道不然就說我出門丟了衆人一想這句話倒還混的過去但只這兩天又沒上學又沒往別處去寶玉道怎麼沒有大前兒還到臨安伯府裏聽戲去了呢就說那日丟的就完了探春道那也不妥既是前兒丟的為什麼當日不來回衆人正在胡思亂想要裝點撒謊只聽見趙姨娘的聲兒哭着喊着走來說你們丟了東西自己不找怎麼叫人背地裏拷問環兒我把環兒帶了來索性交給你們這一起洑上水的該殺該剮隨你們

罷說着將環兒一推說你是個賊快快的招罷氣的環兒也哭喊起來李紈正要勸解丫頭來說太太來了襲人等此時無地可容寶玉等趕忙出來迎接趙姨娘暫且也不敢作聲跟了出來王夫人見衆人都有驚惶之色纔信方纔聽見的話便道那塊玉真丟了麼衆人都不敢作聲王夫人走進屋裡坐下便叫襲人慌的襲人連忙跪下含淚要稟王夫人道你起來快快叫人細細的找去一忙亂倒不好了襲人哽咽難言寶玉恐襲人直告訴出來便說道太太這事不與襲人相干是我前日到臨安伯府裡聽戲在路上丟了王夫人道爲什麼那日不找呢寶玉道我怕他們知道沒有告訴他們我叫焙茗等在外頭各處

找過的王夫人道胡說如今脫換衣服不是襲人他們伏侍的麼大凡哥兒出門回來手巾荷包短了還要個明白何況這塊玉不見了難道不問麼寶玉無言可答趙姨娘聽見便得意了忙接口道外頭丟了東西也賴環兒話未說完被王夫人喝道這裡說這個你且說那些沒要緊的話趙姨娘便也不敢言語了還是李紈探春從實的告訴了王夫人一遍王夫人也急的眼中落淚索性要回明了賈母去問邢夫人那邊來的這些人去鳳姐病中也聽見寶玉失玉知道王夫人過來料躲不住便扶了豐兒來到園裡正值王夫人起身要走鳳姐姣怯怯的說請太太安寶玉等過來問了鳳姐好王夫人因說道你也應見

了麼這可不是奇事嗎剛纔眼錯不見就丢了再找不着你去想想打老太太那邊的丫頭起至你們平兒誰的手不穩誰的心促狹我要回了老太太認真的查出來纔好不然是斷了寶玉的命根子了鳳姐回道咱們家人多手雜自古說的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裡保的住誰是好的但只一吵嚷已經都知道了偷玉的人要叫太太查出來明知是死無葬身之地他着了急反要毁壞了滅口那時可怎麼處呢據我的糊塗想頭只說寶玉本不愛他撂丢了也沒有什麼要緊只要大家嚴密些別叫老太太老爺知道這麼說了暗暗的派人去各處察訪哄騙出來那時玉也可得罪名也可定不知太太心裡怎麼樣王夫人

遲了半日纔說道你這話雖也有理但只是老爺跟前怎麼瞞的過呢便叫環兒來說道你二哥哥的玉丢了白問了你一句怎麼你就亂嚷要是嚷破了人家把那個毁壞了我看你活得活不得賈環嚇得哭道我再不敢嚷了趙姨娘聽了那裡還敢言語王夫人便吩咐衆人道想來自然有沒找到的地方兒好端端的在家裡的還怕他飛到那裡去不成只是不許聲張限襲人三天內給我找出來要是三天找不着只怕也瞞不住大家那就不用過安靜日子了說着便叫鳳姐兒跟到邢夫人那邊商議踩緝不題這裡李紈等紛紛議論便傳喚看園子的一干人來叫把園門鎖上快傳林之孝家的來悄悄兒的告訴了

他叫他吩咐前後門上三天之內不論男女下人從裡頭可以走動要出去時一槩不許放出只說裡頭丢了東西等這件東西有了着落然後放人出來林之孝家的答應了是因說前兒奴才家裡也丢了一件不要緊的東西林之孝必要明白上街我去了一個測字的那人叫做什麼劉鐵嘴測了一個字說的狠明白回来按着一找就找着了襲人聽見便央及林家的道好林奶奶出去快求林大爺替我們問問去那林之孝家的答應着出去了邢岫烟道若說那外頭測字打卦的是不中用的我在南邊聞妙玉能扶乩何不煩他問一問况且我聽見說這塊玉原有仙机想來問的出來衆人都咤異道偺們常見的從

没有聽他說起麝月便忙問岫烟道想來别人求他是不肯的好姑娘我給姑娘磕個頭求姑娘就去若問出來了我一輩子總不忘你的恩說着趕忙就要磕下頭去岫烟連忙攔住黛玉等也都慫恿著岫烟速往櫳翠菴去一面林之孝家的進來說道姑娘們大喜林之孝測了字同來說這玉是丢不了的將来橫竪有人送還來的衆人聽了也都半信半疑惟有襲人麝月喜歡的了不得探春便問測的是什麼字林之孝家的道他的話多奴才也學不上来記得是拈了個賞人東西的賞字那劉鐵嘴也不問便說丢了東西不是李紈道這就算好林之孝家的道他還說賞字上頭一個小字底下一個口字這件東西狠

可嘴裡放得必是個珠子寶石衆人聽了誇讚道真是神仙往下怎麽說林之孝家的道他說底下貝字拆開不成一個見字可不是不見了因上頭拆了當字叫快到當舖裡找去賞字加一人字可不是償字只要找著當舖就有人有了人便贖了來可不是償還了嗎衆人道既這麽着就先往左近找起横豎幾個當舖都找遍了少不得就有了偺們有了東西再問人就容易了李紈道只要東西那怕不問人都使得林嫂子你去就把測字的話快告訴了二奶奶回了太太先叫太太放心就叫二奶奶快派人查去林家的答應了便走衆人畧安了一點兒神呆呆的等岫烟回來正呆等時只見跟寶玉的焙茗在門外招手兒叫小丫頭子快出來那小丫頭赶忙的出去了焙茗便說道你快進去告訴我們二爺和裡頭太太奶奶姑娘們天大的喜事那小丫頭子道你快說罷怎麽這麽累贅焙茗笑著拍手道我告訴姑娘姑娘進去回了偺們兩個人都得賞錢呢你打量是什麽事情寶二爺的那塊玉呀我得了準信兒來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四回終

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寶玉瘋顛

話說焙茗在門口和小丫頭子說寶玉的玉有了那小丫頭急忙回來告訴寶玉衆人聽了都推着寶玉出去問他衆人在廊下聽着寶玉也覺放心便走到門口問道你那裡得了快拿來焙茗道拿是拿不來的還得托人做保去呢寶玉道你快說是怎麼得的我好叫人取去焙茗道我在外頭知道林爺爺去測字我就跟了去我聽見說在當舖裡我沒等他說完便跑到幾個當舖裡去我比給他們瞧有一家便說有我說給我罷那舖子裡要票子我說當多少錢他說三百錢的也有五百錢的

也有前兒有一個人拿這麼一塊玉當了三百錢去今兒又有人也拿一塊玉當了五百錢去寶玉不等說完便道你快拿三百五百錢去取了來我們挑着看是不是裡頭襲人便啐道二爺不用理他我小時候兒聽見我哥哥常說有些人賣那些小玉兒沒錢用便去當想來是家家當舖裡有的衆人正在聽得詫異被襲人一說想了一想倒大家笑起來說快叫二爺進來罷不用理那糊塗東西了他說的那些玉想來不是正經東西寶玉正笑着只見岫烟來了原來岫烟走到櫳翠菴見了妙玉不及閒話便求妙玉扶乩妙玉冷笑幾聲說道我與姑娘來往為的是姑娘不是勢利場中的人今日怎麼聽了那裡的謠言

過來纏我况且我並不曉得什麽叫扶乩說着將要不理岫烟懊悔此來知他脾氣是這麽着的一時我已說出不好白回去又不好與他質証他會扶乩的話只得陪着笑將襲人等性命關係的話說了一遍見妙玉略有活動便起身拜了幾拜妙玉嘆道何必為人作嫁但是我進京以來素無人知今日你來破例恐將來纏繞不休岫烟道我也一時不忍知你必是慈悲的便是將來他人求你願不願在你誰敢相強妙玉笑了一笑叫道婆焚香在箱子裡找出沙盤乩架書了符命岫烟行禮祝告畢起來同妙玉扶着乩不多時只見那仙乩疾書道

噫來無跡去無踪青埂峰下倚古松欲追尋山萬重入我

門來一笑逢

書畢停了乩岫烟便問請的是何仙妙玉道請的是拐仙岫烟錄了出來請教妙玉識妙玉道這個可不能連我也不懂你快拿去他們的聰明人多着哩岫烟只得回來進入院中各人都問怎麽樣了岫烟不及細說便將所錄乩語遞與李紈眾姊妹及寶玉爭看都解的是一時要找是找不着的然而丢是丢不了的不知幾時不找便出來了但是青埂峰不知在那裡李紈道這是仙機隱語咱們家裡那裡跑出青埂峰來必是誰怕查出撂在有松樹的山子石底下也未可定獨是入我門來這句到底是入誰的門呢黛玉道不知請的是誰岫烟道拐仙探春

道若是仙家的門便難入了襲人心裡着忙便捕風捉影的混找沒一塊石底下不找到只是沒有回到院中寶玉也不問有無只管傻笑麝月着急道小祖宗你到底是那裡丟的說明了我們就是受罪也在明處啊寶玉笑道我說外頭丟的你們又不依你如今問我我知道麽李紈探春道今兒從早起鬧起已到三更來的天了你瞧林妹妹已經掌不住各自去了我們也該歇歇兒了明兒再鬧罷說着大家散去寶玉即便睡下可憐襲人等哭一回想一回一夜無眠暫且不題且說黛玉先自回去想起金石的舊話來反自歡喜心裡也道和尚道士的話真個信不得果真金玉有緣寶玉如何能把這玉丟了呢或者因

我之事拆散他們的金玉也未可知想了半天更覺安心把這一天的勞乏竟不理會重新倒看起書來紫鵑倒覺身倦連催黛玉睡下黛玉雖躺下又想到海棠花上說這塊玉原是胎裡帶來的非比尋常之物來去自有關係若是這花主好事呢不該失了這玉呀看來此花開的不祥非莫他有不吉之事不覺又傷起心來又轉想到喜事上頭此花又似應開此玉又似應失如此一悲一喜直想到五更方睡著次日王夫人等早派人到當舖裡去查問鳳姐暗中設法找尋一連鬧了幾天總無下落還喜賈母賈政未知襲人等每日提心吊胆寶玉也好幾天不上學只是怔怔的不言不語沒心緒的王夫人只知他因

失玉而起也不大著意那日正在納悶忽見賈璉進來請安嘻嘻
嘻的笑道今日聽得雨村打發人來告訴咱們二老爺說舅太
爺陞了內閣大學士奉旨來京已定于明年正月二十日宣麻
有三百里的文書去了想舅太爺晝夜趲行半個多月就要到
了姪兒特來回太太知道王夫人聽說便歡喜非常正想娘家
人少薛姨媽家又衰敗了兄弟又在外任照應不着今日忽聽
兄弟拜相回京王家榮耀將來寶玉都有倚靠便把失玉的心
又略放開些了天天專望兄弟來京忽一天賈政進來滿臉淚
痕喘吁吁的說道你快去稟知老太太即刻進宮不用多人的
是你伏侍進去因娘娘忽得暴病現在太監在外立等他說太

醫院已經奏明痰厥不能醫治王夫人聽說便大哭起來賈政
道這不是哭的時候快快去請老太太說得寬緩些不要嚇壞
了老人家賈政說着出來吩咐家人伺候王夫人收了淚去請
賈母只說元妃有病進去請安賈母念佛道怎麼又病了前番
嚇的我了不得後來又打聽錯了這回情願再錯了也罷王夫
人一面回答一面催鴛鴦等開箱取衣飾穿戴起來王夫人趕
着回到自己房中也穿戴好了過來伺候一時出廳上轎進宮
不題且說元春自選了鳳藻宮後聖眷隆重身體發福未免舉
動費力每日起居勞乏時發痰疾因前日侍宴回宮偶沾寒氣
勾起舊病不料此回甚屬利害竟至痰氣壅塞四肢厥冷一面

奏明即召太醫治調豈知湯藥不進連用通關之劑並不見效內官憂慮奏請預辦後事所以傳旨命賈氏椒房進見賈母王夫人遵旨進宮見元妃痰塞口涎不能言語見了賈母只有悲泣之狀却沒眼淚賈母進前請安奏些寬慰的話少時賈政等職名遞進宮嬪傳奏元妃目不能顧漸漸臉色改變內官太監即要奏聞恐派各妃看視椒房姻戚未便久羈請在外宮伺候賈母王夫人怎忍便離無奈國家制度只得下來又不敢啼哭惟有心內悲感朝門內官員有信不多時只見太監出來立傳欽天監賈母便知不好尚未敢動稍刻小太監傳諭出來說賈娘娘薨逝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

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存年四十三歲賈母含悲起身只得出宮上轎回家賈政等亦已得信一路悲戚到家中邢夫人李紈鳳姐寶玉等出廳分東西迎着賈母請了安並賈政王夫人請安大家哭泣不題次日早起凡有品級的按貴妃喪禮進內請安哭臨賈政又是工部雖按照儀注辦理未免堂上又要周旋他些同事又要請教他所以兩頭更忙非比從前太后與周妃的喪事了但元妃並無所出惟謚曰賢淑貴妃此是王家制度不必多贅只講賈府中男女天天進宮忙的了不得幸喜鳳姐兒近日身子好些還得出來照應家事又要預備王子騰進京接風賀喜鳳姐胞兄王仁知道叔叔入了內閣仍帶家眷來

京鳳姐心裡喜歡便有些心病有這些娘家的人也便擇開所以身子倒覺比先好了些王夫人看見鳳姐照舊辦事又把擔子卸了一半又眼見兄弟來京諸事放心倒覺安靜些獨有寶玉原是無職之人又不念書代儒學裡知他家裡有事也不來管他賈政正忙自然沒有空兒查他想來寶玉趁此機會竟可與姊妹們天天暢樂不料他自失了玉後終日懶怠走動說話也糊塗了并賈母等出門回來有人叫他去請安便去沒人叫他他也不動襲人等懷着鬼胎又不敢去招惹他恐他生氣每天茶飯端到面前便吃不來也不要襲人看這光景不像是有氣竟像是有病的襲人偷着空兒到瀟湘館告訴紫鵑說是二

爺這麼着求姑娘給他開導開導紫鵑雖即告訴黛玉只因黛玉想著親事上頭一定是自已了如今見了他反覺不好意思若是他來呢原是小時在一處的也難不理他若說我去找他斷斷使不得所以黛玉不肯過來襲人又背地裡去告訴探春那知探春心裡明明知道海棠開得異怪寶玉失的更奇接連着元妃姐姐薨逝諒家道不祥日日愁悶那有心腸去勸寶玉況兄妹們男女有別只好過來一兩次寶玉又終是懶懶的所以也不大常來寶釵也知失玉因薛姨媽那日應了寶玉的親事回去便告訴了寶釵薛姨媽還說雖是你姨媽說了我還沒有應准說等你哥哥回來再定你願意不願意寶釵反正色的

對母親道媽媽這話說錯了女孩兒家的事情是父母作主的如今我父親沒了媽媽應該作主的再不然問哥哥怎麼問起我來所以薛姨媽更愛惜他說他雖是從小嬌養慣的却也生來的貞靜因此在他面前反不提起寶玉了寶釵自從聽此一說把寶玉兩字自然更不提起了如今雖然聽見失了玉心裡也甚驚疑倒不好問祇得聽旁人說去竟像不與自己相干的只有薛姨媽打發丫頭過來了好幾次問信因他自己的兒子薛蟠的事焦心只等哥哥進京便好爲他出脫罪名又知元妃已薨雖然賈府忙亂却得鳳姐好了出來理家所以也不大過這邊來這裡只苦了襲人在寶玉跟前低聲下氣的伏侍勸慰

寶玉竟是不懂襲人只有暗暗的着急而已過了幾日元妃停靈寢廟賈母等送殯去了幾天豈知寶玉一日獃似一日也不發燒也不疼痛只是吃不像吃睡不像睡甚至說話都無頭緒那襲人麝月等一發慌了回過鳳姐幾次鳳姐不時過來起先道是找不着玉生氣如今看他失魂落魄的樣子只有日日請醫調治煎藥吃了好幾劑只有添病的沒有減病的及至問他那裡不舒服寶玉也不說出來直至元妃事畢賈母惦記寶玉親自到園看視王夫人也隨過來襲人等叫寶玉接出去請安寶玉雖說是病每日原起來行動今日叫他接賈母去他依然仍是請安惟是襲人在旁扶着指教賈母見了便道我的兒我

打諒你怎麼病著故此過來瞧你今你依舊的模樣兒我的心放了好些王夫人也自然是寬心的但寶玉並不回答只管嘻嘻的笑賈母等進屋坐下問他的話襲人教一句他說一句大不似往常直是一個傻子是的賈母愈看愈疑便說我纔進來看時不見有什麼病如今細細一瞧這病果然不輕竟是神魂失散的樣子到底因什麼起的呢王夫人知事難瞞又瞧瞧襲人怪可憐的樣子只得便依着寶玉先前的話將那往臨安伯府裡去聽戲時丟了這塊玉的話悄悄的告訴了一遍心裡也徬徨的狠生恐賈母着急幷說現在着人在四下裡找尋求籤問卦都說在當舖裡找少不得找着的賈母聽了急得站起來

眼淚直流說道這件玉如何是丟得的你們忒不懂事了難道老爺也是撂開手的不成王夫人知賈母生氣叫襲人等跪下自己斂容低首回說媳婦恐老太太着急老爺生氣都沒敢回賈母咳道這是寶玉的命根子因丟了所以他這麼失魂喪魄的還了得這玉是滿城裡都知道的誰撿了去肯叫你們找出來麼叫人快快請老爺我與他說那時嚇得王夫人襲人等俱哀告道老太太這一生氣回來老爺更了不得了現在寶玉病着交給我們儘命的找來就是了賈母道你們怕老爺生氣有我呢便叫麝月傳人去請不一時傳話進來說老爺謝客去了賈母道不用他也使得你們便說我說的話暫且也不用責罰

下人我便叫璉兒來寫出賞格懸在前日經過的地方便說有人撿得送來者情愿送銀一萬兩如有知人撿得送信找得者送銀五千兩如真有了不可吝惜銀子這麼一找少不得就找出來了若是靠着偺們家幾個人找就找一輩子也不能得王夫人也不敢直言賈母傳話告訴賈璉叫他速辦去了賈母便叫人將寶玉動用之物都搬到我那裡去只派襲人秋紋跟過來餘者仍留園內看屋子寶玉聽了總不言語只是傻笑賈母便攜了寶玉起身襲人等攙扶出園回到自己房中叫王夫人坐下看人收拾裡間屋內安置便對王夫人道你知道我的意思麼我為的是園裡人少怡紅院的花樹忽萎忽開有些奇怪

頭裡仗著那塊玉能除邪祟如今玉丟了只怕邪氣易侵所以我帶過他來一塊兒住着這幾天也不用叫他出去大夫來就在這裡瞧王夫人聽說便接口道老太太想的自然是如今寶玉同著老太太住了老太太的福氣大不論什麼都壓住了賈母道什麼福氣不過我屋裡乾淨些經卷也多都可以念念定定心神你問寶玉好不好那寶玉見問只是笑襲人叫他說好寶玉也就說好王夫人見了這般光景未免落淚在賈母這裡不敢出聲賈母知王夫人着急便說道你回去罷這裡有我調停他晚上老爺回來告訴他不必來見我不許言語就是了王夫人去後賈母叫鴛鴦找些安神定魄的藥按方吃了不題且

說賈政當晚回家在車內聽見道兒上人說道人要發財也容易的狠那個問道怎麼見得這個人又道今日聽見榮府裡丟了什麼哥兒的玉了貼着招帖兒上頭寫着玉的大小式樣顏色說有人檢了送去就給一萬兩銀子送信的還給五千呢賈政雖未聽得如此真切心裡詫異急忙趕回便叫門上的人問起那事來門上的人稟道奴才頭裡也不知道今兒晌午璉二爺傳出老太太的話叫人去貼帖兒纔知道的賈政便嘆氣道家道該衰偏生養這麼一個孽障纔養他的時候滿街的謠言隔了十幾年畧好了些這會子又大張曉諭的找玉成何道理說着忙走進裡頭去問王夫人王夫人便一五一十的告訴賈

政知是老太太的主意又不敢違拗只抱怨王夫人幾句又走出來叫瞞着老太太背地裡揭了這個帖兒下來豈知早有那些遊手好閒的人揭了去了過了些時竟有人到榮府門上口稱送玉來的家人們聽見喜歡的了不得便說拿來我給你回去那人便懷內掏出賞格來指給門上的人瞧說這不是你們府上的帖子寫明送玉的給銀一萬兩二太爺你們這會子瞧我窮回來我得了銀子就是財主了別這麼待理不理的門上人聽他的話頭兒硬便說道你到底畧給我瞧瞧我好給你回那人初到不肯後來聽人說得有理便掏出那玉托在掌中一揚說這是不是衆家人原是在外服役只知有玉也不常見今

日纔看見這玉的模樣兒了急忙跑到裡頭搶頭報的是的那日賈政賈赦出門只有賈璉在家衆人回明賈璉還問真不真門上人口稱親眼見過只是不給奴才要見主子一手交銀一手交玉賈璉却也喜歡忙去禀知王夫人卽便回明賈母把個襲人樂的合掌念佛賈母並不改口一疊連聲快叫璉兒請那人到書房裡坐著將玉取來一看卽便給銀賈璉依言請那人進來當客待他用好言道謝要借這玉送到裡頭本人見了謝銀分厘不短那人只得將一個紅紬子包兒送過去賈璉打開一看可不是那一塊晶瑩美玉賈璉素昔原不理論今日倒要看看了半日上面的字也彷彿認得出來什麼除邪崇等

字賈璉看了喜之不勝便叫家人伺候忙忙的送與賈母王夫人認去這會子驚動了合家的人都等著爭看鳳姐見賈璉進來便劈手奪去不敢先看送到賈母手裡賈璉笑道你這麼一點兒事還不叫我獻功呢賈母打開看時只見那玉比先前昏暗了好些一面用手擦摸鴛鴦拿上眼鏡兒來戴着一瞧說奇怪這塊玉倒是的怎麼把頭裡的寶色都沒了呢王夫人看了一會子也認不出便叫鳳姐過來看鳳姐看了道像倒像只是顏色不大對不如叫寶兄弟自已一看就知道了襲人在旁也看著未必是那一塊只是盼得的心盛也不敢說出不像來鳳姐于是從賈母手中接過來同著襲人拿來給寶玉瞧這時寶

玉正睡着纔醒鳳姐告訴道你的玉有了寶玉睡眼矇矓接在手裡也沒瞧便往地下一撂道你們又來哄我了說着只是冷笑鳳姐連忙拾起來道這也就奇了怎麽你沒瞧就知道呢寶玉也不答言只管笑王夫人也進屋裡來了見他這樣便道這不用說了他那玉原是胎裡帶來的一宗古怪東西自然他有道理想來這個必是人家見了帖兒照樣兒做的大家此時恍然大悟賈璉在外間屋裡聽見這個話便說道既不是快拿來給我問問他去人家這樣事他還敢來鬼混賈母喝住道璉兒拿了去給他叫他去罷那也是窮極了的人沒法兒了所以見我們家有這樣事他就想着賺給個錢也是有的如今白白的

花了錢弄了這個東西又叫偺們認出來了依着我倒別難爲他把這塊玉還他說不是我們的賞給他幾兩銀子外頭的人知道了纔肯有信兒就送來呢要是難爲了這一個人就有真的人家也不敢拿了來了賈璉答應出去那人還等着呢半日不見人來正在那裡心裡發虛只見賈璉氣忿忿走出來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五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六囘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洩機關顰兒迷本性

話說賈璉拿了那塊假玉忿忿走出到了書房那個人看見賈璉的氣色不好心裡先發了虛了連忙站起來迎着剛要說話只見賈璉冷笑道好大膽我把你這個混賬東西這裡是什麼地方兒你敢來掉鬼回頭便問小厮們呢外頭轟雷一般幾個小厮齊聲答應賈璉道取繩子去綑起他來等老爺回來問明了把他送到衙門裡去衆小厮又一齊答應預俻著呢嘴裡雖如此却不動身那人先自唬的手足無措見這般勢派知道難逃公道只得跪下給賈璉碰頭口口聲聲只叫老太爺別生氣

是我一時窮極無奈纔想出這個沒臉的營生來那玉是我借錢做的我也不敢要了只得孝敬府裡的哥兒頑罷說畢又連連磕頭賈璉啐道你這個不知死活的東西這府裡希罕你的那扔不了的浪東西正鬧着只見賴大進來陪着笑向賈璉道二爺別生氣了靠他算個什麼東西饒了他叫他滾出去罷賈璉道實在可惡賴大賈璉作好作歹衆人在外頭都說道糊塗狗攮的還不給爺和賴大爺磕頭呢快快的滾罷還等窩心脚呢那人趕忙磕了兩個頭抱頭鼠竄而去從此街上鬧動了賈寶玉弄出假寶玉來且說賈政那日拜客回來衆人因為燈節底下恐怕賈政生氣已過去的事了便也都不肯回只因元妃

的事忙碌了好些時近日寶玉又病着雖有舊例家宴大家無興也無有可記知事到了正月十七日王夫人正盼王子騰來京只見鳳姐進來回說今日二爺在外聽得有人傳說我們家大老爺赶着進京離城只二百多里地在路上沒了太太聽見了沒有王夫人吃驚道我沒有聽見老爺昨晚也沒有說起到底在那裡聽見的鳳姐道說是在樞密張老爺家聽見的王夫人怔了半天那眼淚早流下來了因拭淚說道回來再叫璉兒索性打聽明白了來告訴我鳳姐答應去了王夫人不免暗裡落淚悲女哭弟又為寶玉躭憂如此連三接二都是不隨意的事那裡擱得住便有些心口疼痛起來又加賈璉打聽明白了

來說道舅太爺是赶路勞乏偶然感冒風寒到了十里屯地方延醫調治無奈這個地方沒有名醫誤用了藥一劑就死了但不知家眷可到了那裡沒有王夫人聽了一陣心酸便心口疼得坐不住叫彩雲等扶了上炕還扎挣着叫賈璉去回了賈政即速收拾行裝迎到那裡帮著料理完畢即刻回來告訴我們好叫裡媳婦兒放心賈璉不敢違拗只得辭了賈政起身賈政早已知道心裡很不受用又知寶玉失玉已後神志惛憒醫藥無效又值王夫人心疼那年正值京察工部將賈政保列一等二月吏部帶領引見皇上念賈政勤儉謹慎即放了江西糧道即日謝恩已奏明起程日期雖有衆親朋賀喜賈政也無心應

酬只念家中人口不寧又不敢耽延在家正再無計可施只聽見賈母那邊叫請老爺賈政即忙進去看見王夫人帶着病也在那裡便向賈母請了安賈母叫他坐下便說你不日就要赴任我有多少話與你說不知你聽不聽說着掉下淚來賈政忙站起來說道老太太有話只管吩咐兒子怎敢不遵命呢賈母哽咽着說道我今年八十一歲的人了你又要做外任去偏有你大哥在家你又不能告親老你這一去了我所疼的只有寶玉偏偏的又病得糊塗還不知道怎麽樣呢我昨日叫賴升媳婦出去叫人給寶玉算算命這先生算得好靈說要娶了金命的人幫扶他必要冲冲喜纔好不然只怕保不住我知道你不

信那些話所以教你來商量你的媳婦也在這裡你們兩個也商量商量還是要寶玉好呢還是隨他去呢賈政陪笑說道老太太當初疼兒子這麽疼的難道做兒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兒子不成麽只爲寶玉不上進所以時常恨他也不過是恨鐵不成鋼的意思老太太既要給他成家這也是該當的豈有逆著老太太不疼他的理如今寶玉病着兒子也是不放心因老太太不叫他見我所以兒子也不敢言語我到底瞧瞧寶玉是個什麽病王夫人見賈政說着也有些眼圈兒紅知道心裡是疼的便叫襲人扶了寶玉來寶玉見了他父親襲人叫他請安他便請了個安賈政見他臉面很瘦目光無神大有瘋傻之狀便

呼人出了進去便想到自己也是望六的人了如今又放外任不知道幾年回來倘或這孩子果然不好一則年老無嗣雖說有孫子到底隔了一層二則老太太最疼的是寶玉若有差錯可不是我的罪名更重了瞧瞧王夫人一包眼淚又想到他身上復站起來說老太太這麼大年紀想法兒疼孫子做兒子的還敢違拗老太太主意該怎麼便怎麼就是了但只姨太太那邊不知說明白了沒有王夫人便道姨太太是早應了的只爲蟠兒的事沒有結案所以這些時總沒提起賈政又道這就是第一層的難處他哥哥在監裏妹子怎麼出嫁況且貴妃的事雖不禁婚嫁寶玉應照已出嫁的姐姐有九個月的功服此時

也難娶親再者我的起身日期已經奏明不敢耽擱這幾天怎麼辦呢賈母想了一想說的果然不錯若是等這幾件事過去他父親又走了倘或這病一天重似一天怎麼好只可越些禮辦了纔好想定主意便說道你若給他辦呢我自然有個道理包管都礙不着姨太太那邊我和你媳婦親自過去求他蟠兒那裏我央蝌兒去告訴他說是要救寶玉的命諸事將就自然應的若說服裏娶親當真使不得況且寶玉病着也不可叫他成親不過是沖沖喜我們兩家愿意孩子們又有金玉的道理婚是不用合的了即挑了好日子按着偺們家分兒過了禮趁着挑個娶親日子一概鼓樂不用倒按宮裏的樣子用十二對

提燈一乘八人轎子擡了來照南邊規矩拜了堂一樣坐床撒帳可不是筭娶了親了麼寶丫頭心地明白是不用慮的內中又有襲人也還是個妥妥當當的孩子再有個明白人常勸他更好他又和寶丫頭合的來再者姨太太曾說寶丫頭的金鎖也有個和尚說過只等有玉的便是婚姻焉知寶丫頭過來不因金鎖倒招出他那塊玉來也定不得從此一天好似一天豈不是大家的造化這會子只要立刻收拾屋子鋪排起來這屋子是要你派的一槩親友不請也不排筵席待寶玉好了過了功服然後再擺席請人這麼着都赶的上你也看見了他們小兩口兒的事也好放心着去賈政聽了原不願意只是賈母做

主不敢違命勉强陪笑說道老太太想得極是也狠妥當只是要吩咐家下衆人不許吵嚷得裡外皆知這要就不是的姨太太那邊只怕不肯若是果真應了也只好按着老太太的主意辦去賈母道姨太太那裡有我呢你去罷賈政答應出來心中好不自在因赴任事多部裡領憑親友們薦人種種應酬不絕竟把寶玉的事聽憑賈母交與王夫人鳳姐兒了惟將榮禧堂後身王夫人內屋旁邊一大跨所二十餘間房屋指與寶玉餘者一槩不管賈母定了主意叫人告訴他去賈政只說狠好此是後話且說寶玉見過賈政襲人扶回裡間炕上因賈政在外無人敢與寶玉說話寶玉便昏昏沉沉的睡去賈母與賈政所

說的話寶玉一句也沒有聽見襲人等却靜靜兒的聽得明白頭裡雖也聽得些風聲到底影响只不見寶釵過來却也有些信真今日聽了這些話心裡方纔水落歸漕倒也喜歡心裡想道果然上頭的眼力不錯這纔配的是我也造化若他來了我可以卸了好些擔子但是這一位的心裡只有一個林姑娘幸虧他沒有聽見若知道了又不知要鬧到什麼分兒了襲人想到這裡轉喜為悲心想這件事怎麼好老太太太太那裡知道他們心裡的事一時高興說給他知道原想要他病好若是他還像頭裡的心初見林姑娘便要摔玉砸玉况且那年夏天在園裡把我當作林姑娘說了好些私心話後來因為紫鵑說了

何頑話兒便哭得死去活來若是如今和他說要娶寶姑娘竟把林姑娘撂開除非是他人事不知還可倘或明白些只怕不但不能冲喜竟是催命了我再不把話說明那不是一害三個人了麼襲人想定主意待等賈政出去叫秋紋照看着寶玉便從裡間出來走到王夫人身傍悄悄的請了王夫人到賈母後身屋裡去說話賈母只道是寶玉有話也不理會還在那裡打算怎麼過禮怎麼娶親那襲人同了王夫人到了後間便跪下哭了王夫人不知何意把手拉着他說好端端的這是怎麼說有什麼委屈起來說襲人道這話奴才是不該說的這會子因為沒有法兒了王夫人道你慢慢的說襲人道寶玉的親事老

太太太太已定了寶姑娘了自然是極好的一件事只是奴才想着太太看去寶玉和寶姑娘好還是和林姑娘好呢王夫人道他兩個因從小兒在一處所以寶玉和林姑娘又好些襲人道不是好些便將寶玉素與黛玉這些光景一一的說了還說這些事都是太太親眼見的獨是夏天的話我從沒敢和別人說王夫人拉着襲人道我看外面兒已瞧出幾分來了你今兒一說更加是了但是剛纔老爺說的話想必都聽見了你看他的神情兒怎麼樣襲人道如今寶玉若有人和他說話他就笑沒人和他說話他就睡所以頭裡的話却這都沒聽見王夫人道倒是這件事叫人怎麼樣呢襲人道奴才說是說了還得太

太告訴老太太想個萬全的主意纔好王夫人便道既這麼着你去幹你的這時候滿屋子的人暫且不用提起等我瞅空兒回明老太太再作道理說着仍到賈母跟前賈母正在那裡和鳳姐兒商議見王夫人進來便問道襲人丫頭說什麼這麼鬼鬼祟祟的王夫人趁問便將寶玉的心事細細回明賈母賈母聽了半日沒言語王夫人和鳳姐也都不再說了只見賈母歎道別的事都好說林丫頭倒沒有什麼若寶玉真是這樣這可叫人作了難了只見鳳姐想了一想因說道難倒不難只是我想了個主意不知姑媽肯不肯王夫人道你有主意只管說給老太太聽大家娘兒們商量著辦罷了鳳姐道依我想這件事

只有一個掉包兒的法子賈母道怎麼掉包兒鳳姐道如今不管寶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吵嚷起來說是老爺做主將林姑娘配了他了瞧他的神情兒怎麼樣要是他全不管這個包兒也就不用掉了若是他有些喜歡的意思這事却要大費周折呢王夫人道就算他喜歡你怎麼樣辦法呢鳳姐走到王夫人耳邊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王夫人點了幾點頭兒笑了一笑說道也罷了賈母便問道你們娘兒兩個搗鬼到底告訴我是怎麼著呀鳳姐恐賈母不懂露洩機關便也向耳邊輕輕告訴了一遍賈母果真一時不懂鳳姐笑著又說了幾句賈母笑道這麼着也好可就只苦了寶丫頭了倘或吵嚷出來林丫頭

又怎麼樣呢鳳姐道這個話原只說給寶玉聽外頭一槩不許提起有誰知道呢正說間丫頭傳進話來說璉二爺回来了王夫人恐賈母問及使個眼色與鳳姐鳳姐便出来迎着賈璉努了個嘴兒同到王夫人屋裡等着去了一會兒王夫人進來已見鳳姐哭的兩眼通紅賈璉請了安將到十里屯料理王子騰的喪事的話說了一遍便說有恩旨賞了內閣的職銜謚了文勤公命本家扶柩回籍着沿途地方官員照料昨日起身連家眷回南去了舅太太叫我回來請安問好說如今想不到不能進京有多少話不能說聽見我大舅子要進京若是路上遇見了便叫他來到偺們這裡細細的說王夫人聽畢其悲痛自不

必言鳳姐勸慰了一番請太太略歇一歇晚上來再商量寶玉的事罷說畢同了賈璉回到自已房中告訴了賈璉叫他派人收拾新房不題一日黛玉早飯後帶着紫鵑到賈母這邊來一則請安二則也爲自已散散悶出了瀟湘館走了幾步忽然想起忘了手絹子來因叫紫鵑回去取來自已卻慢慢的走着等他剛走到沁芳橋那邊山石背後當日同寶玉葬花之處忽聽一個人嗚嗚咽咽在那裡哭黛玉煞住脚聽時又聽不出是誰的聲音也聽不出哭的叨叨的是些什麼話心裡甚是疑惑便慢慢的走去及到了跟前卻見一個濃眉大眼的丫頭在那裡哭呢黛玉未見他時還只疑府裡這些大丫頭有什麼說不出的心事所以來這裡發洩發洩及至見了這個丫頭卻又好笑因想到這種蠢貨有什麼情種自然是那屋裡作粗活的丫頭受了大女孩子的氣了細瞧了一瞧卻不認得那丫頭見黛玉來了便也不敢再哭站起來拭眼淚黛玉問道你好好的爲什麼在這裡傷心那丫頭聽了這話又流淚道林姑娘你評評這個理他們說話我又不知道我就說錯了一句話我姐姐也不犯就打我呀黛玉聽了不懂他說的是什麼因笑問道你姐姐是那一個那丫頭道就是珍珠姐姐黛玉聽了纔知他是賈母屋裡的因又問你叫什麼那丫頭道我叫傻大姐兒黛玉笑了一笑又問你姐姐爲什麼打你你說錯了什麼話了那丫頭道

爲什麽呢就是爲我們寶二爺娶寶姑娘的事情黛玉聽了這句話如同一個疾雷心頭亂跳略定了定神便叫這丫頭你跟了我這裡來那丫頭跟着黛玉到那畸角兒上葬桃花的去處那裡背靜黛玉因問道寶二爺娶寶姑娘他爲什麽打你呢傻大姐道我們老太太和太太二奶奶商量了因爲我們老爺要起身說就赶着往姨太太商量把寶姑娘娶過來罷頭一宗給寶二爺冲什麽喜第二宗說到這裡又瞅着黛玉笑了一笑纔說道赶着辦了還要給林姑娘說婆婆家呢黛玉已經聽呆了這丫頭只管說道我又不知道他們怎麽商量的不叫人吵嚷怕寶姑娘聽見害臊我白和寶二爺屋裡的襲人姐姐說了一

句偺們明兒更熱鬧了又是寶姑娘又是寶二奶奶這可怎麽叫呢林姑娘你說我這話害著珍珠姐姐什麽了嗎他走過來就打了我一個嘴巴說我混說不遵上頭的話要攆出我去我知道上頭爲什麽不叫言語呢你們又沒告訴我就打我說着又哭起來那黛玉此時心裡竟是油兒醬兒糖兒醋兒倒在一處的一般甜苦酸鹹竟說不上什麽味兒來了停了一會兒顫巍巍的說道你別混說了你再混說叫人聽見又要打你了你去罷說着自己轉身要回瀟湘館去那身子竟有千百觔重的兩隻脚却像踹着綿花一般早已軟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將來走了半天還沒到沁芳橋畔原來脚下軟了走的慢且

又迷迷痴痴信着脚兒從那邊繞過來更添了兩箭地的路這時剛到沁芳橋畔却又不知不覺的順着堤往回裡走起來紫鵑取了絹子來不見黛玉正在那裡看時只見黛玉顏色雪白身子恍恍蕩蕩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裡東轉西轉又見一個丫頭往前頭走了離的遠也看不出是那一個來心中驚疑不定只得赶過來輕輕的問道姑娘怎麼又回去是要往那裡去黛玉也只糢糊聽見隨口應道我問問寶玉去紫鵑聽了摸不着頭腦只得攙着他到賈母這邊來黛玉走到賈母門口心裡似覺明晰回頭看見紫鵑攙着自己便站住了問道你作什麼來的紫鵑陪笑道我找了絹子來了頭裡見姑娘在橋那邊呢我赶着過去問姑娘姑娘没理會黛玉笑道我打量你來瞧寶二爺來了呢不然怎麼往這裡走呢紫鵑見他心裡迷惑便知黛玉必是聽見那丫頭什麼話來惟有點頭微笑而已只是心裡怕他見了寶玉那一個已經是瘋瘋傻傻這一個又這樣恍恍惚惚一時說出些不大體統的話來那時如何是好心裡雖如此想却也不敢違拗只得攙他進去那黛玉却又奇怪這時不是先前那樣軟了也不用紫鵑打簾子自己掀起簾子進來却是寂然無聲因賈母在屋裡歇中覺丫頭們也有脫滑兒頑去的也有打盹的也有在那裡伺候老太太的倒是襲人聽見簾子响從屋裡出來一看見是黛玉便讓道姑娘屋裡坐罷黛

玉笑着道寶二爺在家麽襲人不知底裡剛要答言只見紫鵑在黛玉身後和他努嘴兒指著黛玉又搖搖手兒襲人不解何意也不敢言語黛玉却也不理會自已走進房來看見寶玉在那裡坐著也不起來讓坐只瞅著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已坐下却也瞅着寶玉笑兩個人也不問好也不說話也無推讓只管對着臉傻笑起來襲人看見這番光景心裡大不得主意只是没法兒忽然聽着黛玉說道寶玉你為什麽病了寶玉笑道我為林姑娘病了襲人紫鵑兩個嚇得面目改色連忙用言語來岔兩個却又不答言仍舊傻笑起來襲人見了這樣知道黛玉此時心中迷惑和寶玉一樣因悄和紫鵑說道姑娘纔好了我叫秋紋妹妹同着你攙回姑娘歇歇去罷因回頭向秋紋道你和紫鵑姐姐送林姑娘去罷你可别混說話秋紋笑着也不言語便來同着紫鵑攙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來瞅着寶玉只管笑只管點頭兒紫鵑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罷黛玉道可不是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兒了說着便回身笑着出來了仍舊不用丫頭們攙扶自已却走得比往常飛快紫鵑秋紋後面赶忙跟著走黛玉出了賈母院門只管一直走去紫鵑連忙攙住叫道姑娘往這麽來黛玉仍是笑着隨了往瀟湘館來離門口不遠紫鵑道阿彌陀佛可到了家了只這一句話没說完只見黛玉身子往前一栽哇的一聲一口血直吐出來未知性命

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斷痴情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話說黛玉到瀟湘館門口紫鵑說了一句話更動了心一時吐出血來幾乎暈倒虧了紫鵑還同着秋紋兩個人攙扶着黛玉到屋裡來那時秋紋去後紫鵑雪雁守着見他漸漸甦醒過來問紫鵑道你們守著哭什麼紫鵑見他說話明白倒放了心了因說姑娘剛纔打老太太那邊回來身上覺着不大好唬的我們沒了主意所以哭了黛玉笑道我那裡就能彀死呢這一句話沒完又喘成一處原來黛玉因今日聽得寶玉寶釵的事情這本是他數年的心病一時急怒所以迷惑了本性及至回來

吐了這一口血心中却漸漸的明白過來把頭裡的事一字也不記得這會子見紫鵑哭了方模糊想起傻大姐的話來此時反不傷心惟求速死以完此債這裡紫鵑雪雁只得守着想要告訴人去怕又像上回招的鳳姐說他們失驚打怪那知秋紋回去神色慌張正值賈母睡起中覺來看見這般光景便問怎麼了秋紋嚇的連忙把剛纔的事回了一遍賈母大驚說這還了得連忙着人叫了王夫人鳳姐過來告訴了他婆媳兩個鳳姐道我都囑咐了這是什麼人走了風了呢這不更是一件難事了嗎賈母道且別管那些先瞧瞧去是怎麼樣了說著便起身帶着王夫人鳳姐等過來看視見黛玉顏色如雪並無一點

血色神氣昏沉氣息微細半日又咳嗽了一陣丫頭遞了痰盂吐出都是痰中帶血的大家都慌了只見黛玉微微睜眼看見賈母在他旁邊便喘吁吁的說道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賈母一聞此言十分難受便道好孩子你養著罷不怕的黛玉微微一笑把眼又閉上了外面丫頭進來回鳳姐道大夫來了于是大家畧避王大夫同着賈璉進來胗了脉說道尚不妨事這是欝氣傷肝肝不藏血所以神氣不定如今要用歛陰止血的藥方可望好王大夫說完同着賈璉出去開方取藥去了賈母看黛玉神氣不好便出來告訴鳳姐等道我看這孩子的病不是我咒他只怕難好他們也該替他預備預備沖一沖或者好了

豈不是大家省心就是怎麼樣也不至臨時忙亂偺們家裡這兩天正有事呢鳳姐兒荅應了賈母又問了紫鵑一回到底不知是那個說的賈母心裡只是納悶因說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兒頑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該要分別些纔是做女孩兒的本分我纔心裡疼他若是他心裡有別的想頭成了什麼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你們說了我到有些不放心因回到房中又叫襲人來問襲人仍將前日回王夫人的話並方纔黛玉的光景述了一遍賈母道我方纔看他却還不至糊塗這個理我就不明白了偺們這種人家別的事自然沒有的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林丫頭若不是這個病呢我憑

着花多少錢都使得就是這個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沒心腸了鳳姐道林妹妹的事老太太倒不必張邏橫竪有他二哥哥天天同着大夫瞧倒是姑媽那邊的事要緊今兒早起聽見說房子不差什麼就妥當了竟是老太太太太到姑媽那邊去我也跟了去商量商量就只一件姑媽家裡有寶妹妹在那裡難以說話不如索性請姑媽晚上過來偺們一夜都說結了就好辦了賈母王夫人都道你說的是今兒晚了明兒飯後偺們娘兒們就過去說着賈母用了晚飯鳳姐同王夫人各自歸房不提且說次日鳳姐吃了早飯過來便要試試寶玉走進屋裡說道寶兄弟大喜老爺已擇了吉日要給你娶親了你喜歡不喜歡

寶玉聽了只管瞅着鳳姐笑微微的點點頭兒鳳姐笑道給你娶林妹妹過來好不好寶玉却大笑起來鳳姐看着也斷不透他是明白是糊塗因又問道老爺說你好了就給你娶林妹妹呢若還是這麼傻就不給你娶了寶玉忽然正色道我不傻你纔傻呢說着便站起來說我去瞧瞧林妹妹叫他放心鳳姐忙扶住了說林妹妹早知道了他如今要做新媳婦了自然害羞不肯見你的寶玉道娶過來他到底是見我不見鳳姐又好笑又著忙心想襲人的話不差提到林妹妹雖說仍舊說些瘋話却覺得明白些若真明白了將來不是林姑娘打破了這個燈虎兒那饑荒纔難打呢便忍笑說道你好好兒的便見你若

是瘋瘋顛顛的他就不見你了寶玉說道我有一個心前兒已交給林妹妹了他要過來橫豎給我帶來還放在我肚子裡頭鳳姐聽着竟是瘋話便出來看着賈母笑賈母聽了又是笑又是疼說道我早聽見了如今且不用理他叫襲人好好的安慰他偺們走罷說着王夫人也來大家到了薛姨媽那裡只說惦記着這邊的事來瞧瞧薛姨媽感激不盡說些薛蟠的話喝了茶薛姨媽要叫人告訴寶釵鳳姐連忙攔住說姑媽不必告訴寶妹妹又向薛姨媽陪笑說道老太太此來一則為瞧姑媽二則也有句要緊的話特請姑媽到那邊商議薛姨媽聽了點點頭兒說是了也是大家又說些閒話便回來了今晚薛姨媽果

然過來見過了賈母到王夫人屋裡來不免說起王子騰來大家落了一回淚薛姨媽便問道剛纔我到老太太那裡寶哥兒出來請安還好好兒的不過畧瘦些怎麼你們說得狠利害鳳姐便道其實也不怎麼這只是老太太懸心目今老爺又要起身外任去不知幾年纔來老太太的意思頭一件叫老爺看著寶兄弟成了家也放心二則也給寶兄弟冲冲喜借大妹妹的金鎖壓壓邪氣只怕就好了薛姨媽心裡也愿意只慮着寶釵委屈說道也使得只是大家還要從長計較計較纔好王夫人便按着鳳姐的話和薛姨媽說只說姨太太這會子家裡沒人不如把粧奩一概蠲免明日就打發蝌兒告訴蟠兒一面這裡

過門一面給他變法兒撕擄官事並不提寶玉的心事又說姨太太既作了親娶過來早好一天大家早放一天心正說着只見賈母差鴛鴦過來候信薛姨媽雖恐寶釵委屈然也沒法兒又見這般光景只得滿口應承鴛鴦回去回了賈母賈母也甚喜歡又叫鴛鴦過來求薛姨媽和寶釵說明原故不叫他受委屈薛姨媽也答應了便議定鳳姐夫婦作媒人大家散了王夫人姊妹不免又叙了半夜的話兒次日薛姨媽回家將這邊的話細細的告訴了寶釵還說我已經應承了寶釵始則低頭不語後來便自垂淚薛姨媽用好言勸慰解釋了好些話寶釵自回房內寶琴隨去解悶薛姨媽又告訴了薛蝌叫他明日起身

一則打聽審詳的事一則告訴你哥哥一個信兒你即便回來薛蝌去了四日便回來回覆薛姨媽道哥哥的事上司已經准了誤殺一過堂就要題本了叫偺們預備贖罪的銀子妹妹的事說媽媽做主很好的赶着辦又省了好些銀子叫媽媽不用等我該怎麽着就怎麽辦罷薛姨媽聽了一則薛蟠可以回家二則完了寶釵的事心裡安頓了好些便是看着寶釵心裡好像不愿意似的雖是這樣他是女兒家素來也孝順守禮的人知我應了他也沒得說的便叫薛蝌辦泥金庚帖填上八字即叫人送到璉二爺那邊去還問了過禮的日子來你好預備本來咱們不驚動親友哥哥的朋友是你說的都是混賬人親戚

呢就是賈王兩家如今賈家是男家王家無人在京裡史姑娘放定的事他家沒有來請偺們偺們也不用通知倒是把張德輝請了來托他照料些他上幾歲年紀的人到底懂事薛蝌領命叫人送帖過去次日賈璉過來見了薛姨媽請了安便說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今日過來回姨太太就是明日過禮罷只求姨太太不要挑飭就是了說着捧過通書來薛姨媽也謙遜了幾句點頭應允賈璉赶着回去回明賈政賈政便道你回老太太說既不叫親友們知道諸事寧可簡便些若是東西上請老太太瞧了就是了不必告訴我賈璉答應進內將話回明賈母這裡王夫人叫了鳳姐命人將過禮的物件都送與賈母過

目幷叫襲人告訴寶玉那寶玉又嘻嘻的笑道這裡送到園裡回來園裡又送到這裡偺們的人送偺們的人收何苦來呢賈母王夫人聽了都喜歡道說他糊塗他今日怎麼這麼明白呢鴛鴦等忍不住好笑只得上來一件一件的點明給賈母瞧說這是金項圈這是金珠首飾共八十件這是粧蟒四十疋這是各色紬緞一百二十疋這是四季的衣服共一百二十件外面也沒有預備羊酒這是折羊酒的銀子賈母看了都說好輕輕的與鳳姐說道你去告訴姨太太說不是虛禮求姨太太等蟠兒出來慢慢的叫人給他妹妹做來就是了那好日子的被褥還是偺們這裡代辦了罷鳳姐答應出來叫賈璉先過去又叫

周瑞旺兒等吩咐他們不必走大門只從園裡從前開的便門內送去我也就過去這門離瀟湘館還遠倘別處的人見了囑咐他們不用在瀟湘館裡提起眾人答應着送禮而去寶玉認以爲真心裡大樂精神便覺的好些只是語言總有些瘋傻那過禮的回來都不提名說姓因此上下人等雖都知道只因鳳姐吩咐都不敢走漏風聲且說黛玉雖然服藥這病日重一日紫鵑等在旁苦勸說道事情到了這個分兒不得不說了姑娘的心事我們也都知道至於意外之事是再沒有的姑娘不信只拿寶玉的身子說起這樣大病怎麼做得親呢姑娘別聽瞎話自己安心保重纔好黛玉微笑一笑也不答言又咳嗽數聲

吐出好些血來紫鵑等看去只有一息奄奄明知勸不過來惟有守著流淚天天三四輪去告訴賈母鴛鴦測度賈母近日比前疼黛玉的心差了些所以不常去回況賈母這幾日的心都在寶釵寶玉身上不見黛玉的信兒也不大提起只請太醫調治罷了黛玉向來病着自賈母起直到姊妹們的下人常來問候今見賈府中上下人等都不過來連一個問的人都沒有睜開眼只有紫鵑一人自料萬無生理因扎掙著向紫鵑說道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雖是老太太派你伏侍我這幾年我拿你就當作我的親妹妹說到這裡氣又接不上來紫鵑聽了一陣心酸早哭得說不出話來遲了半日黛玉又一面喘一面說道

紫鵑妹妹我躺着不受用你扶起我來靠着坐坐纔好紫鵑道姑娘的身上不大好起来又要抖摟着了黛玉聽了閉上眼不言語了一時又要起來紫鵑沒法只得同雪雁把他扶起兩邊用軟枕靠住自已却倚在旁邊黛玉那裡坐得住下身自覺硌的疼狠命的掌着叫過雪雁来道我的詩本子說着又喘雪雁料是要他前日所理的詩稿因找来送到黛玉跟前黛玉點點頭兒又抬眼看那箱子雪雁不解只是發怔黛玉氣的兩眼直瞪又咳嗽起來又吐了一口血雪雁連忙回身取了水来黛玉嗽了吐在盂內紫鵑用絹子給他拭了嘴黛玉便拿那絹子指着箱子又喘成一處說不上來閉了眼紫鵑道姑娘歪歪兒罷

黛玉又搖搖頭兒紫鵑料是要絹子便叫雪雁開箱拿出一塊白綾絹子來黛玉瞧了撂在一邊使勁說道有字的紫鵑這纔明白過来要那塊題詩的舊帕只得叫雪雁拿出來遞給黛玉紫鵑勸道姑娘歇歇兒罷何苦又勞神等好了再瞧罷只見黛玉接到手裡也不瞧扎挣着伸出那隻手來狠命的撕那絹子却是只有打顫的分兒那裡撕得動紫鵑早已知他是恨寶玉却也不敢說破只說姑娘何苦自已又生氣黛玉微微的點頭便掖在袖裡說叫點燈雪雁答應連忙點上燈來黛玉瞧瞧又閉上眼坐着喘了一會子又道籠上火盆紫鵑打諒他冷因說道姑娘躺下多蓋一件罷那炭氣只怕耽不住黛玉又搖頭兒

雪雁只得籠上擱在地下火盆架上黛玉點頭意思叫挪到炕上來雪雁只得端上來出去拿那張火盆炕桌那黛玉却又把身子欠起紫鵑只得兩隻手來扶着他黛玉這纔將方纔的絹子拿在手中瞅着那火點點頭兒往上一撂紫鵑唬了一跳欲要搶時兩隻手却不敢動雪雁又出去拿火盆桌子此時那絹子已經燒着了紫鵑勸道姑娘這是怎麼說呢黛玉只作不聞回手又把那詩稿拿起來瞧了瞧又撂下了紫鵑怕他也要燒連忙將身倚住黛玉騰出手來拿時黛玉又早拾起撂在火上此時紫鵑却彀不着乾急雪雁正拿進桌子來看見黛玉一撂不知何物趕忙搶時那紙沾火就着如何能彀少待早已烘烘

的着了雪雁也顧不得燒手從火裡抓起來撂在地下亂踹却已燒得所餘無幾了那黛玉把眼一閉往後一仰幾乎不曾把紫鵑壓倒紫鵑連忙叫雪雁上來將黛玉扶着放倒心裡突突的亂跳欲要叫人時天又晚了欲不叫人時自已同着雪雁和鸚哥等幾個小丫頭又怕一時有什麼原故好容易熬了一夜到了次日早起覺黛玉又緩過一點兒來飯後忽然又嗽又吐又緊起來紫鵑看着不好了連忙將雪雁等都叫進來看守自已却來回賈母那知到了賈母上房靜悄悄的只有兩三個老媽媽和幾個做粗活的丫頭在那裡看屋子呢紫鵑因問道老太太呢那些人都說不知道紫鵑聽這話詫異遂到寶玉屋裡

去看竟也無人遂問屋裡的丫頭也說不知紫鵑已知八九但這些人怎麼竟這樣狠毒冷淡又想到黛玉這幾天竟連一個人問的也沒有越想越悲索性激起一腔悶氣來一扭身便出來了自己想了一想今日倒要看看寶玉是何形狀看他見了我怎麼樣過的去那一年我說了一句謊話他就急病了今日竟公然做出這件事來可知天下男子之心真真是冰寒雪冷令人切齒的一面走一面想早已來到怡紅院只見院門虛掩裡面卻又寂靜的狠紫鵑忽然想到他要娶親自然是有新屋子的但不知他這新屋子在何處正在那裡徘徊瞻顧看見墨雨飛跑紫鵑便叫住他墨雨過來笑嘻嘻的道姐姐到這裡做

什麼紫鵑道我聽見寶二爺娶親我要來看看熱鬧兒誰知不在這裡也不知是幾兒墨雨悄悄的道我這話只告訴姐姐你可別告訴雪雁他們上頭吩咐了連你們都不叫知道呢就是今日夜裡娶那裡是在這裡老爺派璉二爺另收拾了房子了說著又問姐姐有什麼事麼紫鵑道沒什麼事你去罷墨雨仍舊飛跑去了紫鵑自己發了一回獃忽然想起黛玉來這時候還不知是死是活因兩淚汪汪咬着牙發狠道寶玉我看他明兒死了你算是躲的過不見了你過了你那如心如意的事兒拿什麼臉來見我一面哭一面走嗚嗚咽咽的自回去了還未到瀟湘館只見兩個小丫頭在門裡往外探頭探腦的一眼看

見紫鵑那一個便嚷道那不是紫鵑姐姐來了嗎紫鵑知道不好了連忙攏手兒不叫嚷赶忙進來看時只見黛玉肝火上炎兩顴紅赤紫鵑覺得不妥叫了黛玉的奶媽王奶奶來一看他便大哭起來這紫鵑因王奶媽有些年紀可以仗個胆兒誰知竟是個沒主意的人反倒把紫鵑弄的心裡七上八下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便命小丫頭急忙去請你道是誰原來紫鵑想起李宮裁是個孀居今日寶玉結親他自然迴避況且園中諸事向係李紈料理所以打發人去請他李紈正在那裡給賈蘭改詩冒冒失失的見一個丫頭進來回說大奶奶只怕林姑娘不好了那裡都哭呢李紈聽了嚇了一大跳也不及問了連忙站起身來便走素雲碧月跟著一頭走着一頭落淚想著姐妹在一處一場更兼他那容貌才情真是寡二少雙惟有青女素娥可以髣髴一二竟這樣小小的年紀就作了北邙鄉女偏偏鳳姐想出一條偷梁換柱之計自己也不好過瀟湘館來竟未能少盡姊妹之情真真可憐可歎一頭想着已走到瀟湘館的門口裡面却又寂然無聲李紈倒着起忙來想來必是已死都哭過了那衣衾粧裹未知妥當了沒有連忙三步兩步走進屋子來裡間門口一個小丫頭已經看見便說大奶奶來了紫鵑忙往外走和李紈走了個對面李紈忙問怎麼樣紫鵑欲說話時惟有喉中哽咽的分兒却一字說不出那眼淚一似斷線珍珠

一般祇將一隻手回過去指著黛玉李紈看了紫鵑這般光景更覺心酸也不再問連忙走過來看時那黛玉已不能言李紈輕輕叫了兩聲黛玉却還微微的開眼似有知識之狀但只眼皮嘴唇微有動意口內尚有出入之息却要一句話一點淚也沒有了李紈回身見紫鵑不在跟前便問雪雁雪雁道他在外頭屋裡呢李紈連忙出來只見紫鵑在外間空床上躺着顏色青黃閉了眼只管流淚那鼻涕眼淚把一個砌花錦邊的褥子已濕了碗大的一片李紈連忙喚他那紫鵑纔慢慢的睜開眼欠起身來李紈道傻了頭這是什麼時候且只顧哭你的林姑娘的衣衾還不拿出來給他換上還等多早晚呢難道他個女

孩兒家你還叫他失身露體精着來光着去嗎紫鵑聽了這句話一發止不住痛哭起來李紈一面也哭一面着急一面拭淚一面拍着紫鵑的肩膀說好孩子你把我的心都哭亂了快着收拾他的東西罷再遲一會子就了不得了正鬧著外邊一個人慌慌張張跑進來倒把李紈唬了一跳看時却是平兒跑進來看見這樣只是獃磕磕的發怔李紈道你這會子不在那邊做什麼來了說着林之孝家的也進來了平兒道奶奶不放心叫來瞧瞧既有大奶奶在這裡我們奶奶就只顧那一頭兒了李紈點點頭兒平兒道我也見見林姑娘說着一面往裡走一面早已流下淚來這裡李紈因和林之孝家的道你來的正好

快出去瞧瞧去告訴管事的預備林姑娘的後事妥當了叫他來回我不用到那邊去林之孝家的答應了還站着李紈道還有什麼話呢林之孝家的道剛纔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了那邊用紫鵑姑娘使喚使喚呢李紈還未答言只見紫鵑道林奶奶你先請罷等着人死了我們自然是出去的那裡用這麼說到這裡却又不好說了因又改說道況且我們在這裡守着病人身上也不潔淨林姑娘還有氣兒呢不時的叫我李紈在旁解說道當真的林姑娘和這丫頭也是前世的緣法兒倒是雪雁是他南邊帶來的他倒不理會惟有紫鵑我看他兩個一時也離不開林之孝家的頭裡聽了紫鵑的話未免不受用被李

紈這一番話却也沒有說的了又見紫鵑哭的淚人一般只好瞅着他微微的笑說道紫鵑姑娘這些閒話倒不要緊只是你却說得我可怎麼回老太太呢况且這話是告訴得二奶奶的嗎正說着平兒擦着眼淚出來道告訴二奶奶什麼事林之孝家的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平兒低了一回頭說這麼著罷就叫雪姑娘去罷李紈道他使得嗎平兒走到李紈耳邊說了幾句李紈點點頭兒道既是著麼着就叫雪雁過去也是一樣的林之孝家的因問平兒道雪姑娘使得嗎平兒道使得都是一樣林家的道那麼着姑娘就快叫雪姑娘跟了我去我先回了老太太和二奶奶這可是大奶奶和姑娘的主意回來姑娘再

各自回二奶奶去李紈道是了你這麽大年紀連這麽點子事還不兙呢林家的笑道不是不兙頭一宗這件事老太太和二奶奶辦事我們都不能狠明白再者又有大奶奶和平姑娘呢說着平兒已叫了雪雁出來原來雪雁因這几日黛玉嫌他小孩子家懂得什麽便也把心冷淡了况且聽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也不敢不去連忙收拾了頭平兒叫他換了新鮮衣服跟着林家的去了隨後平兒又和李紈說了几句話李紈又囑咐平兒打那麽催着林家的叫他男人快辦了來平兒答應著出來轉了個灣子看見林家的帶着雪雁在前頭走呢赶忙叫住道我帶了他去罷你先告訴林大爺辦林姑娘的東西去罷奶

奶那裡我替回就是了那林家的答應着去了這裡平兒帶了雪雁到了新房子裡回明了自去辦事却說雪雁看見這個光景想起他家姑娘也未免傷心只是在賈母鳳姐跟前不敢露出因又想道也不知用我作什麽我且瞧瞧寶玉一日家和我們姑娘好的蜜裡調油這時候總不見面了也不知是真病假病只怕是怕我們姑娘惱假說丟了玉粧出傻子樣兒來叫那一位寒了心他好娶寶姑娘的意思我索性看看他看他見了我傻不傻難道今兒還粧傻麽一面想著已溜到裡間屋子門口偷偷兒的瞧這時寶玉雖因失玉昏憒但只聽見娶了黛玉為妻真乃是從古至今天上人間第一件暢心滿意的事了那

身子頓覺健旺起来祇不過不似從前那般靈透所以鳳姐的妙計百發百中巴不得就見黛玉盼到今日完姻真樂的手舞足蹈雖有几句傻話郤與病時光景大相懸絶了雪雁看了又是生氣又是傷心他那裡曉得寶玉的心事便各自走開這裡寶玉便叫襲人快快給他裝新坐在王夫人屋裡看見鳳姐尤氏忙忙碌碌再盼不到吉時只管問襲人道林妹妹打園裡來爲什麽這麽費事還不來襲人忍着笑道等好時辰呢又聽見鳳姐和王夫人說道雖然有服外頭不用鼓樂咱們家的規矩要拜堂的冷清清的使不的我傳了家裡學過音樂管過戲的那些女人來吹打着熱鬧些王夫人點頭說使得一時大轎從

大門進來家裡細樂迎出去十二對宫燈排着進來倒也新鮮雅致儐相請了新人出轎寶玉見喜娘披着紅扶着新人幪着蓋頭下首扶新人的你道是誰原來就是雪雁寶玉看見雪雁猶想因何紫鵑不來倒是他呢又想道是了雪雁原是他南邊家裡帶來的紫鵑是我們家的自然不必帶來因此見了雪雁竟如見了黛玉的一般歡喜儐相喝禮拜了天地請出賈母受了四拜後請賈政夫婦等登堂行禮畢送入洞房還有坐帳等事俱是按本府舊例不必細說賈政原爲賈母作主不敢違拗不信冲喜之說那知今日寶玉居然像個好人賈政見了倒也喜歡那新人坐了帳就要揭蓋頭的鳳姐早已防備請了賈母

王夫人等進去照應寶玉此時到底有些傻氣便走到新人跟前說道妹妹身上好了好些天不見了蓋着這勞什子做什麼欲待要揭去反把賈母急出一身冷汗來寶玉又轉念一想道林妹妹是愛生氣的不可造次了又歇了一歇仍是按捺不住只得上前揭了蓋頭喜娘接去雪雁走開鶯兒上來伺候寶玉睜眼一看好像是寶釵心中不信自已一手持燈一手擦眼一看可不是寶釵麼只見他盛妝艷服豐肩愞體鬟低鬢嚲眼瞤息微論雅淡似荷粉露垂看嬌羞真是杏花烟潤了寶玉發了一回怔又見鶯兒立在傍邊不見了雪雁此時心無主意自已反以為是夢中了呆呆的只管站著眾人接過燈去扶着坐下

兩眼直視半語全無賈母恐他病發親自過來招呼着鳳姐尤氏請了寶釵進入裡間坐下寶釵此時自然是低頭不語寶玉定了一回神見賈母王夫人坐在那邊便輕輕的叫襲人道我是在那裡呢這不是做夢麼襲人道你今日好日子什麼夢不夢的混說老爺可在外頭呢寶玉悄悄的拿手指着道坐在那裡的這一位美人兒是誰襲人握了自已的嘴笑的說不出話來半日纔說道那是新娶的二奶奶眾人也都回過頭去忍不住的笑寶玉又道好糊塗你說二奶奶到底是誰襲人道寶姑娘寶玉道林姑娘呢襲人道老爺作主娶的是寶姑娘怎麼混說起林姑娘來寶玉道我纔剛看見林姑娘了麼還有雪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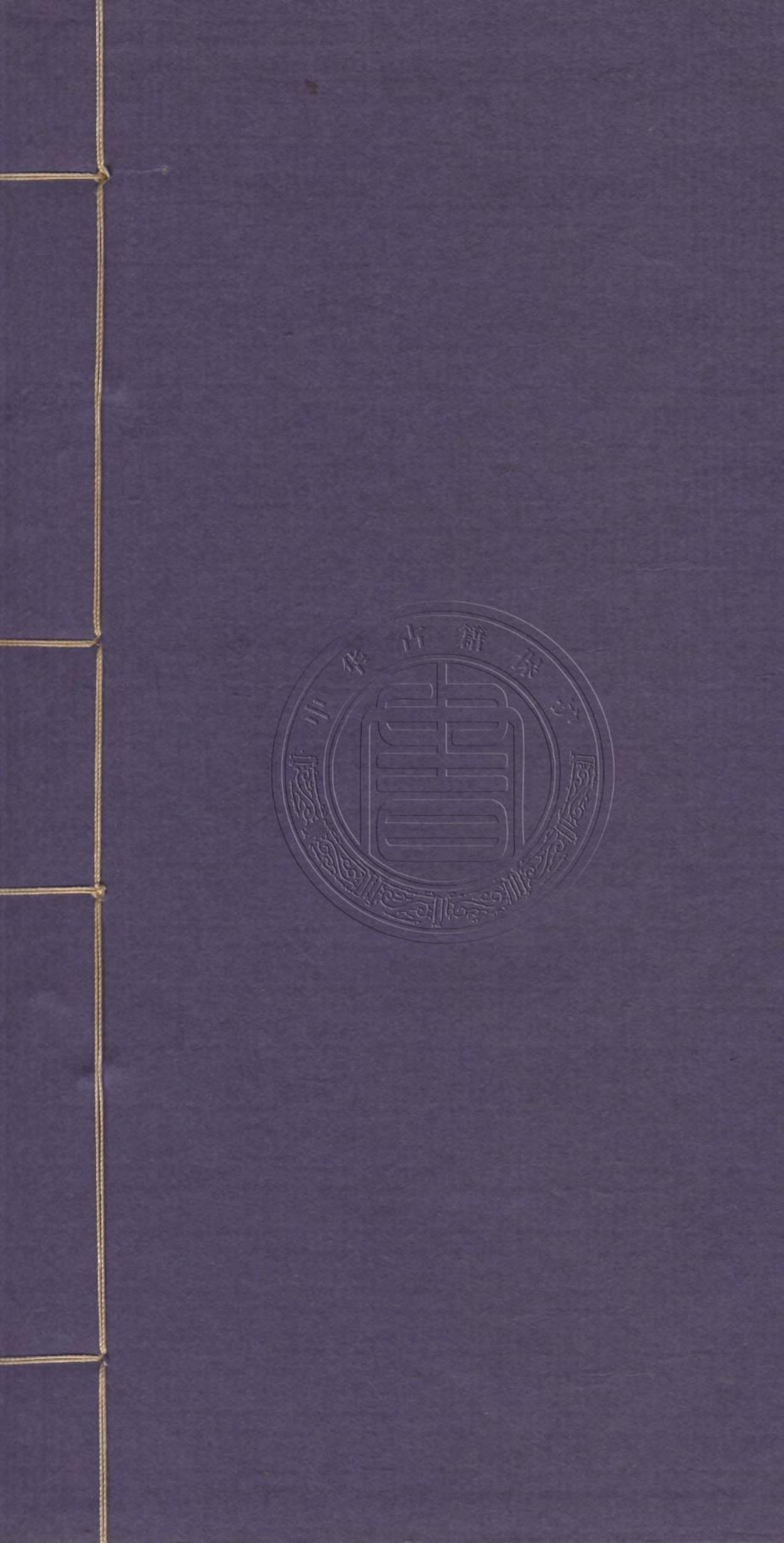
怎麼說沒有你們搞都是做什麼頑呢鳳姐便走上來輕輕的說道寶姑娘在屋裡坐着呢別混說回來得罪了他老太太不依的寶玉聽了這會子糊塗的更利害了本來原有昏憒的病加以今夜神出鬼沒更叫他不得主意便也不顧別的口口聲聲只要找林妹妹去賈母等上前安慰無奈他只是不懂又有寶釵在內又不好明說知寶玉舊病復發也不講明只得滿屋裡點起安息香來定住他的神魂扶他睡下衆人鴉雀無聞停了片時寶玉便昏沉睡去賈母等纔得略略放心只好坐以待旦叫鳳姐去請寶釵安歇寶釵置若罔聞也便和衣在內暫歇賈政在外未知內裡原由只就方纔眼見的光景想來心下倒

放寬了恰是明日就是起程的吉日略歇了一歇衆人賀喜送行賈母見寶玉睡着也回房去暫歇次早賈政辭了宗祠過來拜別賈母稟稱不孝遠離惟願老太太順時頤養兒子一到任所即修稟請安不必掛念寶玉的事已經依了老太太完結只求老太太訓誨賈母恐賈政在路不放心並不將寶玉復病的話說起只說我有一句話寶玉昨夜完姻並不是同房今日你起身必該叫他遠送纔是但他因病沖喜如今纔好些又是昨日一天勞乏出來恐怕着了風故此問你你叫他送呢即刻去叫他你若疼他就叫人帶了他來你見見叫他給你磕個頭就算了賈政道叫他送什麼只要他從此已後認真念書比送我

還喜歡呢賈母聽了又放了一條心便叫賈政坐着叫鴛鴦去如此如此帶了寶玉叫襲人跟着來鴛鴦去了不多一會果然寶玉來了仍是叫他行禮他便行禮只可喜此時寶玉見了父親神志畧斂些片時清楚也沒什麼大差賈政吩咐了幾句寶玉答應了賈政叫人扶他回去了自巳回到王夫人房中又切寔的叫王夫人管教兒子斷不可如前驕縱明年鄉試務必叫他下塲王夫人一一的聽了也沒提起別的即忙命人攙扶着寶釵過來行了新婦送行之禮也不出房其餘內眷俱送至二門而回賈珍等也受了一番訓飭大家舉酒送行一班子弟及晚輩親友直送至十里長亭而別不言賈政起程赴任且說寶

玉回來舊病陡發更加昏憒連飲食也不能進了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七回終


中華古籍保護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九十八回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話說寶玉見了賈政回至房中更覺頭昏腦悶懶待動彈連飯也沒吃便昏沉睡去仍舊延醫胗治服藥不效索性連人也認不明白了大家扶着他坐起來還是像個好人一連鬧了幾天那日恰是回九之期說是若不過去薛姨媽臉上過不去若說去呢寶玉這般光景明知是爲黛玉而起欲要告訴明白又恐氣急生變寶釵是新媳婦又難勸慰必得姨媽過來纔好若不回九姨媽嗔怪便與王夫人鳳姐商議道我看寶玉竟是魂不守舍起動是不怕的用兩乘小轎叫人扶着從園裏過去應了

回九的吉期已後請姨媽過來安慰寶釵偺們一心一計的調治寶玉可不兩全王夫人答應了卽刻預備幸虧寶釵是新媳婦寶玉是個瘋傻的由人掇弄過去了寶釵也明知其事心裏只怨母親辦得糊塗事已至此不肯多言獨有薛姨媽看見寶玉這般光景心裏懊悔只得草草完事回家寶玉越加沉重次日連起坐都不能了日重一日甚至湯水不進薛姨媽等忙了手腳各處遍請名醫皆不識病源只有城外破寺中住着個窮醫姓畢別號知菴的胗得病源是悲喜激射冷暖失調飲食失時憂忿滯中正氣壅閉此內傷外感之症于是度量用藥至晚服了二更後果然省些人事便要喝水賈母王夫人等纔放了

心請了薛姨媽帶了寶釵都到賈母那裡暫且歇息寶玉片時清楚自料難保見諸人散後房中只有襲人因喚襲人到跟前拉着手哭道我問你寶姐姐怎麼來的我記得老爺給我娶了林妹妹過來怎麼叫寶姐姐赶出去了他爲什麼霸佔在這裡我要說呢又恐怕得罪了他你們聽見林妹妹哭的怎麼樣了襲人不敢明說只得說道林姑娘病著呢寶玉又道我瞧瞧他去說着要起來那知連日飲食不進身子豈能動轉便哭道我要死了我有一句心裡的話只求你回明老太太橫豎林妹妹也是要死的我如今也不能保兩處兩個病人都要死的死了越發難張羅不如騰一處空房子趁早把我和林妹妹兩個

抬在那裡活着也好一處醫治伏侍死了也好一處停放你依我這話不枉了幾年的情分襲人聽了這些話又急又笑又痛寶釵恰好同着鶯兒過來也聽見了便說道你放着病不保養何苦說這些不吉利的話呢老太太纔安慰了些你又生出事來老太太一生疼你一個如今八十多歲的人了雖不圖你的誥封將來你成了人老太太也看着樂一天也不枉了老人家的苦心太太更是不必說了一生的心血精神撫養了你這一個兒子若是半途死了太太將來怎麼樣呢我雖是薄命也不至於此據此三件看來你就要死那天也不容你死的所以你是不能死的只管安穩着養個四五天後風邪散了太和正氣

一足自然這些邪病都沒有了寶玉聽了竟是無言可答半晌方纔嘻嘻的笑道你是好些時不和我說話了這會子說這些大道理的話給誰聽寶釵聽了這話便又說道實告訴你說罷那兩日你不知人事的時候林妹妹已經亡故了寶玉忽然坐起大聲詫異道果真死了嗎寶釵道果真死了豈有紅口白舌咒人死的呢老太太太太知道你姐妹和睦你聽見他死了自然你也要死所以不肯告訴你寶玉聽了不禁放聲大哭倒在床上忽然眼前漆黑辨不出方向心中正自恍惚只見眼前好像有人走來寶玉茫然問道借問此是何處那人道此陰司泉路你壽未終何故至此寶玉道適聞有一故人已死遂尋訪至此不覺迷途那人道故人是誰寶玉道姑蘇林黛玉那人冷笑道林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無魂無魄何處尋訪凡人魂魄聚而成形散而為氣生前聚之死則散焉常人尚無可尋訪何況林黛玉呢汝快回去罷寶玉聽了呆了半晌道既云死者散也又如何有這個陰司呢那人冷笑道那陰司說有便有說無就無皆為世俗溺於生死之說設言以警世便道上天深怒愚人或不守分安常或生祿未終自行夭折或嗜淫慾尚氣逞凶無故自殞者特設此地獄囚其魂魄受無邊的苦以償生前之罪汝尋黛玉是無故自陷也且黛玉已歸太虛幻境汝若有心尋訪潛心修養自然有時相見如不安生即以自行夭折之罪

囚禁陰司除父母之外圖一見黛玉終不能矣那人說畢袖中取出一石向寶玉心口擲來寶玉聽了這話又被這石子打着心窩嚇的卽欲回家只恨迷了道路正在躊躇忽聽那邊有人喚他回首看時不是別人正是賈母王夫人寶釵襲人等圍繞哭泣叫着自已仍舊躺在床上見案上紅燈窗前皓月依然錦綉叢中繁華世界定神一想原來竟是一場大夢渾身冷汗覺得心內淸爽仔細一想眞正無可奈何不過長嘆數聲起初寶釵早知黛玉已死因賈母等不許衆人告訴寶玉知道恐添病難治自已却深知寶玉之病實因黛玉而起失玉次之故趁勢說明使其一痛决絕神魂一歸庶可療治賈母王夫人等不知

寶釵的用意深怪他造次後來見寶玉醒了過來方纔放心立刻到外書房請了畢大夫進來診視那大夫進來診了脉便道奇怪這回脉氣沉靜神安鬱散明日進調理的藥就可以望好了說着出去衆人各自安心散去襲人起初深怨寶釵不該告訴惟是口中不好說出鶯兒背地也說寶釵道姑娘忒性急了寶釵道你知道什麼好歹橫豎有我呢那寶釵任人誹謗並不介意只窺察寶玉心病暗下針砭一日寶玉漸覺神志安定雖一時想起黛玉尚有糊塗更有襲人緩緩的將老爺選定的寶姑娘為人和厚嫌林姑娘秉性古怪原恐早夭老太太恐你不知好歹病中着急所以叫雪雁過來哄你的話時常勸解寶玉

終是心酸落淚欲待尋死又想着夢中之言又恐老太太太太生氣又不得撩開又想黛玉已死寶釵又是第一等人物方信金石姻緣有定自已也解了好些寶釵看來不妨大事于是自已心也安了只在賈母王夫人等前盡行過家庭之禮後便設法以釋寶玉之憂寶玉雖不能時常坐起亦常見寶釵坐在床前禁不住生求舊病寶釵每以正言解勸以養身要緊你我旣爲夫婦豈在一時之語安慰他那寶玉心裡雖不順遂無奈日裡賈母王夫人及薛姨媽等輪流相伴夜間寶釵獨去安寢賈母又派人服侍只得安心靜養又見寶釵舉動溫柔就也漸漸的將愛慕黛玉的心腸略移在寶釵身上此是後話却說寶玉

成家的那一日黛玉白日已經昏暈過去却心頭口中一絲微氣不斷把個李紈和紫鵑哭的死去活來到了晚間黛玉却又緩過來了微微睜開眼似有要水要湯的光景此時雪雁已去只有紫鵑和李紈在傍紫鵑便端了一盞桂圓湯和的梨汁用小銀匙灌了兩三匙黛玉閉着眼靜養了一會子覺得心裡似明似暗的此時李紈見黛玉畧緩明知是廻光返照的光景却料着還有一半天耐頭自已回到稻香村料理了一回事情這裡黛玉睜開眼一看只有紫鵑和奶媽並幾個小丫頭在那裡便一手攥了紫鵑的手使着勁說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伏侍我幾年我原指望偺們兩個總在一處不想我說着又喘了

一會子閉了眼歇著紫鵑見他攥著不肯鬆手自巳也不敢挪動看他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只當還可以囘轉聽了這話又寒了半截半天黛玉又說道妹妹我這裡並沒親人我的身子是干淨的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囘去說到這裡又閉了眼不言語了那手却漸漸緊了喘成一處只是出氣大入氣小巳經促疾的狠了紫鵑忙了連忙叫人請李紈可巧探春來了紫鵑見了忙悄悄的說道三姑娘瞧瞧林姑娘罷說着淚如雨下探春過來摸了摸黛玉的手巳經凉了連目光也都散了探春紫鵑正哭着叫人端水來給黛玉擦洗李紈赶忙進來了三個人纔見了不及說話剛擦着猛聽黛玉直聲叫道寳玉寳玉你好說到好字便渾身冷汗不作聲了紫鵑等急忙扶住那汗愈出身子便漸漸的冷了探春李紈叫人亂着攏頭穿衣只見黛玉兩眼一翻嗚呼

香魂一縷隨風散　愁緒三更入夢遥

當時黛玉氣絕正是寳玉娶寳釵的這個時辰紫鵑等都大哭起來李紈探春想他素日的可疼今日更加可憐便也傷心痛哭因瀟湘館離新房子甚遠所以那邊並沒聽見一時大家痛哭了一陣只聽得遠遠一陣音樂之聲側耳一聽却又没有了探春李紈走出院外再聽時惟有竹梢風動月影移墻好不淒凉冷淡一時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將黛玉停放畢派人看守

等明早去回鳳姐鳳姐因見賈母王夫人等忙亂賈政起身又爲寶玉惛憒更甚正在着急異常之時若是又將黛玉的凶信回了恐賈母王夫人愁苦交加急出病來只得親自到園裡到瀟湘館內也不免哭了一場見了李紈探春知道諸事齊俻就說很好只是剛纔你們爲什麼不言語叫我着急探春道剛纔送老爺怎麼說呢鳳姐道這倒是你們兩個可憐他些這麼着我還得那邊去招呼那個冤家呢但是這件事好累墜若是今日不回使不得若回了恐怕老太太擱不住李紈道你去見機行事得回再回方好鳳姐點頭忙忙的去了鳳姐到了寶玉那裡聽見大夫說不妨事賈母王夫人畧覺放心鳳姐便背了寶

玉緩緩的將黛玉的事回明了賈母王夫人聽得都唬了一大跳賈母眼淚交流說道是我弄壞了他了但只是這個丫頭也忒傻氣說着便要到園裡去哭他一場又惦記着寶玉兩頭難顧王夫人等含悲共勸賈母不必過去老太太身子要緊賈母無奈只得叫王夫人自去又說你替我告訴他的陰靈並不是我忍心不來送你只爲有個親疏你是我的外孫女兒是親的了若與寶玉比起來可是寶玉比你更親些倘寶玉有些不好我怎麼見他父親呢說着又哭起來王夫人勸道林姑娘是老太太最疼的但只壽夭有定如今已經死了無可盡心只是葬禮上要上等的發送一則可以少盡偺們的心二則就是姑太

太和外甥女兒的陰靈兒也可以少安了賈母聽到這裡越發痛哭起來鳳姐恐怕老人家傷感太過明仗著寶玉心中不甚明白便偷偷的使人來撒個謊兒哄老太太道寶玉那裡找老太太呢賈母聽見纔止住淚問道不是又有什麼緣故鳳姐陪笑道沒什麼緣故他大約是想老太太的意思賈母連忙扶了珍珠兒鳳姐也跟着過來走至半路正遇王夫人過來一一回明了賈母賈母自然又是哀痛的只因要到寶玉那邊只得忍淚含悲的說道既這麼著我也不過去了由你們辦罷我看著心裡也難受只別委屈了他就是了王夫人鳳姐一一答應了賈母纔過寶玉這邊來見了寶玉因問你做什麼找我寶玉笑

道我昨日晚上看見林妹妹來了他說要回南去我想沒人留的住還得老太太給我留一留他賈母聽着說使得只管放心罷襲人因扶寶玉躺下賈母出來到寶釵這邊來那時寶釵尚未回九所以每每見了人到有些含羞之意這一天見賈母滿面淚痕遞了茶賈母叫他坐下寶釵側身陪著坐了纔問道聽得林妹妹病了不知他可好些了賈母聽了這話那眼淚止不住流下來因說道我的兒我告訴你你可別告訴寶玉都是因你林妹妹纔叫你受了多少委屈你如今作媳婦了我纔告訴你這如今你林妹妹沒了兩三天了就是娶你的那個時辰死的如今寶玉這一番病還是爲着這個你們先都在園子裡自

然也都是明白的寶釵把臉飛紅了想到黛玉之死又不免落下淚來賈母又說了一回話去了自此寶釵千回萬轉想了一個主意衹不肯造次所以過了回九纔想出這個法子來如今果然好些然後大家說話纔不至似前留神獨是寶玉雖然病勢一天好似一天他的癡心總不能解必要親去哭他一塲賈母等知他病未除根不許他胡思亂想怎奈他鬱悶難堪病多反覆倒是大夫看出心病索性叫他開散了再用藥調理倒可好得快些寶玉聽說立刻要往瀟湘館來賈母等只得叫人抬了竹椅子過來扶寶玉坐上賈母王夫人卽便先行到了瀟湘館內一見黛玉靈柩賈母巳哭得淚乾氣絶鳳姐等再三勸住王夫人也哭了一塲李紈便請賈母王夫人在裡間歇着猶自落淚寶玉一到想起未病之先來到這裡今日屋在人亡不禁嚎啕大哭想起從前何等親密今日死別怎不更加傷感衆人原恐寶玉病後過哀都來解勸寶玉巳經哭得死去活來大家攙扶歇息其餘隨來的如寶釵俱極痛哭獨是寶玉必要叫紫鵑來見問明姑娘臨死有何話說紫鵑本來深恨寶玉見如此心裡巳回過來些又有賈母王夫人都在這裡不敢灑落寶玉便將林姑娘怎麽復病怎麽燒毀帕子焚化詩稿並將臨死說的話一一的都告訴了寶玉又哭得氣噎喉乾探春趁便又將黛玉臨終囑咐帶柩回南的話也說了一遍賈母王夫人又哭

起來多虧鳳姐能言勸慰略略暑止些便請賈母等回去寶玉那裡肯捨無奈賈母逼着只得勉强回房賈母有了年紀的人打從寶玉病起日夜不寧今又大痛一陣已覺頭暈身熱雖是不放心惦着寶玉却也扎掙不住回到自已房中睡下王夫人更加心痛難禁也便回去派了彩雲帮着襲人照應並說寶玉若再悲戚速來告訴我們寶釵知是寶玉一時必不能捨也不相勸只用諷刺的話說他寶玉倒恐寶釵多心也便飲泣收心歇了一夜倒也安穩明日一早衆人都來瞧他但覺氣虛身弱心病倒覺去了幾分於是加意調養漸漸的好起來賈母幸不成病惟是王夫人心痛未痊那日薛姨媽過來探望看見寶玉精

神略好也就放心暫且住下一日賈母特請薛姨媽過去商量說寶玉的命都虧姨太太救的如今想來不妨了獨委屈了你的姑娘如今寶玉調養百日身體復舊又過了娘娘的功服正好圓房要求姨太太作主另擇個上好的吉日薛姨媽便道老太太主意狠好何必問我寶丫頭雖生的粗笨心裡却還是極明白的他的情性老太太素日是知道的但願他們兩口兒言和意順從此老太太也省好些心我姐姐也安慰些我也放了心了老太太就定個日子還通知親戚不用呢賈母道寶玉和你們姑娘生來第一件大事況且費了多少周折如今纔得安逸必要大家熱鬧幾天親戚都要請的一來酬愿二則咱們吃

盃喜酒也不枉我老人家操了好些心薛姨媽聽着自然也是喜歡的便將要辦粧奩的話也說了一番賈母道偺們親上做親想我也不必這麼若說動用的他屋裡已經滿了必定寶丫頭他心愛的要你幾件姨太太就拿了來我看寶丫頭也不是多心的人比不的我那外孫女兒的脾氣所以他不得長壽說着連薛姨媽也便落淚恰好鳳姐進來笑道老太太姑媽又想著什麼了薛姨媽道我和老太太說起你林妹妹來所以傷心鳳姐笑道老太太和姑媽且別傷心我剛纔聽了個笑話兒來了意思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賈母拭了拭眼淚微笑道你又不知要編派誰呢你說來我和姨太太聽聽說不笑我們可不依只見那鳳姐未從張口先用兩隻手比著笑彎了腰了未知他說出些什麼來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閱邸報老舅自擔驚

話說鳳姐見賈母和薛姨媽爲黛玉傷心便說有個笑話兒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未從開口先自笑了因說道老太太和姑媽打諒是那裡的笑話兒就是偺們家的那二位新姑爺新媳婦啊賈母道怎麼了鳳姐拿手比着道一個這麼坐着一個這麼站著一個這麼扭過去一個這麼轉過來一個又說到這裡賈母已經大笑起來說道你好生說罷倒不是他們兩口兒你倒把人慪的受不得了薛姨媽也笑道你往下直說罷不用比了鳳姐纔說道剛纔我到寶兄弟屋裡我聽見好幾個人笑我

只道是誰巴著窻戸眼兒一瞧原來寶妹妹坐在炕沿上寶兄弟站在地下寶兄弟拉着寶妹妹的袖子口口聲聲只叫寶姐姐你爲什麼不會說話了你這麼說一句話我的病包管全好寶妹妹却扭着頭只管躲寶兄弟又作了一個揖上去又拉寶妹妹的衣裳寶妹妹急的一扯寶兄弟自然病後是脚軟的索性一栽栽在寶妹妹身上了寶妹妹急的紅了臉說道你越發比先不尊重了說到這裡賈母和薛姨媽都笑起來鳳姐又道寶兄弟站起來又笑着說虧了這一栽好容易纔栽出你的話來了薛姨媽笑道這是寶丫頭古怪這有什麼旣作了兩口兒說說笑笑的怕什麼他沒見他璉二哥和你鳳姐兒紅了臉笑

道這是怎麼說我饒說笑話兒給姑媽解悶兒姑媽反到拿我打起卦來了賈母也笑道要這麼着纔好夫妻固然要和氣也得有個分寸兒我愛寶丫頭就在這尊重上頭只是我愁寶玉還是那麼傻頭傻腦的這麼說起來比頭裡竟明白多了你再說說還有什麼笑話兒沒有鳳姐道明兒寶玉圓了房兒親家太太抱了外孫子那時候兒不更是笑話兒了麼賈母笑道猴兒我在這裡和姨太太想你林妹妹你來慪個笑兒還罷了怎麼臊起皮來了你不叫我們想你林妹妹你不用太高興了你林妹妹恨你將來你別獨自一個兒到園裡去隄防他拉着你不依鳳姐笑道他倒不怨我他臨死咬牙切齒倒恨寶玉呢賈

母薛姨媽聽着還道是頑話兒也不理會便道你別胡扯拉了你去叫外頭挑個狠好的日子給你寶兄弟圓了房兒罷鳳姐答應着又說了一回話兒便出去叫人擇了吉日重新擺酒唱戲請人不在話下却說寶玉雖然病好寶釵有時高興翻書觀看談論起來寶玉所有常見的尚可記憶若論靈機兒大不似先連他自已也不解寶釵明知是通靈失去所以如此倒是襲人時常說他你為什麼把從前的靈機兒都沒有了倒是忘了舊毛病也好怎麼脾氣還照舊獨道理上更糊塗了呢寶玉聽了並不生氣反是嘻嘻的笑有時寶玉順性胡鬧虧寶釵勸着略覺收斂些襲人倒可少費些唇舌惟知悉心伏侍別的丫頭

素仰寶釵貞靜和平各人心服無不安靜只有寶玉到底是愛動不愛靜的時常要到園裡去逛賈母等一則怕他招受寒暑二則恐他睹景傷情雖黛玉之柩已寄放城外菴中然而瀟湘館依然人亡屋在不免勾起舊病來所以也不使他去況且親戚姊妹們爲寶琴已囘到薛姨媽那邊去了史湘雲因史侯囘京也接了家去了又有了出嫁的日子所以不大常來只有寶玉娶親那一日與吃喜酒這天來過兩次也只在賈母那邊住下爲着寶玉已經娶過親的人又想自已就要出嫁的也不肯如從前的詼諧談笑就是有時過來也只和寶釵說話見了寶玉不過問好而已那邢岫烟却是因迎春出嫁之後便隨着邢

夫人過去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即同着李嬸娘過來亦不過到太太們和姐妹們處請安問好即囘到李紈那裡略住一兩天就去了所以園內的只有李紈探春惜春了賈母還要將李紈等挪進來爲着元妃薨後家中事情接二連三也無暇及此現今天氣一天熱似一天園裡尚可住得等到秋天再挪此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賈政帶了幾個在京請的幕友曉行夜宿一日到了本省見過上司即到任拜印受事便查盤各屬州縣米糧倉庫賈政向來作京官只曉得郎中事務都是一景兒的事情就是外任原是學差也無關于吏治上所以外省州縣折收糧米勒索鄉愚這些弊端雖也聽見別人講究却未嘗身親

其事只有一心做好官便與幕賓商議出示嚴禁並諭以一經查出必定詳參揭報初到之時果然胥吏畏懼便百計鑽營偏遇賈政這般古執那些家人跟了這位老爺在都中一無出息好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任便在京指着在外發財的名兒向人借貸做衣裳裝體面心裏想著到了任銀錢是容易的了不想這位老爺獃性發作認真要查辦起來州縣餽送一概不受門房簽押等人心裏盤算道我們再挨半個月衣裳也要當完了賬又逼起來那可怎麼樣好呢眼見得白花花的銀子只是不能到手那些長隨也道你們爺們到底還沒花什麼本錢來的我們纔冤花了若干的銀子打了個門子來了一個多月連半個錢也沒見過想來跟這個主兒是不能撈本兒的了明兒我們齊打夥兒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齊都來告假賈政不知就裏便說要來也是你們要去也是你們旣嫌這裏不好就都請便那些長隨怨聲載道而去只剩下些家人又商議道他們可去的去了我們去不了的到底想個法兒纔好內中有一個管門的叫李十兒便說你們這些沒能耐的東西着什麼急呢我見這長字號兒的在這裏不犯給他出頭如今都餓跑了瞧瞧十太爺的本領少不得本主兒依我只是要你們齊心打夥兒弄幾個錢回家受用若不隨我我也不管了橫豎拚得過你們衆人都說好十爺你還主兒信得過若你不管我們實在是死

症了李十兒道別等我出了頭得了銀錢又說我得了大分兒了窩兒裡反起來大家沒意思衆人道你萬安沒有的事就沒有多少也強似我們腰裡掏錢正說著只見糧房書辦走來找周二爺李十兒坐在椅子上蹺着一隻腿挺着腰說道找他做什麼書辦便垂手陪着笑說道本官到了一個多月的任這些州縣太爺見得本官的告示利害知道不好說話到了這時候都沒有開倉若是過了漕你們太爺們來做什麼的李十兒道你別混說老爺是有根蒂的說到那裡要是辦到那裡這兩天原要行文催兌因我說了緩幾天纔歇的你到底找我們周二爺做什麼書辦道原爲打聽催文的事沒有別的李十兒道越

發胡說方纔我說催文你就信嘴胡謅可別鬼鬼祟祟來講什麼賬我叫本官打了你退你書辦道我在這衙門內已經三代了外頭也有些體面家裡還過得就規規矩矩伺候本官陞了還能彀不像那些等米下鍋的說著回了一聲二太爺我走了李十兒便站起堆着笑說這麼不禁頑幾句話就臉急了書辦道不是我臉急若再說什麼豈不帶累了二太爺的淸名呢李十兒過來拉着書辦的手說你貴姓啊書辦道不敢我姓詹單名是個會字從小兒也在京裡混了幾年李十兒道詹先生我是久聞你的名的我們弟兄們是一樣的有什麼話晚上到這裡偺們說一說書辦也說誰不知道李十太爺是能事的把我

一詐就嚇毛了大家笑着走開那晚便與書辦咕唧了半夜第二天拿話去探賈政被賈政痛罵了一頓隔一天拜客裡頭吩咐伺候外頭答應了停了一會子打點已經三下了大堂上沒有人接鼓好容易叫個人來打了鼓賈政踱出煖閣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個賈政也不查問在墀下上了轎等轎夫又等了好一回來齊了抬出衙門那個爆只響得一聲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個打鼓一個吹號筒賈政便也生氣說往常還好怎麼今兒不齊集至此擡頭看那執事却是攙前落後勉強拜客回來便傳誤班的要打有的說因沒有帽子誤的有的說是號衣當了誤的又有說是三天沒吃飯抬不動的賈政生氣打了

一兩個也就罷了隔一天管廚房的上來要錢賈政帶來銀兩付了巳後便覺樣樣不如意比在京的時候倒不便了好些無奈便喚李十兒問道跟我來這些人怎樣都變了你也管管現在帶來銀兩早使沒有了藩庫俸銀尚早該打發京裡取去李十兒禀道奴才那一天不說他們不知道怎麼樣這些人都是沒精打彩的叫奴才也沒法兒老爺說家裡取銀子取多少現在打聽節度衙門這几天有生日別的府道老爺都上千上萬的送了我們到底送多少呢賈政道爲什麼不早說李十兒說老爺最聖明的我們新來乍到又不與別位老爺很來往誰肯送信巴不得老爺不去好想老爺的美缺呢賈政道胡說我這

官是皇上放的不給節度做生日便叫我不做不成李十兒笑着回道老爺說的也不錯京裡離這裡很遠凡百的事都是節度奏聞他說好便好說不好便吃不住到得明白已經遲了就是老太太太太們那個不願意老爺在外頭烈烈轟轟的做官呢賈政聽了這話也自然心裡明白道我正要問你爲什麼不說起來李十兒回說奴才本不敢說老爺旣問到這裡若不說是奴才沒良心若說了少不得老爺又生氣賈政道只要說得在理李十兒說道那些書吏衙役都是花了錢買著糧道的衙門那個不想發財俱要養家活口自從老爺到任並沒見爲國家出力倒先有了口碑載道賈政道民間有什麼話李十兒道

百姓說凡有新到任的老爺告示出的越利害越是想錢的法兒州縣害怕了好多多的送銀子收糧的時候衙門裡便說新道爺的法令明是不敢要錢這一留難叨蹬那些鄉民心裡願意花幾個錢早早了事所以那些人不說老爺好反說不諳民情便是本家大人是老爺最相好的他不多幾年已巴到極頂的分兒也只爲識時達務能彀上和下睦罷了賈政聽到這話道胡說我就不識時務嗎若是上和下睦叫我與他們猫鼠同眠嗎李十兒回說道奴才爲着這點心兒不敢掩住纔這麼說若是老爺就是這樣做去到了功不成名不就的時候老爺說奴才沒良心有什麼話不告訴老爺賈政道依你怎麼做纔好

李十兒道也沒有別的趂着老爺的精神年紀裡頭的照應老太太的硬朗爲顧着自已就是了不然到不了一年老爺家裡的錢也都貼補完了還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都說老爺是做外任的自然弄了錢藏着受用倘遇着一兩件爲難的事誰肯幫着老爺那時辦也辦不淸悔也悔不及賈政道據你一說是叫我做貪官嗎送了命還不要緊必定將祖父的功勳抹了纔是李十兒回禀道老爺極聖明的人沒看見舊年犯事的幾位老爺嗎這幾位都與老爺相好老爺常說是個做淸官的如今名在那裡現有幾位親戚老爺向來說他們不好的如今陞的陞遷的遷只在要做的好就是了老爺要知道民也要顧官也要顧若是依着老爺不準州縣得一個大錢外頭這些差使誰辦只要老爺外面還是這樣淸名聲原好裡頭的委屈只要奴才辦去關礙不着老爺的奴才跟主兒一場到底也要掏出良心來賈政被李十兒一番言語說得心無主見道我是要保性命的你們鬧出來不與我相干說着便踱了進去李十兒便自已做起威福鈎連內外一氣的哄着賈政辦事反覺得事事周到件件隨心所以賈政不但不疑反都相信便有幾處揭報上司見賈政古朴忠厚也不查察惟是幕友們耳目最長見得如此得便用言規諫無奈賈政不信也有辭去的也有與賈政相好在內維持的於是漕務事畢尚無隕越一日賈政無事在

書房中看書簽押上呈進一封書子外面官封上開着鎮守海門等處總制公文一角飛遞江西糧道衙門賈政拆封看時只見上寫道

金陵契好桑梓情深昨歲供職來都竊喜常依座右仰蒙雅愛許結朱陳至今佩德勿諼祗因調任海疆未敢造次奉求衷懷歉仄自歎無緣今幸棨戟遙臨快慰平生之願正申燕賀先蒙翰教邊帳光生武夫額手雖隔重洋尚叨樾蔭想蒙不棄卑寒希望蔦蘿之附小兒已承青盼淑媛素仰芳儀如蒙踐諾即遣冰人途路雖遙一水可通不敢云百輛之迎敬備仙舟以俟茲修寸幅恭賀陞祺并求金允臨穎不勝待命之至

世弟周瓊頓首

賈政看了心想兒女姻緣果然有一定的舊年因見他就了京職又是同鄉的人素來相好又見那孩子長得好在席間原提起這件事因未說定也沒有與他們說起後來他調了海疆大家也不說了不料我今陞任至此他寫書來問我看起門戶却也相當與探春到也相配但是我並未帶家眷只可寫字與他商議正在躊躇只見門上傳進一角文書是議取到省會議事件賈政只得收拾上省候節度派委一日在公館閒坐見棹上堆着許多邸報賈政一一看去見刑部一本爲報明事會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賈政便吃驚道了不得已經提本了隨用心

看下去是薛蟠毆傷張三身死串囑屍証捏供誤殺一案賈政一拍棹道完了只得又看底下是據京營節度使咨稱緣薛蟠籍隸金陵行過太平縣在李家店歇宿與店內當槽之張三素不相認於某年月日薛蟠令店主備酒邀請太平縣民吳良同飲令當槽張三取酒因酒不甘薛蟠令換好酒張三因稱酒已沽定難換薛蟠因伊倔強將酒照臉潑去不期去勢甚猛恰值張三低頭拾箸一時失手將酒碗擲在張三顖門皮破血出逾時殞命李店主趨救不及隨向張三之母告知伊母張王氏往看見已身死隨喊稟地保赴縣呈報前署縣詣驗仵作將骨破一寸三分及腰眼一傷漏報填格詳府審轉看得薛蟠實係潑

酒失手擲碗誤傷張三身死將薛蟠照過失殺人准鬬殺罪收贖等因前來臣等細閱各犯証屍親前後供詞不符且查鬬殺律註云相爭為鬬相打為毆必實無爭鬬情形邂逅身死方可以過失殺定擬應令該節度審明實情妥擬具題今據該節度疏稱薛蟠因張三不肯換酒醉後拉着張三右手先毆腰眼一拳張三被毆回罵薛蟠將碗擲出致傷顖門深重骨碎腦破立時殞命是張三之死實由薛蟠以酒碗砸傷深重致死自應以薛蟠擬抵將薛蟠依鬬殺律擬絞監候吳良擬以杖徒承審不寔之府州縣應請以下註著此稿未完賈政因薛姨媽之托曾托過知縣若請旨革審起來牽連着自己好不放心卽將下一

本開看偏又不是只好翻來覆去將報看完終沒有接這一本的心中狐疑不定更加害怕起來正在納悶只見李十兒進來請老爺到官廳伺候去大人衙門已經打了二皷了賈政只是發怔沒有聽見李十兒又請一遍賈政道這便怎麼處李十兒道老爺有什麼心事賈政將看報之事說了一遍李十兒道老爺放心若是部裡這麼辦了還算便宜薛大爺呢奴才在京的時候聽見薛大爺在店裡叫了好些媳婦兒都喝醉了生事直把個當槽兒的活活兒打死了奴才聽見不但是托了知縣還求璉二爺去花了好些錢各衙門打通了纔提的不知道怎麼部裡沒有弄明白如今就是鬧破了也是官官相護的不過認

個承審不實革職處分罷咧那裡還肯認得銀子聽情的話呢老爺不用想等奴才再打聽罷倒別誤了上司的事賈政道你們那裡知道只可惜那知縣聽了一個情把這個官都丟了還不知道有罪沒有罪李十兒道如今想他也無益外頭伺候着好半天了請老爺就去罷賈政不知節度傳辦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話說賈政去見節度進去了半日不見出來外頭議論不一李十兒在外也打聽不出什麼事來便想到報上的飢荒實在也着急好容易聽見賈政出來了便迎上來跟着等不得回去在無人處便問老爺進去這半天有什麼要緊的事賈政笑道並沒有事只爲鎭海總制是這位大人的親戚有書來囑托照應我所以說了些好話又說我們如今也是親戚了李十兒聽得心內喜歡不免又壯了些胆子便竭力慫恿賈政許這親事賈政心想薛蟠的事到底有什麼罣礙在外頭信息不通難以打

點故回到本任來便打發家人進京打聽順便將總制求親之事回明賈母如若願意即將三姑娘接到任所家人奉命趕到京中回明了王夫人便在吏部打聽得賈政並無處分惟將署太平縣的這位老爺革職即寫了稟帖安慰了賈政然後住着等信且說薛姨媽爲著薛蟠這件人命官司各衙門內不知花了多少銀錢纔定了誤殺具題原打量將當舖折變給人備銀贖罪不想刑部駁審又托人花了好些錢總不中用依舊定了個死罪監着守候秋天大審薛姨媽又氣又疼日夜啼哭寶釵雖時常過來勸解說是哥哥本來沒造化承受了祖父這些家業就該安安頓頓的守着過日子在南邊已經鬧的不像樣便

是香菱那件事情就了不得因爲仗著親戚們的勢力花了些銀錢這算白打死了一個公子哥哥就該改過做起正經人來也該奉養母親纔是不想進了京仍是這樣媽媽爲他不知受了多少氣哭掉了多少眼淚給他娶了親原想大家安安逸逸的過日子不想命該如此偏偏娶的嫂子又是一個不安靜的所以哥哥躲出門去眞正俗語說的寃家路兒狹不多几天就鬧出人命來了媽媽和二哥哥也算不得不盡心的了花了銀錢不算自已還求三拜四的謀幹無奈命裡應該也算自作自受大凡養兒女是爲着老來有靠便是小戶人家還要掙一碗飯養活母親那裡有將現成的鬧光了反害的老人家哭的死

去活來的不是我說哥哥的這樣行爲不是兒子竟是個寃家對頭媽媽再不明白明哭到夜夜哭到明又受嫂子的氣我呢又不能常在這裡勸解我看見媽媽這樣那裡放得下心他雖說是傻也不肯叫我回去前兒老爺打發人回來說看見京報唬的了不得所以纔叫人來打點的我想哥哥鬧了事擔心的人也不少幸虧我還是在跟前的一樣若是離鄉調遠聽見了這個信只怕我想媽媽也就想殺了我求媽媽暫且養養神趁哥哥的活口現在問問各處的賬目人家該偺們的偺們該人家的亦該請個舊夥計來筭一算看看還有几個錢沒有薛姨媽哭着說道這几天爲鬧你哥哥的事你來了不是你勸我就

是我告訴你衙門的事你還不知道京裡官商的名字已經退了兩個當鋪已經給了八家銀子早拿來使完了還有一個當鋪管事的逃了虧空了好几千兩銀子也夾在裡頭打官司你二哥哥天天在外頭要賬料着京裡的賬已經去了几萬銀子只好拿南邊公分裡銀子和住房折變纔夠前兩天還聽見一個荒信說是南邊的公分當鋪也因爲折了本兒收了要是這麼着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了說着又大哭起來寶釵也哭着勸道銀錢的事媽媽操心也不中用還有二哥哥給我們料理單可恨這些夥計們見偺們的勢頭兒敗了各自奔各自的去也罷了我還聽見說幫著人家來擠我們的訛頭可見我哥哥

活了這麼大交的人總不過是些個酒肉弟兄急難中是一個沒有的媽媽要是疼我聽我的話有年紀的人自已保重些媽媽這一輩子想來還不至挨凍受餓家裡這點子衣裳傢伙只好任憑嫂子去那是没法兒的了所有的家人老婆們瞧他們也沒心在這裡了該去的叫他們去只可憐香菱苦了一輩子只好跟著媽媽實在短什麼我要是有的還可以拿些個來料我們那個也没有不依的就是襲姑娘也是心術正道的他聽見偺們家的事他倒提起媽媽來就哭我們那一個還打諒沒事的所以不大着急要聽見了也是要唬個半死兒的薛姨媽不等說完便說好姑娘你可別告訴他他爲一個林姑娘几乎

沒要了命如今纔好了些要是他急出個原故來不但你添一層煩惱我越發沒了依靠了寶釵道我也是這麼想所以總沒告訴他正說着只聽見金桂跑來外間屋裡哭喊道我的命是不要的了男人呢已經是沒有活的分兒了咱們如今索性鬧一鬧大夥兒到法場上去拚一拚說着便將頭往隔斷板上亂撞撞的披頭散髮氣的薛姨媽白瞪着兩隻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還虧了寶釵嫂子長嫂子短好一句歹一句的勸他金桂道姑奶奶如今你是比不得頭裡的了你兩口兒好好的過日子我是個單身人兒要臉做什麼說着就要跑到街上回娘家去虧了人還多拉住了又勸了半天方住把個寶琴唬的再不

敢見他若是薛蝌在家他便抹粉施脂描眉畫鬢奇情異致的打扮收拾起來不時打從薛蝌住房前過或故意咳嗽一聲明知薛蝌在屋裡特問房裡是誰有時遇見薛蝌他便妖妖調調嬌嬌痴痴的問寒問煖忽喜忽嗔丫頭們看見都連忙躲開他自己也不覺得只是一心一意要弄的薛蝌感情時好行寶蟾之計那薛蝌却只躲着有時遇見也不敢不周旋他倒是怕他撒潑放刁的意思更加金桂一則為色迷心越瞧越愛越想越幻那裡還看的出薛蝌的真假來只有一宗他見薛蝌有什麼東西都是托香菱收着衣服縫洗也是香菱兩個人偶然說話他來了急忙散開一發動了一個醋字欲待發作薛蝌却是捨

不得只得將一腔隱恨都擱在香菱身上却又恐怕鬧了香菱得罪了薛蝌倒弄的隱忍不發一日寶蟾走來笑嘻嘻的向金桂道奶奶看見了二爺沒有金桂道沒有寶蟾笑道我說二爺的那種假正經是信不得的咱們前兒送了酒去他說不會喝剛纔我見他到太太那屋裡去臉上紅撲撲兒的一臉酒氣奶奶不信回來只在咱們院子門口兒等他他打那邊過來奶奶叫住他問問看他說什麼金桂聽了一心的惱意便道他那裡就出來了呢他既無情義問他作什麼寶蟾道奶奶又迂了他好說咱們也好說他不好說咱們再另打主意金桂聽着有理因叫寶蟾瞧着他看他出去了寶蟾答應著出來金桂却去打

紅樓夢　第百回　五

開鏡奩又照了一照把嘴唇兒又抹了一抹然後拿一條灑花絹子纔要出來又像忘了什麼的心裡倒不知怎麼是好了只聽寶蟾外面說道二爺今日高興啊那裡喝了酒來了金桂聽了明知是叫他出來的意思連忙掀起簾子出來只見薛蝌和寶蟾說道今日是張大爺的好日子所以被他們强不過吃了半鍾到這時候臉還發燒呢一句話沒說完金桂早接口道自然人家外人的酒比咱們自己家裡的酒是有趣兒的薛蝌被他拿話一激臉越紅了連忙走過來陪笑道嫂子說那裡的話寶蟾見他二人交談便躲到屋裡去了這金桂初時原要假意發作薛蝌兩句無奈一見他兩頰微紅雙眸帶澁別有一種謹

願可憐之意早把自已那驕悍之氣感化到爪窪國去了因笑說道這麽說你的酒是硬强着纔肯喝的呢薛蝌道我那裡喝得來金桂道不喝也好强如像你哥哥喝出亂子來明兒娶了你們奶奶兒像我這樣守活寡受孤单呢說到這裡兩個眼巳經乜斜了兩腮上也覺紅暈了薛蝌見這話越發邪僻了打算着要走金桂也看出來了那裡容得早巳走過來一把拉住薛蝌急了道嫂子放尊重些說著渾身亂顫金桂索性老着臉道你只管進來我和你說一句要緊的話正鬧着忽聽背後一個人叫道奶奶香菱來了把金桂唬了一跳回頭瞧時却是寶蟾掀着簾子看他二人的光景一抬頭見香菱從那邊來了赶忙

知會金桂金桂這一驚不小手巳鬆了薛蝌得便脫身跑了那香菱正走着原不理會忽聽寶蟾一嚷纔瞧見金桂在那裡拉住薛蝌往裡死拽香菱却唬的心頭亂跳自已連忙轉身回去這裡金桂早巳連嚇帶氣獃獃的瞅着薛蝌去了怔了半天恨了一聲自已掃興歸房從此把香菱恨入骨髓那香菱本是要到寶琴那裡剛走出腰門看見這般嚇回去了是日寶釵在賈母屋裡聽得王夫人告訴老太太要聘探春一事賈母說道既是同鄉的人狠好只是聽見說那孩子到過我們家裡怎麽你老爺没有提起王夫人道連我們也不知道賈母道好是好但只道兒太遠雖然老爺在那裡倘或將來老爺調任可不是我

們孩子太单了嗎王夫人道兩家都是做官的也是拿不定或者那邊還調進來卽不然終有個葉落歸根况且老爺既在那裡做官上司已經說了好意思不給麼想來老爺的主意定了只是不敢做主故遣人來囘老太太的賈母道你們願意更好但是三丫頭這一去了不知三年兩年那邊可能囘家若再遲了恐怕我趕不上再見他一面了說着掉下淚來王夫人道孩子們大了少不得總要給人家的就是本鄉本土的人除非不做官還使得要是做官的誰保的住總在一處只要孩子們有造化就好譬如迎姑娘倒配的近呢偏時常聽見他和女婿打鬧甚至於不給飯吃就是我們送了東西去他也摸不着近來

聽見益發不好了也不放他囘來兩口子拌起來就說偺們使了他家的銀錢可憐這孩子總不得個出頭的日子前兒我惦記他打發人去瞧他迎丫頭藏在耳房裡不肯出來老婆們必要進去看見我們姑娘這樣冷天還穿着几件舊衣裳他一包眼淚的告訴老婆們說囘去别說我這麼苦這也是我命裡所招也不用送什麼衣裳東西來不但摸不着反要添一頓打說是我告訴的老太太想想這倒是近處眼見的若不好更難受倒虧了大太太也不理會他大老爺也不出個頭如今迎姑娘實在比我們三等使喚的丫頭還不及我想探丫頭雖不是我養的老爺既看見過女婿定然是好纔許的只請老太太示下

擇個好日子多派几個人送到他老爺任上該怎麽着老爺也不肯將就賈母道有他老子作主你就料理妥當揀個長行的日子送去也就定了一件事王夫人答應著是寶釵聽的明白也不敢則聲只是心裡叫苦我們家的姑娘們就算他是個尖見如今又要遠嫁眼看着這裡的人一天少似一天了見王夫人起身告辭出去他也送出來了一逕回到自已房中並不與寶玉說知見襲人獨自一個做活便將聽見的話說了襲人也很不受用却說趙姨娘聽見探春這事反喜歡起來心裡說道我這個丫頭在家忒瞧不起我我何從還是個娘比他的丫頭還不濟況且洑上水護著別人他擋在頭裡連環兒也不得出

頭如今老爺接了去我倒干凈想要他孝敬我不能彀了只願意他像迎丫頭是的我也稱稱願一面想着一面跑到探春那邊與他道喜說姑娘你是要高飛的人了到了姑爺那邊自然比家裡還好想來你也是願意的就是養了你一場並沒有借你的光兒就是我有七分不好也有三分的好也别說一去了把我擱在腦杓子後頭探春聽著毫無道理只低頭作活一句也不言語趙姨娘見他不理氣忿忿的自已去了這裡探春又氣又笑又傷心也不過自已掉淚而已坐了一回悶悶的走到寶玉這邊來寶玉因問道三妹妹我聽見林妹妹死的時候你在那裡來着我還聽見說林妹妹死的時候遠遠的有音樂之

聲或者他是有来歷的也未可知探春笑道那是你心裡想着罷了但只那夜却怪不像人家鼓樂的聲兒你的話或者也是寶玉聽了更以爲實又想前日自已神魂飄蕩之時曾見一人說是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必是那裡的仙子臨凡又想起那年唱戲做的嫦娥飄飄艷艷何等風致過了一回探春去了因必要紫鵑過來立刻回了賈母去叫他無奈紫鵑心裡不願意雖經賈母王夫人派了過來自已没法却是在寶玉跟前不是噯聲就是歎氣的寶玉背地裡拉著他低聲下氣要問黛玉的話紫鵑從没好話回答寶釵倒背地裡誇他有忠心並不嗔怪他那雪雁雖是寶玉娶親這夜出過力的寶玉見他心地不

甚明白便回了賈母王夫人將他配了一個小厮各自過活去了王奶媽養着他將来好送黛玉的靈柩回南鸚哥等小丫頭仍舊伏侍老太太寶玉本想念黛玉因此及彼又想跟黛玉的人已經雲散更加納悶悶到無可如何忽又想黛玉死的這樣清楚必是離凡返仙去了反又歡喜忽然聽見襲人和寶釵那裡講究探春出嫁之事寶玉聽了啊呀的一聲哭倒在炕上唬得寶釵襲人都來扶起說怎麽了寶玉早哭的說不出來定了一回子神說道這日子過不得了我姊妹們都一個一個的散了林妹妹是成了仙去了大姐姐呢已經死了這也罷了没天天在一塊兒二姐姐碰著了一個混賬不堪的東西三妹妹又

要遠嫁揔不得見的了史妹妹又不知要到那裡去薛妹妹是有了人家兒的這些姐姐妹妹難道一個都不留在家裡單留我做什麼襲人忙又拿話解勸寶釵擺着手說你不用勸他等我問他因問着寶玉道據你的心裡要這些姐妹都在家裡陪到你老了都不爲終身的事嗎要說別人或者還有別的想頭你自巳的姐姐妹妹不用說没有遠嫁的就是有老爺作主你有什麼法兒打量天下就是你一個人愛姐姐妹妹呢要是都像你就連我也不能陪着你了大凡人念書原爲的是明理怎麽你越念越糊塗了呢這麽說起來我和襲姑娘各自一邊兒去讓你把姐姐妹妹們都邀了來守着你寶玉聽了兩隻手拉

住寶釵襲人道我也知道爲什麽散的這麽早呢等我化了灰的時候再散也不遲襲人掩着他的嘴道又胡說了纔這兩天身上好些二奶奶纔吃些飯你要是又鬧翻了我也不管了寶玉聽他兩個人說話都有道理只是心上不知道怎麽着纔好只得說道我都明白但只是心裡鬧得慌寶釵也不理他暗叫襲人快把定心丸給他吃了慢慢的開導他襲人便欲告訴探春說臨行不必來辭寶釵道這怕什麽等消停幾日他心裡明白了還要叫他們多說句話兒呢况且三姑娘是極明白的人不像那些假惺惺的人少不得有一番箴諫他巳後就不是這樣了正說着賈母那邊打發過鴛鴦來說知道寶玉舊病又發



叫襲人勸說安慰叫他不用胡思亂想襲人等應了鴛鴦坐了一會子去了那賈母又想起探春遠行雖不全備粧奩其一應動用之物俱該預備便把鳳姐叫來將老爺的主意告訴了一遍叫他料理去鳳姐答應不知怎麼辦理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回終





大觀園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籤驚異兆

却說鳳姐回至房中見賈璉尚未回來便分派那管辦探春行李粧奩事的一干人那天有黃昏已後因忽然想起探春來要瞧瞧他去便叫豐兒與兩個丫頭跟着頭裡一個丫頭打着燈籠走出門來見月光已上照耀如水鳳姐便命打燈籠的回去罷因而走至茶房牕下聽見裡面有人嘁嘁喳喳的又似哭又似笑又似議論什麼的鳳姐知道不過是家下婆子們又不知搬什麼是非心內大不受用便命小紅進去粧做無心的樣子細細打聽著用話套出原委來小紅答應著去了鳳姐只帶着

豐兒來至園門前門尚未關只虛虛的掩着于是主僕二人方推門進去只見園中月色比外面更覺明朗滿地下重重樹影杳無人聲甚是淒凉寂靜剛欲往秋爽齋這條路來只聽唿唿的一聲風過吹的那樹枝上落葉滿園中唰喇喇的作響枝梢上吱嘍嘍的發哨將那些寒鴉宿鳥都驚飛起來鳳姐吃了酒被風一吹只覺身上發噤豐兒後面也把頭一縮說好冷鳳姐也掌不住便叫豐兒快回去把那件銀鼠坎肩兒拿來我在三姑娘那裡等着豐兒巴不得一聲也要回去穿衣裳連忙答應一聲回頭就跑了鳳姐剛舉步走了不遠只覺身後咈咈哧哧似有聞嗅之聲不覺頭髮森然直竪起來由不得回頭一看只

見黑油油一個東西在後面伸着鼻子聞他呢那兩隻眼睛恰似燈光一般鳳姐嚇的魂不附體不覺失聲的咳了一聲却是一隻大狗那狗抽頭回身拖着個掃帚尾巴一氣跑上大土山上方站住了回身猶向鳳姐拱爪兒鳳姐此時肉跳心驚急急的向秋爽齋來將已來至門口方轉過山子只見迎面有一個人影兒一恍鳳姐心中疑惑還想著必是那一房的丫頭便問是誰問了兩聲並沒有人出來早已神魂飄蕩了恍恍忽忽的似乎背後有人說道嬸娘連我也不認得了鳳姐忙回頭一看只見那人形容俊俏衣履風流十分眼熟只是想不起是那房那屋裡的媳婦來只聽那人又說道嬸娘只管享榮華受富貴

的心盛把我那年說的立萬年永遠之基都付於東洋大海了鳳姐聽說低頭尋思總想不起那人冷笑道嬸娘那時怎樣疼我來如今就忘在九霄雲外了鳳姐聽了此時方想起來是賈蓉的先妻秦氏便說道噯呀你是死了的人哪怎麽跑到這裡來了呢啐了一口方轉回身要走時不防一塊石頭絆了一跤猶如夢醒一般渾身汗如雨下雖然毛髮悚然心中却也明白只見小紅豐兒影影綽綽的來了鳳姐恐怕落人的褒貶連忙爬起來說道你們做什麽呢去了這半天快拿來我穿上罷一面豐兒走至跟前伏侍穿上小紅過來攙扶着要往前走鳳姐道我纔到那裡他們都睡了回去罷一面說着一面帶了兩個

了頭急急忙忙回到家中賈璉已回來了鳳姐見他臉上神色更變不似往常待要問他又知他素日性格不敢突然相問只得睡了至次日五更賈璉就起來要往總理內庭都檢點太監裘世安家來打聽事務因太早了見桌上有昨日送來的抄報便拿起來閒看第一件吏部奏請急選郎中奉旨照例用事第二件是刑部題奏雲南節度使王忠一本新獲私帶神鎗火藥出邊事共十八名入犯頭一名鮑音係太師鎮國公賈化家人賈璉想了一想又往下看第三件蘇州刺史李孝一本參劾縱放家奴倚勢凌辱軍民以致因姦不遂殺死節婦事兇犯姓時名福自稱係世襲三等職銜賈範家人賈璉看見這一件心中

不自在起來待要往下看又恐遲了不能見裘世安的面便穿了衣服也等不得吃東西恰好平兒端上茶來喝了兩口便出來騎馬走了平兒收拾了換下的衣服此時鳳姐尚未起來平兒因說道今兒夜裡我聽着奶奶沒睡什麼覺我替奶奶捶着好生打個盹兒罷鳳姐也不言語平兒料着這意思是了便爬上炕來坐在身邊輕輕的捶着那鳳姐剛有要睡之意只聽那邊大姐兒哭了鳳姐又將眼睜開平兒連向那邊叫道李媽你到底是怎麼着姐兒哭了你到底拍着他些你也忒愛睡了那邊李媽從夢中驚醒聽得平兒如此說心中沒好氣狠命的拍了幾下口裡嘟嘟囔囔的罵道真真的小短命鬼兒放着屍不

挺三更半夜嚎你娘的喪一面說一面咬牙便向那孩子身上掙了一把那孩子哇的一聲大哭起來鳳姐聽見說了不得你聽聽他該挫磨孩子了你過去把那黑心的養漢老婆下死勁的打他幾下子把妞妞抱過來罷平兒笑道奶奶別生氣他那裡敢挫磨妞兒只怕是不隄防磞了一下子也是有的這會子打他幾下子沒要緊明兒叫他們背地裡嚼舌根倒說三更半夜的打人了鳳姐聽了半日不言語長嘆一聲說道你瞧瞧這會子不是我十旺八旺的呢明兒我要是死了撂下這小孽障還不知怎麼樣呢平兒笑道奶奶這是怎麼說大五更的何苦來呢鳳姐冷笑道你那裡知道我是早已明白了我也不久了

雖然活了二十五歲人家沒見的也見了沒吃的也吃了衣祿食祿也算全了所有世上有的也都有了氣也賭盡了強也算爭足了就是壽字兒上頭缺一點兒也罷了平兒聽說由不的眼圈兒紅了鳳姐笑道你這會子不用假慈悲我死了你們只有喜歡的你們一心一計和和氣氣的過日子省的我是你們眼裡的刺只有一件你們知好歹只疼我那孩子就是了平兒聽了越發掉下淚來鳳姐笑道別扯你娘的臊那裡就死了呢這麼早就哭起來我不死還叫你哭死了呢平兒見說連忙止住哭道奶奶說的這麼叫人傷心一面說一面又搥鳳姐纔朦朧的睡着平兒方下炕來只聽外面腳步響誰知賈璉去遲了

那裘世安已經上朝去了不遇而囘心中正沒好氣進來就問平兒道他們還沒起來呢麼平兒囘說沒有呢賈璉一路摔簾子進來冷笑道好啊這會子還都不起來安心打擂臺打撒手兒一叠聲又要吃茶平兒忙倒了一碗茶來原來那些丫頭老婆見賈璉出了門又復睡了不打諒這會子囘來原不曾預備平兒便把溫過的拿了來賈璉生氣舉起碗來嘩啷一聲摔了個粉碎鳳姐驚醒唬了一身冷汗噯喲一聲睜開眼只見賈璉氣狠狠的坐在傍邊平兒彎着腰拾碗片子呢鳳姐道你怎麼就囘來了問了一聲半日不答應只得又問一聲賈璉嚷道你不要我囘來叫我死在外頭罷鳳姐笑道這又是何苦來呢常

時我見你不像今兒囘來的快問你一聲兒也沒什麼生氣的賈璉又嚷道又沒遇見怎麼不快囘來呢鳳姐笑道沒有遇見少不得奈煩些明兒再去早些兒自然遇見了賈璉嚷道我可不吃着自己的飯替人家趕獐子呢我這裡一大堆的事沒個動秤兒的沒來由為人家的事瞎鬧了這些日子當什麼呢正經那有事的人還在家裡受用死活不知還聽見說要鑼鼓喧天的擺酒唱戲做生日呢我可瞎跑他娘的腿子一面說一面往地下啐了一口又罵平兒鳳姐聽了氣的乾咽要和他分証想了一想又忍住了勉強陪笑道何苦來生這麼大氣大清早起和我叫喊什麼誰叫你應了人家的事你既應了只得耐煩

些少不得替人家辦辦也沒見這個人自巳有為難的事還有心腸唱戲擺酒的鬧賈璉道你可說麼你明兒倒也問問他鳳姐咤異道問誰賈璉道問誰問你哥哥鳳姐道是他嗎賈璉道可不是他還有誰呢鳳姐忙問道他又有什麼事叫你替他跑賈璉道你還在鐘子裡呢鳳姐道真真這就奇了我連一個字兒也不知道賈璉道你怎麼能知道呢這個事連太太和姨太太還不知道呢頭一件怕太太和姨太太不放心二則你身上又常嚷不好所以我在外頭壓住了不叫裡頭知道說起來真真可人惱你今兒不問我我也不便告訴你你打諒你哥哥行事像個人呢你知道外頭的人都叫他什麼鳳姐道叫他什麼

賈璉道叫他什麼叫他忘仁鳳姐撲哧的一笑他可不叫王仁叫什麼呢賈璉道你打諒那個王仁嗎是忘了仁義禮智信的那個忘仁哪鳳姐道這是什麼人這麼刻薄嘴兒遭塌人賈璉道不是遭塌他呀今兒索性告訴你你也該知道知道你那哥哥的好處到底知道他給他二叔做生日呵鳳姐想了一想道噯喲可是呵我還忘了問你二叔不是冬天的生日嗎我記得年年都是寶玉去前者老爺陞了二叔那邊送過戲來我還偷偷兒的說二叔為人是最嗇刻的比不得大舅太爺他們各自家裡還烏眼雞是的不麼昨兒大舅太爺沒了你瞧他是個兄弟他還出了個頭兒攬了個事兒嗎所以那一天說赶他的生

日偺們還他一班子戲省了親戚跟前落虧欠如今這麼早就
做生日也不知是什麼意思賈璉道你還作夢呢你哥哥一到
京接着舅太爺的首尾就開了一個弔他怕偺們知道攔他所
以沒告訴偺們弄了好幾千銀子後來二舅嗔着他說他不該
一網打盡他吃不住了變了個法兒指著你們二叔的生日撒
了個網想著再弄幾個錢好打點二舅太爺不生氣也不管親
戚朋友冬天夏天的人家知道不知道這麼丟臉你知道我起
早爲什麼如今因海疆的事情御史參了一本說是大舅太爺
的虧空本員已故應着落其弟王子勝侄兒王仁賠補爺兒兩
個急了找了我給他們托人情我見他們嚇的那個樣兒再者

又關係太太和你我纔應了想着找找總理內庭都檢點老裘
替辦辦或者前任後任挪移挪移偏又去晚了他進裡頭去了
我白起來跑了一趟他們家裡還那裡定戲擺酒呢你說說叫
人生氣不生氣鳳姐聽了纔知王仁所行如此但他素性要強
護短聽賈璉如此說便道憑他怎麼樣到底是你的親大舅兒
再者這件事死的大爺活的二叔都感激你罷了沒什麼說的
我們家的事少不得我低三兒下四的求你省了帶累別人受
氣背地裡罵我說着眼淚便下來了掀開被窩一面坐起來一
面挽頭髮一面披衣裳賈璉道你倒不用這麼着是你哥哥不
是人我並沒說你什麼況且我出去了你身上又不好我都起

來了他們還睡着偺們老輩子有這個規矩麼你如今作好好先生不管事了我說了一句你就起來明兒我要嫌這些人難道你都替了他們麼好没意思啊鳳姐聽了這些話纔把淚止住了說道天也不早了我也該起來了你有這麼說的你替他們家在心的辦辦那就是你的情分了再者也不光為我就是太太聽見也喜歡賈璉道是了知道了大蘿卜還用屎澆平兒道奶奶這麼早起來做什麼那一天奶奶不是起來有一定的時候兒呢爺也不知是那裡的邪火拿着我們出氣何苦來呢奶奶也算替爺掙彀了那一點兒不是奶奶擋頭陣不是我說爺把現成兒的也不知吃了多少這會子替奶奶辦了一點子事況且關會着好幾層兒呢就這麼拿糖作醋的起來也不怕人家寒心況且這也不單是奶奶的事呀我們起遲了原該爺生氣左右到底是奴才呀奶奶跟前儘著身子累的成了個病包兒了這是何苦來呢說着自己的眼圈兒也紅了那賈璉本是一肚子悶氣那裡見得這一對嬌妻美妾又尖利又柔情的話呢便笑道彀了算了罷他一個人就彀使的了不用你幫着左右我是外人多早晚我死了你們就淸淨了鳳姐道你也別說那個話誰知道誰怎麼樣呢你不死我還死呢早死一天早心淨說着又哭起來平兒只得又勸了一回那時天已大亮日影橫窗賈璉也不便再說站起來出去了這裡鳳姐自己起來

正在梳洗忽見王夫人那邊小丫頭過來道太太說了叫問二奶奶今日過舅太爺那邊去不去要去說叫二奶奶同著寶二奶奶一路去呢鳳姐因方纔一段話已經灰心喪意恨娘家不給爭氣又兼昨夜園中受了那一驚也實在沒精神便說道你先回太太去我還有一兩件事沒辦清今日不能去况且他們那又不是什麼正經事寶二奶奶要去各自去罷小丫頭答應着回去回覆了不在話下且說鳳姐梳了頭換了衣服想了想雖然自已不去也該帶個信兒再者寶釵還是新媳婦出門子自然要過去照應照應的於是見過王夫人支吾了一件事便過來到寶玉房中只見寶玉穿着衣服歪在炕上兩個眼睛獃

獃的看寶釵梳頭鳳姐站在門口還是寶釵一回頭看見了連忙起身讓坐寶玉也爬起來鳳姐纔笑嘻嘻的坐下寶釵因說麝月道你們瞧着二奶奶進來也不言語聲兒麝月笑着道二奶奶頭裡進來就擺手兒不叫言語麼鳳姐因向寶玉道你還不走等什麼呢沒見這麼大人了還是這麼小孩子氣人家各自梳頭你爬在傍邊看什麼成日家一塊子在屋裡還看不彀嗎也不怕丫頭們笑話說著哧的一笑又瞅着他咂嘴兒寶玉雖也有些不好意思還不理會把個寶釵直臊的滿臉飛紅又不好聽着又不好說什麼只見襲人端過茶來只得搭訕著自已遞了一袋烟鳳姐兒笑着站起來接了道二妹妹你別管我

們的事你快穿衣服罷寶玉一面也搭赸着找這個弄那個鳳姐道你先去罷那裡有個爺們等著奶奶們一塊兒走的理呢寶玉道我只是嫌我這衣裳不大好不如前年穿着老太太給的那件雀金泥好鳳姐因慪他道你爲什麽不穿寶玉道穿着太早些鳳姐忽然想起自悔失言幸虧寶釵也和王家是內親只是那些丫頭們跟前已經不好意思了襲人却接着說道二奶奶還不知道呢就是穿得他也不穿了鳳姐兒道這是什麽原故襲人道告訴二奶奶真真的我們這位爺行的事都是天外飛來的那一年因二舅太爺的生日老太太給了他這件衣裳誰知那一天就燒了我媽病重了我沒在家那時候還有晴雯妹妹呢聽見說病着整給他縫了一夜第二天老太太纔沒瞧出來呢去年那一天上學天冷我叫焙茗拿了去給他披披誰知這位爺見了這件衣裳想起晴雯來了說了總不穿了叫我給他收一輩子呢鳳姐不等說完便道你提晴雯可惜了兒的那孩子模樣兒手兒都好就只嘴頭子利害些偏偏兒的太太不知聽了那裡的謠言活活兒的把個小命兒要了還有一件事那一天我瞧見廚房裡柳家的女人他女孩兒叫什麽五兒那丫頭長的和晴雯脫了個影兒我心裡要叫他進來後來我問他媽他媽說是很願意我想著寶二爺屋裡的小紅跟了我去我還沒還他呢就把五兒補過來罷平兒說太太那一天

說了凡像那個樣兒的都不叫派到寶二爺屋裡呢我所以也就擱下了這如今寶二爺也成了家了還怕什麽呢不如我就叫他進來可不知寶二爺願意不願意要想着晴雯只瞧見這五兒就是了寶玉本要走聽見這些話又呆了襲人道爲什麽不愿意早就要弄進來的只是因爲太太的話說的結實罷了鳳姐道那麽着明兒我就叫他進來太太的跟前有我呢寶玉聽了喜不自勝纔走到賈母那邊去了這裏寶釵穿衣服鳳姐兒看他兩口兒這般恩愛纏綿想起賈璉方纔那種光景甚實傷心坐不住便起身向寶釵笑道我和你上太太屋裡去罷笑着出了房門一同來見賈母寶玉正在那裡回賈母往舅舅家

去賈母點頭說道去罷只是少吃酒早些回來你身子纔好些寶玉答應着出來剛走到院內又轉身回來向寶釵耳邊說了几句不知什麼寶釵笑道是了你快去罷將寶玉催着去了這裡賈母和鳳姐寶釵說了沒三句話只見秋紋進來傳說二爺打發焙茗回來說請二奶奶寶釵道他又忘了什麽又叫他回來秋紋道我叫小丫頭問了焙茗說是二爺忘了一句話二爺叫我回來告訴二奶奶若是去呢快些來罷若不去呢別在風地裡站着說的賈母鳳姐並地下站着的老婆子丫頭都笑了寶釵的臉上飛紅把秋紋啐了一口說道好個糊塗東西這也值的這麽慌慌張張跑了來說秋紋也笑着回去叫小丫頭去

髣焙茗那焙茗一面跑着一面回頭說道二爺把我巴巴兒的叫下馬來叫回來說我若不說回來對出來又罵我了這會子說了他們又罵我那丫頭笑着跑回來說了賈母向寳釵道你去罷省了他這麼不放心說的寳釵站不住又被鳳姐謳着頑笑沒好意思纔走了只見散花寺的姑子大了來了給賈母請安見過了鳳姐坐着吃茶賈母因問他這一向怎麼不來大了道因這几日廟中作好事有几位誥命夫人不時在廟裡起坐所以不得空兒來今日特來回老祖宗明兒還有一家作好事不知老祖宗高興不高興若高興也去隨喜隨喜賈母便問做什麼好事大了道前月爲王大人府裡不干凈見神見鬼的偏

生那太太夜間又看見去世的老爺因此昨日在我廟裡告訴我要在散花菩薩跟前許願燒香做四十九天的水陸道場保佑家口安寧亡者昇天生者獲福所以我不得空兒來請老太太的却說鳳姐素日最是厭惡這些事自從昨夜見鬼心中總只是疑疑惑惑的如今聽了大了這些話不覺把素日的心性改了一半已有三分信意便問大了道這散花菩薩是誰他怎麼就能避邪除鬼呢大了見問便知他有些信意說道奶奶要問這位菩薩等我告訴你奶奶知道這個散花菩薩根基不淺道行非常生在西天大樹園中父母打柴爲生養下菩薩來頭長三角眼横四目身長八尺兩手拖地父母說這是妖精便棄

在氷山背後了誰知這山上有一個得道的老猢猻出來打食看見菩薩頂上白氣冲天虎狼遠避知道來歷非常便抱囬洞中撫養誰知菩薩帶了來的聰慧禪也會談與猢猻天天談道㕘禪說的天花散漫到了一千年後便飛昇了至今山上猶見談經之處天花散漫所求必靈時常顯聖救人苦厄因此世人纔盖了廟塑了像供奉着鳳姐道這有什麽憑據呢大了道奶奶又來搬駁了一個佛爺可有什麽憑據呢就是撒謊也不過哄一兩個人罷咧難道古往今來多少明白人都被他哄了不成奶奶只想惟有佛家香火歷來不絕他到底是祝國裕民有些靈驗人纔信服啊鳳姐聽了大有道理因道既這麽着我明

兒去試試你廟裏可有籤我去求一籤我心裏的事籤上批的出來我從此就信了大了道我們的籤最是靈的明兒奶奶去求一籤就知道了賈母道既這麽著索性等到後日初一你再去求說着大了吃了茶到王夫人各房裏去請了安囘去不提這裏鳳姐勉强扎掙著到了初一清早令人預備了車馬帶著平兒并許多奴僕來至散花寺大了帶了衆姑子接了進去獻茶後便洗手至大殿上焚香那鳳姐兒也無心瞻仰聖像一秉虔誠磕了頭舉起籤筒默默的將那見鬼之事並身體不安等故祝告了一囘纔搖了三下只聽唰的一聲筒中攛出一支籤來于是叩頭拾起一看只見寫着第三十三籤上上大吉大了

忙查籤簿看時只見上面寫着王熙鳳衣錦還鄉鳳姐一見這幾個字吃一大驚忙問大了道古人也有叫王熙鳳的麽大了笑道奶奶最是通今博古的難道漢朝的王熙鳳求官的這一段事也不曉得周瑞家的在傍笑道前年李先兒還說這一回書來着我們還告訴他重着奶奶的名字不許叫呢鳳姐笑道可是呢我倒忘了說着又瞧底下的寫的是

去國離鄉二十年　於今衣錦返家園
蜂採百花成蜜後　爲誰辛苦爲誰甜
行人至　音信遲　訟宜和　婚再議

看完也不甚明白大了道奶奶大喜這一籤巧得狠奶奶自幼

在這裡長大何曾回南京去過如今老爺放了外任或者接家眷來順便回家奶奶可不是衣錦還鄉了一面說一面抄了個籤經交與丫頭鳳姐也半疑半信的大了擺了齋來鳳姐只動了一動放下了要走又給了香銀大了苦留不住只得讓他走了鳳姐回至家中見了賈母王夫人等問起籤來命人一解都歡喜非常或者老爺果有此心偺們走一輪也好鳳姐見人人這麼說也就信了不在話下郤說寶玉這一日正睡午覺醒來不見寶釵正要問時只見寶釵進來寶玉問道那裡去了半日不見寶釵笑道我給鳳姐姐瞧一回籤寶玉聽說便問是怎麽樣的寶釵把籤帖念了一回又道家中人人都說好的據我

看這衣錦還鄉四字裡頭還有原故後來再瞧罷了寶玉道你又多疑了妄解聖意衣錦還鄉四字從古至今都知道是好的今兒你又偏生看出緣故來了依你說這衣錦還鄉還有什麼別的解說寶釵正要解說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丫頭過來請二奶奶寶釵立刻過去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一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二回

寧國府骨肉病災祲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喚寶釵寶釵連忙過來請了安王夫人道你三妹妹如今要出嫁了你們作嫂子的大家開導開導他也是你們姊妹之情況且他也是個明白孩子我看你們兩個也狠合的來只是我聽見說寶玉聽見他三妹妹出門子哭的了不的你也該勸勸他纔是如今我的身子是十病九痛的你二嫂子也是三日好兩日不好你還心地明白些諸事該管的也別說只管吞着不肯得罪人將來這一番家事都是你的擔子寶釵答應着王夫人又說道還有一件事你二嫂子昨兒帶

了柳家媳婦的丫頭來說補在你們屋裡寶釵道今日平兒纔帶過來說是太太和二奶奶的主意王夫人道是呦你二嫂子和我說我想也沒要緊不便駁他的回只是一件我見那孩子眉眼兒上頭也不是個狠安頓的起先為寶玉房裡的丫頭狐狸是的我攆了几個那時候你也自然知道纔搬回家去的如今有你固然不比先前了我告訴你不過留點神兒就是了你們屋裡就是襲人那孩子還可以使得寶釵答應了又說了几句話便過來了飯後到了探春那邊自有一番殷勤勸慰之言不必細說次日探春將要起身又來辭寶玉寶玉自然難割難分探春倒將綱常大體的話說的寶玉始而低頭不語後來轉

悲作喜似有醒悟之意於是探春放心辭別衆人竟上轎登程水舟陸車而去先前衆姊妹們都住在大觀園中後來賈妃薨後也不修葺到了寶玉娶親林黛玉一死史湘雲回去寶琴在家住着園中人少況兼天氣寒冷李紈姊妹探春惜春等俱挪回舊所到了花朝月夕依舊相約玩耍如今探春一去寶玉病後不出屋門益發沒有高興的人了所以園中寂寞只有几家看園的人住着那日尤氏過來送探春起身因天晚省得套車便從前年在園裡開通寧府的那個便門裡走過去了覺得淒凉滿目臺榭依然女墻一帶都種作園地一般心中悵然如有所失因到家中便有些身上發熱扎掙一兩天竟躺倒了日間

的發燒猶可夜裡身熱異常便譫語綿綿賈珍連忙請了大夫看視說感冒起的如今纏經入了足陽明胃經所以譫語不清如有所見有了大穢即可身安尤氏服了兩劑並不稍減更加發起狂來賈珍着急便叫賈蓉來打聽外頭有好醫生再請几位來瞧瞧賈蓉回道前兒這個大夫是最興時的了只怕我母親的病不是藥治得好的賈珍道胡說不吃藥難道由他去罷賈蓉道不是說不治為的是前日母親往西府去回來是穿着園子裡走過來的一到了家就身上發燒別是撞客着了罷外頭有個毛半仙是南方人卦起的狠靈不如請他來占算占算看有信兒呢就依着他要是不中用再請别的好大夫來賈珍

聽了卽刻叫人請來坐在書房內喝了茶便說府上叫我不知占什麼事賈蓉道家母有病請教一卦毛半仙道旣如此取淨水洗手設下香案讓我起出一課來看就是了一時下人安排定了他便懷裏掏出卦筒來走到上頭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手內搖着卦筒口裏念道伏以太極兩儀絪緼交感圖書出而變化不窮神聖作而誠求必應玆有信官賈某爲因母病虔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大聖人鑒臨在上誠感則靈有凶報凶有吉報吉先請內象三爻說着將筒內的錢倒在盤內說有靈的頭一爻就是交拿起來又搖了一搖倒出來說是單第三爻又是交檢起錢來嘴裏說是內爻已示更請外象三爻完成

一卦起出來是單拆單那毛半仙收了卦筒和銅錢便坐下問道請坐請坐讓我來細細的看看這個卦乃是未濟之卦世爻是第三爻午火兄弟刼財晦氣是一定該有的如今尊駕爲母問病用神是初爻眞是父母爻動出官鬼來五爻上又有一層官鬼我看令堂太夫人的病是不輕的還好還好如今子亥之水休囚寅木動而生火世爻上動出一個子孫來倒是尅鬼的況且日月生身再隔兩日子水官鬼落空交到戌日就好了但是父母爻上變鬼恐怕令尊大人也有些關碍就是本身世爻比刼過重到了水旺土衰的日子也不好說完了便撅着鬍子坐着賈蓉起先聽他搗鬼心裏忍不住要笑聽他講的卦理明

白又說生怕父親也不好便說道卦是極高明的但不知我母親到底是什麼病毛半仙道據這卦上世爻午火變水相尅必是寒火凝結若要斷的淸楚揲着也不大明白除非用大六壬纔斷的准賈蓉道先生都高明的麼毛半仙道知道些賈蓉便要請教報了一個時辰毛先生便畫了盤子將神將排定算去是戌上白虎這課叫做魄化課大凡白虎乃是凶將乘旺象氣受制便不能爲害如今乘着死神死煞及時令囚死則爲餓虎定是傷人就如魄神受驚消散故名魄化這課象說是人身喪魄憂患相仍病多死喪訟有憂驚按象有日暮虎臨必定是傍晚得病的象內說凡占此課必定舊宅有伏虎作怪或有形響

如今尊駕爲大人而占正合著虎在陽憂男在陰憂女此課十分凶險呢賈蓉沒有聽完唬得面上失色道先生說的狠是但與那卦又不大相合到底有妨礙麼毛半仙道你不用慌待我慢慢的再看低着頭又咕嘟了一會子便說好了有救星了算出巳上有貴神救解謂之魄化魂歸先憂後喜是不妨事的只要小心些就是了賈蓉奉上卦金送了出去回稟賈珍說是母親的病是在舊宅傍晚得的爲撞着什麼伏屍白虎賈珍道你說你母親前日從園裡走回來的可不是那裡撞着的你還記得你二嬸娘到園裡去回來就病了他雖沒有見什麼後來那些丫頭老婆們都說是山子上一個毛烘烘的東西眼睛有燈

籠大還會說話他把二奶奶赶出来了唬出一場病来賈蓉道怎麼不記得我還聽見寶二叔家的焙茗說晴雯做了園裡芙蓉花的神了林姑娘死了半空裡有音樂必定他也是管什麼花兒了想這許多妖怪在園裡還了得頭裡人多陽氣重常來常往不打緊如今冷落的時候母親打那裡走還不知踹了什麼花兒呢不然就是撞着那一個那卦也還筭是准的賈珍道到底說有妨碍沒有呢賈蓉道據他說到了戊日就好了只願早兩天好或除兩天纔好賈珍道這又是什麼意思賈蓉道那先生若是這樣准生怕老爺也有些不自在正說著裡頭喊說奶奶要坐起到那邊園裡去丫頭們都按捺不住賈珍等進去

安慰只聞尤氏嘴裡亂說穿紅的来叫我穿綠的來赶我地下這些人又怕又好笑賈珍便命人買些紙錢送到園裡燒化果然那夜出了汗便安靜些到了戊日也就漸漸的好起來由是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說大觀園中有了妖怪唬得那些看園的人也不修花補樹灌溉菓蔬起先晚上不敢行走以致鳥獸逼人近來甚至日間也是約伴持械而行過了些時果然賈珍也病竟不請醫調治輕則到園化紙許愿重則詳星拜斗賈珍方好賈蓉等相繼而病如此接連數月鬧的兩府俱怕從此風聲鶴唳草木皆妖園中出息一槩全蠲各房月例重新添起反弄的榮府中更加拮据那些看園的沒有了想頭個個要離此

處每每造言生事便將花妖樹怪編派起來各要搬出將園門封固再無人敢到園中以致崇樓高閣瓊館瑤臺皆爲禽獸所棲却說晴雯的表兄吳貴正住在園門口他媳婦自從晴雯死後聽見說作了花神每日晚間便不敢出門這一日吳貴出門買東西回來晚了那媳婦子本有些感冒着了日間吃錯了藥晚上吳貴到家已死在炕上外面的人因那媳婦子不大妥當便說妖怪爬過墻來吸了精去死的于是老太太着急的了不得另派了好些人將寶玉的住房圍住巡邏打更這些小丫頭們還說有看見紅臉的有看見狠俊的女人的吵嚷不休唬的寶玉天天害怕虧得寶釵有把持聽見丫頭們混說便嚇唬着

要打所以那些謠言畧好些無奈各房的人都是疑人疑鬼的不安靜也添了人坐更於是更加了好些食用獨有賈赦不大狠信說好好兒的園子那裡有什麽鬼怪挑了個風清日煖的日子帶了好几個家人手內持着器械到園踹看動靜衆人勸他不依到了園中果然陰氣逼人賈赦還扎挣前走跟的人都探頭縮腦的內中有個年輕的家人心內已經害怕只聽唿的一聲回過頭來只見五色燦爛的一件東西跳過去了唬的噯喲一聲腿子發軟就栽倒了賈赦回身查問那小子喘噓噓的回道親眼着見一個黃臉紅鬍子綠衣裳一個妖精走到樹林子後頭山窩窿裡去了賈赦聽了便也有些膽怯問道你們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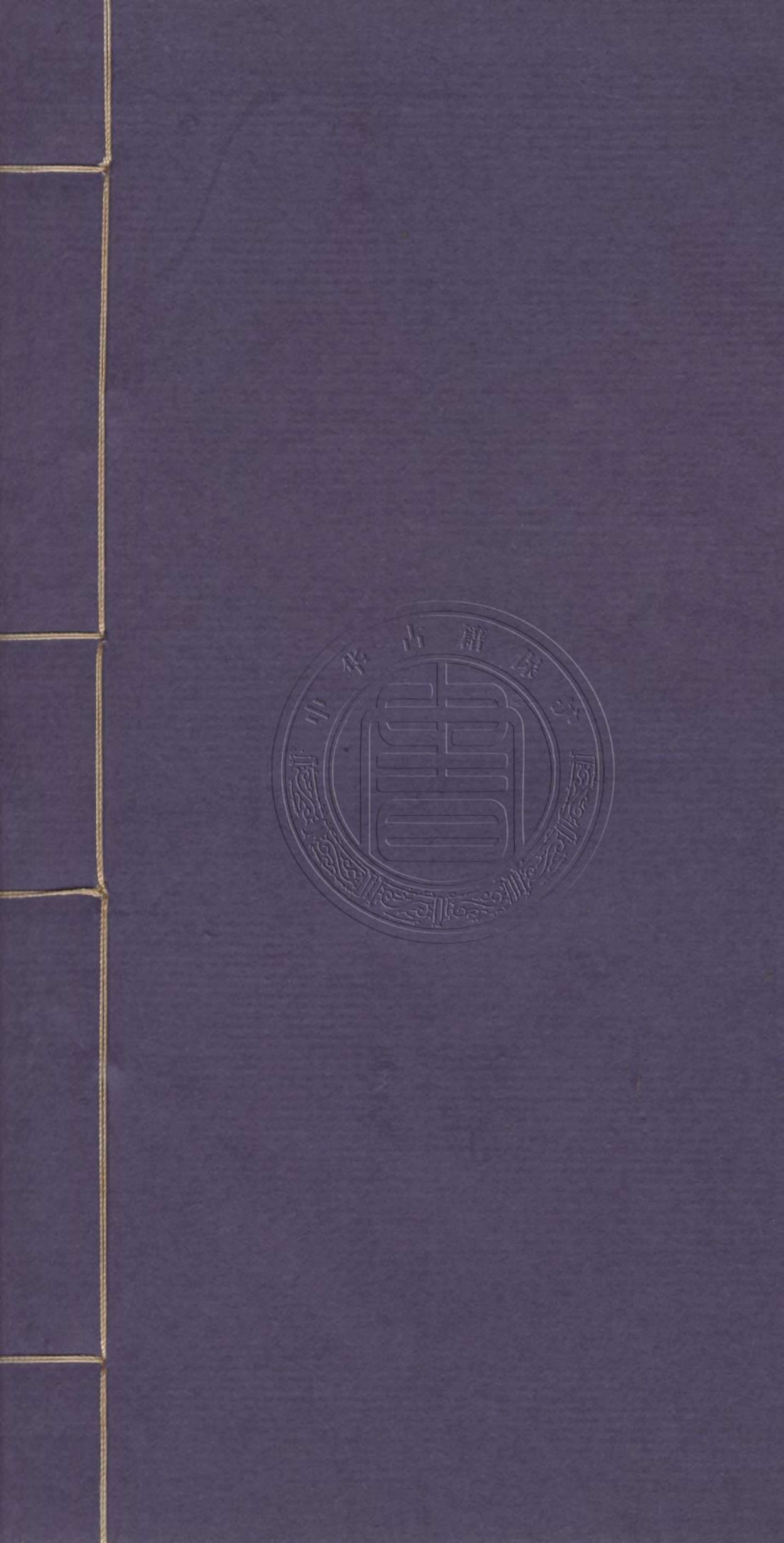
看見麽有几個推順水船兒的叫說怎麽没瞧見因老爺在頭裡不敢驚動罷了奴才們還掌得住說得賈赦害怕也不敢再走急急的回來吩咐小子們不用提及只說看遍了没有什麽東西心裡賈也相信要到真人府裡請法官驅邪豈知那些家人無事還要生事今見賈赦怕了不但不瞞著反添些穿鑿說得人人吐舌賈赦没法只得請道士到園作法驅邪逐妖擇吉日先在省親正殿上鋪排起壇場來供上三清聖像傍設二十八宿并馬趙温周四大將下排三十六天將圖像香花燈燭設滿一堂鐃鈸法器排列兩邊插著五方旗號道紀司派定四十九位道衆的執事淨了一天壇三位法官行香取水畢然後擂

起法鼓法師們俱戴上七星冠披上九宮八卦的法衣踏着登雲履手執牙笏便拜表請聖又念了一天的消災驅邪接福的洞元經已後便出榜召將榜上大書太乙混元上清三境靈寶符籙演教大法師行文勅令本境諸神到壇聽用那日兩府上下爺們仗著法師擒妖都到園中觀看都說好大法令呼神遣將的鬧起來不管有多少妖怪也唬跑了大家都擠到壇前只見小道士們將旗旛舉起按定五方站住伺候法師號令三位法師一位手提寶劍拿著法水一位捧着七星皂旗一位舉著桃木打妖鞭立在壇前只聽法器一停上頭令牌三下口中念起咒來那五方旗便團團散布法師下壇叫本家領着到各處

樓閣殿亭房廊屋舍山崖水畔灑了法水將劍指畫了一回回
來連擊令牌將七星旗祭起衆道士將旗旛一聚接下打妖鞭
望空打了三下本家衆人都道拿住妖怪爭着要看及到跟前
並不見有什麼形響只見法師叫衆道士拿取瓶罐將妖收下
加上封條法師硃筆書符收起令人帶回在本觀塔下鎮住一
面徹壇謝將賈赦恭敬叩謝了法師賈蓉等小弟兄背地都笑
個不住說這樣的大排場我打量拿着妖怪給我們瞧瞧到底
是些什麼東西那裡知道是這樣搜羅究竟妖怪拿去了没有
賈珍聽見罵道糊塗東西妖怪原是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如今
多少神將在這裡還敢現形嗎無非把這妖氣收了便不作祟
就是法力了衆人將信將疑且等不見響動再說那些下人只
知妖怪被擒疑心去了便不大驚小怪往後果然没人提起了
賈珍等病愈復原都道法師神力獨有一個小厮笑說道頭裡
那些響動我也不知道就是跟著大老爺進園這一日明明是
個大公野雞飛過去了拴兒嚇離了眼說的活像我們都替他
圓了個謊大老爺就認真起來倒瞧了個很熱鬧的壇場衆人
雖然聽見那裡肯信究無人敢住一日賈赦無事正想要叫已
個家下人搬住園中看守惟恐夜晚藏匿奸人方欲傳出話去
只見賈璉進來請了安回說今日到大舅家去聽見一個荒信
說是二叔被節度使參進來為的是失察屬員重徵糧米請旨

革職的事賈赦聽了吃驚道只怕是謠言罷前兒你二叔帶書子來說探春於某日到了任所擇了某日吉時送了你妹子到了海疆路上風恬浪靜合家不必掛念還說節度認親倒設席賀喜那裡有做了親戚倒提參起來的且不必言語快到吏部打聽明白就來回我賈璉即刻出去不到半日回來便說纔到吏部打聽果然二叔被參題本上去虧得皇上的恩典沒有交部便下旨意說是失察屬員重徵糧米苛虐百姓本應革職姑念初膺外任不諳吏治被屬員蒙蔽着降三級加恩仍以工部員外上行走并令即日回京這信是准的正在吏部說話的時候來了一個江西引見的知縣說起我們二叔是狠感激的但說是個好上司只是用人不當那些家人在外招搖撞騙欺凌屬員已經把好明聲都弄壞了節度大人早已知道也說我們二叔是個好人不知怎麼樣這回又參了想是忒鬧得不好恐將來弄出大禍所以借了一件失察的事情參的倒是避重就輕的意思也未可知賈赦未聽說完便叫賈璉先去告訴你嬸子知道且不必告訴老太太就是了賈璉去回王夫人未知有何話說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二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三回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昧真禪雨村空遇舊

話說賈璉到了王夫人那邊一一的說了次日到了部裡打點停妥回來又到王夫人那邊將打點吏部之事告知王夫人王夫人便道打聽准了麽果然這樣老爺也願意合家也放心那外任何嘗是做得的不是這樣回來只怕叫那些混賬東西把老爺的性命都坑了呢賈璉道太太怎麽知道王夫人道自從你二叔放了外任並沒有一個錢拿回來把家裡的倒掏摸了好些去了你瞧那些跟老爺去的人他男人在外頭不多幾時那些小老婆子們都金頭銀面的粧扮起來了可不是在外頭

瞞着老爺弄錢你叔叔就由着他們鬧去要弄出事來不但自已的官做不成只怕連祖上的官也要抹掉了呢賈璉道太太說的很是方纔我聽見參了嚇的了不得直等打聽明白纔放心也願意老爺做個京官安安逸逸的做幾年纔保得住一輩子的聲名就是老太太知道了倒也是放心的只要太太說的寬緩些王夫人道我知道你到底再去打聽打聽賈璉答應了纔要出來只見薛姨媽家的老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到王夫人裡間屋內也沒說請安便道我們太太叫我來告訴這裡的姨太太說我們家了不得了又鬧出事來了王夫人聽了便問鬧出什麽事來那婆子又說了不得了不得王夫人哼道糊塗

東西有緊要事你到底說呀婆子便說我們家二爺不在家一個男人也沒有這件事情出來怎麼辦要求太太打發幾位爺們去料理料理王夫人聽着不懂便着急道到底要爺們去幹什麼婆子道我們大奶奶死了王夫人聽了啐道呸那行子女人死就死了罷咧也值的大驚小怪的婆子道不是好好兒死的是混鬧死的快求太太打發人去辦辦說著就要走王夫人又生氣又好笑說這老婆子好混賬璉哥兒倒不如你去瞧瞧別理那糊塗東西那婆子沒聽見打發人去只聽見說別理他他便賭氣跑回去了這裡薛姨媽正在着急再不見來好容易那婆子來了便問姨太太打發誰來婆子嘆說道人再別有急

難事什麼好親好眷看來也不中用姨太太不但不肯照應我們倒罵我糊塗薛姨媽聽了又氣又急道姨太太不管你姑奶奶怎麼說來着婆子道姨太太既不管我們家的姑奶奶自然更不管了沒有去告訴薛姨媽啐道姨太太是外人姑娘是我養的怎麼不管婆子一時省悟道是啊這麼著我還去正說着只見賈璉來了給薛姨媽請了安道了惱回說我嬸子知道弟婦死了問老婆子再說不明着急的狠打發我來問個明白還叫我在這裡料理該怎麼樣姨太太只管說了辦去薛姨媽本來氣的乾哭聽見賈璉的話便赶忙說倒叫二爺費心我說姨太太是待我最好的都是這老貨說不清幾乎悞了事請二爺

坐下等我慢慢的告訴你便說不爲別的事爲的是媳婦不是好死的賈璉道想是爲兄弟犯事怨命死的薛姨媽道若這樣倒好了前幾個月頭裡他天天赤脚蓬頭的瘋鬧後來聽見你兄弟問了死罪他雖哭了一場已後倒擦胭抹粉的起來我要說他又要吵個了不得我總不理他有一天不知爲什麼來要香菱去作件兒我說你放著寶蟾要香菱做什麼況且香菱是你不愛的何苦惹氣呢他必不依我沒法兒只得叫香菱到他屋裡去可憐香菱不敢違我的話帶着病就去了誰知道他待香菱狠好我倒喜歡你大妹妹知道了說只怕不是好心罷我也不理會頭幾天香菱病着他倒親手去做湯給他喝誰知香

菱沒福剛端到跟前他自己燙了手連碗都砸了我只說必要遷怒在香菱身上他倒沒生氣自己還拿笤箒掃了拿水潑淨了地仍舊兩個人狠好昨兒晚上又叫寶蟾去做了兩碗湯來自己說和香菱一塊兒喝隔了一會子聽見他屋裡鬧起來寶蟾急的亂嚷已後香菱也嚷着扶着墻出來叫人我忙着看去只見媳婦鼻子眼睛裡都流出血來在地下亂滾兩隻手在心口裡亂抓兩隻脚亂蹬把我就嚇死了問他也說不出來鬧了一會子就死了我瞧那個光景兒是服了毒的寶蟾就哭著來揪香菱說他拿藥藥死奶奶了我看香菱也不是這麼樣的人再者他病的起還起不來怎麼能藥人呢無奈寶蟾一口咬定

我的二爺道叫我怎麼辦只得硬着心腸叫老婆子們把香菱捆了交給寶蟾便把房門反扣了我和你二妹妹守了一夜等府裡的門開了纔告訴去的二爺你是明白人這件事怎麼好賈璉道夏家知道了沒有薛姨媽道也得撕擄明白了纔好報啊賈璉道據我看起來必要經官纔了的下來我們自然疑在寶蟾身上別人却說寶蟾為什麼藥死他們姑娘呢若說在香菱身上倒還裝得上正說着只見榮府的女人們進來說我們二奶奶來了賈璉雖是大伯子因從小兒見的也不迴避寶釵進來見了母親又見了賈璉便往裡間屋裡和寶琴坐下薛姨媽進來也將前事告訴了一遍寶釵便說若把香菱捆了可不是我們也說是香菱藥死的了麼媽媽說這湯是寶蟾做的就該捆起寶蟾來問他呀一面就該打發人報夏家去一面報官纔是薛姨媽聽見有理便問賈璉賈璉道二妹子說的狠是報官還得我去托了刑部裡的人相驗問口供的時候方有照應只是要捆寶蟾放香菱倒怕難些薛姨媽道並不是我要捆香菱我恐怕香菱病中受寃着急一時尋死又添了一條人命纔捆了交給寶蟾也是個主意賈璉道雖是這麼說我們倒幫了寶蟾了若要放都放要捆都捆他們三個人是一處的只要叫人安慰香菱就是了薛姨媽便叫人開門進去寶釵就派了帶來的幾個女人幫着捆寶蟾只見香菱已哭的死去活來寶蟾

反得意洋洋巳後見人要摑他便亂嚷起來那禁得榮府的人吆喝着也就摑了竟開著門好叫人看着這裡報夏家的人已經去了那夏家先前不住在京裡因近年消索又惦記女孩兒新近搬進京來父親已沒只有母親又過繼了一個混賬兒子把家業都花完了不時的常到薛家那金桂原是個水性人兒那裡守得住空房况兼天天心裡想念薛蝌便有些饑不擇食的光景無奈他這個乾兄弟又是個蠢貨雖也有些知覺祇是尚未入港所以金桂時常回去也幫貼他些銀錢這些時正盼金桂回家只見薛家的人來心裡想着又拿什麼東西來了不料說這裡的姑娘服毒死了他就氣的亂嚷亂叫金桂的母親

聽見了更哭喊起來說好端端的女孩兒在他家為什麼服了毒呢哭著喊著的帶了兒子也等不得僱車便要走來那夏家本是買賣人家如今没了錢那顧什麼臉面兒子頭裡走他就跟了個破老婆子出了門在街上哭哭啼啼的僱了一輛車一直跑到薛家進門也不搭話就兒一聲肉一聲的鬧起那時賈璉到刑部去托人家裡只有薛姨媽寶釵寶琴何曾見過這個陣仗兒都嚇的不敢則聲要和他講理他也不聽只說我女孩兒在你家得過什麼好處兩口子朝打暮罵鬧了幾時還不容他兩口子在一處你們商量着把我女婿弄在監裡永不見面你們娘兒們仗着好親戚受用也罷了還嫌他碍眼叫人藥死

他倒說是服毒他爲什麼服毒說着直奔薛姨媽來薛姨媽只得退後說親家太太且瞧瞧你女孩兒問問寶蟾再說歪話還不遲呢寶釵寶琴因外面有夏家的兒子難以出來攔護只在裡邊著急恰好王夫人打發周瑞家的照看一進門來見一個老婆子指著薛姨媽的臉哭罵周瑞家的知道必是金桂的母親便走上來說這位是親家太太麼大奶奶自已服毒死的與我們姨太太什麼相干也不犯這麼遭塌呀那金桂的母親問你是誰薛姨媽見有了人膽子略壯了些便說這就是我們親戚賈府裡的金桂的母親便道誰不知道你們有仗腰子的親戚纔能彀叫姑爺坐在監裡如今我的女孩兒倒白死了不成

說著便拉薛姨媽說你到底把我女孩兒怎麼弄殺了給我瞧瞧周瑞家的一面勸說只管瞧去不用拉拉扯扯把手只一推夏家的兒子便跑進來不依道你仗著府裡的勢頭兒來打我母親麼說著便將椅子打去却沒有打着裡頭跟寶釵的人聽見外頭鬧起來趕着來瞧恐怕周瑞家的吃虧齊打夥兒上去半勸半喝那夏家的母子索性撒起潑來說知道你們榮府的勢頭兒我們家的姑娘已經死了如今也都不要命了說着仍奔薛姨媽拚命地下的人雖多那裡擋得住自古說的一人拚命萬夫莫當正鬧到危急之際賈璉帶了七八個家人進來見是如此便叫人先把夏家的兒子拉出去便說你們不許鬧有

話好好兒的說快將家裡收拾收拾刑部裡頭的老爺們就來相驗了金桂的母親正在撒潑只見來了一位老爺幾個在頭裡吆喝那些人都垂手侍立金桂的母親見這個光景也不知是賈府何人又見他兒子已被衆人揪住又聽見說刑部來驗他心裡原想看見女孩兒的屍首先鬧個稀爛再去喊冤不承望這裡先報了官也便軟了些薛姨媽已嚇糊塗了還是周瑞家的回說他們來了也沒去瞧瞧他們姑娘便作踐起姨太太來了我們為好勸他那裡跑進一個野男人在奶奶們裡頭混撒村混打這可不是沒有王法了賈璉道這會子不用和他講理等回來打着問他說男人有男人的地方兒裡頭都是些姑

娘奶奶們況且有他母親還瞧不見他們姑娘麼他跑進來不是要打搶來了麼家人們做好做歹壓伏住了周瑞家的仗着人多便說夏太太你不懂事旣來了該問個青紅皂白你們姑娘是自己服毒死了不然就是寶蟾藥死他主子了怎麼不問明白又不看屍首就想訛人來了呢我們就肯叫一個媳婦兒白死了不成現在把寶蟾捆着因為你們姑娘必要點病兒所以叫香菱陪着他也在一個屋裡住故此兩個人都看守在那裡原等你們來眼看着刑部相驗問出道理來纔是啊金桂的母親此時勢孤也只得跟着周瑞家的到他女孩兒屋裡只見滿臉黑血直挺挺的躺在炕上便叫哭起來寶蟾見是他家的

人來便哄喊說我們姑娘好意待香菱叫他在一塊兒住他倒抽空兒藥死我們姑娘那時薛家上下人等俱在便齊聲吆喝道胡說昨日奶奶喝了湯纔藥死的這湯可不是你做的寶蟾道湯是我做的端了來我有事走了不知香菱起來放了些什麽在裡頭藥死的金桂的母親沒聽完就奔香菱衆人攔住薛姨媽便道這樣子是砒霜藥的家裡决無此物不管香菱寶蟾終有替他買的回來刑部少不得問出來纔賴不去如今把媳婦權放平正好等官來相驗衆婆子上來抬放寶釵道都是男人進來你們將女人動用的東西檢點檢點只見炕褥底下有一個揉成團的紙包兒金桂的母親瞧見便拾起打開看時並

沒有什麽便撩開了寶蟾看見道可不是有了憑據了這個紙包兒我認得頭幾天耗子鬧的慌奶奶家去找舅爺要的拿回來在擱首飾匣內必是香菱看見了拿來藥死奶奶的若不信他們看見首飾匣裡有沒有了金桂的母親便依着寶蟾的話取出匣子來只有幾支銀簪子薛姨媽便說怎麽好些首飾都沒有了寶釵叫人打開箱櫃俱是空的便道嫂子這些東西被誰拿去這可要問寶蟾金桂的母親心裡也虛了好些見薛姨媽查問寶蟾便說姑娘的東西他那裡知道周瑞家的道親家太太別這麽說麽我知道寶姑娘是天天跟着大奶奶的怎麽說不知道寶蟾見問得緊又不好胡賴只得說道奶奶自己每

每帶回家去我管得麽衆人便說好個親家太太哄着拿姑娘的東西哄完了叫他尋死來訛我們好罷咧回來相驗就是這麽說寶釵叫人到外頭告訴璉二爺說別放了夏家的人裡頭金桂的母親忙了手脚便駡寶蟾道小蹄子別嚼舌頭了姑娘幾時拿東西到我家去寶蟾道如今東西是小給姑娘償命是大寶琴道有了東西就有償命的人了快請璉二哥哥問準了夏家的兒子買砒霜的話回來好回刑部裡的話金桂的母親着了急道這寶蟾必是撞見鬼了混說起來我們姑娘何嘗買過砒霜要這麽說必是寶蟾藥死了的寶蟾急的亂嚷說別人賴我也罷了怎麽你們也賴起我來呢你們不是常和姑娘說

叫他別受委屈鬧得他們家破人亡那時將東西捲包兒一走再配一個好姑爺這個話是有的沒有金桂的母親還未及答言周瑞家的便接口說道這是你們家的人說的還賴什麽呢金桂的母親恨的咬牙切齒的駡寶蟾說我待他不錯呀爲什麽你倒拿話來葬送我呢回來見了官我就說是你藥死姑娘的寶蟾氣的瞪着眼說請太太放了香菱罷不犯着白害別人我見官自有我的話寶釵聽出這個話頭兒來了便叫人反倒放開了寶蟾說你原是個爽快人何苦白冤在裡頭你有話索性說了大家明白豈不完了事了呢寶蟾也怕見官受苦便說我們奶奶天天抱怨說我這樣人爲什麽碰着這個瞎眼的娘

不配給二爺偏給了這麼個混賬糊塗行子要是能彀和二爺過一天死了也是願意的說到那裡便恨香菱我起初不理會後來看見和香菱好了我只道是香菱怎麼哄轉了不承望昨兒的湯不是好意金桂的母親接說道越發胡說了若是要藥香菱爲什麼倒藥了自巳呢寶釵便問道香菱昨日你喝湯來着沒有香菱道頭幾天我病的抬不起頭來奶奶叫我喝湯我不敢說不喝剛要扎掙起來那碗湯巳經洒了倒叫奶奶收拾了個難我心裡狠過不去昨兒聽見叫我喝湯我喝不下去沒有法兒正要喝的時候兒偏又頭暈起來見寶蟾姐姐端了去我正喜歡剛合上眼奶奶自巳喝着湯叫我嚐嚐我便勉强也

喝了兩口寶蟾不待說完便道是了我老實說罷昨兒奶奶叫我做兩碗湯說是和香菱同喝我氣不過心裡想着香菱那裡配我做湯給他喝呢我故意的一碗裡頭多抓了一把鹽記了暗記兒原想給香菱喝的剛端進來奶奶却攔著我叫外頭叫小子們僱車說今日回家去我出去說了回來見鹽多的這碗湯在奶奶跟前呢我恐怕奶奶喝着鹹又要罵我正沒法的時候奶奶往後頭走動我眼錯不見就把香菱這碗湯換過來了也是合該如此奶奶同來就拿了湯去到香菱床邊喝着說你到底嚐嚐那香菱也不覺鹹兩個人都喝完了我正笑香菱沒嘴道兒那裡知道這死鬼奶奶要藥香菱必定趁我不在將砒

霜撒上了也不知道我換碗這可就是天理昭彰自害自身了于是衆人往前後一想眞正一絲不錯便將香菱也放了扶着他仍舊睡在床上不說香菱得放且說金桂的母親心虛事實還想辯賴薛姨媽等你言我語反要他兒子償還金桂之命正然吵嚷賈璉在外嚷說不用多說了快收拾停當刑部的老爺就到了此時惟有夏家母子着忙想來總要吃虧的不得已反求薛姨媽道千不是萬不是總是我死的女孩兒不長進這也是他自作自受要是刑部相驗到底府上臉面不好看求親家太太息了這件事罷寶釵道那可使不得已經報了怎麽能息呢周瑞家的等人大家做好做歹的勸說若要息事除非夏親家太太自已出去攔驗我們不提長短罷了賈璉在外也將他兒子嚇住他情愿迎到刑部具結攔驗衆人依允薛姨媽命人買棺成殮不題且說賈雨村陞了京兆府尹兼管稅務一日出都查勘開墾地畝路過知機縣到了急流津正要渡過彼岸因待人夫暫且停轎只見村傍有一座小廟墻壁坍頹露出幾株古松倒也蒼老雨村下轎閒步進廟但見廟內神像金身脫落殿宇歪斜傍有斷碣字蹟糢糊也看不明白意欲行至後殿只見一株翠栢下蔭着一間茅廬廬中有一個道士合眼打坐雨村走近看時面貌甚熟想着倒像在那裡見過的一時再想不起來從人便欲吆喝雨村止住徐步向前叫一聲老道那道士

雙眼略啟微微的笑道貴官何事雨村便道本府出都查勘事件路過此地見老道靜修自得想來道行深通意欲冒昧請教那道人說來自有地去自有方雨村知是有些來歷的便長揖請問老道從何處焚修在此結廬此廟何名廟中共有幾人或欲真修豈無名山或欲結緣何不通衢那道人道葫蘆尚可安身何必名山結舍廟名久隱斷碣猶存形影相隨何須修募豈似那玉在匵中求善價釵於匣內待時飛之輩耶雨村原是個穎悟人初聽見葫蘆兩字後聞釵玉一對忽然想起甄士隱的事來重復將那道士端詳一回見他容貌依然便屏退從人問道君家莫非甄老先生麼那道人微微笑道什麼真什麼假要

知道真即是假假即是真雨村聽說出賈字來益發無疑便從新施禮道學生自蒙慨贈到都托庇獲雋公車受任貴鄉始知老先生超悟塵凡飄舉仙境學生雖溯洄思切自念風塵俗吏未由再覩仙顏今何幸於此處相遇求老仙翁指示愚蒙倘荷不棄京寓甚近學生當得供奉得以朝夕聆教那道人也站起來回禮道我于蒲團之外不知天地間尚有何物適纔尊官所言貧道一概不解說畢依舊坐下雨村復又心疑想去若非士隱何貌言相似若此離別來十九載面色如舊必是修煉有成未肯將前身說破但我既遇恩公又不可當面錯過看來不能以富貴動之那妻女之私更不必說了想罷又道仙師既不肯

說破前因弟子於心何忍正要下禮只見從人進來禀說天色將晚快請渡河雨村正無主意那道人道請尊官速登彼岸見面有期遲則風浪頓起果蒙不棄貧道他日尚在渡頭候教說畢仍合眼打坐雨村無奈只得辭了道人出廟正要過渡只見一人飛奔而來未知何人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三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四回

醉金剛小鰍生大浪　癡公子餘痛觸前情

話說賈雨村剛欲過渡見有人飛奔而來跑到跟前口稱老爺方纔逛的那廟火起了雨村回首看時只見烈焰燒天飛灰蔽日雨村心想這也奇怪我纔出來走不多遠這火從何而來莫非士隱遭刼於此欲待回去又恐悞了過河若不回去心下又不安想了一想便問道你方纔見那老道士出來了沒有那人道小的原隨老爺出來因腹內疼痛略走了一走回頭看見一片火光原來就是那廟中火起特趕來禀知老爺並沒有見有人出來雨村雖則心裡狐疑究竟是名利關心的人那肯回去

看視便叫那人你在這裡等火滅了進去瞧那老道在與不在卽來回禀那人只得答應了伺候雨村過河仍自去查看查了幾處遇公館便自歇下明日又行一程進了都門衆衙役接着前呼後擁的走着雨村坐在轎內聽見轎前開路的人吵嚷雨村問是何事那開路的拉了一個人過來跪在轎前禀道那人酒醉不知廻避反冲突過來小的吆喝他他倒恃酒撒潑躺在街心說小的打了他了雨村便道我是管理這裡地方的你們都是我的子民知道本府經過喝了酒不知退避還敢撒賴那人道我喝酒是自己的錢醉了躺的是皇上的地就是大人老爺也管不得雨村怒道這人目無法紀問他叫什麼名字那人

回道我叫醉金剛倪二雨村聽了生氣叫人打這東西瞧他是金剛不是手下把倪二按倒着實的打了幾鞭子倪二負痛酒醒求饒雨村在轎內哈哈笑道原來是這麼個金剛我且不打你叫人帶進衙門裡慢慢的問你衆衙役答應拴了倪二拉着就走倪二哀求也不中用雨村進內覆旨回曹那裡把這件事放在心上那街上看熱鬧的三三兩兩傳說倪二仗着有些力氣恃酒訛人今兒碰在賈大人手裡只怕不輕饒的這話已傳到他妻女耳邊那夜果等倪二不見回家他女兒便到各處賭場尋覓那賭博的都是這麼說他女兒哭了衆人都道你不用着急那賈大人是榮府的一家榮府裡的一個什麼二爺和你

父親相好你同你母親去找他說個情就放出來了倪二的女兒想了一想果然我父親常說間壁賈二爺和他好為什麼不找他去趕着回來就和母親說了娘兒兩個去找賈芸那日賈芸恰好在家見他母女兩個過來便讓坐賈芸的母親便命倒茶倪家母女將倪二被賈大人拿去的話說了一遍求二爺說個情兒放出來賈芸一口應承說這算不得什麼我到西府裡說一聲就放了那賈大人全仗着西府裡纔得做了這麼大官只要打發個人去一說就完了倪家母女歡喜回來便到府裡告訴了倪二叫他不用忙已經求了賈二爺他滿口應承討個情便放出來的倪二聽了也喜歡不料賈芸自從那日給鳳姐

送禮不收不好意思進來也不常到榮府那榮府的門上原看着主子的行事叫誰走動纔有些體面一時來了他便進去通報若主子不大理了不論本家親戚他一槩不回支回去就完事那日賈芸到府說給璉二爺請安門上的說二爺不在家等回來我們替回罷賈芸欲要說請二奶奶的安又恐門上厭煩只得回家又被倪家母女催逼著說二爺常說府上不論那個衙門說一聲兒誰敢不依如今還是府裡的一家兒又不爲什麼大事這個情還討不來白是我們二爺了賈芸臉上下不來嘴裡還說硬話昨兒我們家裡有事沒打發人說去少不得今兒說了就放什麼大不了的事倪家母女只得聽信豈知賈芸近日大門竟不得進去繞到後頭要進園內找寶玉不料園門鎖著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想起那年倪二借銀買了香料送他纔派我種樹如今我沒錢打點就把我拒絕那也不是他的能爲拿著太爺留下的公中銀錢在外放加一錢我們窮當家兒要借一兩也不能他打諒保得住一輩子不窮的了那裡知道外頭的名聲兒很不好我不說罷了若說起來人命官司不知有多少呢一面想着來到家中只見倪家母女正等著呢賈芸無言可支便說是西府裡已經打發人說了只言賈大人不依你還求我們家的奴才周瑞的親戚冷子興去纔中用倪家母女聽了說二爺這樣體面爺們還不中用若是奴才是更不

中用了賈芸不好意思心裡發急道你不知道如今的奴才比主子强多著呢倪家母女聽來無法只得冷笑幾聲說這倒難爲二爺白跑了這幾天等我們那一個出来再道乏罷說畢出来另托人將倪二弄出來了只打了幾板也沒有什麼罪倪二回家他妻女將賈家不肯說情的話說了一遍倪二正喝着酒便生氣要找賈芸說這小雜種沒良心的東西頭裡他沒有飯吃要到府内鑽謀事辦虧我倪二爺幇了他如今我有了事他不管好罷咧要是我倪二鬧起来連兩府裡都不乾淨他妻女忙勸道噯你又喝了黃湯就是這麼有天没日頭的前兒可不是醉了鬧的亂子捱了打還沒好呢你又鬧了倪二道捱了打

四

就怕他不成只怕拿不著由頭兒我在監裡的時候兒倒認得了好幾個有義氣的朋友聽見他們說起來不獨是城裡姓賈的多外省姓賈的也不少前兒監裡收下了好幾個賈家的家人我倒說這裡的賈家小一輩子連奴才們雖不好他們老一輩的還好怎麼犯了事呢我打聽了打聽說是和這裡賈家是一家兒都住在外省審明白了解進来問罪的我纔放心若說賈二這小子他忘恩負義我就和幾個朋友說他家怎麼欺負人怎麼放重利怎麼强娶活人妻吵嚷出去有了風聲到了都老爺耳朵裡頭這一鬧起來叫他們纔認得倪二金剛呢他女人道你喝了酒睡去罷他又强占誰家的女人來着沒有的事

你不用混說了倪二道你們在家裡那裡知道外頭的事前年我在場兒裡碰見了小張說他女人被賈家占了他還和我商量我倒勸著他纔壓住了不知道小張如今那裡去了這兩年沒見若碰着了他我倪二太爺出個主意叫賈二小子死給我瞧瞧好好兒的孝敬孝敬我倪二太爺纔罷了說着倒身躺下嘴裡還是咕咕噥噥的說了一回便睡去了他妻女只當是醉話也不理他明日早起倪二又往賭場中去了不題且說雨村回到家中歇息了一夜將道上遇見甄士隱的事告訴了他夫人一遍他夫人便埋怨他爲什麼不回去瞧一瞧倘或燒死了可不是偺們沒良心說着掉下淚來雨村道他是方外的人了

不肯和偺們在一處的正說着外頭傳進話來禀說前日老爺吩咐瞧那廟裡失火去的人回來了雨村踱了出來那衙役請了安回說小的奉老爺的命回去也沒等火滅冒着火進去瞧那道士那裡知他坐的地方兒都燒了小的想着那道士必燒死了那燒的墻屋往後塌了道士的影兒都沒有了只有一個蒲團一個瓢兒還是好好的小的各處找他的尸首連骨頭都沒有一點兒小的恐怕老爺不信想要拿這蒲團瓢兒回來做個証見小的這麼一拏誰知都成了灰了雨村聽畢心下明白知士隱仙去便把那衙役打發出去了回到房中並沒提起士隱火化之言恐怕婦女不知反生悲戚只說並無形跡必是他

先走了雨村出來獨坐書房正要細想士隱的話忽有家人傳報說內廷傳旨交看事件雨村疾忙上轎進內只聽見人說今日賈存周江西糧道被參回來在朝內謝罪雨村忙到了內閣見了各大臣將海疆辦理不善的旨意看了出來即忙找著賈政先說了些為他抱屈的話後又道喜問一路可好賈政也將違別以後的話細細的說了一遍雨村道謝罪的本上了去沒有賈政道已上去了等膳後下來看旨意罷正說着只聽裡頭傳出旨來叫賈政賈政即忙進去各大人有與賈政關切的都在裡頭等着等了好一回方見賈政出來看見他帶着滿頭的汗衆人迎上去接著問有什麼旨意賈政吐舌道嚇死人嚇死

人倒蒙各位大人關切幸喜沒有什麼事衆人道旨意問了些什麼賈政道旨意問的是雲南私帶神鎗一案本上奏明是原任太師賈化的家人主上一時記着我們先祖的名字便問起來我忙著磕頭奏明先祖的名字是代化主上便笑了還降旨意說前放兵部後降府尹的不是也叫賈化麼那時雨村也在傍邊倒嚇了一跳便問賈政道老先生怎麼奏的賈政道我便慢慢奏道原任太師賈化是雲南人現任府尹賈某是浙江人主上又問蘇州刺史奏的賈範是你一家子麼我又磕頭奏道是主上便變色道縱使家奴强占良民妻女還成事麼我一句不敢奏主上又問道賈範是你什麼人我忙奏道是遠族主上

哼了一聲降旨叫出來了可不是呢事衆人道本來也巧怎麽一連有這兩件事賈政道事倒不奇倒是都姓賈的不好算來我們寒族人多年代久了各處都有現在雖沒有事究竟主上記着一個賈字就不好衆人說真是真假是假怕什麽賈政道我心裡巴不得不做官只是不敢告老現在我們家裡兩個世襲這也無可奈何的雨村道如今老先生仍是工部想來京官是沒有事的賈政道京官雖然無事我究竟做過兩次外任也就說不齊了衆人道二老爺的人品行事我們都佩服的就是令兄大老爺也是個好人只要在令姪輩身上嚴緊些就是了賈政道我因在家的日子少舍姪的事情不大查考我心裡也

不甚放心諸位今日提起都是至相好或者聽見東宅的姪兒家有什麽不奉規矩的事麽衆人道沒聽見別的只有幾位侍郎心裡不大和睦內監裡頭也有些想來不怕什麽只要囑咐那邊令姪諸事留神就是了衆人說畢舉手而散賈政然後回家衆子姪等都迎接上來賈政迎著請賈母的安然後衆子姪俱請了賈政的安一同進府王夫人等已到了榮禧堂迎接賈政先到了賈母那裡拜見了陳述些違別的話賈母問探春消息賈政將許嫁探春的事都稟明了還說兒子起身急促難過重陽雖沒有親見聽見那邊親家的人來說的極好親家老爺太太都說請老太太的安還說今冬明春大約還可調進京來

這便好了如今聞得海疆有事只怕那時還不能調賈母始則因賈政降調回來知探春還在他鄉一無親故心下傷感後聽賈政將官事說明探春安好也便轉悲為喜便笑著叫賈政出去然後弟兄相見眾子姪拜見定了明日清晨拜祠堂賈政回到自己屋內王夫人等見過寶玉賈璉替另拜見賈政見了寶玉果然比起身之時臉面豐滿倒覺安靜並不知他心裡糊塗所以心甚喜歡不以降調為念心想幸虧老太太辦理的好又見寶釵沉厚更勝先時蘭兒文雅俊秀便喜形於色獨見環兒仍是先前究不甚鍾愛歇息了半天忽然想起為何今日短了一人王夫人知是想着黛玉前因家書未報今日又剛到家正

是喜歡不便直告只說是病着豈知寶玉的心裡已如刀攪因父親到家只得把持心性伺候王夫人設筵接風子孫敬酒鳳姐雖是姪媳現辦家事也隨了寶釵等遞酒賈政便叫遞了一巡酒都歇息去罷命眾家人不必伺候待明早拜過宗祠然後進見分派已定賈政與王夫人說些別後的話餘者王夫人都不敢言倒是賈政先提起王子騰的事來王夫人也不敢悲戚賈政又說蟠兒的事王夫人只說他是自作自受趁便也將黛玉已死的話告訴賈政反嚇了一驚不覺掉下淚來連聲嘆息王夫人也掌不住也哭了傍邊彩雲等即忙拉衣王夫人止住重又說些喜歡的話便安寢了次日一早至宗祠行禮眾子姪

都隨往賈政便在祠旁廂房坐下叫了賈珍賈璉過來問起家中事務賈珍揀可說的說了賈政又道我初回家也不便來細細查問只是聽見外頭說起你家裡更不比從前諸事要謹慎纔好你年紀也不小了孩子們該管教管教別叫他們在外頭得罪人璉兒也該聽着不是纔回家就說你們因我有所聞所以纔說的你們更該小心些賈珍等臉漲通紅的也只答應個是字不敢說什麼賈政也就罷了回歸西府衆家人磕頭畢仍復進內衆女僕行禮不必多贅只說寶玉因昨日賈政問起黛玉王夫人答以有病他便暗裡傷心直待賈政命他回去一路上已滴了好些眼淚回到房中見寶釵和襲人等說話他便獨

坐外間納悶寶釵叫襲人送過茶去知他必是怕老爺查問工課所以如此只得過來安慰寶玉便借此過去向寶釵說你今夜先睡我要定定神這時更不如從前了三言倒忘兩語老爺瞧着不好你先睡叫襲人陪我略坐坐寶釵不便强他點頭應允寶玉出來便輕輕和襲人說央他把紫鵑叫來有話問他但是紫鵑見了我臉上總是有氣須得你去解勸開了再來纔好襲人道你說要定神我倒喜歡怎麼又定到這上頭去了有話你明兒問不得寶玉道我就是今晚得閒明日倘或老爺叫幹什麼便沒空兒了好姐姐你快去叫他來襲人道他不是二奶奶叫是不來的寶玉道所以得你去說明了纔好襲人道叫我

說什麼寶玉道你還不知道我的心和他的心麽都爲的是林姑娘你說我並不是負心我如今叫你們弄成了一個負心的人了說着這話便瞧瞧裡間屋子用手指着說他是我本不願意的都是老太太他們捉弄的好端端把個林妹妹弄死了就是他死也該叫我見見說個明白他死了也不抱怨我嗄你到底聽見三姑娘他們說過的臨死恨怨我那紫鵑爲他們姑娘也是恨的我了不得你想我是無情的人麽晴雯到底是個丫頭也沒有什麽大好處他死了我實告訴你罷我還做個祭文祭他呢這是林姑娘親眼見的如今林姑娘死了難道倒不及晴雯麽我連祭都不能祭一祭况且林姑娘死了還有靈聖的

他想起來不更要怨我麽襲人道你要祭就祭去誰攔着你呢寶玉道我自從好了起來就想要做一篇祭文不知道如今怎麽一點靈機兒都沒了要祭別人呢胡亂還使得祭他是斷斷粗糙不得一點兒的所以叫紫鵑來問他姑娘的心他打那裡看出來的我沒病的頭裡還想的出來病後都不記得了你倒說林姑娘已經好了怎麽忽然死的他好的時候我不去他怎麽說來着我病的時候他不來他又怎麽說來著所有他的東西我誆過來你二奶奶總不叫動不知什麽意思襲人道二奶奶惟恐你傷心罷了還有什麽呢寶玉道我不信林姑娘既是念我爲什麽臨死把詩稿燒了不留給我作個記念又聽見說

天上有音樂響必是他成了神或是登了仙去我雖見過了棺材倒底不知道棺材裡有他沒有襲人道你這話越發糊塗了怎麼一個人沒死就擱在一個棺材裡當死了的呢寶玉道不是嗄大凡成仙的人或是肉身去的或是脫胎去的好姐姐你倒底叫了紫鵑來襲人道如今等我細細的說明了你的心他要肯來還好要不肯來還得費多少話就是來了見你也不肯細說據我的主意明日等二奶奶上去了我慢慢的問他或者倒可仔細問着閒空兒我再慢慢的告訴你寶玉道你說得也是你不知道我心裡的着急正說着麝月出來說二奶奶說天已四更了請二爺進去睡罷襲人姐姐必是說高了興了忘了

時候兒了襲人聽了道可不是該睡了有話明兒再說罷寶玉無奈只得進去又向襲人耳邊道明兒好歹別忘了襲人笑說知道了麝着抹着臉笑道你們兩個又鬧鬼兒了為什麼不和二奶奶說明了就到襲人那邊睡去由着你們說一夜我們也不管寶玉擺手道不用言語襲人恨道小蹄子兒你又嚼舌根看我明兒撕你的嘴回頭對寶玉道這不是你鬧的說了四更天的話一面說一面送寶玉進屋各人散去那夜寶玉無眠到了次日還想這事只聽得外頭傳進話來說眾親朋因老爺回家都要送戲接風老爺再四推辭說不必唱戲竟在家裡備了水酒倒請親朋過來大家談談於是定了後見擺席請人所以

進來告訴不知所請何人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四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五回

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驄馬使彈劾平安州

話說賈政正在那裡設宴請酒忽見賴大急忙走上榮禧堂來回賈政道有錦衣府堂官趙老爺帶領好幾位司官說來拜望奴才要取職名來回趙老爺說我們至好不用的一面就下了車走進來了請老爺同爺們快接去賈政聽了心想和老趙並無來往怎麽也來現在有客留他不便不留又不好正自思想賈璉說叔叔快去罷再想一回人都進來了正說著只見二門上家人又報進來說趙老爺已進二門了賈政等搶步接去只見趙堂官滿臉笑容並不說什麽一逕走上廳來後面跟着五

六位司官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但是總不答話賈政等心裡不得主意只得跟着上來讓坐衆親友也有認得趙堂官的見他仰着臉不大理人只拉着賈政的手笑著說了幾句寒溫的話衆人看見來頭不好也有躲進裡間屋裡的也有垂手侍立的賈政正要帶笑敘話只見家人慌張報道西平王爺到了賈政慌忙去接已見王爺進來趙堂官搶上去請了安便說王爺已到隨來的老爺們就該帶領府役把守前後門衆官應了出去賈政等知事不好連忙跪接西平郡王用兩手扶起笑嘻嘻的說道無事不敢輕造有奉旨交辦事件要赦老接旨如今滿堂中筵席未散想有親友在此未便且請衆位府上親友

各散獨留本宅的人聽候趙堂官回說王爺雖是恩典但東邊
的事這位王爺辦事認真想是早已封門眾人知是兩府干係
恨不能脫身只見王爺笑道眾位只管就請叫人來給我送出
去告訴錦衣府的官員說這都是親友不必盤查快快放出那
些親友聽見就一溜烟如飛的出去了獨有賈赦賈政一干人
唬得面如土色滿身發顫不多一會只見進來無數番役各門
把守本宅上下人等一步不能亂走趙堂官便轉過一付臉來
回王爺道請爺宣旨意就好動手這些番役都撩衣奮臂專等
旨意西平王慢慢的說道小王奉旨帶領錦衣府趙全來查看
賈赦家產賈赦等聽見俱俯伏在地王爺便站在上頭說有旨

意賈赦交通外官依勢凌弱辜負朕恩有忝祖德著革去世職
欽此趙堂官一疊聲叫拿下賈赦其餘皆看守維時賈赦賈政
賈璉賈珍賈蓉賈薔賈芝賈蘭俱在惟寶玉假說有病在賈母
那邊打混賈環本來不大見人的所以就將現在幾人看住趙
堂官即叫他的家人傳齊司員帶同番役分頭按房查抄登賬
這一言不打緊唬得賈政上下人等面面相看喜得番役家人
摩拳擦掌就要往各處動手西平王道聞得赦老與政老同房
各爨的理應遵旨查看賈赦的家資其餘且按房封鎖我們覆
旨去再候定奪趙堂官站起來說回王爺賈赦賈政並未分家
聞得他侄兒賈璉現在承總管家不能不盡行查抄西平王聽

了也不言語趙堂官便說賈璉賈赦兩處須得奴才帶領查抄纔好西平王便說不必忙先傳信後宅且叫內眷廻避再查不遲一言未了老趙家奴翻役已經拉着本宅家人領路分頭查抄去了王爺喝命不許囉唕待本爵自行查看說着便慢慢的站起來吩咐說跟我的人一個不許動都給我站在這裡候着回來一齊瞧着登數正說着只見錦衣司官跪禀說在內查出御用衣裙並多少禁用之物不敢擅動回來請示王爺一會子又有一起人來攔住西平王回說東跨所抄出兩箱子房地契又一箱借票都是違例取利的老趙便說好個重利盤剝狠該全抄請王爺就此坐下叫奴才去全抄來再候定奪說着只見王府長史來禀說守門軍傳進來說主上特派北靜王到這裡宣旨請爺接去趙堂官聽了心想我好悔氣碰着這個酸王如今那位來了我就好施威了一面想着也迎出來只見北靜王已到大廳就向外站着說有旨意錦衣府趙全聽宣說奉旨着錦衣官惟提賈赦質審餘交西平王遵旨查辦欽此西平王領了旨意甚實喜歡便與北靜王坐下着趙堂官提取賈赦回衙裡頭那些查抄的人聽得北靜王到俱一齊出來及聞趙堂官走了大家沒趣只得侍立聽候北靜王便揀選兩個誠實司官並十來個老年翻役餘者一槪逐出西平王便說我正和老趙生氣幸得王爺到來降旨不然這裡很吃大虧北靜王說我

在朝內聽見王爺奉旨查抄賈宅我甚放心諒這裡不致荼毒不料老趙這麼混賬但不知現在政老及寶玉在那裡裡面不知鬧到怎麼樣了衆人回稟賈政等在下房看守着裡面已抄的亂騰騰了北靜王便吩咐司員快將賈政帶來問話衆人領命帶了上來賈政跪下不免含淚乞恩北靜王便起身拉着說政老放心便將旨意說了賈政感激涕零望北又謝了恩仍上來聽候王爺道政老方纔老趙在這裡的時候番役呈稟有禁用之物并重利欠票我們也難掩過這禁用之物原備辦貴妃用的我們聲明也無礙獨是借券想個什麼法兒纔好如今政老且帶司員實在將赦老家產呈出也就完事切不可再有隱

匿自干罪戾賈政答應道犯官再不敢但犯官祖父遺產並未分過惟各人所住的房屋有的東西便爲已有兩王便說這也無妨惟將赦老那邊所有的交出就是了又吩咐司員等依命行去不許胡亂混動司員領命去了且說賈母那邊女眷也擺家宴王夫人正在那邊說寶玉不到外頭看你老子生氣鳳姐帶病哼哼唧唧的說我看寶玉也不是怕人他見前頭陪客的人也不少了所以在這裡照應也是有的倘或老爺想起裡頭少個人在那裡照應太太便把寶兄弟獻出去可不是好賈母笑道鳳丫頭病到這個分兒這張嘴還是那麼尖巧正說到高興只聽見邢夫人那邊的人一直聲的嚷進來說老太太太太

不不好了多多少少的穿靴帶帽的強強盜來了翻箱倒籠的
來拿東西賈母等聽着發獃又見平兒披頭散髮拉着巧姐哭
哭啼啼的來說不好了我正和姐兒吃飯只見來旺被人拴着
進來說姑娘快快傳進去請太太們廻避外頭王爺就進來抄
家了我聽了幾乎唬死正要進房拿要緊的東西被一夥子人
渾推渾趕出來了這裡該穿該帶的快快的收拾罷邢王二夫
人聽得俱魂飛天外不知怎樣纔好獨見鳳姐先前圓睜兩眼
聽着後來一仰身便栽倒地下賈母沒有聽完便嚇得涕淚交
流連話也說不出來那時一屋子人拉這個扯那個正鬧得翻
天覆地又聽見一叠聲嚷說叫裡頭女眷們廻避王爺進來了

寶釵寶玉等正在沒法只見地下這些丫頭婆子亂抬亂扯的
時候賈璉喘吁吁的跑進來說好了好了幸虧王爺救了我們
了衆人正要問他賈璉見鳳姐死在地下哭着亂叫又見老太
太嚇壞了也回不過氣來更是着急還虧了平兒將鳳姐叫醒
令人扶著老太太也甦醒了又哭的氣短神昏躺在炕上李紈
再三寬慰然後賈璉定神將兩王恩典說明惟恐賈母邢夫人
知道賈赦被拿又要唬死且暫不敢明說只得出來照料自已
屋內一進屋門只見箱開櫃破物件搶得半空此時急的兩眼
直豎淌淚發獃聽見外頭叫只得出來見賈政同司員登記物
件一人報說枷楠壽佛一尊枷楠觀音像一尊佛座一件枷楠

念珠二串金佛一堂鍍金鏡光九件玉佛三尊玉壽星八仙一堂柳楠金玉如意各二柄古磁餅爐十七件古玩軟片共十四箱玉缸一口小玉缸二件玉碗二對玻璃大屏二架炕屏二架玻璃盤四件玉盤四件瑪瑙盤二件淡金盤四件金碗六對金搶碗八個金匙四十把銀大碗銀盤各六十個三鑲金牙筯四把鍍金執壺十二把折盂三對茶托二件銀碟銀盃一百六十件黑狐皮十八張貂皮五十六張黃白狐皮各四十張猞猁猻皮十二張雲狐筒子二十五件海龍二十六張海豹三張虎皮六張麻葉皮三張獺子皮二十八張絳色羊皮四十張黑羊皮六十三張香鼠筒子二十件豆鼠皮二十四方天鵝絨四卷

灰鼠二百六十三張倭緞三十二度洋泥三十度嗶嘰三十三度姑絨四十度紬緞一百三十卷紗綾一百八十卷線縐三十二卷羽緞羽紗各二十二卷氆氌三十卷粧蟒緞十八卷各色布三十捆皮衣一百三十二件綿夾單紗絹衣三百四十件帶頭兒九付銅錫等物五百餘件鐘表十八件朝珠九掛珍珠十三掛赤金首飾一百二十三件珠寶俱全上用黃緞迎手靠背三分宮粧衣裙八套脂玉圈帶一條黃緞十二卷潮銀七千兩淡金一百五十二兩錢七千五百串一切動用傢伙及榮國賜第一所房地契紙家人文書亦俱封裹賈璉在傍竊聽不見報他的東西心裡正在疑惑只聞二王問道所抄家資內有

借券實係盤剝究是誰行的政老據實纔好賈政聽了跪在地下磕頭說實在犯官不理家務這些事全不知道問犯官姪兒賈璉纔知賈璉連忙走上跪下禀說這一箱文書既在奴才屋裡抄出來的敢說不知道麼只求王爺開恩奴才叔叔並不知道的兩王道你父已經獲罪只可併案辦理你今認了也是正理如此叫人將賈璉看守餘俱散收宅內政老你須小心候旨我們進內覆旨去了這裡有官役看守說着上轎出門賈政等就在二門跪送北靜王把手一伸說請放心覺得臉上大有不忍之色此時賈政魂魄方定猶是發怔賈蘭便說請爺爺到裡頭先瞧瞧老太太去呢賈政聽了疾忙起身進內只見各門上

婦女亂糟糟的都不知要怎樣賈政無心查問一直到了賈母房中只見人人淚痕滿面王夫人寶玉等圍着賈母寂靜無言各各掉淚惟有邢夫人哭作一團因見賈政進來都說好了好了便告訴老太太說老爺仍舊好好的進來了請老太太安心罷賈母奄奄一息的微開雙目說我的兒不想還見的着你一聲未了便嚎啕的哭起來于是滿屋裡的人俱哭個不住賈政恐哭壞老母即收淚說老太太放心罷本來事情原不小蒙主上天恩兩位王爺的恩典萬般軫恤就是大老爺暫時拘質等問明白了主上還有恩典如今家裡一些也不動了賈母見賈赦不在又傷心起來賈政再三安慰方止衆人俱不敢走散獨

邢夫人回至自已那邊見門全封鎖了頭老婆也鎖在幾間屋裡無處可走便放聲大哭起來只得往鳳姐那邊去見二門傍邊也上了封條惟有屋門開着裡頭嗚咽不絕邢夫人進去見鳳姐面如紙灰合眼躺着平兒在傍瞻哭邢夫人打諒鳳姐死了又哭起來平兒迎上來說太太先別哭奶奶纔抬回來像是死了的歇息了一會子甦過來哭了几聲這會子略安了安神兒太太也請定定神兒罷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了邢夫人也不答言仍走到賈母那邊見眼前俱是賈政的人自已夫子被拘媳婦病危女兒受苦現在身無所歸那裡止得住悲痛衆人勸慰李紈等令人收拾房屋請邢夫人暫住王夫人撥人服侍

賈政在外心驚肉跳拈鬚搓手的等候旨意聽見外面看守軍人亂嚷道你到底是那一邊的既碰在我們這裡就記在這裡册上拴着他交給裡頭錦衣府的爺們賈政出外看時見是焦大便說怎麼跑到這裡來焦大見問便號天蹖地的哭道我天天勸這些不長進的爺們倒拿我當作冤家爺還不知道焦大跟著太爺受的苦嗎今兒弄到這個田地珍大爺蓉哥兒都叫什麼王爺拿了去了裡頭女主兒們都被什麼府裡衙役搶的披頭散髮圈在一處空房裡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都像猪狗是的攔起來了所有的都抄出來擱着木器釘的破爛磁器打的粉碎他們還要把我拴起來我活了八九十歲只有跟着

太爺捆人的那裡有倒叫人捆起來的我說我是西府裡的就跑出來那些人不依押到這裡不想這裡也是這麼着我如今也不要命了和那些人拼了罷說着撞頭衆衙役見他年老又是兩王吩咐不敢發狠便說你老人家安靜些兒罷這是奉旨的事你先歇歇聽信兒賈政聽着雖不理他但是心裡刀攪一般便道完了完了不料我們一敗塗地如此正在着急聽候內信只見薛蝌氣噓噓的跑進來說好容易進來了姨父在那裡呢賈政道來的好外頭怎麼放進來的薛蝌道我再三央及又許他們錢所以我纔能彀出入的賈政便將抄去之事告訴了他就煩他打聽打聽說別的親友在火頭兒上也不便送信是

你就好通信了薛蝌道這裡的事我倒想不到那邊東府的事我已聽見說了賈政道究竟犯什麼事薛蝌道今兒為我哥哥打聽決罪的事在衙門裡聽見有兩位御史風聞是珍大哥引誘世家子弟賭博這一款還輕還有一大款強占良民之妻為妾因其不從凌逼致死那御史恐怕不准還將偺們家的鮑二拿去又還拉出一個姓張的來只怕連都察院都有不是為的是姓張的起先告過賈政尚未聽完便跺脚道了不得罷了罷了嘆了一口氣撲簌簌的掉下淚來薛蝌寬慰了幾句即便又出去打聽隔了半日仍舊進來說事情不好我在刑科裡打聽倒沒有聽見兩王覆旨的信只聽說李御史今早又參奏平安

州奏迎合京官上司虐害百姓好幾大欵賈政慌道那管他人的事到底打聽我們的怎麼樣薛蝌道說是平安州就有我們那邊的京官就是大老爺說的是包攬詞訟所以火上澆油就是同朝這些官府俱藏躲不迭誰肯送信即如纔散的這些親友們有各自回家去了的也有遠遠兒的歇下打聽的可恨那些貴本家都在路上說祖宗撂下的功業弄出事来了不知道飛到那個頭上去呢大家也好施為施為賈政没有聽完復又頓足道都是我們大老爺忒糊塗東府也忒不成事體如今老太太和璉兒媳婦是死是活還不知道呢你再打聽去我到老太太那邊瞧瞧若有信能彀早一步纔好正說著聽見裡頭亂嚷出来說老太太不好了急的賈政即忙進去未知生死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五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一百六回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話說賈政聞知賈母危急即忙進去看視見賈母驚嚇氣逆王夫人鴛鴦等喚醒回來即用疎氣安神的丸藥服了漸漸的好些只是傷心落淚賈政在旁勸慰總說是兒子們不肖招了禍來累老太太受驚若老太太寬慰些兒子們尚可在外料理若是老太太有什麽不自在兒子們的罪孽更重了賈母道我活了八十多歲自作女孩兒起到你父親手裡都托着祖宗的福從没有聽見過這些事如今到老了見你們倘或受罪叫我心裡過的去嗎倒不如合上眼隨你們去罷了說着又哭賈政此

時着急異常又聽外面說請老爺內廷有信賈政急忙出來見是北靜王府長史一見面便說大喜賈政謝了請長史坐下請問王爺有何諭旨那長史道我們王爺同西平郡王進內覆奏將大人懼怕之心感激天恩之語都代奏過了主上甚是憫恤並念及貴妃溘逝未久不忍加罪着加恩仍在工部員外上行走所封家產惟將賈赦的入官餘俱給還並傳旨令盡心供職惟抄出借券令我們王爺查核如有違禁重利的一槩照例入官其在定例生息的同房地文書盡行給還賈璉着革去職銜免罪釋放賈政聽畢即起身叩謝天恩又拜謝王爺恩典先請長史大人代爲稟謝明晨到闕謝恩并到府裡磕頭那長史去

了少停傳出旨來承辦官遵旨一一查清入官者入官給還者給還將賈璉放出所有賈赦名下男婦人等造冊入官可憐賈璉屋內東西除將按例放出的文書發給外其餘雖未盡入官的早被查抄的人盡行搶去所存者只有傢伙物件賈璉始則懼罪後蒙釋放已是大幸及想起歷年積聚的東西並鳳姐的體已不下五七萬金一朝而盡怎得不疼且他父親現禁在錦衣府鳳姐病在垂危一時悲痛又見賈政含淚叫他問道我因官事在身不大理家故叫你們夫婦總理家事你父親所為固難諫勸那重利盤剝究竟是誰幹的況且非偺們這樣人家所為如今入了官在銀錢呢是不打緊的這聲名出去還了得嗎

賈璉跪下說道姪兒辦家事並不敢存一點私心所有出入的賬目自有賴大吳新登戴良等登記老爺只管叫他們來查問現在這幾年庫內的銀子出多入少雖沒貼補在內已在各處做了好些空頭求老爺問太太就知道了這些放出去的賬連姪兒也不知道那裡的銀子要問周瑞旺兒纔知道賈政道據你說來連你自已屋裡的事還不知道那些家中上下的事更不知道了我這會子也不查問你現今你無事的人你父親的事和你珍大哥的事還不快去打聽打聽嗎賈璉一心委屈含着眼淚答應了出去賈政連連嘆氣想道我祖父勤勞王事立下功勳得了兩個世職如今兩房犯事都革去了我瞧這些子

任沒一個長進的老天哪老天哪我賈家何至一敗如此我雖蒙聖恩格外垂慈給還家產那兩處食用自應歸併一處叫我一人那裡支撑的住方纔璉兒所說更加詫異說不但庫上無銀而且尚有虧空這幾年竟是虛名在外只恨我自己為什麼糊塗若此倘或我珠兒在世尚有膀臂寶玉雖大更是無用之物想到那裡不覺淚滿衣襟又想老太太若大年紀兒子們并沒奉養一日反累他老人家嚇得死去活來種種罪孽叫我委之何人正在獨自悲切只見家人稟報各親友進來看候賈政一一道謝說起家門不幸是我不能管叫子姪所以至此有的說我久知令兄赦大老爺行事不妥那邊珍爺更加驕縱若說

因官事錯誤得個不是於心無愧如今自己鬧出的倒帶累了二老爺有的說人家鬧的也多也沒見御史叅奏不是珍老大得罪朋友何至如此有的說也不怪御史我們聽見說是府上的家人同幾個泥腿在外頭哄嚷出來的御史恐叅奏不實所以誆了這裡的人去纔說出來的我想府上待下人最寬的為什麼還有這事有的說大凡奴才們是一個養活不得的今兒在這裡都是好親友我纔敢說就是尊駕在外任我保不得你是不愛錢的那外頭的風聲也不好都是奴才們鬧的你該隄防些如今雖說沒有動你的家倘或再遇着主上疑心起來好些不便呢賈政聽說心下着忙道衆位聽見我的風聲怎樣衆

人道我們雖沒見實據只聽得外頭人說你在糧道任上怎麽叫門上家人要錢賈政聽了便說道我這是對天可表的從不敢起這個念頭只是奴才們在外頭招謠撞騙鬧出事來我就躭不起衆人道如今怕也無益只好將現在的管家們都嚴嚴的查一查若有抗主的奴才查出來嚴嚴的辦一辦也罷了賈政聽了點頭便見門上的進來回說孫姑爺打發人來說自已有事不能來著人來瞧瞧說大老爺該他一項銀子要在二老爺身上還的賈政心內憂悶只說知道了衆人都冷笑道人說令親孫紹祖混賬果然有的如今丈人抄了家不但不來瞧看幫補倒趕忙的來要銀子真真不在理上賈政道如今且不必

說他那頭親事原是家兄配錯了的我的侄女兒的罪已經受彀了如今又找上我來了正說着只見薛蝌進來說道我打聽錦衣府趙堂官必要照御史參的辦只怕大老爺和珍大爺吃不住衆人都道二老爺還是得你出去求求王爺怎麽挽回挽回纔好不然這兩家子就完了賈政答應致謝衆人都散那時天已點燈時候賈政進去請賈母的安見賈母略畧好些回到自已房中埋怨賈璉夫婦不知好歹如今鬧出放賬的事情大家不好心裡狠不受用只是鳳姐現在病重況他所有的什物盡被抄搶心內自然難受一時也未便說他暫且隱忍不言一夜無話次早賈政進內謝恩并到北靜王府西平王府兩處叩

謝求二位王爺照應他哥哥姪兒二王應許賈政又在同寅相好處託情且說賈璉打聽得父兄之事不大妥無法可施只得回到家中平兒守着鳳姐哭泣秋桐在耳房裡抱怨鳳姐賈璉走到旁邊見鳳姐奄奄一息就有多少怨言一時也說不出來平兒哭道如今已經這樣東西去了不能復來奶奶這樣還得再請個大夫瞧瞧纔好啊賈璉啐道呸我的性命還不保我還管他呢鳳姐聽見睜眼一瞧雖不言語那眼淚直流看見賈璉出去了便和平兒道你別不達時務了到了這個田地你還顧我做什麼我巴不得今兒就死纔好只要你能殼眼裡有我我死後你扶養大了巧姐兒我在陰司裡也感激你的情平兒聽了越發抽抽搭搭的哭起來了鳳姐道你也不糊塗他們雖沒有來說必是抱怨我的雖說事是外頭鬧起我不放賬也沒我的事如今枉費心計掙了一輩子的強偏偏兒的落在人後頭了我還恍惚聽見珍大爺的事說是強占良民妻子爲妾不從逼死有個姓張的在裡頭你想想還有誰呢要是這件事發出來咱們二爺是脫不了的我那時候兒可怎麼見人呢我要立刻就死又耽不起吞金服毒的你還要請大夫這不是你疼我反倒害了我了麼平兒愈聽愈慘想來實在難處恐鳳姐自尋短見只得緊緊守着幸賈母不知底細因近日身子好些又見賈政無事寶玉寶釵在旁天天不離左右略覺放心素來最疼

鳳姐便叫鴛鴦將我的體己東西拿些給鳳丫頭再拿些銀錢交給平兒好好的伏侍好了鳳丫頭我再慢慢的分派又命王夫人照看邢夫人此時寧國府第入官所有財產房地等項并家奴等俱已造冊收盡這裡賈母命人將車接了尤氏婆媳過來可憐赫赫寧府只剩得他們婆媳兩個並佩鳳偕鸞二人連一個下人沒有賈母指出房子一所居住就在惜春所住的間壁又派了婆子四人丫頭兩個伏侍一應飯食起居在大廚房內分送衣裙什物又是賈母送去零星需用亦在賬房內開銷俱照榮府每人月例之數那賈赦賈珍賈蓉在錦衣府使用賬房內實在無項可支如今鳳姐兒一無所有賈璉外頭債務滿

身賈政不知家務只說已經托人自有照應賈璉無計可施想到那親戚裡頭薛姨媽家已敗王子騰已死餘者親戚雖有俱是不能照應的只得暗暗差人下屯將地畝暫賣數千金作為監中使費賈璉如此一行那些家奴見主家勢敗也便趁此弄鬼並將東莊租稅也就指名借用些此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賈母見祖宗世職革去現在子孫在監質審邢夫人尤氏等日夜啼哭鳳姐病在垂危雖有寶玉寶釵在側只可解勸不能分憂所以日夜不寧思前想後眼淚不乾一日傍晚叫寶玉回去自已扎掙坐起叫鴛鴦等各處佛堂上香又命自已院內焚起斗香用拐拄着出到院中琥珀知是老太太拜佛鋪下大紅猩

毯拜墊賈母上香跪下磕了好些頭念了一回佛含淚祝告天地道皇天菩薩在上我賈門史氏虔誠禱告求菩薩慈悲我賈門數世以來不敢行兇霸道我幫夫助子雖不能爲善也不敢作惡必是後輩兒孫驕奢淫佚暴殄天物以致闔府抄檢現在兒孫監禁自然兇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兒孫所以至此我今叩求皇天保佑在監的逢凶化吉有病的早早安身總有闔家罪孽情願一人承當求饒恕兒孫若皇天憐念我虔誠早早賜我一死寬免兒孫之罪默默說到此處不禁傷心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鴛鴦珍珠一面解勸一面扶進房去只見王夫人帶了寶玉寶釵過來請晚安見賈母傷悲三人也大哭起

來寶釵更有一層苦楚想哥哥也在外監將來要處決不知可能減等公婆雖然無事眼見家業蕭條寶玉依然瘋傻毫無志氣想到後來終身更比賈母王夫人哭的悲痛寶玉見寶釵如此他也有一番悲戚想着老太太年老不得安心老爺太太見此光景不免悲傷眾姐妹風流雲散一日少似一日追思園中吟詩起社何等熱鬧自林妹妹一死我鬱悶到今又有寶姐姐伴着不便時常哭泣況他又憂兄思母日夜難得笑容今日看他悲哀欲絕心裡更加不忍竟嚎啕大哭起來鴛鴦彩雲鶯兒襲人看着也各有所思便都抽抽搭搭的餘者丫頭們看的傷心不覺也都哭了竟無人勸滿屋中哭聲驚天動地將外頭上

夜婆子嚇慌急報於賈政知道那賈政正在書房納悶聽見賈母的人來報心中着忙飛奔進內遠遠聽得哭聲甚衆打諒老太太不好急的魂魄俱喪疾忙進來只見坐着悲啼纔放下心來便道老太太傷心你們該勸解纔是啊怎麽打夥兒哭起來了衆人這纔急忙止哭大家對面發怔賈政上前安慰了老太太又說了衆人几句都心裡想道我們原怕老太太悲傷所以來勸解怎麽忘情大家痛哭起來正自不解只見老婆子帶了史侯家的兩個女人進來請了賈母的安又向衆人請安畢便說道我們家的老爺太太姑娘打發我來說聽見府裡的事原没什麽大事不過一時受驚恐怕老爺太太煩惱叫我們過來

告訴一聲說這裡二老爺是不怕的了我們姑娘本要自已來的因不多几日就要出閣所以不能來了賈母聽了不便道謝說你回去給我問好這是我們的家運合該如此承你們老爺太太惦記着改日再去道謝你們姑娘出閣想來姑爺是不用說的了他們的家計如何呢兩個女人回道家計倒不怎麽着只是姑爺長的狠好爲人又和平我們見過好几次看來和這裡的寶二爺差不多兒還聽見說文才也好賈母聽了喜歡道這麽着纔好這是你們姑娘的造化只是偺們家的規矩還是南方禮兒所以新姑爺我們都没見過我前兒還想起我娘家的人來最疼的就是你們姑娘一年三百六十天在我跟前的

日子倒有二百多天混的這麼大了我原想給他說個好女婿又爲他叔叔不在家我又不便作主他旣有造化配了個好姑爺我也放心月裡頭出閣我原想過來吃盃喜酒不料我們家鬧出這樣事來我的心就像在熱鍋裡熬的是的那裡能彀再到你們家去你回去說我問好我們這裡的人都請安問好你替我告訴你們姑娘不用把我放在心上我是八十多歲的人了就死也筭不得沒福了只願他過了門兩口兒和和順順的百年到老我就心安了說着不覺掉下淚來那女人道老太太也不必傷心姑娘過了門等回了九少不得同着姑爺過來請老太太的安那時老太太見了纔喜歡呢賈母點頭那女人出去別人都不理論只有寶玉聽着發了一回怔心裡想道爲什麼人家養了女孩兒到大了必要出嫁呢一出了嫁就改換了一個人是的史妹妹這麼個人又叫他叔叔硬壓着配了人了他將來見了我必是也不理我了我想一個人到了這個沒人理的分兒還活着做什麼想到這裡又是傷心見賈母此時纔安又不敢哭只得悶坐着一時賈政不放心又進來瞧瞧老太太見是好些便出來傳了賴大叫他將閤府裡管事的家人的花名冊子拿來一齊點了一點除去賈赦入官的人尚有三十餘家共男女二百十二名賈政叫現在府內當差的男人共四十一名進來問起歷年居家用度共有若干進來該用若干出

去那管總的家人將近來支用簿子呈上賈政看時所入不敷所出又加連年宮裡花用賬上多有在外浮借的再查東省地租近年所交不及祖上一半如今用度比祖上加了十倍賈政不看則已看了急的跺腳道這還了得我打諒璉兒管事在家自有把持豈知好幾年頭裡已經寅年用了卯年的還是這樣裝好看竟把世職俸祿當作不打緊的事有什麼不敗的呢我如今要省儉起來已是遲了想到這裡背着手踱來踱去竟無方法衆人知賈政不知理家也是白操心着急便說道老爺也不用心焦這是家家這樣的若是統總算起來連王爺家還不夠過的不過是裝着門面過到那裡是那裡罷咧如今老爺

到底得了主上的恩典纔有這點子家產若是一並入了官老爺就不過了不成賈政嗔道放屁你們這班奴才最沒良心的仗着主子好的時候兒任意開銷到弄光了走的走跑的跑還顧主子的死活嗎如今你們說是沒有查抄你們知道嗎外頭的名聲連大本兒都保不住了還擱的住你們在外頭支架子說大話誆人騙人到鬧出事來望主子身上一推就完了如今大老爺和你珍大爺的事說是偺們家人鮑二吵嚷的我看這冊子上並沒有什麼鮑二這是怎麼說衆人回道這鮑二是不在檔子上的先前在寧府冊上為二爺見他老實把他們兩口子叫過來了後來他女人死了他又回寧府去自從老爺衙門

裡頭有事老太太太太們和爺們往陵上去了珍大爺替理家事帶過來的已後也就去了老爺幾年不管家務事那裡知道這些事呢老爺只打諒着冊子上有這個名字就只有這一個人呢不知道一個人手底下親戚們也有好幾個奴才還有奴才呢賈政道這還了得想來一時不能清理只得喝退衆人早打了主意在心裡了且聽賈赦等的官事審的怎樣再定一日正在書房籌算只見一人飛奔進來說請老爺快進內廷問話賈政聽了心下着忙只得進去未知吉凶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六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七回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話說賈政進內見了樞密院各位大臣又見了各位王爺北靜王道今日我們傳你來有遵旨問你的事賈政急忙跪下衆大臣便問道你哥哥交通外官恃强凌弱縱兒聚賭强占良民妻女不遂逼死的事你都知道麽賈政回道犯官自從主恩欽點學政任滿後查看賑恤于上年冬底回家又蒙堂派工程後又任江西粮道題參回都仍在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惰一應家務並未留心伺察實在糊塗不能管叫子侄這就是辜負聖恩只求主上重重治罪北靜王據說轉奏不多時傳出旨來北靜

王便述道主上因御史參奏賈赦交通外官恃强凌弱據該御史指出平安州互相往來賈赦包攬詞訟嚴鞫賈赦據供平安州原係姻親來往並未干涉官事該御史亦不能指實惟有倚勢强索石獃子古扇一欵是實的然係玩物究非强索良民之物可比雖石獃子自盡亦係瘋傻所致與逼勒致死者有間今從寬將賈赦發往臺站効力贖罪所參賈珍强占良民妻女爲妾不從逼死一欵提取都察院原案看得尤三姐實係張華指腹爲婚未娶之妻因伊貧苦自願退婚尤三姐之母願結賈珍之弟爲妾並非强占再尤三姐自刎掩埋並未報官一欵査尤三姐原係賈珍妻妹本意爲伊擇配因被逼索定禮衆人揚言

穢亂以致羞忿自盡並非賈珍逼勒致死但身係世襲職員罔知法紀私埋人命本應重治念伊究屬功臣後裔不忍加罪亦從寬革去世職派往海疆效力贖罪賈蓉年幼無干省釋賈政實係在外任多年居官尚屬勤慎免治伊治家不正之罪賈政聽了感激涕零叩首不及又叩求王爺代奏下忱北靜王道你該叩謝天恩更有何奏賈政道犯官仰蒙聖恩不加大罪又蒙將家產給還實在捫心惶愧願將祖宗遺受重祿積餘置產一併交官北靜王道主上仁慈待下明慎用刑賞罰無差如今既蒙莫大深恩給還財產你又何必多此一奏衆官也說不必賈政便謝了恩叩謝了王爺出來恐賈母不放心急忙赶回上下

男女人等不知傳進賈政是何吉凶都在外頭打聽一見賈政回家都畧畧的放心也不敢問只見賈政忙忙的走到賈母跟前將蒙聖恩寬免的事細細告訴了一遍賈母雖則放心只是兩個世職革去賈赦又往台站效力賈珍又往海疆不免又悲傷起來邢夫人尤氏聽見這話更哭起來賈政便道老太太放心大哥雖則台站效力也是為國家辦事不致受苦只要辦得妥當就可復職珍兒正是年輕很該出力若不是這樣便是祖父的餘德亦不能久享說了些寬慰的話賈母素來本不大喜歡賈赦那邊東府賈珍究竟隔了一層只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止邢夫人想着家產一空丈夫年老遠出膝下雖有璉兒又

是素來順他二叔的如今都靠着二叔他兩口子自然更順着那邊去了獨我一人孤苦伶仃怎麼好那尤氏本來獨掌寧府的家計除了賈珍也算是惟他爲尊又與賈珍夫妻相和如今犯事還出家財抄盡依住榮府雖則老太太疼愛終是依人門下又兼帶着佩鳳偕鸞那蓉兒夫婦也還不能興家立業又想起二妹妹三妹妹都是璉二爺鬧的如今他們倒安然無事依舊夫妻完聚只剩我們幾個怎麼度日想到這裏痛哭起來賈母不忍便問賈政道你大哥和珍兒現已定案可能回家蓉兒既沒他的事也該放出來了賈政道若在定例呢大哥是不能回家的我已托人徇個私情叫我大哥同著侄兒回家好置辦

行裝衙門內業已應了想來蓉兒同着他爺爺父親一起出來只請老太太放心兒子辦去賈母又道我這几年老的不成人了總沒有問過家事如今東府裏是抄了去了房子入官不用說你大哥那邊璉兒那裡也都抄了咱們西府裏的銀庫和東省地土你知道還剩了多少他兩個起身也得給他們几千銀子纔好賈政正是沒法聽見賈母一問心想着若是說明又恐老太太着急若不說明不用說將來只現在怎樣辦法呢想畢便回道若老太太不問兒子也不敢說如今老太太既問到這裡現在璉兒也在這裡昨日兒子已查了舊庫的銀子早已虛空不但用盡外頭還有虧空現今大哥這件事若不花銀托人

雖說主上寬恩只怕他們爺兒兩個也不大好就是這項銀子尚無打筭東省的地畝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兒了一時也弄不過來只好儘所有蒙聖恩沒有動的衣服首飾折變了給大哥和珍兒作盤費罷了過日的事只可再打筭賈母聽了又急的眼淚直淌說道怎麽着咱們家到了這個田地了麽我雖沒有經過我想起我家向日比這裡還强十倍也是擺了几年虛架子沒有出這樣事已經塌下來了不消一二年就完了據你說起來咱們竟一兩年就不能支了賈政道若是這兩個世俸不動外頭還有些挪移如今無可指稱誰肯接濟說着也淚流滿面想起親戚來用過我們的如今都窮了沒有用過我們

的又不肯照應昨日兒子也沒有細查只看了家下的人丁冊子別說上頭的錢一無所出那底下的人也養不起許多賈母正在憂慮只見賈赦賈珍賈蓉一齊進來給賈母請安賈母看這般光景一隻手拉着賈赦一隻手拉着賈珍便大哭起來他兩人臉上羞慚又見賈母哭泣都跪在地下哭着說道兒孫們不長進將祖上功勳丟了又累老太太傷心兒孫們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了滿屋中人看這光景又一齊大哭起來賈政只得勸解倒先要打算他兩個的使用大約在家只可住得一兩日遲則人家就不依了老太太含悲忍淚的說道你兩個且各自同你們媳婦們說說話兒去罷又吩咐賈政道這件事是不能

久待的想來外面挪移恐不中用那時候了欽限怎麼好只好我替你們打筭罷了就是家中如此亂糟糟的也不是常法兒一面說着便叫鴛鴦吩咐去了這裡賈赦等出來又與賈政哭泣了一會都不免將從前任性過後懊悔如今分離的話說了一會各自夫妻們那邊悲傷去了賈赦年老倒還撂的下獨有賈珍與尤氏怎忍分離賈璉賈蓉兩個也只有拉着父親啼哭雖說是比軍流減等究竟生離死別這也是事到如此只得大家硬着心腸過去却說賈母叫邢王二夫人同着鴛鴦等開箱倒籠將做媳婦到如今積儹的東西都拿出來又叫賈赦賈政賈珍等一一的分派給賈赦三千兩說這裡現有的銀子你拿

二千兩去做你的盤費使用留一千給大太太另用這三千給珍兒你只許拿一千去留下二千給你媳婦收着仍舊各自過日子房子還是一處住飯食各自吃罷四丫頭將來的親事還是我的事只可憐鳳丫頭操了一輩子心如今弄的精光也給他三千兩叫他自已收着不許叫璉兒用如今他還病的神昏氣短叫平兒來拿去這是你祖父留下的衣裳還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飾如今我也用不着了男的呢叫大老爺珍兒璉兒蓉兒拿去分了女的呢叫大太太珍兒媳婦鳳丫頭拿了分去這五百兩銀子交給璉兒明年將林丫頭的棺材送回南去分派定了又叫賈政道你說外頭還該着賬呢這是少不得的你

叫拿這金子變賣償還這是他們鬧掉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兒子我並不偏向寶玉已經成了家我下剩的這些金銀東西大約還值幾千銀子這是都給寶玉的了珠兒媳婦向來孝順我蘭兒也好我也分給他們些這就是我的事情完了賈政等見母親如此明斷分晰俱跪下哭着說老太太這麽大年紀兒孫們沒點孝順承受老祖宗這樣恩典叫兒孫們更無地自容了賈母道別瞎說了要不鬧出這個亂兒來我還收着呢只是現在家人太多只有二老爺當差留幾個人就彀了你就吩咐管事的將人叫齊了分派妥當各家有人就罷了譬如那時都抄了怎麽樣呢我們裡頭的也要叫人分派該配人的配人賞去

的賞去如今雖說這房子不入官你到底把這園子交了纔是呢那些地畝還交璉兒清理該賣的賣留的留再不可支架子做空頭我索性說了罷江南甄家還有幾兩銀子大太太那裡收着該叫人就送去罷倘或再有點事兒出來可不是他們躲過了風暴又遭了雨了麽賈政本是不知當家立計的人一聽賈母的話一一領命心想老太太實在真真是理家的人都是我們這些不長進的鬧壞了賈政見賈母勞乏求着老太太歇歇養神賈母又道我所剩的東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結果我的使用下剩的都給伏侍我的丫頭賈政等聽到這裡更加傷感大家跪下請老太太寬懷只願兒子們托老太太的福過了

些時都邀了恩眷那時兢兢業業的治起家來以贖前愆奉養老太太到一百歲賈母道但願這樣纔好我死了也好見祖宗你們別打諒我是享得富貴受不得貧窮的人哪不過這幾年看着你們轟轟烈烈我樂得都不管說說笑笑養身子罷了那知道家運一敗直到這樣若說外頭好看裡頭空虛是我早知道的了只是居移氣養移體一時下不了臺就是了如今借此正好收歛守住這個門頭兒不然叫人笑話你還不知只打諒我知道窮了就着急的要死我心裡是想着祖宗莫大的功勳無一日不指望你們比祖宗還強能殼守住也罷了誰知他們爺兒兩個做些什麼勾當賈母正自長篇大論的說只見豐兒

慌慌張張的跑來回王夫人道今早我們奶奶聽見外頭的事哭了一塲如今氣都接不上了平兒叫我來回太太豐兒沒有說完賈母聽見便問到底怎麼樣王夫人便代回道如今說是不大好賈母起身道嗳這些冤家竟要磨死我了說着叫人扶着要親自看去賈政急忙攔住勸道老太太傷了好一會子心又分派了好些事這會子該歇歇兒了就是孫子媳婦有什麼事叫媳婦瞧去就是了何必老太太親身過去呢倘或再傷感起來老太太身上要有一點兒不好叫做兒子的怎麼處呢賈母道你們各自出去等一會子再進來我還有話說賈政不敢多言只得出來料理兒姪起身的事又叫賈璉挑人跟去這裡

賈母纔叫鴛鴦等派人拿了給鳳姐的東西跟着過來鳳姐正在氣厥平兒哭的眼腫腮紅聽見賈母帶着王夫人等過來疾忙出來迎接賈母便問這會子怎麼樣了平兒恐驚了賈母便說這會子好些兒說着跟了賈母等進來赶忙先走過去輕輕的揭開帳子鳳姐開眼瞧著只見賈母進來滿心慚愧先前原打諒賈母等惱他不疼他了是死活由他的不料賈母親自來瞧心裡一寬覺那擁塞的氣略鬆動些便要扎挣坐起賈母叫平兒按着不用動你好些麼鳳姐含淚道我好些了只是從小兒過来老太太太太怎麼樣疼我那知我福氣薄叫神鬼支使的失魂落魄不能殼在老太太太太跟前盡點兒孝心討個好見還這樣把我當人叫我幫著料理家務被我鬧的七顛八倒我還有什麼臉見老太太太太呢今日老太太太太親自過來我更擔不起了恐怕該活三天的又折了兩天去了說著悲咽賈母道那些事原是外頭鬧起來的與你什麼相干就是你的東西被人拿去這也算不了什麼呀我帶了好些東西給你你瞧瞧說著叫人拿上來給他瞧瞧鳳姐本是貪得無厭的人如今被抄淨盡自然愁苦又恐人埋怨正是幾不欲生的時候今見賈母仍舊疼他王夫人也不嗔怪過來安慰他又想賈璉無事心下安放好些便在枕上與賈母磕頭說道請老太太放心若是我的病托着老太太的福好了我情願自已當個粗使的丫

頭盡心竭力的伏侍老太太太太罷賈母聽他說的傷心不免
掉下淚來寶玉是從來沒有經過這大風浪的心下只知安樂
不知憂患的人如今碰來碰去都是哭泣的事所以他竟比傻
子尤甚見人哭他就哭鳳姐看見衆人憂悶反倒勉强說幾句
寬慰賈母的話求着請老太太太太回去我略好些過來磕頭
說着將頭仰起賈母叫平兒好生服侍短什麽到我那裡要去
說着帶了王夫人將要回到自己房中只聽見兩三處哭聲賈
母聽着實在不忍便叫王夫人散去叫寶玉去見你大爺大哥
送一送就回來自己躺在榻上下淚幸喜鴛鴦等能用百樣言
語勸解賈母暫且安歇不言賈赦等分離悲痛那些跟去的人

誰是願意的不免心中抱怨叫苦連天正是生離果勝死別看
者比受者更加傷心好好的一個榮國府鬧到人嚎鬼哭賈政
最循規矩在倫常上也講究的執手分別後自己先騎馬赶至
城外舉酒送行又叮嚀了好些國家軫恤勳臣力圖報稱的話
賈赦等揮淚分頭而別賈政帶了寶玉回家未及進門只見門
上有好些人在那裡亂嚷說今日旨意將榮國公世職着賈政
承襲那些人在那裡要喜錢門上人和他們分爭說是本來的
世職我們本家襲了有什麽喜報那些人說道那世職的榮耀
比任什麽還難得你們大老爺鬧掉了想要這個再不能的了
如今聖人的恩典比天還大又賞給二老爺了這是千載難逢

的怎麼不給喜錢正鬧著賈政回家門上回了雖則喜歡究竟是哥哥犯事所致反覺感極涕零赶著進內告訴賈母賈母自然喜歡拉着說了些勤黽報恩的話王夫人正恐賈母傷心過來安慰聽得世職復還也是歡喜獨有邢夫人尤氏心下悲苦只不好露出來且說外面這些趨炎奉勢的親戚朋友先前賈宅有事都遠避不來今兒賈政襲職知聖眷尚好大家都來賀喜那知賈政純厚性成因他襲哥哥的職心內反生煩惱只知感激天恩于第二日進內謝恩到底將賞還府第園子備摺奏請入官內廷降旨不必賈政纔得放心回家已後循分供職但是家計蕭條入不敷出賈政又不能在外應酬家人們見賈政

忠厚鳳姐抱病不能理家賈璉的虧空一日重似一日難免典房賣地府內家人几個有錢的怕賈璉纏擾都裝窮躲事甚至告假不來各自另尋門路獨有一個包勇雖是新投到此恰遇榮府壞事他倒有些真心辦事見那些人欺瞞主子便時常不忿奈他是個新來乍到的人一句話也揷不上他便生氣每日吃了就睡衆人嫌他不肯隨和便在賈政前說他終日貪杯生事並不當差賈政道隨他去罷原是甄府荐來不好意思橫豎家內添這一個人吃飯雖說窮也不在他一人身上並不叫驅逐衆人又在賈璉跟前說他怎麼樣不好賈璉此時也不敢自作威福只得由他忽一日包勇奈不過吃了幾杯酒在榮府街

上閙逛見有兩個人說話那人說道你瞧這麼個大府前兒抄
了家不知如今怎麼樣了那人道他家怎麼能敗聽見說裡頭
有位娘娘是他家的姑娘雖是死了到底有根基的况且我常
見他們來往的都是王公侯伯那裡沒有照應就是現在的府
尹前任的兵部是他們的一家兒難道有這些人還護庇不來
麼那人道你白住在這裡別人猶可獨是那個賈大人更了不
得我常見他在兩府來往前兒御史雖參了主子還叫府尹查
明實蹟再辦你說他怎麼樣他本沾過兩府的好處怕人說他
廻護一家兒他倒狠狠的踢了一腳所以兩府裡纔到底抄了
你說如今的世情還了得嗎兩人無心說閒話豈知旁邊有人

跟着聽的明白包勇心下暗想天下有這樣人但不知是我們
老爺的什麼人我若見了他便打他一個死闖出事來我承當
去那包勇正在酒後胡思亂想忽聽那邊喝道而來包勇遠遠
跕着只見那兩人輕輕的說道這來的就是那個賈大人了包
勇聽了心裡懷恨趁着酒興便大聲說道沒良心的男女怎麼
忘了我們賈家的恩了雨村在轎內聽得一個賈字便留神觀
看見是一個醉漢也不理會過去了那包勇醉着不知好歹便
得意洋洋回到府中問起同伴知是方纔見的那位大人是這
府裡提拔起來的他不念舊恩反來踢弄偺們家裡見了他罵
他几句他竟不敢答言那榮府的人本嫌包勇只是主人不計

較他如今他又在外頭惹禍正好趁著賈政無事便將包勇喝酒鬧事的話回了賈政賈政此時正怕風波聽見家人回稟便一時生氣叫進包勇來數罵了几句也不好深沉責罰他便派去看園不許他在外行走那包勇本是個直爽的脾氣投了主子他便赤心護主那知賈政反倒聽了別人的話罵他他也不敢再辯只得收拾行李往園中看守澆灌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七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八回

强歡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却説賈政先前曾將房産並大觀園奏請入官內廷不收又無人居住只好封鎖因園子接連尤氏惜春住宅太覺曠闊無人遂將包勇罰看荒園此時賈政理家奉了賈母之命將人口漸次减少諸凡省儉尚且不能支持幸喜鳳姐是賈母心愛的人王夫人等雖不大喜歡若説治家辦事尚能出力所以內事仍交鳳姐辦理但近來因被抄以後諸事運用不來也是每形拮据那些房頭上下人等原是寬裕慣了的如今較往日十去其七怎能周到不免怨言不絶鳳姐也不敢推辭在賈母前扶病

承歡過了些時賈赦賈珍各到當差地方恃有用度暫且自安寫書回家都言安逸家中不必掛念於是賈母放心邢夫人尤氏也略略寬懷一日史湘雲出嫁回門來賈母這邊請安賈母提起他女婿甚好史湘雲也將那裡家中平安的話説了請老太太放心又提起黛玉去世不免大家落淚賈母又想起迎春苦楚越覺悲傷起來史湘雲勸解一回又到各家請安問好畢仍到賈母房中安歇言及薛家這樣人家被薛大哥鬧的家破人亡今年雖是緩决人犯明年不知可能减等賈母道你還不知道呢昨兒蟠兒媳婦死的不明白幾乎又鬧出一場事來還幸虧老佛爺有眼叫他帶來的丫頭自巳供出來了那夏奶奶

没的鬧了自家擱住相驗你姨媽這裡纔將皮裏肉的打發出去了如今守着蝌兒過日子這孩子却有良心他說哥哥在監裡尚没完事不肯娶親你邢妹妹在大太太那邊也就很苦琴姑娘爲他公公死了還没滿服梅家尚未娶去你說說真真是六親同運薛家是這麼着二太太的娘家大舅太爺一死鳳丫頭的哥哥也不成人那二舅太爺是個小氣的又是官項不清也是打饑荒甄家自從抄家已後别無信息湘雲道三姐姐去了曾有書字回來麼賈母道自從出了嫁二老爺回来說你三姐姐在海疆很好只是没有書信我也是日夜惦記爲我們家連連的出些不好事所以我也顧不來如今四丫頭也没有給

他提親環兒呢誰有功夫提起他来如今我們家的日子比你從前在這裡的時候更苦了只可憐你寶姐姐自過了門没過一天舒服日子你二哥哥還是那麼瘋瘋顛顛這怎麼好呢湘雲道我從小兒在這裡長大的這裡那些人的脾氣我都知道的這一回來了竟都改了樣子了我打諒我隔了好些時没來他們生踈我我細想起來竟不是的就是見了我瞧他們的意思原要像先一樣的熱鬧不知道怎麼說說就傷起心来了所以我坐了坐兒就到老太太這裡來了賈母道如今的日子在我也罷了他們年輕輕兒的人還了得我正要想個法兒叫他們還熱鬧一天纔好只是打不起這個精神來湘雲道我想起

來了寶姐姐不是後兒的生日嗎我多住一天給他拜個壽大家熱鬧一天不知老太太怎麼樣賈母道我真正氣糊塗了你不提我竟忘了後日可不是他的生日嗎我明日拿出錢來給他辦個生日他沒有定親的時候倒做過好幾次如今過了門倒沒有做寶玉這孩子頭裡狠伶俐狠淘氣如今因為家裡的事不好把這孩子越發弄的話都沒有了倒是珠兒媳婦還好他有的時候是這麼着沒的時候他也是這麼着帶着蘭兒靜靜兒的過日子倒難為他湘雲道別人還不離獨有璉二嫂子連模樣兒都改了說話也不伶俐了明日等我來引逗他們看他們怎麼樣但只他們嘴裡不說心裡要抱怨我說我有了剛

說到這裡却把個臉飛紅了賈母會意道這怕什麼當初姊妹們都是在一處樂慣了的說說笑笑再別留這些心大凡一個人有也罷沒也罷總要受得富貴耐得貧賤纔好呢你寶姐姐生來是個大方的人頭裡他家這樣好他也一點兒不驕傲後來他家壞了事他也是舒舒坦坦的如今在我家裡寶玉待他好他也是那樣安頓一時待他不好也不見他有什麼煩惱我看這孩子倒是個有福的你林姐姐他就最小性兒又多心所以到底兒不長命的鳳丫頭也見過些事很不該畧見些風波就改了樣子他若這樣沒見識也就是小器了後兒寶丫頭的生日我另拿出銀子來熱熱鬧鬧的給他做個生日也叫他喜

歡這麼一天湘雲答應道老太太說的狠是索性把那些姐妹們都請了來大家敘一敘賈母道自然要請的一時高興遂叫鴛鴦拿出一百銀子來交給外頭叫他明日起預備兩天的酒飯鴛鴦領命叫婆子交了出去一宿無話次日傳話出去打發人去接迎春又請了薛姨媽寶琴叫帶了香菱來又請李嬸娘不多半日李紋李綺都來了寶釵本不知道聽見老太太的丫頭來請說薛姨太太來了請二奶奶過去呢寶釵心裡喜歡便是隨身衣服過去要見他母親只見他妹子寶琴並香菱都在這裡又見李嬸娘等人也都來了心想那些人必是知道我們家的事情完了所以來問候的便去問了李嬸娘好見了賈母

然後與他母親說了幾句話和李家姐妹們問好湘雲在旁說道太太們請都坐下讓我們姐妹們給姐姐拜壽寶釵聽了倒呆了一呆回來一想可不是明日是我的生日嗎便說姐妹們過來瞧老太太是該的若說為我的生日是斷斷不敢的正推讓著寶玉也來請薛姨媽李嬸娘的安聽見寶釵自己推讓他心裡本早打算過寶釵生日因家中鬧得七顛八倒也不敢在賈母處提起今見湘雲等眾人要拜壽便喜歡道明日纔是生日我正要告訴老太太來湘雲笑道扯臊老太太還等你告訴你打諒這些人為什麼來是老太太請的寶釵聽了心下未信只聽賈母合他母親道可憐寶丫頭做了一年新媳婦家裡接

二連三的有事總沒有給他做過生日今日我給他做個生日請姨太太太太們來大家說說話兒薛姨媽道老太太這些時心裡纔安他小八兒家還沒有孝敬老太太倒要老太太操心湘雲道老太太最疼的孫子是二哥哥難道二嫂子就不疼了麽況且寶姐姐也配老太太給他做生日寶釵低頭不語寶玉心裡想道我只說史妹妹出了閣必換了一個人了我所以不敢親近他他也不來理我如今聽他的話竟和先前是一樣的爲什麽我們那個過了門更覺的靦腆了話都說不出來了呢正想着小丫頭進來說二姑奶奶回來了隨後李紈鳳姐都進來大家廝見一番迎春提起他父親出門說本要趕來見見只

是他攔着不許來說是偺們家正是晦氣時候不要沾染在身上我扭不過沒有來直哭了兩三天鳳姐道今兒爲什麽肯放你回來迎春道他又說偺們家二老爺又襲了職還可以走走不妨事的所以纔放我來說着又哭起來賈母道我原爲悶的慌今日接你們來給孫子媳婦過生日說說笑笑解個悶兒你們又提起這些煩事來又招起我的煩惱來了迎春等都不敢作聲了鳳姐雖勉强說了幾句有興的話終不似先前爽利招人發笑賈母心裡要寶釵喜歡故意的慪鳳姐兒說話鳳姐也知賈母之意便竭力張羅說道今兒老太太喜歡些了你看這些人好幾時沒有聚在一處今兒齊全說著回過頭去看見婆

婆尤氏不在這裡又縮住了口賈母爲著齊全兩字也想邢夫人等叫人請去邢夫人尤氏惜春等聽見老太太叫不敢不來心內也十分不愿意想着家業零敗偏又高興給寶釵做生日到底老太太偏心便來了也是無精打彩的賈母問起岫烟來邢夫人假說病着不來賈母會意知薛姨媽在這裡有些不便也不提了一時擺下菓酒賈母說也不送到外頭今日只許偺們娘兒們樂一樂寶玉雖然娶過親的人因賈母疼愛仍在裡頭打混但不與湘雲寶琴等同席便在賈母身旁設着一個坐兒他替寶釵輪流敬酒賈母道如今且坐下大家喝酒到挨晚上再到各處行禮去若如今行起禮來大家又鬧規矩把我的興頭打回去就沒趣了寶釵便依言坐下賈母又向眾人道偺們今兒索性灑脫些各留一兩個人伺候我叫鴛鴦帶了彩雲鶯兒襲人平兒等在後間去也喝一鍾酒鴛鴦等說我們還沒有給二奶奶磕頭怎麽就好喝酒去呢賈母道我說了你們只管去用的着你們再來鴛鴦等去了這裡賈母纔讓薛姨媽等喝酒見他們都不是往常的樣子賈母着急道你們到底是怎麽着大家高興些纔好湘雲道我們又吃又喝還要怎麽着呢鳳姐道他們小的時候都高興如今礙着臉不敢混說所以老太太瞧着冷淨了寶玉輕輕的告訴賈母道話是沒有什麽說的再說就說到不好的上頭去了不如老太太出個主意叫他

們行個令兒罷賈母側着耳朵聽了笑道若是行令又得叫鴛鴦去寶玉聽了不待再說就出席到後間去找鴛鴦說老太太要行令叫姐姐去呢鴛鴦道小爺讓我們舒舒服服的喝一鍾罷何苦來又來攪什麼寶玉道當真老太太說的叫你去呢與我什麼相干鴛鴦沒法說道你們只管喝我去了就來便到賈母那邊老太太道你來了麽這裡要行令呢鴛鴦道聽見寶二爺說老太太叫我纔來的不知老太太要行什麼令兒賈母道那文的怪悶的慌武的又不好你倒是想個新鮮頑意兒纔好鴛鴦想了想道如今姨太太有了年紀不肯費心倒不如拿出令盆骰子來大家擲個曲牌名兒賭輸贏酒罷賈母道這也使

得便命人取骰盆放在案上鴛鴦說如今用四個骰子擲去擲不出名兒來的罰一盃擲出名兒來每人喝酒的盃數兒擲出來再定眾人聽了道這是容易的我們都隨着鴛鴦便打點兒眾人叫鴛鴦喝了一盃就在他身上數起恰是薛姨媽先擲薛姨媽便擲了一下却是四個么鴛鴦道這是有名的叫做商山四皓有年紀的喝一盃于是賈母李嬸娘邢王兩夫人都該喝賈母舉酒要喝鴛鴦道這是姨太太擲的還該姨太太說個曲牌名兒下家接一句千家詩說不出來的罰一盃薛姨媽道你又來算計我了我那裡說的上來賈母道不說到底寂寞還是說一句的好下家兒就是我了若說不出來我陪姨太太喝一

鍾就是了薛姨媽便道我說個臨老入花叢賈母點點頭兒道將謂偷閒學少年說完骰盆過到李紋便擲了兩個四兩個二鴛鴦說也有名兒了這叫劉阮入天台李紋便接着說了個二士入桃源下手兒便是李紈說道尋得桃花好避秦大家又喝了一口骰盆又過到賈母跟前便擲了兩個二兩個三賈母道這要喝酒了鴛鴦道有名兒的這是江燕引雛衆人都該喝一盃鳳姐道雛是雛倒飛了好些了衆人瞅了他一眼鳳姐便不言語賈母道我說什麼呢公領孫罷下手是李綺便說道閒看兒童捉柳花衆人都說好寶玉巴不得要說只是令盆輪不到正想着恰好到了跟前便擲了一個二兩個三一個么便說道

這是什麼鴛鴦笑道這是個臭先喝一鍾再擲罷寶玉只得喝了又擲這一擲擲了兩個三兩個四鴛鴦道有了這叫做張敞畫眉寶玉知道是打趣他寶釵的臉也飛紅了鳳姐不大懂得還說二兄弟快說了再找下家兒是誰寶玉難說自認罰了罷我也沒下家兒過了令盆輪到李紈便擲了一下鴛鴦道大奶奶擲的是十二金釵寶玉聽了赶到李紈身傍看時只見紅綠對開便說這一個好看的狠忽然想起十二釵的夢來便呆呆的退到自己座上心裡想這十二釵說是金陵的怎麼我家這些人如今七大八小的就剩了這幾個復又看看湘雲寶釵雖說都在只是不見了黛玉一時按捺不住眼淚便要下來恐人看

見便說身上燥的狠脫脫衣裳去掛了籌出席去了史湘雲看見寶玉這般光景打諒寶玉擲不出好的來被別人擲了去心裡不喜歡纔去的又嫌那個令兒沒趣便有些煩只見李紈道我不說了席間的人也不齊不如罰我一盃賈母道這個令兒也不熱鬧不如蠲了罷讓鴛鴦擲一下看擲出個什麼來小丫頭便把令盆放在鴛鴦跟前鴛鴦依命便擲了兩個二一個五那一個骰子在盆裡只管轉鴛鴦叫道不要五那骰子单單轉出一個五來鴛鴦道了不得我輸了賈母道這是不算什麼的嗎鴛鴦道名兒倒有只是我說不上曲牌名來賈母道你說名兒我給你謅鴛鴦道這是浪掃浮萍賈母道這也不難我替你

說個秋魚入菱窠鴛鴦下手的就是湘雲便道白萍吟盡楚江秋衆人都道這句狠確賈母道這令完了偺們喝兩盃吃飯罷回頭一看見寶玉還沒進来便問道寶玉那裡去了還不來鴛鴦道換衣裳去了賈母道誰跟了去的那鶯兒便上來回道我看見二爺出去我叫襲人姐姐跟了去了賈母王夫人纔放心等了一回王夫人叫人去找小丫頭到了新房子裡只見五兒在那裡揷蠟小丫頭便問寶二爺那裡去了五兒道在老太太那邊喝酒呢小丫頭道我打老太太那裡來太太叫我來找豈有在那裡倒叫我來找的呢五兒道這就不知道了你到別處找去罷小丫頭沒法只得回來遇見秋紋問道你見二爺那裡

去了秋紋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吃飯這會子那裡去了呢你快去回老太太太太不必說不在家只說喝了酒不大受用不吃飯了略躺一躺再來請老太太太太們吃飯罷小丫頭依言回去告訴珍珠珍珠回了賈母賈母道他本來吃不多不吃也罷了叫他歇歇罷告訴他今兒不必過來有他媳婦在這裡就是了珍珠便向小丫頭道你聽見了小丫頭答應着不便說明只得在別處轉了一轉說告訴了衆人也不理會吃畢飯大家散坐閒話不題且說寶玉一時傷心走出來正無主意只見襲人赶來問是怎麼了寶玉道不怎麼只是心裡怪煩的要不趁他們喝酒偺們兩個到珍大奶奶那裡逛逛去襲人道珍大奶

奶在這裡去找誰寶玉道不找誰瞧瞧他既在這裡住的房屋怎麼樣襲人只得跟着一面走一面說走到尤氏那邊又一個小門兒半開半掩寶玉也不進去只見看園門的兩個婆子坐在門檻上說話兒寶玉問道這小門兒開着麽婆子道天天不開今兒有人出來說今日預備老太太要用園裡的菓子纔開着門等着呢寶玉便慢慢的走到那邊果見腰門半開寶玉纔要進去襲人忙拉住道不用去園裡不干淨常沒有人去別再撞見什麽寶玉仗着酒氣說道我不怕那些襲人苦苦的拉住不容他去婆子們上來說道如今這園子安靜的了自從那日道士拿了妖去我們摘花兒打菓子一個人常走的二爺要去

偺們都跟着有這些人怕什麼寶玉喜歡襲人也不便相强只得跟著寶玉進得園來只見滿目凄凉那些花木枯萎更有幾處亭館彩色久經剝落遠遠望見一叢翠竹倒還茂盛寶玉一想說我自病時出園住在後邊一連幾個月不准我到這裡瞬息荒凉你看獨有那幾杆翠竹菁葱這不是瀟湘館麼襲人道你幾個月沒來連方向兒都忘了偺們只管說話兒不覺將怡紅院走過了回頭用手指着道這纔是瀟湘館呢寶玉順着襲人的手一瞧道可不是過了嗎偺們回去瞧瞧襲人道天晚了老太太必是等着吃飯該回去了寶玉不言找着舊路竟往前走你道寶玉雖離了大觀園將及一載豈遂忘了路徑只因襲

人怕他見了瀟湘館想起黛玉又要傷心所以要用言混過後來見寶玉只望裡走又怕他招了邪氣所以哄着他只說已經走過了那裡知道寶玉的心全在瀟湘館上此時寶玉往前急走襲人只得赶上見他站着似有所見如有所聞便道你聽什麼寶玉道瀟湘館倒有人住麼襲人道大約沒有人罷寶玉道我明明聽見有人在內啼哭怎麼沒有人襲人道是你疑心素常你到這裡常聽見林姑娘傷心所以如今還是那樣寶玉不信還要聽去婆子們赶上說道二爺快回去罷天已晚了別處我們還敢走走這裡的路兒隱僻又聽見人說這裡打林姑娘死後常聽見有哭聲所以人都不敢走的寶玉襲人聽說都吃

了一驚寶玉道可不是說著便滴下淚來說林妹妹林妹妹好好兒的是我害了你了你別怨我只是父母作主並不是我負心愈說愈痛便大哭起來襲人正在沒法只見秋紋帶着些人赶來對襲人道你好大胆子怎麽和二爺到這裡來老太太太急的打發人各處都找到了剛纔腰門上有人說是你和二爺到這裡來了唬的老太太太太們了不得罵着我叫我帶人赶來還不快回去呢寶玉猶自痛哭襲人也不顧他哭兩個人拉著就走一面替他拭眼淚告訴他老太太着急寶玉沒法只得回來襲人知老太太不放心將寶玉仍送到賈母那邊衆人都等着未散賈母便說襲人我素常因你明白纔把寶玉交給

你怎麽今日帶他園裡去他的病纔好倘或撞着什麽又鬧起來那可怎麽好襲人也不敢分辨只得低頭不語寶釵看寶玉顏色不好心裡着實的吃驚倒還是寶玉恐襲人受委屈說道青天白日怕什麽我因為好些時沒到園裡逛逛今兒趁着酒興走走那裡就撞着什麽了呢鳳姐在園裡吃過大虧的聽到那裡寒毛直豎說寶兄弟膽子忒大了湘雲道不是胆大倒是心實不知是會芙蓉神去了還是尋什麽仙去了寶玉聽著也不答言獨有王夫人急的一言不發賈母問道你到園裡沒有唬著呀不用說了已後要逛到底多帶幾個人纔好不是你鬧的大家早散了去能好好的睡一夜明兒一早過來我要找補

叫你們再樂一天呢別爲他又鬧出什麽原故來衆人聽說遂辭了賈母出來薛姨媽便到王夫人那裡住下史湘雲仍在賈母房中迎春便往惜春那裡去了餘者各自回去不題獨有寶玉回到房中噯聲嘆氣寶釵明知其故也不理他只是怕他憂悶勾出舊病來便進裡間叫襲人來細問他寶玉到園怎麽樣的光景未知襲人怎生回說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八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話說寶釵叫襲人問出原故恐寶玉悲傷成疾便將黛玉臨死的話與襲人假作閒談說是人在世上有意有情到了死後各自幹各自的去了並不是生前那樣的人死後還是那樣活人雖有痴心死的竟不知道况且林姑娘既說仙去他看凡人是個不堪的濁物那裡還肯混在世上只是人自己疑心所以招出些邪魔外祟來纏擾寶釵雖是與襲人說話原說給寶玉聽的襲人會意也說是沒有的事若說林姑娘的魂靈兒還在園裡我們也算相好怎麼沒有夢見過一次寶玉在外面聽着細

細的想道果然也奇我知道林妹妹死了那一日不想幾遍怎麼從沒夢見想必他到天上去了瞧我這凡夫俗子不能交通神明所以夢都沒有一個兒我如今就在外間睡或者我從園裡同來他知道我的心肯與我夢裡一見我必要問他實在那裡去了我也時常祭奠若是果然不理我這濁物竟無一夢我便也不想他了主意已定便說我今夜就在外間睡你們也不用管我寶釵也不強他只說你不用胡思亂想你沒瞧見太太因你園裡去了急的話都說不出來你這會子還不保養身子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又說我們不用心寶玉道白這麼說罷咧我坐一會子就進來你也乏了先睡罷寶釵料他必進來的假

意說道我睡了叫襲姑娘伺候你罷寶玉聽了正合機宜等寶釵睡下他便叫襲人麝月另鋪設下一付被褥常叫人進來瞧二奶奶睡着了沒有寶釵故意裝睡也是一夜不寧那寶玉只當寶釵睡着便與襲人道你們各自睡罷我又不傷感你若不信你就伏侍我睡了再進去只要不驚動我就是了襲人果然伏侍他睡下預備下了茶水關好了門進裡間去照應了一回各自假寐等着寶玉若有動靜再出來寶玉見襲人進去了便將坐更的兩個婆子支到外頭他輕輕的坐起來暗暗的祝贊了幾句方纔睡下起初再睡不著已後把心一靜誰知竟睡着了却倒一夜安眠直到天亮方纔醒來拭了拭眼坐着想了一

回並無有夢便嘆口氣道正是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寶釵反是一夜沒有睡着聽見寶玉在外邊念這兩句便接口道這話你說莽撞了若林妹妹在時又該生氣了寶玉聽了自覺不好意思只得起來搭訕着進裡間來說我原要進來不知怎麼一個盹兒就打着了寶釵道你進來不進來與我什麼相干襲人也本沒有睡聽見他們兩個說話即忙上來倒茶只見老太太那邊打發小丫頭來問寶二爺昨夜睡的安頓麼若安頓早早的同二奶奶梳洗了就過去襲人道你去回老太太說寶玉昨夜狠安頓回來就過來小丫頭去了寶釵連忙梳洗了鶯兒襲人等跟著先到賈母那裡行了禮便到王夫人那

邊起至鳳姐都讓過了仍到賈母處見他母親也過來了大家問起寶玉晚上好麽寶釵便說回去就睡了沒有什麽衆人放心又說些閒話只見小丫頭進來說二姑奶奶要回去了聽見說孫姑爺那邊人來到大太太那裡說了些話大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邊說不必留了讓他去罷如今二姑奶奶在大太太那邊哭呢大約就過來辭老太太賈母衆人聽了心中好不自在都說二姑娘這麽一個人爲什麽命裡遭着這樣的人一輩子不能出頭這可怎麽好呢說著迎春進來淚痕滿面因是寶釵的好日子只得含着淚辭了衆人要回去賈母知道他的苦處也不便强留只說道你回去也罷了但只不用傷心碰着這

樣人也是沒法兒的過幾天我再打發人接你去罷迎春道老太太始終疼我如今也疼不來了可憐我沒有再來的時候兒了說着眼淚直流衆人都勸道這有什麽不能回來的呢比不得你三妹妹隔得遠要見面就難了賈母等想起探春不覺也大家落淚爲是寶釵的生日只得轉悲作喜說這也不難只要海疆平靜那邊親家調進京來就見的着了大家說可不是這麽着說着迎春只得含悲而別大家送了出來仍回賈母那裡從早至暮〻鬧了一天衆人見賈母勞乏各自散了獨有薛姨媽辭了賈母到寶釵那裡說道你哥哥是今年過了直要等到皇恩大赦的時候減了等纔好贖罪這幾年叫我孤苦伶仃

怎麼處我想要給你二哥哥完婚你想想好不好寶釵道媽媽是因爲大哥哥娶了親唬怕了的所以把二哥哥的事也疑惑起來據我說很該辦邢姑娘是媽媽知道的如今在這裡也很苦娶了去雖說咱們窮究竟比他傍人門戶好多著呢薛姨媽道你得便的時候就去回明老太太說我家沒人就要擇日子了寶釵道媽媽只管和二哥哥商量挑個好日子過來和老太太大太太說了娶過去就完了一宗事這裡大太太也巴不得娶了去纔好薛姨媽道今日聽見史姑娘也就回去了老太太心裡要留你妹妹在這裡住幾天所以他住下了我想他也是不定多早晚就走的人了你們姐妹們也多敘幾天話兒寶釵

道正是呢于是薛姨媽又坐了一坐出來辭了衆人回去了卻說寶玉晚間歸房因想昨夜黛玉竟不入夢或者他已經成仙所以不肯來見我這種濁人也是有的不然就是我的性兒太急了也未可知便想了個主意向寶釵說道我昨夜偶然在外頭睡著似乎比在屋裡睡的安穩些今日起來心裡也覺清淨我的意思還要在外頭睡兩夜只怕你們又來攔我寶釵聽了明知早晨他嘴裡念詩自然是爲黛玉的事了想來他那個獃性是不能勸的倒好叫他睡兩夜索性自已死了心也罷了況兼昨夜聽他睡的倒也安靜便道好沒來由你只管睡去我們攔你作什麼但只別胡思亂想的招出些邪魔外祟來寶玉笑

道誰想什麼襲人道依我勸二爺竟還是屋裡睡罷外邊一時照應不到著了凉倒不好寶玉未及答言寶釵却向襲人使了個眼色兒襲人會意道也罷叫個人跟着你罷夜裡好倒茶倒水的寶玉便笑道這麼說你就跟了我來襲人聽了倒沒意思起來登時飛紅了臉一聲也不言語寶釵素知襲人穩重便說道他是跟慣了我的還叫他跟着我罷叫麝月五兒照料着也罷了况且今日他跟着我鬧了一天也乏了該叫他歇歇了寶玉只得笑著出來寶釵因命麝月五兒給寶玉仍在外間鋪設了又囑咐兩個人醒睡些要茶要水都留點神兒兩個答應着出來看見寶玉端然坐在床上閉目合掌居然像個和尚一般

兩個也不敢言語只管瞅着他笑寶釵又命襲人出來照應襲人看見這般却也好笑便輕輕的叫道該睡了怎麼又打起坐來了寶玉睁開眼看見襲人便道你們只管睡罷我坐一坐就睡襲人道因爲你昨日那個光景鬧的二奶奶一夜沒睡你再這麼著成什麼事寶玉料著自已不睡都不肯睡便收拾睡下襲人又囑咐了麝月等幾句纔進去關門睡了這裡麝月五兒兩個人也收拾了被褥伺候寶玉睡著各自歇下那知寶玉要睡越睡不着見他兩個人在那裡打鋪忽然想起那年襲人不在家時晴雯麝月兩個人服事夜間麝月出去晴雯要唬他因爲沒穿衣服着了凉後來還是從這個病上死的想到這裡一

心移在晴雯身上去了忽又想起鳳姐說五兒給晴雯脫了個影兒因將想晴雯的心又移在五兒身上自巳假粧睡着偷偷兒的看那五兒越瞧越像晴雯不覺獃性復發聽了聽裡間巳無聲息知是睡了但不知麝月睡了沒有便故意呼了兩聲却不答應五兒聽見了寶玉叫人便問道二爺要什麼寶玉道我要漱漱口五兒見麝月已睡只得起來重新剪了燭花倒了一鍾茶來一手托着漱盂却因趕忙起來的身上只穿着一件桃紅綾子小袄兒鬆鬆的挽著一個鬢兒寶玉看時居然晴雯復生忽又想起晴雯說的早知擔了虛名也就打個正經主意了不覺獃獃的呆看也不接茶那五兒自從芳官去後也無心進

來了後來聽說鳳姐叫他進來伏侍寶玉竟比寶玉盼他進來的心還急不想進來以後見寶釵襲人一般尊貴穩重看著心裡實在敬慕又見寶玉瘋瘋傻傻不似先前的丰致又聽見王夫人爲女孩子們和寶玉頑笑都攆了所以把那女兒的柔情和素日的痴心一槩擱起怎奈這位獃爺今晚把他當作晴雯只管愛惜起來那五兒早已羞得兩頰紅潮又不敢大聲說話只得輕輕的說道二爺漱口啊寶玉笑着接了茶在手中也不知道漱了沒有便笑嘻嘻的問道你和晴雯姐姐好不是啊五兒聽了摸不着頭腦便道都是姐妹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寶玉又悄悄的問道晴雯病重了我看他去不是你也去了麼五兒

微微笑着點頭兒寶玉道你聽見他說什麽了沒有五兒搖着頭兒道沒有寶玉已經忘神把便五兒的手一拉五兒急的紅了臉心裡亂跳便悄悄說道二爺有什麽話只管說別拉拉扯扯的寶玉纔撒了手說道他和我說來着早知擔了個虛名也就打正經主意了你怎麽沒聽見麽五兒聽了這話明明是撩撥自已的意思又不敢怎麽樣便說道那是他自已沒臉這也是我們女孩兒家說得的嗎寶玉着急道你怎麽也是這麽個道學先生我看你長的和他一模一樣我纔肯和你說這個話你怎麽倒拿這些話遭場他此時五兒心中也不知寶玉是怎麽個意思便說道夜深了二爺睡罷別緊着坐着看凉着了剛

纔奶奶和襲人姐姐怎麽囑咐來寶玉道我不凉說到這裡忽然想起五兒沒穿着大衣裳就怕他也像晴雯着了凉便問道你爲什麽不穿上衣裳就過來五兒道爺叫的緊那裡有儘著穿衣裳的空兒要知道說這半天話兒時我也穿上了寶玉聽了連忙把自已蓋的一件月白綾子綿袄兒揭起來遞給五兒叫他披上五兒只不肯接說二爺蓋着罷我不凉我凉我有我的衣裳說著回到自已鋪邊拉了一件長袄披上又聽了聽麝月睡的正濃纔慢慢過來說二爺今晚不是要養神呢嗎寶玉笑道實告訴你罷什麽是養神我倒是要遇仙的意思五兒聽了越發動了疑心便問道遇什麽仙寶玉道你要知道這話長

着呢你挨着我來坐下我告訴你五兒紅了臉笑道你在那裡躺着我怎麽坐呢寳玉道這個何妨那一年冷天也是你晴雯姐姐和麝月姐姐頑我怕凍着他還把他攬在一個被窩兒裡呢這有什麽大凡一個人總別酸文假醋的纔好五兒聽了句句都是寳玉調戲之意那知這位獃爺那是實心實意的話五兒此時走開不好站着不好坐下不好倒沒了主意因拿眼一溜抿着嘴兒笑道你別混說了看人家聽見什麽意思怨不得人家說你專在女孩兒身上用工夫你自已放著二奶奶和襲人姐姐都是仙人兒是的只愛和別人混攪明兒再說這些話我回了二奶奶看你什麽臉見人正說着只聽外面咕咚一聲

把兩個人嚇了一跳裡間寳釵咳嗽了一聲寳玉聽見連忙掀嘴兒五兒也就忙忙的息了燈悄悄的躺下了原來寳釵襲人因昨夜不曾睡又兼日間勞乏了一天所以睡去都不曾聽見他們說話此時院中一响猛然驚醒聽了聽也無動靜寳玉此時躺在床上心裡疑惑莫非林妹妹來了聽見我和五兒說話故意嚇我們的翻來覆去胡思亂想五更以後纔朦朧睡去却說五兒被寳玉鬼混了半夜又兼寳釵咳嗽自已懷著鬼胎生怕寳釵聽見了也是思前想後一夜無眠次日一早起來見寳玉尚自昏昏睡著便輕輕兒的收拾了屋子那時麝月已醒便道你怎麽這麽早起來了你難道一夜沒睡嗎五兒聽這話又

似麝月知道了的光景便只是赸笑也不答言一時寶釵襲人也都起來開了門見寶玉尚睡却也納悶怎麽在外頭兩夜睡的倒這麽安穩呢及寶玉醒來見衆人都起來了自已連忙爬起揉着眼睛細想昨夜又不曾夢見可是仙凡路隔了慢慢的下了床又想昨夜五兒說的寶釵襲人都是天仙一般這話却也不錯便怔怔的瞅着寶釵寶釵見他發怔雖知他爲黛玉之事却也定不得夢不夢只是瞅的自已倒不好意思的便道你昨夜可遇見仙了麽寶玉聽了只道昨晚的話寶釵聽見了笑着勉强說道這是那裡的話那五兒聽了這一句越發心虛起來又不好說的只得且看寶釵的光景只見寶釵又笑着問五

兒道你聽見二爺睡夢裡和人說話來着麽寶玉聽了自已坐不住搭赸着走開了五兒把臉飛紅只得含糊道前半夜倒說了幾句我也没聽真什麽擔了虛名又什麽没打正經主意我也不懂勸着二爺睡了後來我也睡了不知二爺還說來着没有寶釵低頭一想這話明是爲黛玉了但儘着叫他在外頭恐怕心邪了招出些花妖柳怪來况兼他的舊病原在姐妹上情重祗好設法將他的心意挪移過來然後能免無事想到這裡不免面紅耳熱起來也就赸赸的進房梳洗去了且說賈母兩日高興畧吃多了些這晚有些不受用第二天便覺着胸口飽悶鴛鴦等要回賈政賈母不叫言語說我這兩日嘴饞些吃多

了點子我餓一頓就好了你們快別吵嚷於是鴛鴦等並沒有告訴人這日晚間寶玉回到自巳房裏見寶釵自賈母王夫人處纔請了晚安回來寶玉想著早起之事未免赧顏抱慚寶釵看他這樣的也曉得是没意思的光景因想着他是個痴情人要治他的這個病少不得仍以痴情治之想了想便問寶玉道你今夜還在外頭睡去罷咧寶玉自覺没趣便道裡頭外頭都是一樣的寶釵意欲再說反覺碍難出口襲人道罷呀這倒是什麽道理呢我不信睡的那麽安頓五兒聽見這話連忙接口道二爺在外頭睡别的倒没有什麽只愛說夢話叫人摸不着頭腦兒又不敢駁他的回襲人便道我今日挪出床上睡睡看

說夢話不說你們只會把二爺的鋪蓋鋪在裡間就完了寶釵聽了也不作聲寶玉自巳慚愧那裡還有强嘴的分兒便依着搬進來一則寶玉抱歉欲安寶釵之心二則寶釵恐寶玉思鬱成疾不如稍示柔情使得親近以爲移花接木之計於是當晚襲人果然挪出去這寶玉固然是有意負荆那寶釵自然也無心拒客從過門至今日方纔是雨膩雲香氤氲調暢從此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是後話不提且說次日寶玉寶釵同起寶玉梳洗了先過賈母這邊來這裡賈母因疼寶玉又想寶釵孝順忽然想起一件東西來便叫鴛鴦開了箱子取出祖上所遺的一個漢玉玦雖不及寶玉他那塊玉石掛在身上却也希罕鴛

鶯我出来遞與賈母便說道這件東西我好像從沒見的老太太這些年還記得這樣清楚說是那一箱什麼匣子裡裝着我揆着老太太的話一拿就拿出来了老太太這會子叫拿出来做什麼賈母道你那裡知道這塊玉還是祖爺爺給我們老太爺老太爺疼我臨出嫁的時候叫了我去親手遞給我的還說這玉是漢朝所佩的東西狠貴重你拿着就像見了我的一樣我那時還小拿了来也不當什麼便撩在箱子裡到了這裡我見偺們家的東西也多這算得什麼從沒帶過一撩便撩了六十多年今兒見寶玉這樣孝順他又丢了一塊玉故此想著拿出来給他也像是祖上給我的意思一時寶玉請了安賈母便

喜歡道你過來我給你一件東西瞧瞧寶玉走到床前賈母便把那塊漢玉遞給寶玉寶玉接来一瞧那玉有三寸方圓形似甜瓜色有紅暈甚是精緻寶玉口口稱讚賈母道你愛麼這是我祖爺爺給我的我傳了你罷寶玉笑着請了個安謝了又拿了要送給他母親瞧賈母道你太太瞧了告訴你老子又說疼兒子不如疼孫子了他們從没見過寶玉笑着去了寶釵等又說了幾句話也辭了出来自此賈母兩日不進飲食胸口仍是膨悶覺得頭暈目眩咳嗽邢王二夫人鳳姐等請安見賈母精神尚好不過叫人告訴賈政立刻来請了安賈政出來即請大夫看脈不多一時大夫来胗了脈說是有年紀的人停了些飲

食感冒些風寒畧消導發散些就好了開了方子賈政看了知是尋常藥品命人煎好進服巳後賈政早晚進來請安一連三日不見稍減賈政又命賈璉打聽好大夫快去請來瞧老太太的病偺們家常請的幾個大夫我瞧著不怎麼好所以叫你去賈璉想了一想說道記得那年寶兄弟病的時候倒是請了一個不行醫的來瞧好了的如今不如找他賈政道醫道却是極難的越是不興時的大夫倒有本領你就打發人去找來罷賈璉即忙答應去了回來說道這劉大夫新近出城教書去了過十來天進城一次這時等不得又請了一位也就來了賈政聽了只得等著不題且說賈母病時合宅女眷無日不來請安一

日衆人都在那裡只見看園內腰門的老婆子進來回說園裡的櫳翠菴的妙師父知道老太太病了特來請安衆人道他不常過來今兒特來你們快請進來鳳姐走到床前回了賈母岫烟是妙玉的舊相識先走出去接他只見妙玉頭帶妙常冠身上穿一件月白素紬襖兒外罩一件水田青緞鑲邊長背心拴着秋香色的絲縧腰下繫一條淡墨畫的白綾裙手執麈尾念珠跟着一個侍兒飄飄拽拽的走來岫烟見了問好說是在園內住的時候兒可以常來瞧瞧你近來因爲園內人少一個人輕易難出來况且偺們這裡的腰門常關着所以這些日子不得見你今兒幸會妙玉道頭裡你們是熱鬧場中你們雖在外

園裡住我也不便常來親近如今知道這裡的事情也不大好又聽說是老太太病着又惦記着你還要瞧瞧寶姑娘我那管你們闗不闗我要來就來我不來你們要我來也不能啊岫烟笑道你還是這種脾氣一面說着已到賈母房中衆人見了都問了好妙玉走到賈母床前問候說了幾句套話賈母便道你是個女菩薩你瞧瞧我的病可好的了好不了妙玉道老太太這樣慈善的人壽數正有呢一時感冒吃幾貼藥想來也就好了有年紀的人只要寬心些賈母道我倒不爲這些我是極愛尋快樂的如今這病也不覺怎麼着只是胸膈飽悶剛纔大夫說是氣惱所致你是知道的誰敢給我氣受這不是那大夫脉

理平常麼我和璉兒說了還是頭一個大夫說感冒傷食的是明兒還請他來說着叫鴛鴦吩咐厨房裡辦一桌淨素菜來請妙師父這裡便飯妙玉道我吃過午飯了我是不吃東西的王夫人道不吃也罷咱們多坐一會說些閒話兒罷妙玉道我久已不見你們今日來瞧瞧又說了一回話便要走回頭見惜春站着便問道四姑娘爲什麼這樣瘦不要只管愛畫勞了心惜春道我久不畫了如今住的房屋不比園裡的顯亮所以沒興頭畫妙玉道你如今住在那一所惜春道就是你纔來的那個門東邊的屋子你要來狠近妙玉道我高興的時候來瞧你惜春等說着送了出去回身過來聽見丫頭們回說大夫在賈母

那邊呢衆人暫且散去那知賈母這病日重一日延醫調治不效已後又添腹瀉賈政著急知病難醫即命人到衙門告訴日夜同王夫人親侍湯藥一日見賈母略進些飲食心裡稍寬只見老婆子在門外探頭王夫人叫彩雲看去問問是誰彩雲看了是陪迎春到孫家去的人便道你來做什麼婆子道我來了半日這裡找不著一個姐姐們我又不敢冒撞我心裡又急彩雲道你急什麼又是姑爺作踐姑娘不成麼婆子道姑娘不好了前兒鬧了一場姑娘哭了一夜昨日痰堵住了他們又不請大夫今日更利害了彩雲道老太太病着呢別大驚小怪的王夫人在內已聽見了恐老太太聽見不受用忙叫彩雲帶他外

頭說去豈知賈母病中心靜偏偏聽見便道迎丫頭要死了麼王夫人便道沒有婆子們不知輕重說是這兩日有些病恐不能就好到這裡問大夫賈母道瞧我的大夫就好快請了去王夫人便叫彩雲叫這婆子去回大太太去那婆子去了這裡賈母便悲傷起來說是我三個孫女兒一個享盡了福死了三丫頭遠嫁不得見面迎丫頭雖苦或者熬出來不打諒他年輕輕兒的就要死了留着我這麼大年紀的人活着做什麼王夫人鴛鴦等解勸了好半天那時寶釵李氏等不在房中鳳姐近來有病王夫人恐賈母生悲添病便叫人叫了他們來陪着自巳囘到房中叫彩雲來埋怨這婆子不懂事巳後我在老太太那

裡你們有事不用來回丫頭們依命不言豈知那婆子剛到邢夫人那裡外頭的人已傳進來說二姑奶奶死了邢夫人聽了也便哭了一場現今他父親不在家中只得叫賈璉快去瞧看知賈母病重衆人都不敢回可憐一位如花似月之女結褵年餘不料被孫家揉搓以致身亡又值賈母病篤衆人不便離開竟容孫家草草完結賈母病勢日增只想這些孫女兒一時想起湘雲便打發人去瞧他回來的人悄悄的找鴛鴦因鴛鴦在老太太身旁王夫人等都在那裡不便上去到了後頭找了琥珀告訴他道老太太想史姑娘叫我們去打聽那裡知道史姑娘哭的了不得說是姑爺得了暴病大夫都瞧了說這病只怕

不能好若是變了癆病還可捱個四五年所以史姑娘心裡著急又知道老太太病只是不能過來請安還叫我別在老太太跟前提起來倘或老太太問起來務必托你們變個法兒回老太太纔好琥珀聽了咳了一聲也就不言語了半日說道你去罷琥珀也不便回心裡打算告訴鴛鴦叫他撒謊去所以來到賈母床前見賈母神色大變地下站著一屋子的人嘁嘁喳喳的說瞧著是不好也不敢言語了這裡賈政悄悄的叫賈璉到身旁向耳邊說了幾句話賈璉輕輕的答應出去了便傳齊了現在家裡的一干人說老太太的事待好出來了你們快快分頭派人辦去頭一件先請出板來瞧瞧好掛裡子快到各處將

各人的衣服量了尺寸都開明了便叫裁縫去做孝衣那棚杠執事都講定了厨房裡還該多派幾個人賴大等回道二爺這些事不用爺費心我們早打算好了只是這項銀子在那裡領呢賈璉道這種銀子不用外頭去老太太自已早留下了剛纔老爺的主意只要辦的好我想外面也要好看賴大等答應派人分頭辦去賈璉復回到自已房中便問平兒你奶奶今兒怎麽樣平兒把嘴往裡一努說你瞧去賈璉進內見鳳姐正要穿衣一時動不得暫且靠在炕桌兒上賈璉道你只怕養不住了老太太的事今兒明兒就要出來了你還脫得過麽快叫人將屋裡收拾收拾就該扎掙上去了若有了事你我還能回來麽

鳳姐道咱們這裡還有什麽收拾的不過就是這點子東西還怕什麽你先去罷看老爺叫你我換件衣裳就來賈璉先回到賈母房裡向賈政悄悄的回道諸事已交派明白了賈政點頭外面又報太醫來了賈璉接入胗了一回大夫出來悄悄的告訴賈璉老太太的脉氣不好防着些賈璉會意與王夫人等說知王夫人即忙使眼色叫鴛鴦過來叫他把老太太的裝裹衣服預備出來鴛鴦自去料理賈母睜眼要茶喝邢夫人便進了一杯參湯賈母剛用嘴接着喝便道不要這個倒一鍾茶來我喝衆人不敢違拗即忙送上來一口喝了還要又喝一口便說我要坐起來賈政等道老太太要什麽只管說可以不必坐起

來纔好賈母道我喝了口水心裡好些兒略靠着和你們說說話見珍珠等用手輕輕的扶起看見賈母這會子精神好了些未知生死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九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詘失人心

說卻賈母坐起說道我到你們家已經六十多年了從年輕的時候到老來福也享盡了自你們老爺起兒子孫子也都算是好的了就是寶玉呢我疼了他一場說到那裏拿眼滿地下瞅着王夫人便推寶玉走到床前賈母從被窩裏伸出手來拉着寶玉道我的兒你要爭氣纔好寶玉嘴裏答應心裏一酸那眼淚便要流下來又不敢哭只得站着聽賈母說道我想再見一個重孫子我就安心了我的蘭兒在那裏呢李紈也推賈蘭上去賈母放了寶玉拉着賈蘭道你母親是要孝順的將來你成

了人也叫你母親風光風光鳳丫頭呢鳳姐本來站在賈母旁邊赶忙走到跟前說在這裏呢賈母道我的兒你是太聰明了將來修修福罷我也沒有修什麼不過心實吃虧那些吃齋念佛的事我也不大幹就是舊年叫人寫了些金剛經送送人不知送完了沒有鳳姐道沒有呢賈母道早該施捨完了纔好我們大老爺和珍兒是在外頭樂了最可惡的是史丫頭沒良心怎麼總不來瞧我鴛鴦等明知其故都不言語賈母又瞧了一瞧寶釵嘆了口氣只見臉上發紅賈政知是迴光返照即忙進上參湯賈母的牙關已經緊了合了一回眼又睜着滿屋裏瞧了一瞧王夫人寶釵上去輕輕扶着邢夫人鳳姐等便忙穿衣

地下婆子們已將床安設停當鋪了被褥聽見賈母喉間略一响動臉變笑容竟是去了享年八十三歲衆婆子疾忙停床於是賈政等在外一邊跪着邢夫人等在內一邊跪着一齊舉起哀來外面家人各樣預備齊全只聽裡頭信兒一傳出來從榮府大門起至內宅門扇扇大開一色淨白紙糊了孝棚高起大門前的牌樓立時豎起上下人等登時成服賈政報了丁憂禮部奏聞主上深仁厚澤念及世代功勳又係元妃祖母賞銀一千兩諭禮部主祭家人們各處報喪衆親友雖知賈家勢敗今見聖恩隆重都來探喪擇了吉時成殮停靈正寢賈赦不在家賈政爲長寶玉賈環賈蘭是親孫年紀又小都應守靈賈璉雖

也是親孫帶着賈蓉尚可分派家人辦事雖請了些男女外親來照應內裡邢王二夫人李紈鳳姐寶釵等是應靈旁哭泣的尤氏雖可照應他自賈珍外出依住榮府一向總不上前且又榮府的事不甚諳練賈蓉的媳婦更不必說惜春年小雖在這裡長的他于家事全不知道所以內裡竟無一人支持只有鳳姐可以照管裡頭的事况又賈璉在外作主裡外他二人倒也相宜鳳姐先前仗着自已的才幹原打諒老太太死了他大有一番作用邢王二夫人等本知他曾辦過秦氏的事必是妥當於是仍叫鳳姐總理裡頭的事鳳姐本不應辞自然應了心想這裡的事本是我管的那些家人更是我手下的人太太和珍

大嫂子的人本來難使喚如今他們都去了銀項雖沒有對牌這種銀子卻是現成的外頭的事又是我們那個辦雖說我現今身子不好想來也不致落褒貶必比寧府裡還得辦些心下已定且待明日接了三日一早分派便叫周瑞家的傳出話去將花名冊取上來鳳姐一一的瞧了統共男僕只有二十一人女僕只有十九人餘者俱是些丫頭連各房算上也不過三十多人難以派差心裡想道這回老太太的事倒沒有東府裡的人多又將莊上的弄出幾個也不敷差遣正在思算只見一個小丫頭過來說鴛鴦姐姐請奶奶鳳姐只得過去只見鴛鴦哭得淚人一般一把拉著鳳姐兒說道二奶奶請坐我給二奶

奶磕個頭雖說服中不行禮這個頭是要磕的鴛鴦說着跪下慌的鳳姐趕忙拉住說道這是什麼禮有話好好的說鴛鴦跪著鳳姐便拉起來鴛鴦說道老太太的事一應內外都是二爺和二奶奶辦這種銀子是老太太留下的老太太這一輩子也沒有糟塌過什麼銀錢如今臨了這件大事必得求二奶奶體體面面的辦一辦纔好我方纔聽見老爺說什麼詩云子曰我也不懂又說什麼喪與其易寧戚我更不明白我問寶二奶奶說是老爺的思意老太太的喪事只要悲切纔是真孝不必糜費圖好看的念頭我想老太太這樣一個人怎麼不該體面些我雖是奴才丫頭敢說什麼只是老太太疼二奶奶和我這一

場臨死了還不叫他風光風光我想二奶奶是能辦大事的故此我請二奶奶來作個主意我生是跟老太太的人老太太死了我也是跟老太太的若是瞧不見老太太的事怎麼辦將來怎麼見老太太呢鳳姐聽了這話來的古怪便說你放心要體面是不難的雖是老爺口說要省那勢派也錯不得便拿這項銀子都花在老太太身上也是該當的鴛鴦道老太太的遺言說所有剩下的東西是給我們的二奶奶倘或用着不彀只管拿這個去折變補上就是老爺說什麼也不好違了老太太的遺言况且老太太分派的時候不是老爺在這裡聽見的麼鳳姐道你素來最明白的怎麼這會子這樣的着急起來了鴛鴦

道不是我著急為的是大太太是不管事的老爺是怕招搖的若是二奶奶心裡也是老爺的想頭說抄過家的人家喪事還是這麼好將來又要抄起來也就不顧起老太太來怎麼樣呢我呢是個丫頭好歹礙不著到底是這裡的聲名鳳姐道我知道了你只管放心有我呢鴛鴦千恩萬謝的托了鳳姐那鳳姐出來想道鴛鴦這東西好古怪不知打了什麼主意論理老太太身上本該體面些嗳且别管他只按着偺們家先前的樣子辦去於是叫旺兒家的來把話傳出去請二爺進來不多時賈璉進來說道怎麼找我你在裡頭照應着些就是了横竪作主是老爺太太們他說怎麼著我們就怎麼著鳳姐道你也說起

這個話來了可不是鴛鴦說的話應驗了麼賈璉道什麼鴛鴦的話鳳姐便將鴛鴦請進去的話述了一遍賈璉道他們的話筭什麼剛纔二老爺叫我去說老太太的事固要認真辦理但是知道的呢說是老太太自己結果自己不知道的只說偺們都隱匿起來了如今狠寬裕老太太的這種銀子用不了誰還要麼仍舊該用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是在南邊的雖有墳地那沒有陰宅老太太的靈是要歸到南邊去的留這銀子在祖墳上蓋起些房屋來再餘下的置買几頃祭田偺們回去也好就是不回去便叫那些貧窮族中住着也好按時按節早晚上香時常祭掃祭掃你想這些話可不是正經主意麼據你的話

難道都花了罷鳳姐道銀子發出來了沒有賈璉道誰見過銀子我聽見咱們太太聽見了二老爺的話極力的竄掇二太太和二老爺說這是好主意叫我怎麼着現在外頭棚扛上要支幾百銀子這會子還沒有發出來我要去他們都說有先叫外頭辦了回來再筭你想這些奴才有錢的早溜了按著冊子叫去有說告病的有說下莊子去了的剩下幾個走不動的只有賺錢的能耐還有賠錢的本事麼鳳姐聽了呆了半天說道這還辦什麼正說著見來了一個丫頭說大太太的話問二奶奶今兒第三天了裡頭還狠亂供了飯還叫親戚們等着嗎叫了半天上了菜短了飯這是什麼辦事的道理鳳姐急忙進去吆

喝人来伺候將就着把早飯打發了偏偏那日人來的多裡頭的人都死眉瞪眼的鳳姐只得在那裡照料了一會子又惦記着派人趕着出來叫了旺兒家的傳齊了家下女人們一一分派了衆人都答應着不動鳳姐道什麼時候還不供飯衆人道傳飯是容易的只要將裡頭的東西發出來我們纔好照管去鳳姐道糊塗東西派定了你們少不得有的衆人只得勉强應着鳳姐即往上房取發應用之物要去請示邢王二夫人見人多難說看那時候已經日漸平西了只得找了鴛鴦說要老太太存的那一分傢伙鴛鴦道你還問我呢那一年二爺當了贖了來了麼鳳姐道不用銀的金的只要那一分平常使的鴛鴦

道大太太珍大奶奶屋裡使的是那裡來的鳳姐一想不差轉身就走只得到王夫人那邊找了玉釧彩雲纔拿了一分出来急忙叫彩明登賬發與衆人收管鴛鴦見鳳姐這樣慌張又不好叫他回來心想他頭裡作事何等爽利週到如今怎麼掣肘的這個樣兒我看這兩三天連一點頭腦都沒有不是老太太白疼了他了嗎那裡知邢夫人一聽賈政的話正合着將來家計艱難的心巴不得留一點子作個收局况且老太太的事原是長房作主賈赦雖不在家賈政又是拘泥的人有件事便說請大太太的主意邢夫人素知鳳姐手脚大賈璉的鬧鬼所以死拿住不放鬆鴛鴦只道已將這項銀兩交了出去了故見鳳

姐摯肘如此却疑為不肯用心便在賈母靈前嘮嘮叨叨哭個不了邢夫人等聽了話中有話不想到自已不令鳳姐便宜行事反說鳳丫頭果然有些不用心王夫人到了晚上叫了鳳姐過來說偺們家雖說不齊外頭的體面是要的這兩三天人來人往我瞧着那些人都照應不到想必你沒有吩咐還得你替我們操點心兒纔好鳳姐聽了呆了一會要將銀兩不奏手的話說出来但只銀錢是外頭管的王夫人說的是照應不到鳳姐也不敢辨只好不言語邢夫人在旁說道論理該是我們做媳婦的操心本不是孫子媳婦的事但是我們動不得身所以托你你是打不得撒手的鳳姐紫漲了臉正要回說只聽外頭鼓樂一奏是燒黃昏紙的時候了大家舉起哀來又不得說鳳姐原想回来再說王夫人催他出去料理說道這裡有我們呢你快快兒的去料理明兒的事罷鳳姐不敢再言只得含悲忍泣的出來又叫人傳齊了衆人又吩咐了一會說大娘嬸子們可憐我罷我上頭捱了好些說為的是你們不齊截叫人笑話明兒你們豁出些辛苦來罷那些人回道奶奶辦事不是今兒個一遭兒了我們敢違拗嗎只是這回的事上頭過於累贅只說打發這頓飯罷有在這裡吃的有要在家裡吃的請了這位太太又是那位奶奶不來諸如此類那裡能齊全還求奶奶勸勸那些姑娘們少挑飭就好了鳳姐道頭一層是老太太的了

頭們是難纏的太太們的也難說話叫我說誰去呢衆人道從前奶奶在東府裡還是署事要打要罵怎麽那樣鋒利誰敢不依如今這些姑娘們都壓不住了鳳姐嘆道東府裡的事雖說托辦的太太雖在那裡不好意思說什麽如今是自已的事情又是公中的人人說得話再者外頭的銀錢也叫不靈即如棚裡要一件東西傳出去了總不見拿進來這叫我什麽法兒呢衆人道二爺在外頭倒怕不應付麽鳳姐道還提這個他也是那裡為難第一件銀錢不在他手裡要一件得回一件那裡凑手衆人道老太太這項銀子不在二爺手裡嗎鳳姐道你們回來問管事的就知道了衆人道怨不得我們聽見外頭男人抱

怨說這麽件大事偺們一點摸不着淨當苦差叫人怎麽能齊心呢鳳姐道如今不用說了眼面前的事大家留些神罷倘或鬧的上頭有了什麽說的我可和你們不依衆人道奶奶要怎麽樣我們敢抱怨嗎只是上頭一人一個主意我們實在難週到鳳姐聽了也沒法只得央及道好大娘們明兒且幫我一天等我把姑娘們鬧明白了再說罷了衆人聽命而去鳳姐一肚子的委屈愈想愈氣直到天亮又得上去要把各處的人整理整理又恐邢夫人生氣要和王夫人說怎奈邢夫人挑唆這些丫頭們見邢夫人等不助着鳳姐的威風更加作踐起他來幸得平兒替鳳姐排解說是二奶奶巴不得要好只是老爺太太

們吩咐了外頭不許靡費所以我們二奶奶不能應付到了說過幾次纔得安靜些雖說僧經道讖弔祭供飯絡繹不絕終是銀錢吝嗇誰肯踴躍不過草草了事連日王妃誥命也來的不少鳳姐也不能上去照應只好在底下張羅叫了那個走了這個發一回急央及一回支吾過了一起又打發一起別說鴛鴦等看去不像樣連鳳姐自已心裡也過不去了邢夫人雖說是冢婦仗着悲戚爲孝四個字倒也都不理會王夫人只得跟着邢夫人行事餘者更不必說了獨有李紈瞧出鳳姐的苦處却不敢替他說話只自嘆道俗語說的牡丹雖好全仗綠葉扶持太太們不虧了鳳丫頭那些人還幫着嗎若是三姑娘在家還

好如今只有他几個自已的人瞎張羅背前面後的也抱怨說是一個錢摸不着臉面也不能剩一點兒老爺是一味的盡孝庶務上頭不大明白這樣的一件大事不撒散几個錢就辦的開了嗎可憐鳳丫頭鬧了几年不想在老太太的事上只怕保不住臉了於是抽空兒叫了他的人來吩咐道你們別看着人家的樣兒也遭塌起璉二奶奶來別打諒什麼穿孝守靈就算了大事了不過混過几天就是了看見那些人張羅不開就插個手兒也未爲不可這也是公事大家都該出力的那些素服李紈的人都答應着說大奶奶說的狠是我們也不敢那麼着只聽見鴛鴦姐姐們的口話兒好像怪璉二奶奶的是的李紈

道就是鴛鴦我也告訴過他我說璉二奶奶並不是在老太太的事上不用心只是銀子錢都不在他手裡叫他巧媳婦還作的上沒米的粥來嗎如今鴛鴦也知道了所以也不怪他了只是鴛鴦的樣子竟是不像從前了這也奇怪那時候有老太太疼他倒沒有作過什麼威福如今老太太死了沒有了仗腰子的了我看他倒有些氣質不大好了我先前替他愁這會子幸喜大老爺不在家纔躲過去了不然他有什麼法兒說着只見賈蘭走來說媽媽睡罷一天到晚人來客去的也乏了歇歇罷我這幾天總沒有摸摸書本兒今兒爺爺叫我家裡睡我喜歡的狠要理個一兩本書纔好別等脫了孝再都忘了李紈道好

孩子看書呢自然是好的今兒且歇歇罷等老太太送了殯再看罷賈蘭道媽媽要睡我也就睡在被窩裡頭想想也罷了衆人聽了都誇道好哥兒怎麼這點年紀得了空兒就想到書上不像寶二爺娶了親的人還是那麼孩子氣這幾日跟著老爺跪着瞧他狠不受用巴不得老爺一動身就跑過來找二奶奶不知唧唧咕咕的說些什麼甚至弄的二奶奶都不理他了他又去找琴姑娘琴姑娘也躲着他邢姑娘也不狠和他說話倒是咱們本家兒的什麼喜姑娘四姑娘哪哥哥長哥哥短的和他親密我們看那寶二爺除了和奶奶姑娘們混混只怕他心裡也沒有別的事白過費了老太太的心疼了他這麼大那裡

及蘭哥兒一零兒呢大奶奶將來是不愁的了李紈道就好也還小呢只怕到他大了咱們家還不知怎麽樣了呢環哥兒你們瞧着怎麽樣衆人道那一個更不像樣兒了兩隻眼睛倒像個活猴兒是的東溜溜西看看雖在那裡嚎喪見了奶奶姑娘們來了他在孝幔子裡頭凈偷着眼兒瞧人呢李紈道他的年紀其實也不小了前日聽見說還要給他說親呢如今又得等着了嗳還有一件事咱們家這些人我看來也是說不淸的且不必說閒話兒後日送殯各房的車是怎麽樣了衆人道璉二奶奶這几天鬧的像失魂落魄的樣兒了也沒見傳出去昨兒聽見外頭男人們說二爺派了薔二爺料理說是咱們家的車

也不彀趕車的也少要到親戚家去借去呢李紈笑道車也都是借得的麽衆人道奶奶說笑話兒了車怎麽借不得只是那一日所有的親戚都用車只怕難借想來還得僱呢李紈道底下人的只得僱上頭白車也有僱的麽衆人道現在大太太東府裡的大奶奶小蓉奶奶都沒有車了不僱那裡來的呢李紈聽了嘆息道先前見有咱們家的太太奶奶們坐了僱的車來咱們都笑話如今輪到自巳頭上了你明兒去告訴你們的男人我們的車馬早早的預備好了省了擠衆人答應了出去不題且說史湘雲因他女婿病着賈母死後只來了一次屈指筭是後日送殯不能不去又見他女婿的病巳成癆症暫且不

妨只得坐夜前一日過來想起賈母素日疼他又想到自巳命苦剛配了一個才貌雙全的女婿情性又好偏偏的得了冤孽症候不過捱日子罷了於是更加悲痛直哭了半夜鴛鴦等再三勸慰不止寶玉瞅着也不勝悲傷又不好上前去勸見他淡粧素服不敷脂粉更比未出嫁的時候猶勝几分回頭又看寶琴等也都是淡素裝飾丰韻嫣然獨看到寶釵渾身掛孝那一種雅致比尋常穿顏色時更自不同心裡想道古人說千紅萬紫終讓梅花爲魁看來不止爲梅花開的早竟是那潔白清香四字真不可及了但只這時候若有林妹妹也是這樣打扮更不知怎樣的丰韻呢想到這裡不覺的心酸起來那淚珠兒便

一直的滚下來了趁着賈母的事不妨放聲大哭衆人正勸湘雲外間忽又添出一個哭的人來大家只道是想着賈母疼他的好處所以悲傷豈知他們兩個人各自有各自的眼淚這塲大哭招得滿屋的人無不下淚還是薛姨媽李嬸娘等勸住次日乃坐夜之期更加熱閙鳳姐這日竟支撑不住也無方法只得用盡心力甚至咽喉嚷啞敷衍過了半日到了下半天親友更多了事情也更繁了瞻前不能顧後正在着急只見一個小了頭跑來說二奶奶在這裡呢怪不得大太太說裡頭人多照應不過來二奶奶是躲着受用去了鳳姐聽了這話一口氣撞上來往下一咽眼淚直流只覺得眼前一黑嗓子裡一甜便噴

出鮮紅的血來身子站不住就蹲倒在地幸虧平兒急忙過來扶住只見鳳姐的血一口一口的吐個不住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繡像紅樓夢

一百十一至十五

紅樓夢第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話說鳳姐聽了小丫頭的話又氣又急又傷心不覺吐了一口血便昏暈過去坐在地下平兒急來扶住忙叫了人來攙扶着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將鳳姐輕輕的安放在炕上立刻叫小紅斟上一盃開水送到鳳姐唇邊鳳姐呷了一口昏迷仍睡秋桐過來畧瞧了一瞧便走開了平兒也不叫他只見豐兒在傍站着平兒便說快去回明二位太太于是豐兒將鳳姐吐血不能照應的話回了邢王二夫人邢夫人打諒鳳姐推病藏躲因這時女親都在內裡也不好說別的心裡却不全信只說叫他

歇著去罷衆人也並無言語自然這晚親友來往不絕幸得幾個內親照應家下人等見鳳姐不在也有偷閑歇力的亂亂吵吵已鬧的七顛八倒不成事體了到二更多天遠客去後便預備辭靈孝幕內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陣只見鴛鴦已哭的昏暈過去了大家扶住捶鬧了一陣纔醒過來便說老太太疼了一塲要跟了去的話衆人都打諒人到悲哭俱有這些言語也不理會及至辭靈的時候上上下下也有百十餘人只不見鴛鴦衆人因爲忙亂却也不曾撿點到琥珀等一干人哭奠之時纔要找鴛鴦又恐是他哭乏了暫在別處歇着也不言語辭靈已後外頭賈政叫了賈璉問明送殯的事便商量着派人看家

賈璉回說上人裡頭派了芸兒在家照應不必送殯下人裡頭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應拆棚等事但不知裡頭派誰看家賈政道聽見你母親說是你媳婦病了不能去就叫他在家的你珍大嫂子又說你媳婦病得利害還叫四丫頭陪着帶領了幾個丫頭婆子照看上屋裡纔好賈璉聽了心想珍大嫂子與四丫頭兩個不合所以攛掇着不叫他去若是上頭就是他照應也是不中用的我們那一個又病着也難照應想了一回回賈政道老爺且歇歇兒等進去商量定了再回賈政點了點頭賈璉便進去了誰知此時鴛鴦哭了一塲想到自已跟着老太太一輩子身子也沒有著落如今大老爺雖不在家大太太的

這樣行為我也瞧不上老爺是不管事的人已後便亂世為王起來了我們這些人不是要叫他們掇弄了麼誰收在屋子裡誰配小子我是受不得這樣折磨的倒不如死了干淨但是一時怎麼樣的個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到老太太的套間屋內剛跨進門只見燈光慘淡隱隱有個女人拿着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樣子鴛鴦也不驚怕心裡想道這一個是誰和我的心事一樣倒比我走在頭裡了便問道你是誰偺們兩個人是一樣的心要死一塊兒死那個人也不答言鴛鴦走到跟前一看並不是這屋子的丫頭仔細一看覺得冷氣侵人一時就不見了鴛鴦呆了一呆退出在炕沿上坐下細細一想道哦是了這

是東府裡的小蓉大奶奶啊他早死了的了怎麼到這裡來必是來叫我來了他怎麼又上吊呢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給我死的法兒鴛鴦這麼一想邪侵入骨便站起來一面哭一面開了粧匣取出那年鉸的一綹頭髮揣在懷裡就在身上解下一條汗巾按着秦氏方纔比的地方拴上自己又哭了一回聽見外頭人客散去恐有人進來急忙關上屋門然後端了一個脚凳自己站上把汗巾拴上扣兒套在咽喉便把脚凳蹬開可憐咽喉氣絕香魂出竅正無投奔只見秦氏隱隱在前鴛鴦的魂魄疾忙赶上說道蓉大奶奶你等等我那個人道我並不是什麼蓉大奶奶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鴛鴦道你明明是蓉大

奶奶怎麼說不是呢那人道這也有個緣故待我告訴你你自然明白了我在警幻宮中原是個鍾情的首坐管的是風情月債降臨塵世自當為第一情人引這些痴情怨女早早歸入情司所以我該懸梁自盡的因我看破凡情超出情海歸入情天所以太虛幻境痴情一司竟自無人掌管今警幻仙子已經將你補入替我掌管此司所以命我來引你前去的鴛鴦的魂道我是個最無情的怎麼筭我是個有情的人呢那人道你還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慾之事當作情字所以作出傷風敗化的事來還自謂風月多情無關緊要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是個性喜怒哀樂已發便是情了至於你我這個

情可是未發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樣若待發洩出來這情就不爲真情了鴛鴦的魂聽了點頭會意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這裡琥珀辭了靈聽邢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想着去問鴛鴦明日怎樣坐車便在賈母的那間屋裡找了一遍不見又找到套間裡頭剛到門口見門兒掩着從門縫裡望裡看時只見燈光半明半滅的影影綽綽心裡害怕又不聽見屋裡有什麼動靜便走回來說道這蹄子跑到那裡去了劈頭見了珍珠說你見鴛鴦姐姐來着沒有珍珠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說話呢必在套間裡睡着了罷琥珀道我瞧了屋裡沒有那燈也沒人夾燭花兒漆黑怪怕的我沒進去如今偺們一塊兒進去

瞧看有沒有琥珀等進去正夾燭花珍珠說誰把脚凳撂在這裡幾乎絆我一跤說着往上一瞧唬的嗳喲一聲身子往後一仰咕咚的栽在琥珀身上琥珀也看見了便大嚷起來只是兩隻脚挪不動外頭的人也都聽見了跑進來一瞧大家嚷着報與邢王二夫人知道王夫人寶釵等聽了都哭著去瞧邢夫人道我不料鴛鴦倒有這樣志氣快叫人去告訴老爺只有寶玉聽見此信便唬的雙眼直豎襲人等慌忙扶着說道你要哭就哭別憋着氣寶玉死命的纔哭出來了心想鴛鴦這樣一個人偏又這樣死法又想實在天地間的靈氣獨鍾在這些女子身上了他弄得了死所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還是老太太的兒

孫誰能赶得上他復又喜歡起來那時寶釵聽見寶玉大哭了出來了及到跟前見他又笑襲人等忙說不好了又要瘋了寶釵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寶玉聽了更喜歡寶釵的話到底他還知道我的心別人那裡知道正在胡思亂想賈政等進來着實的嗟嘆着說道好孩子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卽命賈璉出去吩咐人連夜買棺盛殮明日便跟着老太太的殯送出也停在老太太棺後全了他的心志賈璉答應出去這裡命人將鴛鴦放下停放裡間屋內平兒也知道了過來同襲人鶯兒等一干人都哭的哀哀欲絕內中紫鵑也想起自巳終身一無著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僕的恩義又得了死所如今

空懸在寶玉屋內雖說寶玉仍是柔情密意究竟算不得什麼於是更哭得哀切王夫人卽傳了鴛鴦的嫂子進來叫他看着入殮遂與邢夫人商量了在老太太項內賞了他嫂子一百兩銀子還說等閑了將鴛鴦所有的東西俱賞他們他嫂子磕了頭出去反喜歡說真真的我們姑娘是個有志氣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聲又得了好發送傍邊一個婆子說道罷呀嫂子這會子你把一個活姑娘賣了一百銀使這麼喜歡了那時候兒給了大老爺你還不知得多少銀錢呢你該更得意了一句話戳了他嫂子的心便紅了臉走開了剛走到二門上見林之孝帶了人擡進棺材來了他只得也跟進去幫着盛殮假意哭

嗦了幾聲賈政因他爲賈母而死要了香來上了三炷作了個揖説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丫頭論你們小一輩的都該行個禮兒寶玉聽了喜不自勝走來恭恭敬敬磕了幾個頭賈璉想他素日的好處也要上來行禮被邢夫人說道有了一個爺們就是了別折受的他不得超生賈璉就不便過來了寶釵聽着這話好不自在便說道我原不該給他行禮但只老太太去世偺們都有未了之事不敢胡爲他肯替偺們盡孝偺們也該托托他好好的替偺們伏侍老太太西去也少盡一點子心哪說着扶了鶯兒走到靈前一面奠酒那眼淚早撲簌簌流下來了奠畢拜了幾拜狠狠的哭了他一場衆人也有說寶玉的兩口

子都是傻子也有說他兩個心腸兒好的也有說他知禮的賈政反倒合了意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鳳姐惜春餘者都遣去伴靈一夜誰敢安眠一到五更聽見外面齊人到了辰初發引賈政居長衰麻哭泣極盡孝子之禮靈柩出了門便有各家的路祭一路上的風光不必細述走了半日來至鐵檻寺安靈所有孝男等俱應在廟伴宿不題且說家中林之孝帶領拆了棚將門窗上好打掃淨了院子派了巡更的人到晚打更上夜只是榮府規例一交二更三門掩上男人就進不去了裡頭只有女人們查夜鳳姐雖隔了一夜漸漸的神氣清爽了些只是那裡動得只有平兒同着惜春各處走了一走吩咐了上夜

的人也便各自歸房却說周瑞的乾兒子何三去年賈珍管事之時因他和鮑二打架被賈珍打了一頓攆在外頭終日在賭場過日近知賈母死了必有些事情領辦豈知探了幾天的信一些也沒有想頭便噯聲嘆氣的回到賭場中悶悶的坐下那些人便說道老三你怎麽不下来撈本兒了嗎何三道倒想要撈一撈呢就只沒有錢麽那些人道你到你們周大太爺那裡去了幾日府裡的錢你也不知弄了多少来又來和我們裝窮兒了何三道你們還說呢他們的金銀不知有幾百萬只藏着不用明兒留着不是火燒了就是賊偷了他們纔死心呢那些人道你又撒謊他家抄了家還有多少金銀何三道你們還不

知道呢抄的是撂不了的如今老太太死後還留了好些金銀他們一個也不使都在老太太屋裡擱着等送了殯回來纔分呢內中有一個人聽在心裡擲了幾骰便說我輸了幾個錢也不畨本兒了睡去了說着便走出來拉了何三道老三我和你說句話何三跟他出來那人道你這麼個伶俐人這麼窮我替你不服這口氣何三道我命裡窮可有什麼法兒呢那人道你纔說榮府的銀子這麼多為什麼不去拿些使喚使喚何三道我的哥哥他家的金銀雖多你我去白要一二錢他們給偺們嗎那人笑道他不給偺們偺們就不會拿嗎何三聽了這話裡有話忙問道依你說怎麼樣拿呢那人道我說你沒有本事若

是我早拿了來了何三道你有什麼本事那人便輕輕的說道你若發財你就引個頭兒我有好些朋友都是通天的本事別說他們送殯去了家裡只剩下幾個女人就讓有多少男人也不怕只怕你沒這麼大膽子罷咧何三道什麼敢不敢你打諒我怕那個乾老子嗎我是瞧着乾媽的情兒上頭纔認他做乾老子罷咧他又算了人了你剛纔的話就只怕弄不來倒招了饑荒他們那個衙門不熟別說拿不來倘或拿了來也要鬧出來的那人道這麼說你的運氣來了我的朋友還有海邊上的呢現今都在這裡看個風頭等個門路若到了手你我在這裡也無益不如大家下海去受用不好麼你若捨不下你乾媽偕

們索性把你乾媽也帶了去大家夥兒樂一樂好不好何三道老大你別是醉了罷這些話混說的是什麼說着拉了那人走到個僻靜地方兩個人商量了一回各人分頭而去暫且不題

且說包勇自被賈政吆喝派去看園賈母的事出來也忙了不曾派他差使他也不理會總是自做自吃悶來睡一覺醒時便在園裡耍刀弄棍倒也無拘無束那日賈母一早出殯他雖知道因沒有派他差使他任意閒遊只見一個女尼帶了一個道婆來到園內腰門那裡扣門包勇走來說道女師父那裡去道婆道今日聽得老太太的事完了不見四姑娘送殯想必是在家看家恐他寂寞我們師父來瞧他一瞧包勇道主子都不在

家園門是我看的請你們同去罷要來呢等主子們回來了再來婆子道你是那裡來的個黒炭頭也要晉起我們的走動來了包勇道我嫌你們這些人我不叫你們來你們有什麼法兒婆子生了氣嚷道這都是反了天的事了連老太太在日還不能攔我們的來往走動呢你是那裡的這麽個横强盜這樣没法没天的我偏要打這裡走說着便把手在門環上狠狠的打了幾下妙玉已氣的不言語正要回身便走不料裡頭看二門的婆子聽見有人拌嘴連忙開門一看見是妙玉已經回身走去明知必是包勇得罪了走了近日婆子們都知道上頭太太們四姑娘都和他親近恐他日後說出門上不放進他來那時如何躭得住赶忙走來說不知師父來我們開門遲了我們四姑娘在家裡還正想師父呢快請回來看園的小子是個新來的他不知偺們的事回來回了太太打他一頓攆出去就完了妙玉雖是聽見總不理他那禁得看腰門的婆子赶上再四央求後來纔說出怕自巳擔不是幾乎急的跪下妙玉無奈只得隨着那婆子過來包勇見這般光景自然不好再攔氣得瞪眼嘆氣而回這裡妙玉帶了道婆走到惜春那裡道了惱叙些閒話惜春說起在家看家只好熬個幾夜但是二奶奶病着一個人又悶又害怕能有一個人在這裡我就放心如今裡頭一個男人也没有今兒你旣光降肯伴我一宵偺們下棋說話兒可

使得麼妙玉本來不肯見惜春可憐又提起下棋一時高興應了打發道婆回去取了他的茶具衣褥命侍兒送了過來大家坐談一夜惜春欣幸異常便命彩屏去開上年蠲的雨水預備好茶那妙玉自有茶具道婆去了不多一時又來了一個侍者送下妙玉日用之物惜春親自烹茶兩人言語投機說了半天那時天有初更時候彩屏放下棋枰兩人對奕惜春連輸兩盤妙玉又讓了四個子兒惜春方贏了半子不覺已到四更正是天空地闊萬籟無聲妙玉道我到五更須得打坐我自有人伏侍你自去歇息惜春猶是不捨見妙玉要自已養神不便扭他剛要歇去猛聽得東邊上屋內上夜的人一片聲喊起惜春那

裡的老婆子們也接着聲嚷道了不得了有了人了唬得惜春彩屏等心膽俱裂聽見外頭上夜的男人便聲喊起來妙玉道不好了必是這裡有了賊了說着赶忙的關上屋門便掩了燈光在窗戶眼內往外一瞧只見幾個男人站在院內唬得不敢作聲回身擺著手輕輕的爬下來說了不得外頭有幾個大漢站着說猶未了又聽得房上响聲不絕便有外頭上夜的人進來吆喝拿賊一個人說道上屋裡的東西都丟了并不見人東邊有人去了咱們到西邊去惜春的老婆子聽見有自已的人便在外間屋裡說道這裡有好些人上了房了上夜的都道你瞧這可不是嗎大家一齊嚷起來只聽房上飛下好些瓦來衆

人都不敢上前正在沒法只聽園裡腰門一聲大响打進門來見一個梢長大漢手執木棍衆人唬得藏躲不及聽得那人喊說道不要跑了他們一個你們都跟我來這些家人聽了這話越發唬得骨軟筋酥連跑也跑不動了只見這人站在當地只管亂喊家人中有一個眼尖些的看出来了你道是誰正是甄家荐來的包勇這些家人不覺胆壯起來便顫巍巍的說道有一個走了有的在房上呢包勇便向地下一撲聳身上房追趕那賊這些賊人明知賈家無人先在院內偷看惜春房內見有個絕色尼姑便頓起淫心又欺上屋俱是女人且又畏懼正要踹進門去因聽外面有人進来追趕所以賊衆上房見人不多

還想抵擋猛見一人上房赶來那些賊見是一人越發不理論了便用短兵抵住那經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將賊打下房來那些賊飛奔而逃從園墻過去包勇也在房上追捕豈知園內早藏下了幾個在那裡接贓已經接過好些見賊夥跑回大家舉械保護見追的只有一人明欺寡不敵衆反倒迎上來包勇一見生氣道這些毛賊敢來和我鬧鬧那夥賊便說我們有一個夥計被他們打倒了不知死活偺們索性搶了他出来這裡包勇聞聲卽打那夥賊便輪起器械四五個人圍住包勇亂打起來外頭上夜的人也都仗著膽子只顧赶了來衆賊見鬭他不過只得跑了包勇還要赶時被一個箱子一絆立定看時心

想東西未丟衆賊遠逃也不追趕便叫衆人將燈照着地下只有幾個空箱叫人收拾他便欲跑回上房因路徑不熟走到鳳姐那邊見裡面燈燭輝煌便問這裡有賊沒有裡頭的平兒戰兢兢的說道這裡也沒開門只聽上屋叫喊說有賊呢你到那裡去罷包勇正摸不着路頭遙見上夜的人過來纔跟着一齊尋到上屋見是門開戶啟那些上夜的在那裡啼哭一時賈芸林之孝都進來了見是失盜大家着急進內查點老太太的房門大開將燈一照鎖頭擰折進內一瞧箱櫃已開便罵那些上夜女人道你們都是死人麼賊人進來你們都不知道麼那些上夜的人啼哭着說道我們幾個人輪更上夜是管二三更的

我們都沒有住脚前後走的他們是四更五更我們纔下班兒只聽見他們喊起來並不見一個人趕着照看不知什麼時候把東西早已丟了求爺們問管四更五更的林之孝道你們個個要死回來再說偺們先到各處看去上夜的男人領着走到尤氏那邊門兒關緊有幾個接音說唬死我們了林之孝問道這裡沒有丟東西呀裡頭的人方開了門道這裡沒丟東西林之孝帶着人走到惜春院內只聽得裡面說道了不得唬死了姑娘了醒醒兒罷林之孝便叫人開門問是怎麼了裡頭婆子開門說賊在這裡打仗把姑娘都唬壞了虧得妙師父和彩屏纔將姑娘救醒東西是沒失林之孝道賊人怎麼打仗上夜的

男人說幸虧包大爺上了房把賊打跑了去了還聽見打倒了一個人呢包勇道在園門那裡呢你們快瞧去罷賈芸等走到那邊果然看見一個人躺在地下死了細細的一瞧好像是周瑞的乾兒子衆人見了詫異派了一個人看守着又派了兩個人照看前後門走到門前看時那門俱仍舊關鎖着林之孝便叫人開了門報了營官立刻到來查勘賊踪是從後夾道子上了房的到了西院房上見那瓦片破碎不堪一直過了後園去了衆上夜的人齊聲說道這不是賊是強盜營官著急道並非明火執杖怎麽便算是強盜呢上夜的道我們赶賊他在房上撇瓦我們不能到他跟前幸虧我們家的姓包的上房打退

到園裡還有好幾個賊竟和姓包的打起仗來打不過姓包的纔都跑了營官道可又來若是強盜難道倒打不過你們的人麽不用說了你們快查清了東西遞了失單我們報就是了賈芸等又到了上屋裡已見鳳姐扶病過來惜春也來了賈芸請了鳳姐的安問了惜春的好大家查看失物因鴛鴦已死琥珀等又送靈去了那些東西都是老太太的並沒見過數兒只用封鎖如今打從那裡查起衆人都說箱櫃東西不少如今一空偷的時候兒自然不小了那些上夜的人管做什麽的況且打死的賊是周瑞的乾兒子必是他們通同一氣的鳳姐聽了氣的眼睛直瞪瞪的便說把那些上夜的女人都拴起來交給營

裡去簪問衆人叫苦連天跪地哀求不知怎生發放並失去的物件有無着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二回

活寃孽妙姑遭大刼　死讐仇趙妾赴冥曹

話說鳳姐命捆起上夜的女人送營審問衆女人跪地哀求林之孝同賈芸道你們求也無益老爺派我們看家沒事是造化如今有了事上下都就不是誰救得你若說是周瑞的乾兒子連太太起裡裡外外的都不干淨鳳姐喘吁吁的說道這都是命裡所招和他們說什麽帶了他們去就是了那丟的東西你告訴營裡去說寔在是老太太的東西問老爺們纔知道等我們報了去請了老爺們回來自然開了失單送來文官衙門裡我們也是這樣報賈芸林之孝答應出去惜春一句話也沒有

只是哭道這些事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爲什麽偏偏碰在偺們兩個人身上明兒老爺太太回來叫我怎麽見人說把家裡交給你們如今鬧到這個分兒還想活着麽鳳姐道偺們願意嗎現在有上夜的人在那裡惜春道你還能說况且你又病着我是沒有說的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了他攛掇着太太派我看家的如今我的臉擱在那裡呢說着又痛哭起來鳳姐道姑娘你快別這麽想若說沒臉大家一樣的你若是這個糊塗想頭我更擱不住了二人正說著只聽見外頭院子裡有人大嚷的說道我說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我們甄府裡從來是一槩不許上門的不想這府裡倒不講究這個昨兒老太太的

殯纔出去那個什麼庵裡的尼姑死要到偺們這裡來我吆喝著不准他進來腰門上的老婆子們倒罵我死央及着叫那姑子進来那腰門子一會兒開着一會兒關着不知做什麼我不放心沒敢睡聽到四更這裡就嚷起來我來叫門倒不開了我聽見聲兒緊了打開了門見西邊院子裡有人站着我便赶上打死了我今兒纔知道這是四姑奶奶的屋子那個姑子就在裡頭今兒天沒亮溜出去了可不是那姑子引進來的賊麼平兒等聽着都說這是誰這麼沒規矩姑娘奶奶都在這裡敢在外頭這麼混嚷鳳姐道你聽他說甄府裡別就是甄家薦来的那個厭物罷惜春聽得明白更加心裡受不的鳳姐接著問惜春道那個人混說什麼姑子你們那裡弄了個姑子住下了惜春便將妙玉來瞧他留着下棋守夜的話說了鳳姐道是他麼他怎麼肯這樣是再沒有的話但是叫這討人嫌的東西嚷出來老爺知道了也不好惜春愈想愈怕站起來要走鳳姐雖說坐不住又怕惜春害怕弄出事来只得叫他先別走且看着人把偷剩下的東西收起來再派了人看着偺們好走平兒道偺們不敢收等衙門裡來了踏看了纔好收呢偺們只好看着但只不知老爺那裡有人去了沒有鳳姐道你叫老婆子問去一回進來說林之孝是走不開家下人要伺候查驗的再有的是說不清楚的已經芸二爺去了鳳姐點頭同惜春坐着發愁且

說那夥賊原是何三等邀的偷搶了好些金銀財寶接運出去見人追趕知道都是那些不中用的人要往西邊屋內偷去在窗外看見裡面燈光底下兩個美人一個姑娘一個姑子那些賊那顧性命頓起不良就要踹進來因見包勇來趕纔獲賍而逃只不見了何三大家且躲入窩家到第二天打聽動靜知是何三被他們打死已經報了文武衙門這裡是躲不住的便商量趁早歸入海洋大盜一處去若遲了通緝文書一行關津上就過不去了內中一個人胆子極大便說偺們走是走我就只捨不得那個姑子長的寔在好看不知是那個庵裡的雛兒呢一個人道啊呀我想起來了必就是賈府園裡的什麼櫳翠菴裡的姑子不是前年外頭說他和他們家什麼寶二爺有原故後來不知怎麼又害起相思病來了請大夫吃藥的就是他那一個人聽了說偺們今日躲一天叫偺們大哥拿錢置辦些買賣行頭明兒亮鐘時候陸續出關你們在關外二十里坡等我衆賊議定分賍俵散不題且說賈政等送殯到了寺內安厝畢親友散去賈政在外廂房伴靈邢王二夫人等在內一宿無非哭泣到了第二日重新上祭正擺飯時只見賈芸進來在老太太靈前磕了個頭忙忙的跑到賈政跟前跪下請了安喘吁吁的將昨夜被盜將老太太上房的東西都偷去包勇趕賊打死了一個已經呈報文武衙門的話說了一遍賈政聽了發怔那

王二夫人等在裡頭也聽見了都唬得魂不附體並無一言只有啼哭賈政過了一會子問失单怎樣開的賈芸回道家裡的人都不知道還没有開單賈政道還好偺們動過家的若開出好的來反就罪名快叫璉兒那時賈璉領了寶玉別處上祭未囘賈政叫人赶了囘來賈璉聽了急得直跳一見芸兒也不顧賈政在那裡便把賈芸狠狠的罵了一頓說不配拍舉的東西我將這樣重任托你押着人上夜廵更你是死人麽虧你還有臉來告訴說着望賈芸臉上啐了幾口賈芸垂手站着不敢囘一言賈政道你罵他也無益了賈璉然後跪下說這便怎麽樣賈政道也没法兒只有報官緝賊但只是一件老太太遺下的

東西偺們都没動你說要銀子我想老太太死得几天誰忍得動他那一項銀子原打諒完了事算了賬還人家再有的在這裡和南邊置坟產的所有東西也没見數兒如今說文武衙門要失單若將几件好的東西開上恐有碍若說金銀若干衣飾若干又没有實在數目謊開使不得倒可笑你如今竟換了一個人了為什麽這樣料理不開你跪在這裡是怎麽樣呢賈璉也不敢答言只得站起來就走賈政又叫道你那裡去賈璉又囘来道侄兒赶囘家去料理清楚賈政哼了一聲賈璉把頭低下賈政道你進去囘了你母親叫了老太太的一兩個丫頭去叫他們細細的想了開单子賈璉心裡明知老太太的東西都

是鴛鴦經管他死了問誰就問珍珠他們那裡記得清楚只不敢駁回連連的答應了出身走到裡頭邢王夫人又埋怨了一頓叫賈璉快回去問他們這些看家的說明兒怎麼見我們賈璉也只得答應了出來一面命人套車預備琥珀等進城自己騎上騾子跟了幾個小厮如飛的回去賈芸也不敢再回賈政斜簽着身子慢慢的溜出來騎上了馬來赶賈璉一路無話到了家中林之孝請了安一直跟了進來賈璉到了老太太上屋裡見了鳳姐惜春在那裡心裡又恨又說不出來便問林之孝道衙門裡瞧了沒有林之孝自知有罪便跪下回道文武衙門都瞧了來踪去跡也看了屍也驗了賈璉吃驚道又驗什麼屍

林之孝又將包勇打死的夥賊似周瑞的乾兒子的話回了賈璉賈璉道叫芸兒賈芸進來也跪着聽話賈璉道你見老爺時怎麼沒有回周瑞的乾兒子做賊被包勇打死的話賈芸說道上夜的人說像他的恐怕不真所以沒有回賈璉道好糊塗東西你若告訴了我就帶了周瑞來一認可不就知道了林之孝回道如今衙門裡把屍首放在市口兒招認去了賈璉道這又是個糊塗東西誰家的人做了賊被人打死要償命麼林之孝回道這不用人家認奴才就認得是他賈璉聽了想道是啊我記得珍大爺那一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麼林之孝回說他和鮑二打架來著爺還見過的呢賈璉聽了更生氣便要打

上夜的人林之孝哀告道請二爺息怒那些上夜的人派了他們敢偷懶嗎只是爺府上的規矩三門裡一個男人不敢進去的就是奴才們裡頭不叫也不敢進去奴才在外同芸哥兒刻刻查點見三門關的嚴嚴的外頭的門一層沒有開那賊是從後夾道子來的賈璉道裡頭上夜的女人呢林之孝將上夜的人說奉奶奶的命捆著等爺審問的話回了賈璉問包勇呢林之孝說又往園裡去了賈璉便說去叫他小廝們便將包勇帶來說還虧你在這裡若沒有你只怕所有房屋裡的東西都搶了去了呢包勇也不言語惜春恐他說出那話心下着急鳳姐也不敢言語只見外頭說琥珀姐姐們回來了大家見了不免又哭一場賈璉叫人檢點偷剩下的東西只有些衣服尺頭錢箱未動餘者都沒有了賈璉心裡更加着急想着外頭的棚杠銀廚房的錢都沒有付給明兒拿什麼還呢便呆想了一會只見琥珀等進去哭了一番見箱櫃開着所有的東西怎能記憶便胡亂猜想虛擬了一張失單命人即送到文武衙門賈璉復又派人上夜鳳姐惜春各自回房賈璉不敢在家安歇也不及埋怨鳳姐竟自騎馬趕出城外去了這裡鳳姐又恐惜春短見打發豐兒過去安慰天已二更不言這裡賊去關門衆人更加小心不敢睡覺且說夥賊一心想着妙玉知是孤菴女衆不難欺負到了三更夜靜便拿了短兵器帶些悶香跳上高墻遠遠

瞧見櫳翠菴內燈光猶亮便潛身溜下藏在房頭僻處等到四更見裡頭只有一盞海燈妙玉一人在蒲團上打坐歇了一會便噯聲嘆氣的說道我自元墓到京原想傳個名的爲這裡請來不能又棲他處昨兒好心去瞧四姑娘反受了這蠢人的氣夜裡又受了大驚今日回來那蒲團再坐不穩只覺肉跳心驚因素常一個打坐的今日又不肯叫人相伴豈知到了五更寒顫起來正要叫人只聽見窗外一响想起昨晚的事更加害怕不免叫人豈知那些婆子都不答應自已坐着覺得一股香氣透入顖門便手足麻木不能動彈口裡也說不出話來心中更自著急只見一個人拿著明晃晃的刀進來此時妙玉心中卻

是明白只不能動想是要殺自已索性橫了心倒不怕他那知那個人把刀插在背後騰出手來將妙玉輕輕的抱起輕薄了一會子便拖起背在身上此時妙玉心中只是如醉如痴可憐一個極潔極淨的女兒被這强盜的悶香熏住由着他擺弄了去了却說這賊背了妙玉來到園後墻邊搭了軟梯爬上墻跳出去了外邊早有夥賊弄了車輛在園外等著那人將妙玉放倒在車上反打起官銜燈籠叫開栅欄急急行到城門正是開門之時門官只知是有公幹出城的也不及查詰赶出城去那夥賊加鞭赶到二十里坡和衆强徒打了照面各自分頭奔南海而去不知妙玉被劫或是甘受污辱還是不屈而死不知下

落也難妄擬只言櫳翠菴一個跟妙玉的女尼他本住在靜室後面睡到五更聽見前面有人聲响只道妙玉打坐不安後來聽見有男人脚步門牕响動欲要起來瞧看只是身子發軟懶怠開口又不聽見妙玉言語只睜着兩眼聽着到了天亮纔覺得心裡清楚披衣起來叫了道婆預備妙玉茶水他便往前面來看妙玉豈知妙玉的踪跡全無門窻大開心裡詫異昨晚响動甚是疑心說這樣早他到那裡去了走出院門一看有一個軟梯靠墻立着地下還有一把刀鞘一條搭膊便道不好了昨晚是賊燒了悶香了急叫人起來查看菴門仍是緊閉那些婆子侍女們都說昨夜煤氣熏着了今早都起不起來這麼早叫

我們做什麼那女尼道師父不知那裡去了衆人道在觀音堂打坐呢女尼道你們還做夢呢你來瞧瞧衆人不知也都着忙開了菴門滿園裡都找到了想來或是到四姑娘那裡去了衆人來叩腰門又被包勇駡了一頓衆人說道我們妙師父昨晚不知去向所以來找求你老人家叫開腰門問一問來了沒來就是了包勇道你們師父引了賊來偷我們已經偷到手了他跟了賊去受用去了衆人道阿彌陀佛說這些話的防着下割舌地獄包勇生氣道胡說你們再鬧我就要打了衆人陪笑央告道求爺叫開門我們瞧瞧若沒有再不敢驚動你太爺了包勇道你不信你去找若沒有回來問你們包勇說着叫開腰門

衆人且我到惜春那裡惜春正是愁悶惦着妙玉清早去後不知聽見我們姓包的話了沒有只怕又得罪了他以後總不肯來我的知已是沒有了况我現在寒難見人父母早死嫂子嫌我頭裡有老太太到底還疼我些如今也死了留下我孤苦伶仃如何了局想到迎春姐姐折磨死了史姐姐守着病人三姐姐遠去這都是命裡所招不能自由獨有妙玉如閒雲野鶴無拘無束我若能學他就造化不小了但我是世家之女怎能遂意這回看家大就不是還有何顏又恐太太們不知我的心事將來的後事更未曉如何想到其間便要把自已的青絲鉸去要想出家彩屏等聽見急忙來勸豈知已將一半頭髮鉸去了

彩屏愈加着忙說道一事不了又出一事這可怎麼好呢正在吵鬧只見妙玉的道婆來找妙玉彩屏問起來由先唬了一跳說是昨日一早去了沒來裡面惜春聽見急忙問道那裡去了道婆將昨夜聽見的响動被煤氣薰着今早不見妙玉菴內有軟梯刀鞘的話說了一遍惜春驚疑不定想起昨日包勇的話來必是那些強盜看見了他昨晚搶去了也未可知但是他素來孤潔的狠豈肯惜命便問道怎麼你們都沒聽見麼婆子道怎麼沒聽見只是我們都是睜着眼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必是那賊燒了悶香妙姑一人想也被賊悶住不能言語况且賊人必多拿刀執杖威逼着他還敢聲喊麼正說着包勇又在腰

門那裡嚷說裡頭快把這些混賬道婆子趕出來罷快關上腰門彩屏聽見恐𢛢不是只得催婆子出去叫人關了腰門惜春於是更加苦楚無奈彩屏等再三以禮相勸仍舊將一半青絲籠起大家商議不必聲張就是妙玉被搶也當作不知且等老爺太太回來再說惜春心裡從此死定一個出家的念頭暫且不提且說賈璉回到鐵檻寺將到家中查點了上夜的人開了失單報去的話回了賈政賈政道怎樣開的賈璉便將琥珀記得的數目單子呈出並說上頭元妃賜的東西已經註明還有那人家不大有的東西不便開上等侄兒脫了孝出去托人細細的緝訪少不得弄出來的賈政聽了合意就點頭不言賈璉

進內見了邢王二夫人商量着勸老爺早些回家纔好呢不然都是亂麻是的邢夫人道可不是我們在這裡也是驚心吊膽賈璉道這是我們不敢說的還是太太的主意二老爺是依的邢夫人便與王夫人商議妥了過了一夜賈政也不放心打發寶玉進來說請太太們今日回家過兩三日再來家人們已經派定了裡頭請太太們派人罷邢夫人派了鸚哥等一干人伴靈將周瑞家的等人派了總管其餘上下人等都回去一時忙亂套車備馬賈政等在賈母靈前辭別衆人又哭了一場都起來正要走時只見趙姨娘還爬在地下不起周姨娘打諒他還哭便去拉他豈知趙姨娘滿嘴白沫眼睛直豎把舌頭吐出反

把家人唬了一跳賈環過來亂嚷趙姨娘醒來說道我是不回去的跟著老太太回南去衆人道老太太那用你跟呢趙姨娘道我跟了老太太一輩子大老爺還不依弄神弄鬼的算計我我想仗着馬道婆出出我的氣銀子白花了好些也沒有弄死一個如今我回去了又不知誰來算計我衆人先只說鴛鴦附着他後頭聽說馬道婆的事又不像了那王二夫人都不言語只有彩雲等代他央告道鴛鴦姐姐你死是自巳願意與趙姨娘什麼相干放了他罷見邢夫人在這裡也不敢說別的趙姨娘道我不是鴛鴦我是閻王老爺差人拿我去的要問我爲什麼和馬道婆用魘魔法的案件說着口裡又叫好璉二奶奶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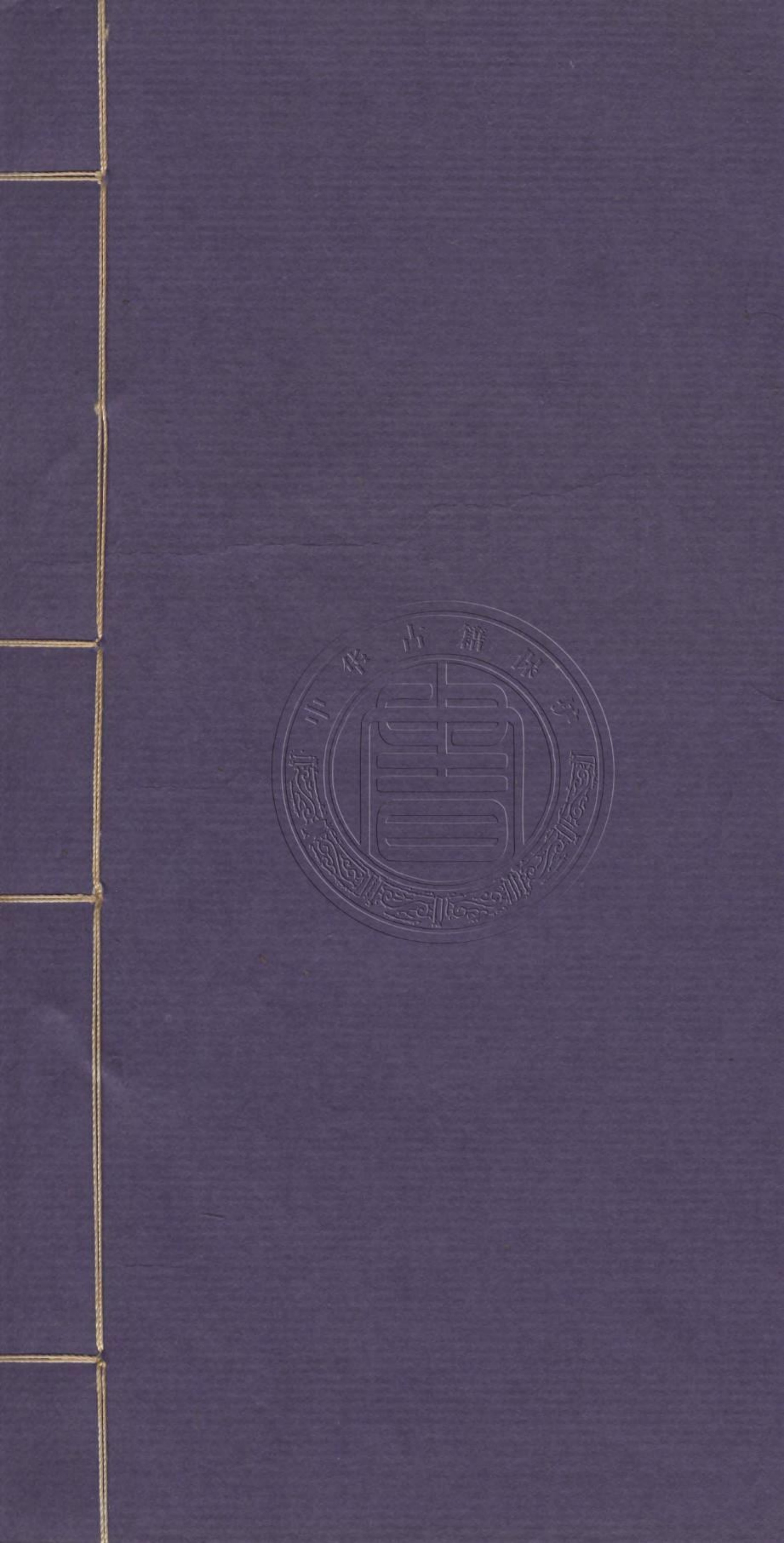
在這裡老爺面前少頂一句兒罷我有一千日的不好還有一天的好呢好二奶奶親二奶奶並不是我要害你我一時糊塗聽了那個老娼婦的話正鬧着賈政打發人進來叫環兒婆子們去回說趙姨娘中了邪了三爺看着呢賈政道沒有的事我們先走了於是爺們等先回這裡趙姨娘還是混說一時救不過來邢夫人恐他又說出什麼來便說多派幾個人在這裡瞧著他偺們先走到了城裡打發大夫出來瞧罷王夫人本嫌他也打撒手兒寶釵本是仁厚的人雖想著他害寶玉的事心裡究竟過不去背地裡托了周姨娘在這裡照應周姨娘也是個好人便應承了李紈說道我也在這裡罷王夫人道可以不必

於是大家都要起身賈環着急說我也在這裡嗎王夫人啐道糊塗東西你姨媽的死活都不知你還要走嗎賈環就不敢言語了寶玉道好兄弟你是走不得的我進了城打發人來瞧你說畢都上車回家寺裡只有趙姨娘賈環鴛哥等人賈政邢夫人等先後到家到了上房哭了一場林之孝帶了家下衆人請了安跪着賈政喝道去罷明日問你鳳姐那日發暈了几次竟不能出接只有惜春見了覺得滿面羞慚邢夫人也不理他王夫人仍是照常李紈寶釵拉着手說了幾句話獨有尤氏說道姑娘你操心了倒照應了好几天惜春一言不答只紫漲了臉寶釵將尤氏一拉使了個眼色尤氏等各自歸房去了賈政略

畧的看了一看嘆了口氣並不言語到書房席地坐下叫了賈璉賈蓉賈芸吩咐了几句話寶玉要在書房來陪賈政賈政道不必蘭兒仍跟他母親一宿無話次日林之孝一早進書房跪著賈政將前後被盜的事問了一遍並將周瑞供了出來又說衙門拿住了鮑二身邊搜出了失单上的東西現在夾訊要在他身上要這一夥賊呢賈政聽了大怒道家奴負恩引賊偷竊家主真是反了立刻叫人到城外將周瑞捆了送到衙門審問林之孝只管跪着不敢起來賈政道你還跪著做什麼林之孝道奴才該死求老爺開恩正說著賴大等一干辦事家人上來請了安呈上喪事賬簿賈政道交給璉二爺算明了來回吆喝

着林之孝起來出去了賈璉一腿跪着在賈政身邊說了一句話賈政把眼一瞪道胡說老太太的事銀兩被賊偷去難道就該罰奴才拿出來麽賈璉紅了臉不敢言語站起來也不敢動賈政道你媳婦怎麽樣了賈璉又跪下說看來是不中用了賈政嘆口氣道我不料家運衰敗一至如此况且環哥兒他媽尚在廟中病着也不知是什麽症候你們知道不知道賈璉也不敢言語賈政道傳出話去叫人帶了大夫瞧瞧去賈璉卽忙答應着出來叫人帶了大夫到鐵檻寺去瞧趙姨娘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二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一百十三回

懺宿寃鳳姐托村嫗　釋舊憾情婢感癡郎

話說趙姨娘在寺內得了暴病見人少了更加混說起來唬的衆人發怔就有兩個女人攙着趙姨娘雙膝跪在地下說一回哭一回有時爬在地下叫饒說打殺我了紅鬍子的老爺我再不敢了有一時雙手合着也是叫疼眼睛突出嘴裡鮮血直流頭髮披散人人害怕不敢近前那時又將天晚趙姨娘的聲音只管陰啞起來居然鬼嚎的一般無人敢在他跟前只得叫了幾個有膽量的男人進來坐着趙姨娘一時死去隔了些時又回過來整整的鬧了一夜到了第二天也不言語只裝鬼臉自

已拿手撕開衣服露出胸膛好像有人剝他的樣子可憐趙姨娘雖說不出來其痛苦之狀實在難堪正在危急大夫來了也不敢胗脉只囑咐辦後事罷說了起身就走那送大夫的家人再三央告說請老爺看看脉小的好回稟家主那大夫用手一摸已無脉息賈環聽了這纔大哭起來衆人只顧賈環誰管趙姨娘蓬頭赤脚死在炕上只有周姨娘心裡想到做偏房的下場頭不過如此况他還有兒子我將來死的時候還不知怎樣呢於是反倒悲切且說那人趕回家去禀知賈政即派人去照例料理陪着環兒住了三天一同回來那人去了這裡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知道姨娘使了毒心害人被陰司裡拷打死了

又說是璉二奶奶只怕也好不了怎麼說璉二奶奶告的呢這些話傳到平兒耳內甚是着急看着鳳姐的樣子實在是不能好的了況且賈璉近日並不似先前的恩愛本來事也多竟像不與他相干的平兒在鳳姐跟前只曾勸慰又兼着邢王二夫人回家幾日只打發人來問問並不親身來看鳳姐心裡更加悲苦賈璉回來也沒有一句貼心的話鳳姐此時只求速死心裡一想邪魔悉至只見尤二姐從房後走來漸近牀前說姐姐許久的不見了做妹妹的想念的狠要見不能如今好容易進來見見姐姐姐姐的心機也用盡了偺們的二爺糊塗也不領姐姐的情反倒怨姐姐作事過於刻薄把他的前程去了叫他

如今見不得人我替姐姐氣不平鳳姐恍惚說道我如今也後悔我的心忒窄了妹妹不念舊惡還來瞧我平兒在傍聽見說道奶奶說什麼鳳姐一時甦醒想起尤二姐已死必是他來索命被平兒叫醒心裡害怕又不肯說出只得勉强說道我神魂不定想是說夢話給我搥搥平兒上去搥着見個小丫頭子進來說是劉老老來了婆子們帶着來請奶奶的安平兒急忙下來說在那裡呢小丫頭子說他不敢就進來還聽奶奶的示下平兒聽了點頭想鳳姐病裡必是懶待見人便說道奶奶現在養神呢暫且叫他等着你問他來有什麼事麼小丫頭子說道他們問過了沒有事說知道老太太去世了因沒有報纔來遲

了小丫頭子說着鳳姐聽見便叫平兒你來人家好心來瞧不可冷淡了他你去請了劉老老進來我和他說說話兒平兒只得出來請劉老老這裡坐鳳姐剛要合眼又見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走向炕前就像要上炕的鳳姐急忙便叫平兒說那裡來了一個男人跑到這裡來了連叫了兩聲只見豐兒小紅赶來說奶奶要什麼鳳姐睁眼一瞧不見有人心裡明白不肯說出來便問豐兒道平兒這東西那裡去了豐兒道不是奶奶叫去請劉老老去了麼鳳姐定了一會神也不言語只見平兒同劉老老帶了一個小女孩兒進來說我們姑奶奶在那裡平兒引到炕邊劉老老便說請姑奶奶安鳳姐睁眼一看不覺一陣傷心說老老你好怎麼這時候纔來你瞧你外孫女兒也長的這麼大了劉老老看着鳳姐骨瘦如柴神情恍惚心裡也就悲慘起來說我的奶奶怎麼這幾個月不見就病到這個分兒我糊塗的要死怎麼不早來請姑奶奶的安便叫青兒給姑奶奶請安青兒只是笑鳳姐看了倒也十分憐愛便叫小紅招呼着劉老老道我們屯鄉裡的人不會病的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許願從不知道吃藥我想姑奶奶的病別是撞著什麼了罷平兒聽着那話不在理忙在背地裡拉他劉老老會意便不言語了那裡知道這句話倒合了鳳姐的意扎掙着說老老你是有年紀的人說的不錯你見過的趙姨娘也死了你知道麼劉老老咤

興道阿彌陀佛好端端一個人怎麼就死了我記得他也有一個小哥兒這可怎麼樣呢平兒道那怕什麼他還有老爺太太呢劉老老道姑娘你那裡知道不好死了是親生的隔了肚皮子是不中用的這句話又招起鳳姐的愁腸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衆人都來解勸巧姐兒聽見他母親悲哭便走到炕前用手拉着鳳姐的手也哭起來鳳姐一面哭着道你見過了老老了沒有巧姐兒道沒有鳳姐道你的名字還是他起的呢就和乾媽一樣你給他請個安巧姐兒便走到跟前劉老老忙拉着道阿彌陀佛不要折殺我了巧姑娘我一年多不來你還認得我麼巧姐兒道怎麼不認得那年在園裡見的時候我還小呢

前年你來我和你要隔年的蟈蟈兒你也沒有給我必是忘了劉老老道好姑娘我是老糊塗了要說蟈蟈兒我們屯裡多着呢只是不到我們那裡去若去了要一車也容易鳳姐道不然你帶了他去罷劉老老笑道姑娘這樣千金貴體綾羅裹大了的吃的是好東西到了我們那裡我拿什麼哄他頑拿什麼給他吃呢這倒不是坑殺我了麼說着自己還笑因說那麼著我給姑娘做個媒罷我們那裡雖說是屯鄉裡也有大財主人家幾千頃地幾百牲口銀子錢亦不少只是不像這裡有金的有玉的姑奶奶自然瞧不起這樣人家我們庄家人瞧着這樣財主也算是天上的人了鳳姐道你說去我願意就給劉老老道

這是頑話兒罷咧放著姑奶奶這樣大官大府的人家只怕還不肯給那裡肯給庄家人就是姑奶奶肯了上頭太太們也不給巧姐因他這話不好聽便走了去和青兒說話兩個女孩兒倒說得上漸漸的就熟起來了這裡平兒恐劉老老話多攪煩了鳳姐便拉了劉老老說你提起太太來你還沒有過去呢我出去叫人帶了你去見見也不枉來這一輎劉老老便要走鳳姐道忙什麼你坐下我問你近來的日子還過的麽劉老老千恩萬謝的說道我們若不仗著姑奶奶說着指着青兒說他的老子娘都要餓死了如今雖說是庄家人苦家裡也掙了好幾畝地又打了一眼井種些菜蔬瓜菓一年賣的錢也不少儘彀

他們嚼吃的了這兩年姑奶奶還時常給些衣服布疋在我們村裡算過得的了阿彌陀佛前日他老子進城聽見姑奶奶這裡動了家我就幾乎唬殺了虧得又有人說不是這裡我纔放心後來又聽見說這裡老爺陞了我又喜歡就要來道喜為的是滿地的庄家來不得昨日又聽見說老太太沒有了我在地裡打豆子聽見了這話唬的連豆子都拿不起來了就在地裡狠狠的哭了一大場我合女婿說我也顧不得你們了不管真話謊話我是要進城瞧瞧去的我女兒女婿也不是沒良心的聽見了也哭了一會子今兒天沒亮就赶着我進城來了我也不認得一個人沒有地方打聽一徑來到後門見是門神都糊

了我這一唬又不小進了門找周嫂子再找不著撞見一個小姑娘說周嫂子得了不是攆出去了我又等了好半天遇見個熟人纔得進來不打諒姑奶奶也是這麼病說着就掉下淚來平兒着急也不等他說完了拉着就走說你老人家說了半天口也乾了咱們喝茶去罷拉著劉老老到下房坐着青兒自在巧姐那邊劉老老道茶倒不要好姑娘叫人帶了我去請太太的安哭哭老太太去罷平兒道你不用忙今兒也赶不出城去了方纔我是怕你說話不防頭招的我們奶奶哭所以催你出來你別思量劉老老道阿彌陀佛姑娘這是多心我也知道倒是奶奶的病怎麼好呢平兒道你瞧妨碍不妨碍劉老老說

是罪過我瞧着不好正說著又聽鳳姐叫呢平兒及到床前鳳姐又不言語了平兒正問豐兒賈璉進來向炕上一瞧也不言語走到裡間氣哼哼的坐下只有秋桐跟了進去倒了茶殷勤一回不知嘁嘁喳喳的說些什麼回來賈璉叫平兒來問道奶奶不吃藥麼平兒道不吃藥怎麼樣呢賈璉道我知道麼你拿櫃子上的鑰匙來罷平兒見賈璉有氣又不敢問只得出來鳳姐耳邊說了一聲鳳姐不言語平兒便將一個匣子擱在賈璉那裡就走賈璉道有鬼叫你嗎你擱着叫誰拿呢平兒忍氣打開取了鑰匙開了櫃子便問道拿什麼賈璉道咱們有什麼嗎平兒氣的哭道有話明說人死了也願意賈璉道這還要說麼

頭裡的事是你們鬧得如今老太太的還短了四五千銀子老
爺叫我拿公中的地賬弄銀子你說有什麼外頭拉的賬不開發
使得麽誰叫我應這個名兒只好把老太太給我的東西折變
去罷了你不依麽平兒聽了一句不言語將櫃裡東西搬出只
見小紅過來說平姐姐快走奶奶不好呢平兒也顧不得賈璉
急忙過來見鳳姐用手空抓平兒用手攥着哭叫賈璉也過來
一瞧把脚一跺道若是這樣是要我的命了說着掉下淚來豐
兒進來說外頭找二爺呢賈璉只得出去這裡鳳姐愈加不好
豐兒等便大哭起來巧姐聽見趕來劉老老也急忙走到炕前
嘴裡念佛搗了些鬼果然鳳姐好些一時王夫人聽了丫頭的

信也過來了先見鳳姐安靜些心下略放心見了劉老老便說
劉老老你好什麼時候來的劉老老便說請安也不及說別的
只言鳳姐的病講究了半天彩雲進來說老爺請太太呢王夫
人叮嚀了平兒幾句話便過去了鳳姐鬧了一回此時又覺清
楚些見劉老老在這裡心裡信他求神禱告便把豐兒等支開
叫劉老老坐在床前告訴他心神不寧如見鬼的樣子劉老老
便說我們屯裡什麼菩薩靈什麼廟有感應鳳姐道求你替我
禱告要用供獻的銀錢我有便在手腕下退下一隻金鐲子來
交給他劉老老道姑奶奶不用那個我們村庄人家許了願好
了花上幾百錢就是了那用這些就是我替姑奶奶求去也是

許愿等姑奶奶好了要花什麼自已去花罷鳳姐明知劉老老一片好心不好勉强只得留下說老老我的命交給你了我的巧姐兒也是千灾百病的也交給你了劉老老順口答應便說這麼着我看天氣尚早還赶的出城去我就去了明兒姑奶奶好了再請還願去鳳姐因被衆寃魂纏繞害怕巴不得他就去便說你若肯替我用心我能安穩睡一覺我就感激你了你外孫女兒叫他在這裡住下罷劉老老道庄家孩子沒有見過世面沒的在這裡打嘴我帶他去的好鳳姐道這就是多心了旣是偺們一家人這怕什麼雖說我們窮了多一個人吃飯也不算什麼劉老老見鳳姐眞情樂得叫青兒住幾天省了家裡的

嚼吃只怕青兒不肯不如叫他來問問若是他肯就留下于是和青兒說了幾句青兒因與巧姐兒頑得熟了巧姐又不願意他去青兒又要在這裡劉老老便吩咐了幾何辭了平兒忙忙的赶出城去不題且說櫳翠菴原是賈府的地址因蓋省親園子將那菴圈在裡頭向來食用香火並不動賈府的錢糧如今妙玉被刼那女尼呈報到官一則侯官府緝盗的下落二則是妙玉基業不便離散依舊住下不過囬明了賈府那時賈府的人雖都知道只爲賈政新喪且又心事不寧也不敢將這些沒要緊的事囬禀只有惜春知道此事日夜不安漸漸傳到寶玉耳邊說妙玉被賊刼去又有的說妙玉凡心動了跟人而走寶

玉聽得十分納悶想來必是被强徒搶去這個人必不肯受一定不屈而死但是一無下落心下甚不放心每日長噓短嘆還說這樣一個人自稱爲檻外人怎麽遭此結局又想到當日園中何等熱鬧自從二姐姐出閣以來死的死嫁的嫁我想他一塵不染是保得住的了豈知風波頓起比林妹妹死的更奇由是一而二二而三追思起來想到莊子上的話虛無縹緲人生在世難免風流雲散不覺的大哭起來襲人等又道是他的瘋病發作百般的溫柔解勸寶釵初時不知何故也用話箴規怎奈寶玉抑鬱不解又覺精神恍惚寶釵想不出道理再三打聽方知妙玉被刼不知去向也是傷感只爲寶玉愁煩便用正言

解釋因提起蘭兒自送殯回來雖不上學聞得日夜攻苦他是老太太的重孫老太太素來望你成人老爺爲你日夜焦心你爲閒情痴意遭塌自己我們守着你如何是個結果說得寶玉無言可答過了一回纔說道我那管人家的閒事只可歎咱們家的運氣衰頹寶釵道可又來老爺太太原爲是要你成人接續祖宗遺緒你只是執迷不悟如何是好寶玉聽來話不投機便靠在桌上睡去寶釵也不理他叫麝月等伺候着自己都去睡了寶玉見屋裏人少想起紫鵑到了這裡我從没合他說句知心的話兒冷冷清清撂着他我心裏甚不過意他呢又比不得麝月秋紋我可以安放得的想起從前我病的時候他在我

這裡伴了好些時如今他的那一面小鏡子還在我這裡他的情意却也不薄了如今不知爲什麽見我就是冷冷的若說爲我們這一個呢他是合林妹妹最好的我看他待紫鵑也不錯我不在家的日子紫鵑原也與他有說有笑的到我来了紫鵑便走開了想来自然是爲林妹妹死了我便成了家的原故噯紫鵑紫鵑你這樣一個聰明女孩兒難道連我這點子苦處都看不出来麽因又一想今晚他們睡的睡做活的做活不如趂著這個空兒我找他去看他有什麽話倘或我還有得罪之處便陪個不是也使得想定主意輕輕的走出了房門來找紫鵑那紫鵑的下房也就在西廂裡間寶玉悄悄的走到窗下只見

裡面尚有燈光便用舌頭舐破窗紙往裡一瞧見紫鵑獨自挑燈又不是做什麽呆呆的坐著寶玉便輕輕的叫道紫鵑姐姐還沒有睡麽紫鵑聽了唬了一跳怔怔的半日纔說是誰寶玉道是我紫鵑聽著似乎是寶玉的聲音便問是寶二爺麽寶玉在外輕輕的答應了一聲紫鵑問道你來做什麽寶玉道我有一句心裡的話要和你說說你開了門我到你屋裡坐坐紫鵑停了一會兒說道二爺有什麽話天晚了請回罷明日再說罷寶玉聽了寒了半截自己還要進去恐紫鵑未必開門欲要回去這一肚子的隱情越發被紫鵑這一句話勾起無奈說道我也沒有多餘的話只問你一句紫鵑道旣是一句就請說寶玉

半日反不言語紫鵑在屋裡不見寶玉言語知他素有痴病恐怕一時寔在搶白了他勾起他的舊病倒也不好了因站起来細聽了一聽又問道是走了還是傻站着呢有什麽又不說儘著在這裡慪人已經慪死了一個難道還要慪死一個麽這是何苦来呢說着也從寶玉𢧐破之處往外一瞧見寶玉在那裡獃聽紫鵑不便再說回身剪了剪燭花忽聽寶玉嘆了一聲道紫鵑姐姐你從來不是這樣鐵心石腸怎麽近來連一句好好的見話都不和我說了我固然是個濁物不配你們理我但只我有什麽不是只望姐姐說明了那怕姐姐一輩子不理我我死了倒作個明白鬼呀紫鵑聽了冷笑道二爺就是這個話呀還有什麽若就是這句話呢我們姑娘在時我也跟着聽俗了若是我們有什麽不好處呢我是太太派来的二爺倒是回太太去左右我們丫頭們更筭不得什麽了說到這裡那聲兒便哽咽起來說着又醒鼻涕寶玉在外知他傷心哭了便急的跺脚道這是怎麽說我的事情你在這裡幾個月還有什麽不知道的就便别人不肯替我告訴你難道你還不叫我說叫我憋死了不成說著也嗚咽起來了寶玉正在這裡傷心忽聽背後一個人接言道你叫誰替你說呢誰是誰的什麽自己得罪了人自己央及呀人家賞臉不賞在人家何苦来拿我們這些没要緊的墊喘兒呢這一句話把裡外兩個人都嚇了一跳你道

是誰原來却是麝月寶玉自覺臉上沒趣只見麝月又說道到底是怎麼着一個障不是一個又不理你倒是快快兒的央及呀曖我們紫鵑姐姐也就太狠心了外頭這麼怪冷的人家央及了這半天總連個活動氣兒也沒有又向寶玉道剛纔二奶奶說了多早晚了打諒你在那裡呢你却一個人站在這房簷底下做什麼紫鵑裡面接着說道這可是什麼意思呢早就請二爺進去有話明日說罷這是何苦來寶玉還要說話因見麝月在那裡不好再說別的只得一面同麝月走回一面說道罷了罷了我今生今世也難剖白這個心了惟有老天知道罷了說到這裡那眼淚也不知從何處來的滔滔不斷了麝月道二

爺依我勸你死了心罷白陪眼淚也可惜了兒的寶玉也不答言遂進了屋子只見寶釵睡了寶玉也知寶釵粧睡却是襲人說了一句道有什麼話明日說不得巴巴兒的跑到那裡去鬧鬧出說到這裡也就不肯說遲一遲纔接着道身上不覺怎麼樣寶玉也不言語只搖搖頭兒襲人便打發寶玉睡下一夜無眠自不必說這裡紫鵑被寶玉一招越發心裡難受直直的哭了一夜思前想後寶玉的事明知他病中不能明白所以衆人弄鬼弄神的辦成了後來寶玉明白了舊病復發常時哭想並非忘情負義之徒今日這種柔情一發叫人難受只可憐我們林姑娘真真是無福消受他如此看來人生緣分都有一定在

那未到頭時大家都是痴心妄想及至無可如何那糊塗的也就不理會了那情深義重的也不過臨風對月灑淚悲啼可憐那死的倒未必知道這活的真真是苦惱傷心無休無了筭來竟不如草木石頭無知無覺倒也心中乾凈想到此處倒把一片酸熱之心一時氷冷了纔要收拾睡時只聽東院裡吵嚷起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三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鳳歷幻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却說寶玉寶釵聽說鳳姐病的危急赶忙起來了頭秉燭伺候正要出院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人來說璉二奶奶不好了還沒有嚥氣二爺二奶奶且慢些過去罷璉二奶奶的病有些古怪從三更天起到四更時候沒有住嘴說了好些胡話要船要轎只說赶到金陵歸入什麼冊子去衆人不懂他只是哭哭喊喊璉二爺沒有法兒只得去糊船轎還沒拿來璉二奶奶喘着氣等著呢太太叫我們過來說等璉二奶奶去了再過去罷寶玉道這也奇他到金陵做什麼去襲人輕輕的說道你不是那

年做夢我還記得說有多少冊子莫不璉二奶奶是到那裡去罷寶玉聽了點頭道是呀可惜我都不記得那上頭的話了這麼說起來人都有個定數的了但不知林妹妹又到那裡去了我如今被你一說我有些懂的了若再做這個夢時我必細細的瞧一瞧便有未卜先知的分兒了襲人道你這樣的人可是不可合你說話我偶然提了一句你就認起真來了嗎就算你能先知了又有什麼法兒寶玉道只怕不能先知若是能了我也犯不着為你們瞎操心了兩人正說着寶釵走來問道你們說什麼寶玉恐他盤詰只說我們談論鳳姐姐寶釵道人要死了你們還只管議論他舊年你還說我咒人那個籤不是應了

麼寶玉又想了一想拍手道是的是的這麼說起來你倒能先知了我索性問問你你知道我將來怎麼樣寶釵笑道這是又胡鬧起來了我是就他求的籤上的話混解的你就認了眞了你和我們二嫂子成了一樣的了你失了玉他去求妙玉扶乩批出來衆人不解他背地裡合我說妙玉怎麼前知怎麼參禪悟道如今他遭此大難如何自已都不知道這可是算得前知嗎就是我偶然說着了二奶奶的事情其實知道他是怎麼樣了只怕我連我自已也不知道呢這些事情原都是虛誕的可是信得的麼寶玉道別提他了你只說邢妹妹罷自從我們這禪連連的有事把他這件事竟忘記了你們家這麼一件大事

怎麼就草草的完了也沒請親喚友的寶釵道你這話又是迂了我們家的親戚秖有偺們這裡和王家最近王家沒了什麼正經人了偺們家遭了老太太的大事所以也沒請就是璉二哥張羅了張羅別的親戚雖也有一兩門子你沒過去如何知道算起來我們這二嫂子的命和我差不多好好的許了我二哥哥我媽媽原想要體體面面的給二哥哥娶這房親事的一則爲我哥哥在監裡二哥哥也不肯大辦二則爲偺們家的事三則爲我二嫂子在大太太那邊忒苦又加着抄了家大太太是一味的苛刻他也寔在難受所以我和媽媽說了便將將就就的娶了過去我看二嫂子如今倒是安心樂意的孝敬我媽

媽比親媳婦還強十倍呢待二哥哥也是極盡婦道的和香菱又甚好二哥哥不在家他兩個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雖說是窮些我媽媽近來倒安逸好些就是想起我哥哥來不免傷心況且常打發人家裡來要使用多虧二哥哥在外頭張頭兒上討來應付他我聽見說城裡的幾處房子已經典了還剩了一所如今打算着搬了去住寶玉道為什麼要搬住在這裡你來去也便宜些若搬遠了你去就要一天了寶釵道雖說是親戚到底各自的穩便些那裡有個一輩子住在親戚家的呢寶玉還要講出不搬去的理王夫人打發人來說璉二奶奶嚥了氣了所有的人都過去了請二爺二奶奶就過去寶玉聽了也掌

不住跺脚要哭寶釵雖也悲戚恐寶玉傷心便說有在這裡哭的不如到那邊哭去於是兩人一直到鳳姐那裡只見好些人圍着哭呢寶釵走到跟前見鳳姐已經停床便大放悲聲寶玉也拉着賈璉的手大哭起來賈璉也重新哭泣平兒等因見無人勸解只得含悲上來勸止了衆人都悲哀不止賈璉此時手足無措呌人傳了賴大來呌他辦理喪事自已回明了賈政然後去行事但是手頭不濟諸事拮据又想起鳳姐素日的好處來更加悲哭不已又見巧姐哭的死去活來越發傷心哭到天明即刻打發人去請他大舅子王仁過來那王仁自從王子騰死後王子勝又是無能的人任他胡為已鬧的六親不和今知

妹子死了只得赶着過來哭了一場見這裡諸事將就心下便不舒服說我妹妹在你家辛辛苦苦當了好几年家也沒有什麼錯處你們家該認真的發送發送纔是怎麼這時候諸事還沒有齊備賈璉本與王仁不睦見他說些混賬話知他不懂的什麼也不大理他王仁便叫了他外甥女兒巧姐過來說你娘在時本來辦事不周到只知道一味的奉承老太太把我們的人都不大看在眼裡外甥女兒你也大了看見我從來沾染過你們沒有如今你娘死了諸事要聽著舅舅的話你母親娘家的親戚就是我和你二舅舅了你父親的為人我也早知道了只有敬重別人的那年什麼尤姨娘死了我雖不在京聽見說

花了好些銀子如今你娘死了你父親倒是這樣的將就辦去你也不知道勸勸你父親嗎巧姐道我父親巴不得要好看只是如今比不得從前了現在手裡沒錢所以諸事省些是有的王仁道你的東西還少麼巧姐兒道舊年抄去何嘗還有呢王仁道你也這樣說我聽見老太太又給了好些東西你該拿出來巧姐又不好說父親用去只推不知道王仁便道哦我知道了不過是你要留着做嫁裝罷咧巧姐聽了不敢回言只氣得哽噎難鳴的哭起來了平兒生氣說道舅老爺有話等我們二爺進來再說姑娘這麼點年紀他懂的什麼王仁道你們是巴不得二奶奶死了你們就好為王了我並不要什麼好看些也

是你們的臉面說着賭氣坐着巧姐滿心的不舒服心想我父親並不是沒情我媽媽在時舅舅不知拿了多少東西去如今說得這樣干凈于是便不大瞧得起他舅舅了豈知王仁心裡想來他妹妹不知積儹了多少雖說抄了家那屋裡的銀子還怕少嗎必是怕我來纏他們所以也幫着這麼說這小東西兒也是不中用的從此王仁也嫌了巧姐兒了賈璉並不知道只忙着弄銀錢使用外頭的大事叫賴大辦了裡頭也要用好些錢一時實在不能張羅平兒知他着急便叫賈璉道二爺也別過於傷了自己的身子賈璉道什麼身子現在日用的錢都沒有這件事怎麼辦偏有個糊塗行子又在這裡蠻纏你想有什

麼法兒平兒道二爺也不用着急若說沒錢使喚我還有些東西舊年幸虧沒有抄在裡頭去二爺要就拿去當著使喚罷賈璉瞧了心想難得這樣便笑道這樣更好省得我各處張羅等我銀子弄到手了還你平兒道我的也是奶奶給的什麼還不還只要這件事辦的好看些就是了賈璉心裡倒着實感激他便將平兒的東西拿了去當錢使用諸凡事情便與平兒商量秋桐看着心裡就有些不甘每每口角裡頭便說平兒沒有了奶奶他要上去了我是老爺的人他怎麼就越過我去了呢平兒也看出來了只不理他倒是賈璉一時明白越發把秋桐嫌了碰着有些煩惱便拿着秋桐出氣邢夫人知道反說賈璉不

好賈璉忍氣不題再說鳳姐停了十餘天送了殯賈政守着老太太的孝總在外書房那時清客相公漸漸的都辭去了只有個程日興還在那裡時常陪著說說話兒提起家運不好一連人口死了好些大老爺合珍大爺又在外頭家計一天難似一天外頭東庄地畝也不知道怎麽樣總不得了那程日興道我在這裡好些年也知道府上的人那一個不是肥巳的一年一年都往他家裡拿那自然府上是一年不彀一年了又添了大老爺珍大爺那邊兩處的費用外頭又有些債務前兒又破了好些財要想衙門裡緝賊追贓那是難事老世翁若要安頓家事除非傳那些管事的來派一個心腹人各處去清查清查該

去的去該留的留有了虧空着在經手的身上賠補這就有了數兒了那一座大園子人家是不敢買的這裡頭的出息也不少又不派人管了幾年老世翁不在家這些人就弄神弄鬼兒的鬧的一個人不敢到園裡這都是家人的弊此時把下人查一查好的使着不好的便攆了這纔是道理賈政點頭道先生你有所不知不必說下人就是自巳的侄兒也靠不住若要我查起來那能一一親見親知況我又在服中不能照管這些個我素來又兼不大理家有的没的我還摸不著呢程日興道老世翁最是仁德的人若在别人家這樣的家計就窮起來十年五載還不怕便向這些管家的要也就彀了我聽見世翁的家

人還有做知縣的呢賈政道一個人若要使起家人們的錢來
便了不得了只好自己儉省些但是冊子上的產業若是實有
還好生怕有名無實了程日興道老世翁所見極是晚生爲什
麼說要查查呢賈政道先生必有所聞程日興道我雖知道些
那些管事的神通晚生也不敢言語的賈政聽了便知話裏有
因便嘆道我家祖父已來都是仁厚的從沒有刻薄過下人我
看如今這些人一日不似一日了在我手裏行出主子樣兒來
又叫人笑話兩人正說著門上的進來囘道江南甄老爺來了
賈政便問道甄老爺進京爲什麼那人道奴才也打聽過了說
是蒙聖恩起復了賈政道不用說了快請罷那人出去請了進

來那甄老爺即是甄寶玉之父名叫甄應嘉表字友忠也是金
陵人氏功勳之後原與賈府有親素來走動的因前年罣誤革
了職動了家產今遇主上眷念功臣賜還世職行取來京陛見
知道賈母新喪特備祭禮擇日到寄靈的地方拜奠所以先來
拜望賈政有服不能遠接在外書房門口等着那位甄老爺一
見便悲喜交集因在制中不便行禮遂拉着手叙了些闊別思
念的話然後分賓主坐下獻了茶彼此又將別後事情的話說
了賈政問道老親翁幾時陛見的甄應嘉道前日賈政道主上
隆恩必有溫諭甄應嘉道主上的恩典眞是比天還高下了好
些旨意賈政道什麼好旨意甄應嘉道近來越寇猖獗海疆一

帶小民不安派了安國公征剿賊寇主上因我熟悉土疆命我前往安撫但是即日就要起身昨日知老太太仙逝謹備瓣香至靈前拜奠稍盡微忱賈政即忙叩首拜謝便說老親翁即此一行必是上慰聖心下安黎庶誠哉莫大之功正在此行但弟不克親覩奇才只好遙聆捷報現在鎮海統制是弟舍親會時務望青照甄應嘉道老親翁與統制是什麽親戚賈政道弟那年在江西糧道任時將小女許配與統制少君結褵已經三載因海口案內未清繼以海寇聚奸所以音信不通弟深念小女俟老親翁安撫事竣後拜懇便中一視弟即修字數行煩尊紀帶去便感激不盡了甄應嘉道兒女之情人所不免我正在有

奉託老親翁的事昨蒙聖恩召取來京因小兒年幼家下乏人將賤眷全帶來京我因欽限迅速晝夜先行賤眷在後緩行到京尚需時日弟奉旨出京不敢久留將來賤眷到京少不得要到尊府定叫小犬叩見如可進教遇有姻事可商之處望乞留意爲感賈政一一答應那甄應嘉又說了几句話就要起身說明日在城外再見賈政見他事忙諒難再坐只得送出書房賈璉寶玉早已伺候在那裡代送因賈政未叫不敢擅入甄應嘉出來兩人上去請安應嘉一見寶玉呆了一呆心想這個怎麽甚像我家寶玉只是渾身縞素因道至親久濶爺們都不認得了賈政忙指賈璉道這是家兄名赦之子璉二侄兒又指著寶

玉道這是第二小犬名叫寶玉應嘉拍手道奇我在家聽見說老親翁有個啣玉生的愛子名叫寶玉因與小兒同名心中甚為罕異後來想著這個也是常有的事不在意了豈知今日一見不但面貌相同且舉止一般這更奇了問起年紀比這裡的哥兒略小一歲賈政便又提起承薦包勇問及令郎哥兒與小兒同名的話述了一遍應嘉因屬意寶玉也不暇問及那包勇的好歹只連連的稱道真真罕異因又拉着寶玉的手極致慇勤又恐安國公起身甚速急須預備長行勉強分手徐行賈璉寶玉送出一路又問了寶玉好些然後纔登車而去那賈璉寶玉回來見了賈政便將應嘉問的話回了一遍賈政命他二人

散去賈璉又去張羅算明鳳姐喪事的賬目寶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了寶釵說是常提的甄寶玉我想一見不能今日倒先見了他父親了我還聽得說寶玉也不日要到京了要來拜望我們老爺呢他也說和我一模一樣的我只不信若是他後兒到了咱們這裡來你們都去瞧瞧看他果然和我像不像寶釵聽了道噯你說話怎麼越發沒前後了什麼男人同你一樣都說出來了還叫我們瞧去呢寶玉聽了知是失言臉上一紅連忙的還要解說不知何話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四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話說寶玉爲自已失言被寶釵問住想要掩飾過去只見秋紋進來說外頭老爺叫二爺呢寶玉巴不得一聲兒便走了到賈政那裡賈政道我叫你來不爲別的現在你穿着孝不便到學裡去你在家裡必要將你念過的文章溫習溫習我這幾天倒也閑着隔兩三日要做幾篇文章我瞧瞧看你這些時進益了沒有寶玉只得答應着賈政又道你環兒弟蘭侄兒我也叫他們溫習去了倘若你做的文章不好反倒不及他們那可就不成事了寶玉不敢言語答應了個是站着不動賈政道去罷寶

玉退了出來正遇見賴大諸人拿著些册子進來寶玉一溜烟回到自已房中寶釵問了知道叫他作文章倒也喜歡惟有寶玉不願意也不敢怠慢正要坐下靜靜心只見兩個姑子進來是地藏庵的見了寶釵說道請二奶奶安寶釵待理不理的說你們好因叫人來倒茶給師父們喝寶玉原要和那姑子說話見寶釵似乎厭惡這些也不好兜搭那姑子知道寶釵是個冷人也不久坐辭了要去寶釵道再坐坐去罷那姑子道我們因在鐵檻寺做了功德好些時沒來請太太奶奶們的安今日來了見過了奶奶太太們還要看看四姑娘呢寶釵點頭由他去了那姑子到了惜春那裡看見彩屏便問姑娘在那裡呢彩屏

道不用提了姑娘這幾天飯都沒吃只是歪着那姑子道爲什麼彩屏道說也話長你見了姑娘只怕他就和你說了惜春早已聽見急忙坐起說你們兩個人好啊見我們家事差了就不來了那姑子道阿彌陀佛有也是施主沒也是施主別說我們是本家庵裏受過老太太多少恩惠的如今老太太的事太太奶奶們都見過了只沒有見姑娘心裏惦記今兒是特特的來瞧姑娘來了惜春便問起水月庵的姑子來那姑子道他們庵裏鬧了些事如今門上也不肯常放進來了便問惜春道前兒聽見說櫳翠菴的妙師父怎麼跟了人走了惜春道那裏的話說這個話的人隄防着割舌頭人家遭了强盜搶去怎麼還說這樣的壞話那姑子道妙師父的爲人古怪只怕是假惺惺罷在姑娘面前我們也不好說的那裏像我們這些粗夯人只知道諷經念佛給人家懺悔也爲着自已修個善果惜春道怎麼樣就是善果呢那姑子道除了偺們家這樣善德人家兒不怕若是別人家那些誥命夫人小姐也保不住一輩子的榮華到了苦難來了可就救不得了只有個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遇見人家有苦難事就慈心發動設法兒救濟爲什麼如今都說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呢我們修了行的人雖說比夫人小姐們苦多着呢只是沒有險難的了雖不能成佛作祖修修來世或者轉個男身自已也就好了不像如今脫生了

個女人胎子什麼委屈煩難都說不出來姑娘你還不知道呢要是姑娘們擊了出了門子這一輩子跟着人是更沒法兒的若說修行也只要修得真那妙師父自爲才情比我們強他就嫌我們這些人俗豈知俗的纔能得善緣呢他如今到底是遭了大劫了惜春被那姑子一番話說的合在机上也顧不得丫頭們在這裡便將尤氏待他怎樣前兒看家的事說了一遍並將頭髮指給他瞧道你打諒我是什麼沒主意戀火坑的人麼早有這樣的心只是想不出道兒來那姑子聽了假作驚慌道姑娘再別說這個話珍大奶奶聽見還要罵殺我們攆出菴去呢姑娘這樣人品這樣人家將來配個好姑爺享一輩子的榮

華富貴惜春不等說完便紅了臉說珍大奶奶攆得你我就攆不得麼那姑子知是真心便索性激他一激說道姑娘別怪我們說錯了話太太奶奶們那裡就依得姑娘的性子呢那時鬧出沒意思來倒不好我們倒是爲姑娘的話惜春道這也瞧罷咧彩屏等聽這話頭不好便使個眼色兒給姑子叫他走那姑子會意本來心裡也害怕不敢挑逗便告辭出去惜春也不留他便冷笑道打諒天下就是你們一個地藏菴麼那姑子也不敢答言去了彩屏見事不妥恐耽不是悄悄的去告訴了尤氏說四姑娘鉸頭髮的念頭還沒有息呢他這幾天不是病竟是怨命奶奶隄防些別鬧出事來那會子歸罪我們身上尤氏道

他那裡是為要出家他為的是大爺不在家安心和我過不去也只好由他罷了彩屏等沒法也只好常常勸解豈知惜春一天一天的不吃飯只想鉸頭髮彩屏等吃不住只得到各處告訴邢王二夫人等也都勸了好幾次怎奈惜春執迷不解邢王二夫人正要告訴賈政只聽外頭傳進來說甄家的太太帶了他們家的寶玉來了眾人急忙接出便在王夫人處坐下眾人行禮敘些寒溫不必細述只言王夫人提起甄寶玉與自己的寶玉無二要請甄寶玉進來一見傳話出去回來說道甄少爺在外書房同老爺說話說的投了機了打發人來請我們二爺三爺還叫蘭哥兒在外頭吃飯吃了飯進來說畢裡頭也便擺

飯原來此時賈政見甄寶玉相貌果與寶玉一樣試探他的文才竟應對如流甚是心敬故叫寶玉等三人出來警勵他們再者到底叫寶玉來比一比寶玉聽命穿了素服帶了兄弟侄兒出來見了甄寶玉竟是舊相識一般那甄寶玉也像那裡見過的兩人行了禮然後賈環賈蘭相見本來賈政席地而坐要讓甄寶玉在椅子上坐甄寶玉因是晚輩不敢上坐就在地下鋪了褥子坐下如今寶玉等出來又不能同賈政一處坐着為甄寶玉是晚一輩又不好竟叫寶玉等站着賈政知是不便站起來又說了幾句話叫人擺飯說我失陪叫小兒輩陪着大家說話兒好叫他們領領大教甄寶玉遜謝道老伯大人請便小侄

正欲領世兄們的教呢賈政回覆了幾句便自往內書房去那甄寶玉却要送出來賈政攔住寶玉等先搶了一步出了書房門檻站立著看賈政進去然後進來讓甄寶玉坐下彼此套叙了一回諸如久慕渴想的話也不必細述且說賈寶玉見了甄寶玉想到夢中之景並且素知甄寶玉爲人必是和他同心以爲得了知已因初次見面不便造次且又賈環賈蘭在坐只有極力誇讚說久仰芳名無由親炙今日見面真是謫仙一流的人物那甄寶玉素來也知賈寶玉的爲人今日一見果然不差只是可與我共學不可與我適道他既和我同名同貌也是三生石上的舊精魂了我如今略知些道理何不和他講講但只

是初見尚不知他的心與我同不同只好緩緩的來便道世兄的才名弟所素知的在世兄是數萬人裡頭選出來最清最雅的至於弟乃庸庸碌碌一等愚人忝附同名殊覺玷辱了這兩個字賈寶玉聽了心想這個人果然同我的心一樣的但是你我都是男人不比那女孩兒們清潔怎麼他拿我當作女孩兒看待起來便道世兄謬讚實不敢當弟至濁至愚只不過一塊頑石耳何敢比世兄品望清高實稱此兩字呢甄寶玉道弟少時不知分量自謂尚可琢磨豈知家遭消索數年來更比瓦礫猶賤雖不敢說歷盡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畧的領悟了些須世兄是錦衣玉食無不遂心的必是文章經濟高出人上所以老

伯鍾愛將爲席上之珍弟所以纔說尊名方稱賈寶玉聽這話頭又近了祿蠹的舊套想話回答賈環見未與他說話心中早不自在倒是賈蘭聽了這話甚覺合意便說道世叔所言固是太謙若論到文章經濟實在從歷練中出來的方爲眞才實學在小侄年幼雖不知文章爲何物然將讀過的細味起來那膏粱文綉比著令聞廣譽眞是不啻百倍的了甄寶玉未及答言賈寶玉聽了蘭兒的話心裡越發不合想道這孩子從幾時也學了這一派酸論便說道弟聞得世兄也詆盡流俗性情中另有一番見解今日弟幸會芝範想欲領教一番超凡入聖的道理從此可以洗淨俗腸重開眼界不意視弟爲蠢物所以將世路的話來酬應甄寶玉聽說心裡曉得他知我少年的性情所以疑我爲假我索性把話說明或者與我作個知心朋友也是好的便說世兄高論固是眞切但弟少時也曾深惡那些舊套陳言只是一年長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懶於應酬委弟接待後來見過那些大人先生盡都是顯親揚名的人便是着書立說無非言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業方不枉生在聖明之時也不致負了父親師長養育教誨之恩所以把少時那些迂想痴情漸漸的淘汰了些如今尚欲訪師覓友教導愚蒙幸會世兄定當有以教我適纔所言並非虛意賈寶玉愈聽愈不耐煩又不好冷淡只得將言語支吾幸喜裡頭傳出話來

說若是外頭爺們吃了飯請甄少爺裡頭去坐一坐寶玉聽了趁勢便邀甄寶玉進去那甄寶玉依命前行賈寶玉等陪着來見王夫人賈寶玉見是甄太太上坐便先請過了安賈環賈蘭也見了甄寶玉也請了王夫人的安兩母兩子互相廝認雖是賈寶玉是娶過親的那甄夫人年紀已老又是老親因見賈寶玉的相貌身材與他兒子一般不禁親熱起來王夫人更不用說拉着甄寶玉問長問短覺得比自己家的寶玉老成些回看賈蘭也是淸秀超羣的雖不能像兩個寶玉的形像也還隨得上只有賈環粗夯未免有偏愛之色衆人一見兩個寶玉在這裡都來瞧看說道眞眞奇事名字同了也罷怎麼相貌身材都是

一樣的虧得是我們寶玉穿孝若是一樣的衣服穿着一時也認不出來內中紫鵑一時癡意發作便想起黛玉來心裡說道可惜林姑娘死了若不死時就將那甄寶玉配了他只怕也是願意的正想着只聽得甄夫人道前日聽得我們老爺回來說我們寶玉年紀也大了求這裡老爺留心一門親事王夫人正愛甄寶玉順口便說道我也想要與令郎作伐我家有四個姑娘那三個都不用說死的死嫁的嫁了還有我們珍大侄兒的妹子只是年紀過小幾歲恐怕難配倒是我們大媳婦的兩個堂妹子生得人才齊正二姑娘呢已經許了人家三姑娘正好與令郎爲配過一天我給令郎作媒但是他家的家計如今差

些甄夫人道太太這話又客套了如今我們家還有什麼只怕人家嫌我們窮罷咧王夫人道現今府上復又出了差將來不但復舊必是比先前更要鼎盛起來甄夫人笑着道但願依著太太的話更好這麼着就求太太作個保山甄寶玉聽他們說起親事便告辭出來賈寶玉等只得陪著來到書房見賈政已在那裡復又立談幾句聽見甄家的人來回甄寶玉道太太要走了請爺回去罷于是甄寶玉告辭出來賈政命寶玉環蘭相送不題且說寶玉自那日見了甄寶玉之父知道甄寶玉來京朝夕盼望今兒見面原想得一知己豈知談了半天竟有些冰炭不投悶悶的回到自已房中也不言也不笑只管發怔寶釵

便問那甄寶玉果然像你麼寶玉道相貌倒還是一樣的只是言談間看起來並不知道什麼不過也是個祿蠹寶釵道你又編派人家了怎麼就見得也是個祿蠹呢寶玉道他說了半天并沒個明心見性之談不過說些什麼文章經濟又說什麼為忠為孝這樣人可不是個祿蠹麼只可惜他也生了這樣一個相貌我想來有了他我竟要連我這個相貌都不要了寶釵見他又說獃話便說道你真真說出句話來叫人發笑這相貌怎麼能不要呢況且人家這話是正理做了一個男人原該要立身揚名的誰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不說自已沒有剛烈倒說人家是祿蠹寶玉本聽了甄寶玉的話甚不耐煩又被寶釵搶

白了一場心中更加不樂悶悶昏昏不覺將舊病又勾起來了并不言語只是傻笑寶釵不知只道自巳的話錯了他所以冷笑也不理他豈知那日便有些發獃襲人等慪他也不言語過了一夜次日起來只是獃獃的竟有前番的病樣一日王夫人因爲惜春定要鉸髮出家尤氏不能攔阻看着惜春的樣子是若不依他必要自盡的雖然晝夜着人看守終非常事便告訴了賈政賈政嘆氣跺脚只說東府裡不知幹了什麼鬧到如此地位叫了賈蓉來說了一頓叫他去和他母親說認真勸解勸解若是必要這樣就不是我們家的姑娘了豈知尤氏不勸還好一勸了更要尋死說做了女孩兒終不能在家一輩子的若

像二姐姐一樣老爺太太們倒要操心况且死了如今譬如我死了是的放我出了家干干淨淨的一輩子就是疼我了况且我又不出門就是櫳翠菴原是偺們家的基趾我就在那裡修行我有什麼你們也照應得著現在妙玉的當家的在那裡你們依我呢我就筭得了命了若不依我呢我也沒法只有死就完了我如若遂了自巳的心願那時哥哥回來我和他說並不是你們逼着我的若說我死了未免哥哥回來倒說他們不容我尤氏本與惜春不合聽他的話也似乎有理只得去回王夫人王夫人巳到寶釵那裡見寶玉神魂失所心下着忙便說襲人道你們忒不留神二爺犯了病也不來回我襲人道二爺的

病原來是常有的一時好一時不好天天到太太那裡仍舊請安去原是好好兒的今兒纔發糊塗些二奶奶正要求回太太恐怕太太說我們大驚小怪寶玉聽見王夫人說他們心裡一時明白怕他們受委屈便說道太太放心我沒什麼病只是心裡覺着有些悶悶的王夫人道你是有這病根子早說了好請大夫瞧瞧吃兩劑藥好了不好若再鬧到頭裡丟了玉的樣子那可就費了事了寶玉道太太不放心便叫個人瞧瞧我就吃藥王夫人便叫了頭傳話出來請大夫這一個心思都在寶玉身上便將惜春的事忘了遲了一回大夫看了服藥王夫人回去過了幾天寶玉更糊塗了甚至於飯食不進大家着急起來

恰又忙着脫孝家中無人又叫了賈芸來照應大夫賈璉家下無人請了王仁來在外幫着料理那巧姐兒是日夜哭母也是病了所以榮府中又鬧的馬仰人翻一日又當脫孝來家王夫人親身又看寶玉見寶玉人事不醒急的衆人手足無措一面哭着一面告訴賈政說大夫說了不肯下藥只好預備後事賈政嘆氣連連只得親自看視見其光景果然不好便又叫賈璉辦去賈璉不敢違拗只得叫人料理手頭又短正在爲難只見一個人跑進來說二爺不好了又有饑荒來了賈璉不知何事這一唬非同小可瞪着眼說道什麼事那小廝道門上來了一個和尚手裡拿著二爺的這塊丟的玉說要一萬賞銀賈璉照

臉啐道我打量什麽事這樣慌張前番那假的你不知道麽就是眞的現在人要死了要這玉做什麽小厮道奴才也說了那和尚說給他銀子就好了正說着外頭嚷進來說這和尚撒野各自跑進來了衆人攔他攔不住賈璉道那裡有這樣怪事你們還不快打出去呢又鬧着賈政聽見了也沒了主意了裡頭又哭出來說寳二爺不好了賈政益發着急只見那和尚說道要命拿銀子來賈政忽然想起頭裡寳玉的病是和尚治好的這會子和尚來或者有救星但是這玉倘或是眞他要起銀子來怎麽樣呢想一想如今且不管他果眞人好了再說賈政叫人去請那和尚已進來了也不施禮也不答話便往裡就跑賈

璉拉着道裡頭都是內眷你這野東西混跑什麽那和尚道遲了就不能救了賈璉急得一面走一面亂嚷道裡頭的人不要哭了和尚進來了王夫人等只顧着哭那裡理會賈璉走進來又嚷王夫人等回過頭來見一個長大的和尚唬了一跳躲避不及那和尚直走到寳玉炕前寳釵避過一邊襲人見王夫人站着不敢走開只見那和尚道施主們我是送玉來的說着把那塊玉擎着道快把銀子拿出來我好救他王夫人等驚惶無措也不擇眞假便說道若是救活了人銀子是有的那和尚笑道拿來王夫人道你放心横竪折變的出來和尚哈哈大笑手拿着玉在寳玉耳邊叫道寳玉寳玉你的寳玉回來了說了這

一句王夫人等見寶玉把眼一睜襲人說道好了只見寶玉便問道在那裡呢那和尚把玉遞給他手裡寶玉先前緊緊的攥着後來慢慢的叫過手来放在自己眼前細細的一看說嗳呀久違了裡外衆人都喜歡的念佛連寶釵也顧不得有和尚了賈璉也走過來一看果見寶玉回過來了心裡一喜疾忙躲出去了那和尚也不言語赶来拉着賈璉就跑賈璉只得跟着到了前頭赶着告訴賈政賈政聽了喜歡即找和尚施禮叩謝和尚還了禮坐下賈璉心下狐疑必是要了銀子纔走賈政細看那和尚又非前次見的便問寶刹何方法師大號這玉是那裡得的怎麽小兒一見便會活過來呢那和尚微微笑道我也不

知道只要拿一萬銀子來就完了賈政見這和尚粗魯也不敢得罪便說有和尚道有便快拿來罷我要走了賈政道畧請少坐待我進內瞧瞧和尚道你去快出來纔好賈政果然進去也不及告訴便走到寶玉炕前寶玉見是父親來欲要爬起因身子虛弱起不來王夫人按著說道不要動寶玉笑着拿這玉給賈政瞧道寶玉來了賈政畧略一看知道此玉有些根源也不細問便和王夫人道寶玉好過來了這賞銀怎麽樣王夫人道儘着我所有的折變了給他就是了寶玉道只怕這和尚不是要銀子的罷賈政點頭道我也看來古怪但是他口口聲聲的要銀子王夫人道老爺出去先款留着他再說賈政出來寶玉

便嚷餓了喝了一碗粥還說要飯婆子們果然取了飯來王大人還不敢給他吃寶玉說不妨的我已經好了便爬着吃了一碗漸漸的神氣果然好過來了便要坐起來麝月上去輕輕的扶起因心裡喜歡忘了情說道眞是寶貝纔看見了一會兒就好了虧的當初沒有砸破寶玉聽了這話神色一變把玉一撂身子往後一仰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五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話說寶玉一聽麝月的話身往後仰復又死去急得王夫人等哭叫不止麝月自知失言致禍此時王夫人等也不及說他那麝月一面哭着一面打算主意心想若是寶玉一死我便自盡跟了他去不言麝月心裡的事且說王夫人等見叫不回來趕着叫人出來找和尚救治豈知賈政進內出去時那和尚已不見了賈政正在詫異聽見裡頭又鬧急忙進來見寶玉又是先前的樣子牙關緊閉脉息全無用手在心窩中一摸尚是溫熱賈政只得急忙請醫灌藥救治那知那寶玉的魂魄早已出了竅了你道死了不成却原来恍恍惚惚赶到前廳見那送玉的和尚坐着便施了禮那和尚忙站起身來拉着寶玉就走寶玉跟了和尚覺得身輕如葉飄飄颻颻也沒出大門不知從那裡走出來了行了一程到了個荒野地方遠遠的望見一座牌樓好像曾到過的正要問那和尚只見恍恍惚惚又來了一個女人寶玉心裡想道這樣曠野地方那得有如此的麗人必是神仙下界了寶玉想着走近前來細細一看竟有些認得的只是一時想不起來見那女人合和尚打了一個照面就不見了寶玉一想竟是尤三姐的樣子越發納悶怎麼他也在這裡又要問時那和尚早拉着寶玉過了牌樓只見牌上寫著真如福地

四個大字兩邊一幅對聯乃是

假去真來真勝假　無原有是有非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門上也橫書着四個大字道福善禍淫又有一副對聯大書云

過去未來莫謂智賢能打破

前因後果須知親近不相逢

寶玉看了心下想道原來如此我倒要問問因果來去的事了這麼一想只見鴛鴦站在那裡招手兒叫他寶玉想道我走了半日原不曾出園子怎麼改了樣兒了呢赶着要合鴛鴦說話豈知一轉眼便不見了心裡不免疑惑起來走到鴛鴦站的地

方兒乃是一溜配殿各處都有匾額寶玉無心去看只向鴛鴦立的所在奔去見那一間配殿的門半掩半開寶玉也不敢造次進去心裡正要問那和尚一聲回過頭來和尚早已不見了寶玉恍惚見那殿宇巍峩絕非大觀園景象便立住脚抬頭看那匾額上寫道引覺情痴兩邊寫的對聯道

喜笑悲哀都是假　貪求思慕總因痴

寶玉看了便點頭嘆息想要進去找鴛鴦問他是什麼所在細細想來甚是熟識便仗着膽子推門進去滿屋一瞧並不見鴛鴦裡頭只是黑漆漆的心下害怕正要退出見有十數個大櫥櫥門半掩寶玉忽然想起我少時做夢曾到過這樣個地方如

今能殼親身到此也是大幸恍惚間把找鴛鴦的念頭頭忘了便仗着膽子把上首大櫥開了櫥門一瞧見有好幾本冊子心裡更覺喜歡想道大凡人做夢說是假的豈知有這夢便有這事我常說還要做這個夢再不能的不料今兒被我找着了但不知那冊子是那個見過的不是伸手在上頭取了一本冊上寫着金陵十二釵正冊寶玉拿着一想道我恍惚記得是那個只恨記得不清楚便打開頭一頁看去見上頭有畫但是畫跡模糊再瞧不出來後面有幾行字跡也不清楚尚可摹擬便細細的看去見有什麼玉帶上頭有個好像林字心裡想道莫不是說林妹妹罷便認真看去底下又有金簪雪裡四字詫異道怎麼又像他的名字呢復將前後四句合起來一念道也沒有什麼道理只是暗藏着他兩個名字並不為奇獨有那憐字嘆字不好這是怎麼解想到那裡又啐道我是偷着看若只管呆想起來倘有人來又看不成了遂往後看也無暇細玩那畫圖只從頭看去看到尾上有幾句詞什麼虎兕相逢大夢歸一句便恍然大悟道是了果然機關不爽這必是元春姐姐了若都是這樣明白我要抄了去細玩起來那些姊妹們的壽夭窮通沒有不知的了我回去自不肯洩漏只做一個未卜先知的人也省了多少閒想又向各處一瞧並沒有筆硯又恐人來只得忙着看去只見圖上影影有一個放風箏的人兒也無心去看急

急的將那十二首詩詞都看遍了也有一看便知的也有一想便得的也有不大明白的心下牢牢記著一面嘆息一面又取那金陵又副冊一看看到堪羡優伶有福誰知公子無緣先前不懂見上面尚有花席的影子便大驚痛哭起來待要往後再看聽見有人說道你又發呆了妹林妹妹請你呢好似鴛鴦的聲氣回頭却不見人心中正自驚疑忽鴛鴦在門外招手寶玉一見喜得赶出來但見鴛鴦在前影影綽綽的走只是趕不上寶玉叫道好姐姐等等我那鴛鴦並不理只顧前走寶玉無奈儘力赶去忽見別有一洞天樓閣高聳殿角玲瓏且有好些宮女隱約其間寶玉貪看景致竟將鴛鴦忘了寶玉順步走入一座

宮門內有奇花異卉都也認不明白惟有白石花闌圍着一顆青草葉頭上畧有紅色但不知是何名草這樣矜貴只見微風動處那青草已擺搖不休雖說是一枝小草又無花朶其嫵媚之態不禁心動神怡魂消魄喪寶玉只管呆呆的看着只聽見旁邊有一人說道你是那裡來的蠢物在此窺探仙草寶玉聽了吃了一驚回頭看時却是一位仙女便施禮道我找鴛鴦姐姐誤入仙境恕我冒昧之罪請問神仙姐姐這裡是何地方怎麼我鴛鴦姐姐到此還說是林妹妹叫我望乞明示那人道誰知你的姐姐妹妹我是看管仙草的不許凡人在此逗留寶玉欲待要出來又捨不得只得央告道神仙姐姐既是那管理仙

草的必然是花神姐姐了但不知這草有何好處那仙女道你要知道這草說起來話長着呢那草本在靈河岸上名曰絳珠草因那時萎敗幸得一個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得以長生後來降凡歷刼還報了灌溉之恩今返歸眞境所以警幻仙子命我看管不令蜂纏蝶戀寶玉聽了不解一心疑定必是遇見了花神了今日斷不可當面錯過便問管這草的是神仙姐姐了還有無數名花必有專管的我也不敢煩問只有看管芙蓉花的是那位神仙那仙女道我却不知除是我主人方曉寶玉便問道姐姐的主人是誰那仙女道我主人是瀟湘妃子寶玉聽道是了你不知道這位妃子就是我的表妹林黛玉那仙女

道胡說此地乃上界神女之所雖號爲瀟湘妃子並不是娥皇女英之輩何得與凡人有親你少來混說瞧着叫力士打你出去寶玉聽了發怔只覺自形穢濁正要退出又聽見有人趕來說道裡面叫請神瑛侍者那人道我奉命等了好些時總不見有神瑛侍者過來你叫我那裡請去那一個笑道纔退去的不是麼那侍女慌忙趕出來說請神瑛侍者回來寶玉只道是問別人又怕被人追趕只得踉蹌而逃正走時只見一人手提寶劍迎面攔住說那裡走唬得寶玉驚惶無措仗着膽抬頭一看却不是別人就是尤三姐寶玉見了畧定些神央告道姐姐怎麽你也來逼起我來了那人道你們弟兄沒有一個好人敗人

名節破人婚姻今兒你到這裡是不饒你的了寶玉聽去話頭不好正自着急只聽後面有人叫道姐姐快快攔住不要放他走了尤三姐道我奉妃子之命等候已久今兒見了必定要一劍斬斷你的塵緣寶玉聽了益發着忙又不懂這些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只得回頭要跑豈知身後說話的並非別人卻是晴雯寶玉一見悲喜交集便說我一個人走迷了道兒遇見仇人我要逃回卻不見你們一人跟着我如今好了晴雯姐姐快快的帶我回家去罷晴雯道侍者不必多疑我非晴雯我是奉妃子之命特來請你一會並不難爲你寶玉滿腹狐疑只得問道姐姐說是妃子叫我那妃子究是何人晴雯道此時不必問到

了那裡自然知道寶玉沒法只得跟着走細看那人背後舉動恰是晴雯那面目聲音是不錯的了怎麼他說不是我此時心裡糢糊且別管他到了那邊見了妃子就有不是那時再求他到底女人的心腸是慈悲的必定恕我冒失正想着不多時到了一個所在只見殿宇精致彩色輝煌庭中一叢翠竹戶外數本蒼松廊簷下立着幾個侍女都是宮粧打扮見了寶玉進來便悄悄的說道這就是神瑛侍者麼引着寶玉的說道就是你快進去通報罷有一侍女笑着招手寶玉便跟着進去過了幾層房舍見一正房珠簾高掛那侍女說站着候旨寶玉聽了也不敢則聲只得在外等着那侍女進去不多時出來說請侍者

參見又有一人捲起珠簾只見一女子頭戴花冠身穿綉服端坐在內寶玉略一擡頭見是黛玉的形容便不禁的說道妹妹在這裡叫我好想那簾外的侍女悄咤道這侍者無禮快快出去說猶未了又見一個侍兒將珠簾放下寶玉此時欲待進去又不敢要走又不捨待要問明見那些侍女並不認得又被驅逐無奈出來心想要問晴雯回頭四顧並不見有晴雯心下狐疑只得怏怏出來又無人引着正欲找原路而去卻又找不出舊路了正在為難見鳳姐站在一所房簷下招手見寶玉看見喜歡道可好了原來回到自巳家裡了怎麼一時迷亂如此急奔前來說姐姐在這裡麼我被這些人捉弄到這個分兒林妹

妹又不肯見我不知是何原故說着走到鳳姐站的地方細看起來並不是鳳姐原來卻是賈蓉的前妻秦氏寶玉只得立住腳要問鳳姐姐在那裡那秦氏也不答言竟自往屋裡去了寶玉恍恍惚惚的又不敢跟進去只得呆呆的站着嘆道我今兒得了什麼不是眾人都不理我痛哭起來見有幾個黃巾力士執鞭趕來說是何處男人敢闖入我們這天仙福地來快走出去寶玉聽得不敢言語正要尋路出來遠遠望見一羣女子說笑前來寶玉看時又像是迎春等一干人走來心裡喜歡叫道我迷住在這裡你們快來救我正嚷着後面力士趕來寶玉急得往前亂跑忽見那一羣女子都變作鬼怪形像也來追撲寶

玉正在情急只見那送玉來的和尚手裡拿着一面鏡子一照說道我奉元妃娘娘旨意特來救你登時鬼怪全無仍是一片荒郊寶玉拉着和尚說道我記得是你領我到這裡你一時又不見了看見了好些親人只是都不理我忽又變作鬼怪到底是夢是真望老師明白指示那和尚道你到這裡曾偷看什麽東西沒有寶玉一想道他既能帶我到天仙福地自然也是神仙了如何瞞得他况且正要問個明白便道我倒見了好些冊子來着那和尚道可又來你見了冊子還不解麽世上的情緣都是那些魔障只要把歷過的事情細細記着將來我與你說明說着把寶玉狠命的一推說回去罷寶玉站不住脚一跤跌倒口裡嚷道阿喲衆人正在哭泣聽見寶玉甦來連忙叫喚寶玉睁眼看時仍躺在炕上見王夫人寶釵等哭的眼泡紅腫定神一想心裡說道是了我是死去過來的遂把神魂所歷的事呆呆的細想幸喜還記得便哈哈的笑道是了是了王夫人只道舊病復發便好延醫調治卽命丫頭婆子快去告訴賈政說是寶玉回過來了頭裡原是心迷住了如今說出話來不用備辦後事了賈政聽了卽忙進來看視果見寶玉甦來便道沒福的痴兒你要號死誰麽說着眼淚也不知不覺流下來了又嘆了幾口氣仍出去叫人請醫生胗脉服藥這裡麝月正思自盡見寶玉一過來也放了心只見王夫人叫人端了桂圓湯叫他

喝了幾口漸漸的定了神王夫人等放心也沒有說麝月只叫人仍把那玉交給寶釵給他帶上想起那和尚來這玉不知那裡找來的也是古怪怎麼一時要銀一時又不見了莫非是神仙不成寶釵道說起那和尚來的蹤跡去的影響那玉並不是找來的頭裡丟的時候必是那和尚取去的王夫人道玉在家裡怎麼能取的了去寶釵道既可送來就可取去襲人麝月道那年丟了玉林大爺測了個字後來二奶奶過了門我還告訴過二奶奶說測的那字是什麼賞字二奶奶還記得麼寶釵想道是了你們說測的是當鋪裡找去如今纔明白了竟是個和尚的尚字在上頭可不是和尚取了去的麼王夫人道那和尚

本來古怪那年寶玉病的時候那和尚來說是我們家有寶貝可解說的就是這塊玉了他既知道自然這塊玉到底有些來歷況且你女婿養下來就嘴裡含着的古往今來你們聽見過這麼第二個麼只是不知終久這塊玉到底怎麼着就連偺們這一個也還不知是怎麼着病也是這塊玉好也是這塊玉生也是這塊玉說到這裡忽然住了不免又流下淚來寶玉聽了心裡却也明白更想死去的事愈加有因只不言語心裡細細的記憶那時惜春便說道那年失玉還請妙玉請過仙說是青埂峯下倚古松還有什麼入我門來一笑逢的話想起來入我門三字大有講究佛教法門最大只怕二哥哥不能入得去

寶玉聽了又冷笑幾聲寶釵聽着不覺的把眉頭兒肐揪着發起怔来尤氏道偏你一說又是佛門了你出家的念頭還沒有歇麼惜春笑道不瞞嫂子說我早已斷了葷了王夫人道好孩子阿彌陀佛這個念頭是起不得的惜春聽了也不言語寶玉想青燈古佛前的詩句不禁連嘆幾聲忽又想起一床蓆一枝花的詩句來拿眼睛看着襲人不覺又流下淚來衆人都見他忽笑忽悲也不解是何意只道是他的舊病豈知寶玉觸處機來竟能把偷看冊上的詩句牢牢記住了只是不說出來心中早有一家成見在那裡了暫且不題且說衆人見寶玉死去復生神氣清爽又加連日服藥一天好似一天漸漸的復原起来

便是賈政見寶玉已好現在丁憂無事想起賈赦不知幾時遇赦老太太的靈柩久停寺内終不放心欲要扶柩回南安葬便叫了賈璉來商議賈璉便道老爺想的極是如今趁著丁憂幹了這件大事更好將來老爺起了服只怕又不能遂意了但是我父親不在家姪兒又不敢僭越老爺的主意很好只是這件事也得好幾千銀子衙門裡緝賊那是再緝不出來的賈政道我的主意是定了只爲大老爺不在家叫你來商議商議怎麼個辦法你是不能出門的現在這裡没有人我想好幾口材都要帶回去我一個人怎麼能彀照應想着把蓉哥兒帶了去況且有他媳婦的棺材也在裡頭還有你林妹妹的那是老太太

的遺言說跟著老太太一塊兒冊去的我想這一項銀子只好在那裡挪借幾千也就彀了賈璉道如今的人情過於淡薄老爺呢又丁憂我們老爺呢又在外頭一時借是借不出來的了只好拿房地文書出去押去賈政道住的房子是官蓋的那裡動得賈璉道住房是不能動的外頭還有幾所可以出脫的等老爺起復後再贖也使得將來我父親回來了倘能也再起用也好贖的只是老爺這麼大年紀辛苦這一場姪兒們心裡卻不安賈政道老太太的事是應該的只要你在家謹慎些把持定了纔好賈璉道老爺這倒只管放心姪兒雖糊塗斷不敢不認真辦理的況且老爺回南少不得多帶些人去所留下的人

也有限了這點子費用還可以過的來就是老爺路上短少些必經過賴尚榮的地方可以叫他出點力兒賈政道自已老人家的事叫人家帮什麼呢賈璉答應了個是便退出來打筭銀錢賈政便告訴了王夫人叫他管了家自已擇了發引長行的日子就要起身寶玉此時身體復元賈環賈蘭倒認真念書賈政都交付給賈璉叫他管教今年是大比的年頭環兒是有服的不能入場蘭兒是孫子服滿了也可以考的務必叫寶玉同着姪兒考去能彀中一個舉人也好贖一贖偺們的罪名賈璉等唯唯應命賈政又吩咐了在家的人說了好些話纔別了宗祠便在城外念了幾天經就發引下船帶了林之孝等而去也

沒有驚動親友惟有自家男女送了一程回來寶玉因賈政命他赴考王夫人便不時催逼查考起他的工課來那寶釵襲人時常勸勉自不必說那知寶玉病後雖精神日長他的念頭一發更奇僻了竟換了一種不但厭棄功名仕進竟把那兒女情緣也看淡了好些只是衆人不大理會寶玉也並不說出來一日恰遇紫鵑送了林黛玉的靈柩回來悶坐自己屋裡啼哭想着寶玉無情見他林妹妹的靈柩回去並不傷心落淚見我這樣痛哭也不來勸慰反瞅着我笑這樣負心的人從前都是花言巧語來哄着我們前夜虧我想得開不然幾乎又上了他的當只是一件叫人不解如今我看他待襲人也是冷冷兒的二

奶奶是本來不喜歡親熱的麝月那些人就不抱怨他麼看來女孩兒們多半是痴心的白操了那些時的心不知將來怎樣結局正想着只見五兒走來瞧他見紫鵑滿面淚痕便說姐姐又哭林姑娘了我想一個人聞名不如眼見頭裡聽着二爺女孩子跟前是最好的我母親再三的把我弄進來豈知我進來了盡心竭力的伏侍了幾次病如今病好了連一句好話也沒有剩出來這會子索性連正眼兒也不瞧了紫鵑聽他說的好笑便噗哧的一笑啐道呸你這小蹄子你心裡要寶玉怎麼樣待你纔好女孩兒家也不害臊人家明公正氣的屋裡人他瞧着還沒事人一大堆呢有功夫理你去因又笑著拿個指頭往

臉上抹着問道你到底算寳玉的什麽人哪那五兒聽了自知
失言便飛紅了臉待要解說不是要寳玉怎樣看待說他近來
不憐下的話只聽院門外亂嚷說外頭和尚又來了要那一萬
銀子呢太太着急叫璉二爺和他講去偏偏璉二爺又不在家
那和尚在外頭說些瘋話太太叫請二奶奶過去商量不知怎
樣打發那和尚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叫寶釵過去商量寶玉聽見說是和尚在外頭趕忙的獨自一人走到前頭嘴裏亂嚷道我的師父在那裡呌了半天並不見有和尚只得走到外面見李貴將和尚攔住不放他進來寶玉便說道太太呌我請師父進去李貴聽了鬆了手那和尚便搖搖擺擺的進來寶玉看見那僧的形狀與他死去時所見的一般心裡早有些明白了便上前施禮連呌師父弟子迎候來遲那僧說我不要你們接待只要銀子拿了來我就走寶玉聽來又不像有道行的話看他滿頭癩瘡渾身腌臢破爛心裡想道自古說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也不可當面錯過我且應了他謝銀並探探他的口氣便說道師父不必性急現在家母料理請師父坐下略等片刻弟子請問師父可是從太虛幻境而來那和尚道什麽幻境不過是來處來去處去罷了我是送還你的玉來的我且問你那玉是從那裡來的寶玉一時對答不來那僧笑道你自己的來路還不知便來問我寶玉本來穎悟又經點化早把紅塵看破只是自己的底裡未知一聞那僧問起玉來好像當頭一棒便說道你也不用銀子的我把那玉還你罷那僧笑道也該還我了寶玉也不答言往裡就跑走到自己院內見寶釵襲人等都到王夫人那

裡去了忙向自已床邊取了那玉便走出來迎面碰見了襲人撞了一個滿懷把襲人唬了一跳說道太太說你陪着和尚坐著狠好太太在那裡打算送他些銀兩你又回來做什麼寶玉道你快去回太太說不用張羅銀子了我把這玉還了他就是了襲人聽說即忙拉住寶玉道這斷使不得的那玉就是你的命若是他拿了去你又要病着了寶玉道如今再不病的了我已經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摔脫襲人便想要走襲人急的赶着嚷道你回來我告訴你一句話寶玉回過頭來道沒有什麼說的了襲人顧不得什麼一面赶着跑一面嚷道上回丟了玉几乎沒有把我的命要了剛剛兒的有了他拿了去你也活不

成我也活不成了你要還他除非是叫我死了說着赶上一把拉住寶玉急了道你死也要還你不死也要還狠命的把襲人一推抽身要走怎奈襲人兩隻手繞着寶玉的帶子不放哭着喊着坐在地下裡面的丫頭聽見連忙赶來瞧見他兩個人的神情不好只聽見襲人哭道快告訴太太去寶二爺要把那玉去還和尚呢丫頭赶忙飛報王夫人那寶玉更加生氣用手來掰開了襲人的手幸虧襲人忍痛不放紫鵑在屋裡聽見寶玉要把玉給人這一急比別人更甚把素日冷淡寶玉的主意都忘在九霄雲外了連忙跑出來幫著抱住寶玉那寶玉雖是個男人用力摔打怎奈兩個人死命的抱住不放也難脫身歎口

氣道為一塊玉這樣死命的不放若是我一個人走了你們又怎麽樣襲人紫鵑聽了這話不禁嚎啕大哭起來正在難分難解王夫人寶釵急忙趕來見是這樣形景王夫人便哭着喝道寶玉你又瘋了寶見玉王夫人來了明知不能脫身只得陪笑道這當什麽又叫太太着急他們總是這樣大驚小怪我說那和尚不近人情他必要一萬銀子少一個不能我生氣進來拿了這玉還他就說是假的要這玉幹什麽他見我們不希罕那玉便隨意給他些就過去了王夫人道我打諒真要還他這也罷了為什麽不告訴明白了他們叫他們哭哭喊喊的像什麽寶釵道這麽說呢倒還使得要是真拿那玉給他那和尚有些

古怪倘或一給了他又鬧到家口不寧豈不是不成事了麽至於銀錢呢就把我的頭面折變了也還彀了呢王夫人聽了道也罷了且就這麽辦罷寶玉也不回答只見寶釵走上來在寶玉手裡拿了這玉說道你也不用出去我合太太給他錢就是了寶玉道玉不還他也使得只是我還得當面見他一見纔好襲人等仍不肯放手到底寶釵明决說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襲人只得放手寶玉笑道你們這些人原來重玉不重人哪你們既放了我我便跟着他走了看你們就守著那塊玉怎麽樣襲人心裡又着急起來仍要拉他只礙着王夫人和寶釵的面前又不好太露輕薄恰好寶玉一撒手就走了襲人忙叫小了

頭在三門口傳了焙茗等告訴外頭照應着二爺他有些瘋了小丫頭答應了出去王夫人寶釵等進來坐下問起襲人來由襲人便將寶玉的話細細說了王夫人寶釵甚是不放心又叫人出去吩咐衆人伺候着和尚說些什麼回來小丫頭傳話進來回王夫人道二爺真有些瘋了外頭小廝們說裡頭不給他玉他也沒法兒如今身子出來了求那和尚帶了他去王夫人聽了說道這還了得那和尚說什麼來着小丫頭回道和尚說要玉不要人寶釵道不要銀子了麼小丫頭道沒聽見說後來和尚合二爺兩個人說着笑着有好些話外頭小廝們都不大懂王夫人道糊塗東西聽不出來學是自然學得來的便叫

小丫頭你把那小厮叫進來小丫頭連忙出去叫進那小厮站在廊下隔着窗戶請了安王夫人便問道和尚和二爺的話你們不懂難道學也學不來嗎那小厮回道我們只聽見說什麼大荒山什麼青埂峯又說什麼太虛境斬斷塵緣這些話王夫人聽着也不懂寶釵聽了唬得兩眼直瞪半句話都沒有了正要叫人出去拉寶玉進來只見寶玉笑嘻嘻的進來說好了好了寶釵仍是發怔王夫人道你瘋瘋顛顛的說的是什麼寶玉道正經話又說我瘋顛那和尚與我原認得的他不過也是要來見我一見他何嘗是真要銀子呢也只當化個善緣就是了所以說明了他自已就飄然而去了這可不是好了麼王夫人

不信又隔着窗戶問那小厮那小厮連忙出去問了門上的人進來回說果然和尚走了說請太太們放心我原不要銀子只要寶二爺時常到他那裡去去就是了諸事只要隨緣自有一定的道理王夫人道原來是個好和尚你們曾問他住在那裡小厮道門上的說他說着我們二爺知道的王夫人便問寶玉他到底住在那裡寶玉笑道這個地方兒說遠就遠說近就近寶釵不待說完便道你醒醒兒罷別儘着迷在裡頭現在老爺太太就疼你一個人老爺還吩咐叫你幹功名上進呢寶玉道我說的不是功名麼你們不知道一子出家七祖昇天王夫人聽到那裡不覺傷起心來說我們的家運怎麼好一個四丫

頭口口聲聲要出家如今又添出一個來了我這樣的日子過他做什麼說着放聲大哭寶釵見王夫人傷心只得上前苦勸寶玉笑道我說了一句頑話兒太太又認起真來了王夫人止住哭聲道這些話也是混說的麼正鬧着只見丫頭來回話璉二爺回來了顏色大變說請太太回去說話王夫人又吃了一驚說道將就些叫他進來罷小嬸子也是舊親不用迴避了賈璉進來見了王夫人請了安寶釵迎着也問了賈璉的安賈璉回道剛纔接了我父親的書信說是病重的很叫我就去遲了恐怕不能見面說到那裡眼淚便掉下來了王夫人道書上寫的是什麼病賈璉道寫的是感冒風寒起的如今竟成了癆病

了現在危急耑差一個人連日連夜赶来的說如若再躭擱一兩天就不能見面了故來回太太侄兒必得就去纔好只是家裡沒人照管薔兒芸兒雖說糊塗到底是個男人外頭有了事來還可傳個話侄兒家裡倒沒有什麼事秋桐是天天哭着喊着不願意在這裡侄兒叫了他娘家的人來領了去了倒省了平兒好些氣雖是巧姐沒人照應還虧平兒的心不狠壞姐兒心裡也明白只是性氣比他娘還剛硬些求太太時常管教管教他說着眼圈兒一紅連忙把腰裡拴檳榔荷包的小絹子拉下來擦眼王夫人道放著他親祖母在那裡托我做什麼賈璉輕輕的說道太太要說這個話侄兒就該活活兒的打死了沒

什麼說的總求太太始終疼侄兒就是了說着就跪下來了王夫人也眼圈兒紅了說你快起來娘兒們說話兒這是怎麼說只是一件孩子也大了倘或你父親有個一差二錯又躭擱住了或者有個門當戶對的來說親還是等你回來還是你太太作主賈璉道現在太太們在家自然是太太們做主不必等我王夫人道你要去就寫了稟帖給二老爺送個信說家下無人你父親不知怎樣快請二老爺將老太太的大事早早的完結快快回來賈璉答應了是正要走出去復轉回來回說道偺們家的家下人家裡還彀使喚只是園裡沒有人太空了包勇又跟了他們老爺去了姨太太住得房子薛二爺已搬到自已的

房子內住了園裡一帶屋子都空著忒沒照應還得太太叫人常查看查看那櫳翠菴原是僧們家的地基如今妙玉不知那裡去了所有的根基他的當家女尼不敢自已作主要求府裡一個人管理管理王夫人道自巳的事還鬧不清還擱得住外頭的事麼這句話好歹別叫四丫頭知道若是他知道了又要吵着出家的念頭出來了你想僧們家什麼樣的人家好好的姑娘出了家還了得賈璉道太太不提起侄兒也不敢說四妹妹到底是東府裡的又沒有父母他親哥哥又在外頭他親嫂子又不大說的上話侄兒聽見要尋死覓活了好幾次他既是心裡這麼着的了若是牛着他將來倘或認真尋了死比出家

更不好了王夫人聽了點頭道這件事真真叫我也難擔我也做不得主由他大嫂子去就是了賈璉又說了幾句纔出來叫了衆家人來交代清楚寫了書收拾了行裝平兒等不免叮嚀了好些話只有巧姐兒慘傷的了不得賈璉又欲托王仁照應巧姐到底不願意聽見外頭托了芸薔二人心裡更不受用嘴裡却說不出來只得送了他父親謹謹慎慎的隨著平兒過日子豐兒小紅因鳳姐去世告假的告假告病的告病平兒意欲接了家中一個姑娘來一則給巧姐作伴二則可以帶量他遍想無人秖有喜鸞四姐兒是賈母舊日鍾愛的偏偏四姐兒新近出了嫁了喜鸞也有了人家兒不日就要出閣也只得罷了

且說賈芸賈薔送了賈璉便進來見了邢王二夫人他兩個倒替著在外書房住下日間便與家人厮鬧有時找了幾個朋友吃個車箍轆會甚至聚賭裡頭那裡知道一日邢大舅王仁來瞧見了賈芸賈薔住在這裡知他熱鬧也就借著照看的名兒時常在外書房設局賭錢喝酒所有幾個正經的家人賈政帶了幾個去賈璉又跟去了幾個只有那賴林諸家的兒子姪兒那些少年托著老子娘的福吃喝慣了的那知當家立計的道理況且他們長輩都不在家便是沒籠頭的馬了又有兩個旁主人慫恿無不樂爲這一鬧把個榮國府鬧得沒上沒下沒裡沒外那賈薔還想勾引寶玉賈芸攔住道寶二爺那個人沒運

氣的不用惹他那一年我給他說了一門子絕好的親父親在外頭做稅官家裡開幾個當舖姑娘長的比仙女兒還好看我巴巴兒的細細的寫了一封書子給他誰知他沒造化說到這裡瞧了瞧左右無人又說他心裡早和偺們這個二嬸娘好上了你沒聽見說還有一個林姑娘呢弄的害了相思病死的誰不知道這也罷了各自的姻緣罷咧誰知他爲這件事倒惱了我了總不大理他打諒誰必是借誰的光兒呢賈薔聽了點點頭纔把這個心歇了他兩個還不知道寶玉自會那和尚已後他是欲斷塵緣一則在王夫人跟前不敢任性已與寶釵襲人等皆不大款洽了那些丫頭不知道還要逗他寶玉那裡看得

到眼裡他也並不將家事放在心裡時常王夫人寶釵勸他念書他便假作攻書一心想著那個和尚引他到那仙境的机關心目中觸處皆爲俗人却在家難受閑來倒與惜春閒講他們兩個人講得上了那種心更加准了幾分那裡還管賈環賈蘭等那賈環爲他父親不在家趙姨娘已死王夫人不大理會他便入了賈薔一路倒是彩雲時常規勸反被賈環辱罵玉釧兒見寶玉瘋顛更甚早和他娘說了要求著出去如今寶玉賈環他哥兒兩個各有一種脾氣鬧得人人不理獨有賈蘭跟著他母親上緊攻書作了文字送到學裡請教代儒因近來代儒老病在床只得自己刻苦李紈是素来沉靜的除請王夫人的安

會會寶釵餘者一步不走只有看著賈蘭攻書所以榮府住的人雖不少竟是各自過各自的誰也不肯做誰的主賈環賈薔等愈鬧的不像事了甚至偷典偷賣不一而足賈環更加宿娼濫賭無所不爲一日邢大舅王仁都在賈家外書房喝酒一時高興叫了幾個陪酒的來唱着喝着勸酒賈薔便說你們鬧的太俗我要行個令兒衆人道使得賈薔道偺們月字流觴罷我先說起月字數到那個便是那個喝酒還要酒面酒底須得依着令官不依者罰三大盃衆人都依了賈薔喝了一盃令酒便說飛羽觴而醉月順飲數到賈環賈薔說酒面要個桂字賈環便說道冷露無聲濕桂花酒底呢賈薔道說個香字賈環道天

香雲外飄邢大舅說道沒趣沒趣你又懂得什麼字了也假斯文起來這不是取樂竟是慪人了咱們都蠲了倒是搳拳輸家喝輸家唱叫作苦中苦若是不會唱的說個笑話兒也使得只要有趣衆人都道使得於是亂搳起來王仁輸了喝了一盃唱了一個衆人道好又搳起來了是個陪酒的輸了唱了一個什麼小姐小姐多丰彩以後邢大舅輸了衆人要他唱曲兒他道我唱不上來我說個笑話兒罷賈薔道若說不笑人仍要罰的邢大舅就喝了一盃說道諸位聽着村庄上有一座元帝廟旁邊有個土地祠那元帝老爺常叫土地來說閒話兒一日元帝廟裡被了盜便叫土地去查訪土地稟道這地方沒有賊的必

是神將不小心被外賊偷了東西去元帝道胡說你是土地失了盜不問你問誰去呢你倒不去拿賊反說我的神將不小心土地稟道雖說是不小心倒底是廟裡的風水不好元帝道你倒會看風水麼土地道待小神看看那土地向各處瞧了一會便來回稟道老爺坐的身子背後兩扇紅門就不謹愼小神坐的背後是砌的墻自然東西丟不了以後老爺的背後也改了墻就好了元帝老爺聽來有理便叫神將派人打墻衆神將嘆口氣道如今香火一炷也沒有那裡有磚灰人工來打墻呢元帝老爺沒法叫神將作法却都沒有主意那元帝老爺脚下的龜將軍站起來道你們不中用我有主意你們將紅門拆下

來到了夜裡拿我的肚子堵住這門口難道當不得一堵牆麼衆神將都說道好又不花錢又便當結寔于是龜將軍便當這個差使竟安靜了豈知過了幾天那廟裡又丟了東西衆神將叫了土地來說道你說砌了墻就不丟東西怎麼如今有了墻還要丟那土地道這墻砌的不結寔衆神將道你瞧去土地一看果然是一堵好墻怎麼還有失事把手摸了一摸道我打諒是真墻那裡知道是個假牆衆人聽了大笑起來賈薔也忍不住的笑說道傻大舅你好我沒有罵你你為什麼罵我快拿盃來罰一大盃邢大舅喝了已有醉意衆人又喝了幾盃都醉起來邢大舅說他姐姐不好王仁說他妹妹不好都說的狠狠毒

毒的賈環聽了趁著酒興也說鳳姐不好怎樣苛刻我們怎麼樣踏我們的頭衆人道大凡做個人原要厚道些看鳳姑娘仗着老太太這樣的利害如今焦了尾巴梢子了只剩了一個姐兒只怕也要現世現報呢賈芸想着鳳姐待他不好又想起巧姐兒見他就哭也信着嘴兒混說還是賈薔道喝酒罷說人家做什麼那兩個陪酒的道這位姑娘多大年紀了長得怎麼樣賈薔道模樣兒是好的狠的年紀也有十三四歲了那陪酒的說道可惜這樣人生在府裡這樣人家若生在小戶人家父母兄弟都做了官還發了財呢衆人道怎麼樣那陪酒的說現今有個外藩王爺最是有情的要選一個妃子若合了式父母兄

弟都跟了去可不是好事兒嗎眾人都不大理會只有王仁心裡略動了一動仍舊喝酒只見外頭走進賴林兩家的子弟來說爺們好樂呀眾人站起來說道老大老三怎麼這時候纔來叫我們好等那兩個人說道今早聽見一個謠言說是偺們家又鬧出事來了心裡着急赶到裡頭打聽去並不是偺們眾人道不是偺們就完了為什麼不就來那兩個說道雖不是偺們也有些干係你們知道是誰就是賈雨村老爺我們今兒進去看見帶著鎖子說要解到三法司衙門裡審問去呢我們見他常在偺們家裡來往恐有什麼事便跟了去打聽賈芸道到底老大用心原該打聽打聽你且坐下喝一盃再說兩人讓了一

回便坐下喝着酒道這位雨村老爺人也能幹也會鑽營官也不小了只是貪財被人家參了個婪索屬員的幾款如今的萬歲爺是最聖明最仁慈的獨聽了一個貪字或因遭蹋了百姓或因恃勢欺良是極生氣的所以旨意便叫拿問若問出來了只怕擱不住若是沒有的事那參的人也不便如今真是好時候只要有造化做個官兒就好眾人道你的哥哥就是有造化的現做知縣還不好麼賴家的說道我哥哥雖是做了知縣他的行為只怕也保不住怎麼樣呢眾人道手也長麼賴家的點點頭兒便舉起盃來喝酒眾人又道裡頭還聽見什麼新聞兩人道別的事沒有只聽見海疆的賊寇拿住了好些也解到

法司衙門裡審問還審出好些賊寇也有藏在城裡的打聽消息抽空兒就刼搶人家如今知道朝裡那些老爺們都是能文能武出力報効所到之處早就消滅了衆人道你聽見有在城裡的不知審出偺們家失盜的一案來沒有兩人道倒沒有聽見慌惚有人說是有個內地裡的人城裡犯了事搶了一個女人下海去了那女人不依被這賊寇殺了那賊寇正要逃出關去被官兵拿住了就在拿獲的地方正了法了衆人道偺們櫳翠菴的什麽妙玉不是叫人搶去不要就是他罷賈環道必是他衆人道你怎麽知道賈環道妙玉這個東西是最討人嫌的他一日家捏酸見了寶玉就眉開眼笑了我若見了他他從不

拿正眼瞧我一瞧真要是他我纔趁願呢衆人道搶的人也不少那裡就是他賈芸道有點信兒前日有個人說他菴裡的道婆做夢說看見是妙玉叫人殺了衆人笑道夢話算不得邢大舅道管他夢不夢偺們快吃飯罷今夜做個大輸贏衆人願意便吃畢了飯大賭起來賭到三更多天只聽見裡頭亂嚷說是四姑娘合珍大奶奶拌嘴把頭髮都鉸了趕到邢夫人王夫人那裡去磕了頭說是要求容他做尼姑呢送他一個地方兒若不容他他就死在眼前那邢王兩位太太沒主意叫請薔大爺芸二爺進去賈芸聽了便知是那回看家的時候起的念頭想來是勸不過來的了便合賈薔商議道太太叫我們進去我們

是做不得主的況且也不好做主只好勸去若勸不住只好由他們罷偺們商量了寫封書給璉二叔便卸了我們的干係了兩人商量定了主意進去見了邢王兩位太太便假意的勸了一回無奈惜春立意必要出家就不放他出去只求一兩間淨屋子給他誦經拜佛尤氏見他兩個不肯作主又怕惜春尋死自已便硬做主張說是這個不是索性我躭了罷說我做嫂子的容不下小姑子逼的他出了家了就完了若說到外頭去呢斷斷使不得若在家裡呢太太們都在這裡算我的主意罷咧薔哥兒寫封書子給你珍大爺璉二叔就是了賈薔等答應了

不知邢王二夫人依與不依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七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痴人

話說邢王二夫人聽尤氏一段話明知也難挽回王夫人只得說道姑娘要行善這也是前生的夙根我們也實在攔不住只是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個事體如今你嫂子說了准你修行也是好處却有一句話要說那頭髮可以不剃的只要自己的心真那在頭髮上頭呢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不知他怎樣凡心一動纔鬧到那個分兒姑娘執意如此我們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算了姑娘的靜室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們來問他若願意跟的就講不得說親配人若不

願意跟的另打主意惜春聽了收了淚拜謝了邢王二夫人李紈尤氏等王夫人說了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彩屏等回道太太們派誰就是誰王夫人知道不願意正在想人襲人立在寶玉身後想來寶玉必要大哭防着他的舊病豈知寶玉嘆道真真難得襲人心裡更自傷悲寶釵雖不言語遇事試探見他執迷不醒只得暗中落淚王夫人纔要叫了衆丫頭來問忽見紫鵑走上前去在王夫人面前跪下回道剛纔太太問跟四姑娘的姐姐太太看着怎麼樣王夫人道這個如何強派得人的誰願意他自然就說出來了紫鵑道姑娘修行自然姑娘願意並不是別的姐姐們的意思我有句話回太太我也並不

是拆開姐姐們各人有各人的心我服侍林姑娘一塲林姑娘待我也是太太們知道的實在恩重如山無以可報他死了我恨不得跟了他去但只他不是這裡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難以從死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我就求太太們將我派了跟着姑娘伏侍姑娘一輩子不知太太們准不准若准了就是我的造化了邢王二夫人尚未答言只見寶玉聽到那裡想起黛玉一陣心酸眼淚早下來了衆人纔要問他時他又哈哈的大笑走上來道我不該說的這紫鵑蒙太太派給我屋裡我纔敢說求太太准了他罷全了他的好心王夫人道你頭裡姊妹出了嫁還哭得死去活來如今看見四妹妹要出家不但不勸倒說好事你如今到底是怎麼個意思我索性不明白了寶玉道四妹妹修行是已經准了的四妹妹也是一定的主意了若是真呢我有一句話告訴太太若是不定呢我就不敢混說了惜春道二哥哥說話也好笑一個人主意不定便扭得過太太們來了我也是像紫鵑的話容我呢是我的造化不容我呢還有一個死呢那怕什麼二哥哥旣有話只管說寶玉道我這也不算什麼洩漏了這也是一定的我念一首詩給你們聽聽罷衆人道人家苦得很的時候你倒來做詩慪人寶玉道不是做詩我到過一個地方兒看了來的你們聽聽罷衆人道使得你就念念別順着嘴兒胡謅寶玉也不分辯便說道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繡戶侯門女　獨臥青燈古佛傍
李紈寶釵聽了詫異道不好了這個人入了魔了王夫人聽了這話點頭嘆息便問寶玉你到底是那裡看來的寶玉不便說出來回道太太也不必問我自有見的地方王夫人回過味來細細一想便更哭起來道你說前兒是頑話怎麼忽然有這首詩罷了我知道了你們叫我怎麼樣呢我也沒有法兒了也只得由着你們去罷但只等我合上了眼各自幹各自的就完了寶釵一面勸着這個心比刀絞更甚也掌不住便放聲大哭起來襲人已經哭的死去活來幸虧秋紋扶著寶玉也不啼哭也

不相勸只不言語賈蘭賈環聽到那裡各自走開李紈竭力的解說總是寶兄弟見四妹妹修行他想來是痛極了不顧前後的瘋話這也作不得準獨有紫鵑的事情准不准好叫他起來王夫人道什麼依不依横豎一個人的主意定了那也是扭不過來的可是寶玉說的也是一定的了紫鵑聽了磕頭惜春又謝了王夫人紫鵑又給寶玉寶釵磕了頭寶玉念聲阿彌陀佛難得難得不料你倒先好了寶釵雖然有把持也難掌住只有襲人也顧不得王夫人在上便痛哭不止說我也願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寶玉笑道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能享這個清福的襲人哭道這麼說我是要死的了寶玉聽到那裡倒覺傷心

只是說不出來因時已五更寶玉請王夫人安歇李紈等各自散去彩屏等暫且伏侍惜春回去後來指配了人家紫鵑終身伏侍毫不改初此是後話且言賈政扶了賈母靈柩一路南行因遇着班師的兵將船隻過境河道擁擠不能速行在道實在心焦幸喜遇見了海疆的官員聞得鎮海統制欽召回京想來探春一定回家略略解些煩心只打聽不出起程的日期心裏又是煩燥想到盤費算來不敷不得已寫書一封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借銀五百叫人沿途迎上來應付需用過了幾日賈政的船纔行得十數里那家人回來迎上船隻將賴尚榮的稟啟呈上書內告了多少苦處備上白銀五十兩賈政看了大怒即命

家人立刻送還將原書發回叫他不必費心那家人無奈只得回到賴尚榮任所賴尚榮接到原書銀兩心中煩悶知事辦得不周到又添了一百央來人帶回幫着說些好話豈知那人不肯帶回撂下就走賴尚榮心下不安立刻修書到家回明他父親叫他設法告假贖出身來于是賴家托了賈薔賈芸等在王夫人面前乞恩放出賈薔明知不能過了一日假說王夫人不依的話回覆了賴家一面告假一面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叫他告病辭官王夫人並不知道那賈芸聽見賈薔的假話心裏便沒想頭連日在外又輸了好些銀錢無所抵償便和賈環借貸賈環本是一個錢沒有的雖是趙姨娘有些積蓄早被他弄光

了那能照應人家便想起鳳姐待他刻薄趁着賈璉不在家要擺佈巧姐出氣遂把這個當叫賈芸來上故意的埋怨賈芸道你們年紀又大放着弄銀錢的事又不敢辦倒和我沒有錢的人商量賈芸道三叔你這話說的倒好笑偺們一塊兒頑一塊兒鬧那裡有有錢的事賈環道不是前兒有人說是外藩要買個偏房你們何不和王大舅商量把巧姐說給他呢賈芸道叔叔我說句招你生氣的話外藩花了錢買人還想能和偺們走動麼賈環在賈芸耳邊說了些話賈芸雖然點頭只道賈環是小孩子的話也不當事恰好王仁走來說道你們兩個人商量些什麼瞞着我嗎賈芸便將賈環的話附耳低言的說了王仁

拍手道這倒是一宗好事又有銀子只怕你們不能若是你們敢辦我是親舅舅做得主的只要環老三在大太太跟前那麼一說我找邢大舅再一說太太們問起來你們打夥兒說好就是了賈環等商議定了王仁便去找邢大舅賈芸便去回邢王二夫人說得錦上添花王夫人聽了雖然入耳只是不信邢夫人聽得邢大舅知道心裡願意便打發人找了邢大舅來問他那邢大舅已經聽了王仁的話又可分肥便在邢夫人跟前說道若說這位郡王是極有體面的若應了這門親事雖說不是正配管保一過了門姐夫的官早復了這裡的聲勢又好了邢夫人本是沒主意的人被傻大舅一番假話哄得心動請了王

仁來一問更說得熱鬧於是邢夫人倒叫人出去追着賈芸去說王仁卽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館說了那外藩不知底細便要打發人來相看賈芸又鑽了相看的人說明原是瞞着合宅的只說是王府相親等到成了他祖母作主親舅舅的保山是不怕的那相看的人應了賈芸便送信與邢夫人並回了王夫人那李紈寶釵等不知原故只道是件好事也都歡喜那日果然來了幾個女人都是艷粧麗服邢夫人接了進去敘了些閑話那來人本知是個誥命也不敢怠慢邢夫人因事未定也沒有和巧姐說明只說有親戚來瞧叫他去見巧姐到底是個小孩子那管這些便跟了奶媽過來平兒不放心也跟着來只見

有兩個宮人打扮的見了巧姐便渾身上下一看更又起身來拉着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略坐了一坐就走了倒把巧姐看得羞臊回到房中納悶想來沒有這門親戚便問平兒平兒先看見來頭卻也猜着八九必是相親的但是二爺不在家大太太作主到底不知是那府裡的若說是對頭親不該這樣相看瞧那幾個人的來頭不像是本支王府好像是外頭路數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說明且打聽明白再說平兒心下留神打聽那些丫頭婆子都是平兒使過的平兒一問所有聽見外頭的風聲都告訴了平兒便嚇的沒了主意雖不和巧姐說便趕着去告訴了李紈寶釵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王夫人知道這事不

好便和邢夫人說知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並王仁的話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便說孫女兒也大了現在璉兒不在家這件事我還做得主况且他親舅爺爺和他親舅舅打聽的難道倒比別人不真麼我橫豎是願意的倘有什麼不好我和璉兒也抱怨不着別人王夫人聽了這些話心下暗暗生氣勉强說些閑話便走了出來告訴了寶釵自已落淚寶玉勸道太太別煩惱這件事我看来是不成的這又是巧姐兒命裡所招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王夫人道你一開口就是瘋話人家說定了就要接過去若依平兒的話你璉二哥哥不抱怨我麼別說自已的姪孫女兒就是親戚家的也是要好纔好邢姑娘是我們作媒的配了你二大舅子如今和和順順的過日子不好麼那琴姑娘梅家娶了去聽見說是豐衣足食的狠好就是史姑娘是他叔叔的主意頭裡原好如今姑爺癆病死了你史妹妹立志守寡也就苦了若是巧姐兒錯給了人家兒可不是我的心壞正說着平兒過來瞧寶釵並探聽邢夫人的口氣王夫人將邢夫人的話說了一遍平兒呆了半天跪下求道巧姐兒終身全仗着太太若信了人家的話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便是璉二爺回來怎麼說呢王夫人道你是個明白人起来聽我說巧姐兒到底是大太太孫女兒他要作主我能彀攔他麼寶玉勸道無妨碍的只要明白就是了平兒生怕寶玉瘋瘋癲癲嚷出來

也並不言語回了王夫人竟自去了這裡王夫人想到煩悶一陣心痛叫丫頭扶着勉强回到自已房中躺下不叫寶玉寶釵過來說睡睡就好的自已却也煩悶聽見說李嬸娘來了也不及接待只見賈蘭進來請了安回道今早爺爺那裡打發人帶了一封書子來外頭小子們傳進來的我母親接了正要過來因我老娘來了叫我先呈給太太瞧回來我母親就過來來回太太還說我老娘要過來呢說着一面把書子呈上王夫人一面接書一面問道你老娘來作什麼賈蘭道我也不知道我只聽見我老娘說我三姨兒的婆婆家有什麼信兒來了王夫人聽了想起來還是前次給甄寶玉說了李綺後來放定下茶想

來此時甄家要娶過門所以李嬸娘來商量這件事情便點點頭兒一面拆開書信見上面寫着道

近因途沿俱係海疆凱旋船隻不能迅速前行聞探姐隨翁婿來都不知曾有信否前接到璉姪手禀知大老爺身體欠安亦不知已有確信否寶玉蘭兒塲期已近務須實心用功不可怠惰老太太靈柩抵家尚需日時我身體平善不必掛念此諭寶玉等知道月日手書蓉兒另禀

王夫人看了仍舊遞給賈蘭說你拿去給你二叔叔瞧瞧還交給你母親罷正說著李紈同李嬸娘過來請安問好畢王夫人讓了坐李嬸娘便將甄家要娶李綺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商議

了一會子李紈因問王夫人道老爺的書子太太看過了麼王夫人道看過了賈蘭便拿着給他母親瞧李紈看了道三姑娘出了門好幾年總沒有來如今要回京了太太也放了好些心王夫人道我本是心痛看見探丫頭要回來了心裡略好些只是不知幾時纔到李嬸娘便問了賈政在路好李紈因向賈蘭道哥兒瞧見了場期近了你爺爺惦記的什麼是的你快拿了去給二叔叔瞧去罷李嬸娘道他們爺兒兩個又沒進過學怎麼能下場呢王夫人道他爺爺做糧道的起身時給他們爺兒兩個援了例監了李嬸娘點頭賈蘭一面拿著書子出來來找寶玉那寶玉送了王夫人去後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裡細

玩寶釵從裡間走出見他看的得意忘言便走過來一看見是這個心裡着實煩悶細想他只顧把這些出世離羣的話當作一件正經事終久不妥看他這種光景料勸不過來便坐在寶玉傍邊怔怔的瞅着寶玉見他這般便道你這又是爲什麼寶釵道我想你我既爲夫婦你便是我終身的倚靠却不在情慾之私論起榮華富貴原不過是過眼烟雲但自古聖賢以人品根柢爲重寶玉也沒聽完把那本書擱在傍邊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人品根柢又是什麼古聖賢你可知古聖賢說過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麼好處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我們生來已陷溺在貪嗔痴愛中猶如污泥一般怎麼能跳出這

般塵網如今纔曉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說了不曾提醒一個旣要講到人品根柢誰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寶釵道你旣說赤子之心古聖賢原以忠孝爲赤子之心并不是遁世離羣無關無係爲赤子之心堯舜禹湯周孔時刻以救民濟世爲心所謂赤子之心原不過是不忍二字若你方纔所說的忍於拋棄天倫還成什麼道理寶玉點頭笑道堯舜不強巢許武周不強夷齊寶釵不等他說完便道你這個話益發不是了古來若都是巢許夷齊爲什麼如今人又把堯舜周孔稱爲聖賢呢況且你自比夷齊更不成話夷齊原是生在殷商末世有許多難處之事所以纔有托而逃當此聖世咱們世受國恩祖父錦衣

玉食況你自有生以來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爺太太視如珍寶你方纔所說自己想一想是與不是寶玉聽了也不答言只有仰頭微笑寶釵因又勸道你旣理屈詞窮我勸你從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從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寶玉點了點頭嘆了口氣說道一第呢其實也不是什麼難事倒是你這個從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却還不離其宗寶釵未及答言襲人過來說道剛纔二奶奶說的古聖先賢我們也不懂我只想著我們這些人從小兒辛辛苦苦跟着二爺不知陪了多少小心論起理來原該當的但只二爺也該體諒體諒況且二奶奶替二爺在老爺太太跟前行了多少

孝道就是二爺不以夫妻爲事也不可太辜負了人心至于神仙那一層更是謊話誰見過有走到凡間來的神仙呢那裡來的這麼個和尚說了些混話二爺就信了真二爺是讀書的人難道他的話比老爺太太還重麼寶玉聽了低頭不語襲人還要說時只聽外面脚步走响隔着牕戶問道二叔在屋裡呢麼寶玉聽了是賈蘭的聲音便站起來笑道你進來罷寶釵也站起來賈蘭進來笑容可掬的給寶玉寶釵請了安問了襲人的好襲人也問了好便把書子呈給寶玉瞧寶玉接在手中看了便道你三姑姑回來了賈蘭道爺爺既如此寫自然是回來的了寶玉點頭不語默默如有所思賈蘭便問叔叔看見了爺爺

後頭寫着叫偺們好生念書呢叔叔這成子只怕總沒作文章罷寶玉笑道我也要作幾篇熟一熟手好去誆這個功名賈蘭道叔叔既這樣就擬幾個題目我跟着叔叔作作也好進去混場別到那時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話不但笑話我人家連叔叔都要笑話了寶玉道你也不至如此說著寶釵命賈蘭坐下寶玉仍坐在原處賈蘭側身坐了兩個談了一回文不覺喜動顏色寶釵見他爺兒兩個談得高興便仍進屋裡去了心中細想寶玉此時光景或者醒悟過來了只是剛纔說話他把那從此而止四字單單的許可這又不知是什麼意思了寶釵尚自猶豫惟有襲人看他愛講文章提到下場更又欣然心裡想道阿

彌陀佛好容易講四書是的纔講過來了這裡寶玉和賈蘭講文鶯兒沏過茶來賈蘭站起來接了又說了一會子下場的規矩並請甄寶玉在一處的話寶玉也甚似願意一時賈蘭回去便將書子留給寶玉了那寶玉拿着書子笑嘻嘻走進來遞給麝月收了便出来將那本莊子收了把幾部向来最得意的如參同契元命苞五燈會元之類叫出麝月秋紋鶯兒等都搬了擱在一邊寶釵見他這番舉動甚爲罕異因欲試探他便笑問道不看他倒是正經但又何必搬開呢寶玉道如今纔明白過來了這些書都算不得什麼我還要一火焚之方爲干凈寶釵聽了更欣喜異常只聽寶玉口中微吟道

內典語中無佛性　金丹法外有仙舟

寶釵也沒狠聽真只聽得無佛性有仙舟幾個字心中轉又狐疑且看他作何光景寶玉便命麝月秋紋等收拾一間靜室把那些語錄名稿及應制詩之類都找出來擱在靜室中自巳却當真靜靜的用起功來寶釵這纔放了心那襲人此時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便悄悄的笑着向寶釵道到底奶奶說話透徹只一路講究就把二爺勸明白了就只可惜遲了一點兒臨場太近了寶釵點頭微笑道功名自有定數中與不中倒也不在用功的遲早但願他從此一心巴結正路把從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是好了說到這裡見房裡無人便悄說道這一番

悔悟過来固然狠好但只一件怕又犯了前頭的舊病和女孩兒們打起交道來也是不好襲人道奶奶說的也是二爺自從信了和尚纔把這些姐妹冷淡了如今不信和尚真怕又要犯了前頭的舊病呢我想奶奶和我二爺原不大理會紫鵑去了如今秖他們四個這裡頭就是五兒有些個狐媚子聽見說他媽求了大奶奶和奶奶說要討出去給人家兒呢但是這兩天到底在這裡呢麝月秋紋雖没别的只是二爺那幾年也都有些頑頑皮皮的如今筭來秖有鶯兒二爺倒不大理會况且鶯兒也穩重我想倒茶弄水只叫鶯兒帶着小丫頭們伏侍就彀了不知奶奶心裡怎麼樣寶釵道我也慮的是這個你說的倒

也罷了從此便派鶯兒帶着小丫頭伏侍那寶玉却也不出房門天天只差人去給王夫人請安王夫人聽見他這番光景那一種欣慰之情更不待言了到了八月初三這一日正是賈母的冥壽寶玉早晨過來磕了頭便回去仍到靜室中去了飯後寶釵襲人等都和姊妹們跟着邢王二夫人在前面屋裡說閒話兒寶玉自在靜室冥心危坐忽見鶯兒端了一盤瓜菓進來說太太叫人送來給二爺吃的這是老太太的克什寶玉站起來答應了復又坐下便道擱在那裡罷鶯兒一面放下瓜菓一面悄悄向寶玉道太太那裡誇二爺呢寶玉微笑鶯兒又道太太說了二爺這一用功明兒進場中了出來明年再中了進士

作了官老爺太太可就不枉了盼二爺了寶玉也只點頭微笑鶯兒忽然想起那年給寶玉打絡子的時候寶玉說的話來便道真要二爺中了那可是我們姑奶奶的造化了二爺還記得那一年在園子裡不是二爺叫我打梅花絡子時說的我們姑奶奶後來帶着我不知到那一個有造化的人家兒去呢如今二爺可是有造化的罷咧寶玉聽到這裡又覺塵心一動連忙斂神定息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來我是有造化的你們姑娘也是有造化的你呢鶯兒把臉飛紅了勉强笑道我們不過當丫頭一輩子罷咧有什麼造化呢寶玉笑道果然能彀一輩子是丫頭你這個造化比我們還大呢鶯兒聽見這話似乎又是瘋

話了恐怕自己招出寶玉的病根來打算着要走只見寶玉笑着說道傻丫頭我告訴你罷未知寶玉又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八回終




中華古籍保護

紅樓夢第一百十九回

中鄉魁寶玉却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話說鶯兒見寶玉說話摸不着頭腦正自要走只聽寶玉又說道傻丫頭我告訴你罷你姑娘既是有造化的你跟着他自然也是有造化的了你襲人姐姐是靠不住的只要往後你盡心伏侍他就是了日後或有好處也不枉你跟着他熬了一塲鶯兒聽着前頭像話後頭說的又有些不像了便道我知道了姑娘還等我呢二爺要吃菓子時打發小丫頭叫我就是了寶玉點頭鶯兒纔去了一時寶釵襲人回來各自房中去了不題且說過了幾天便是塲期別人只知盼望他爺兒兩個作了好文章便可以高中的了秪有寶釵見寶玉的工課雖好只是那有意無意之間却別有一種冷靜的光景知他要進塲了頭一件叔侄兩個都是初次赴考恐人馬擁擠有什麼失閃第二件寶玉自和尙去後總不出門雖然見他用功喜歡只是改的太速太好了反倒有些信不及只怕又有什麼變故所以進塲的頭一天一面派了襲人帶了小丫頭們同着素雲等給他爺兒兩個收拾妥當自已又都過了目好好的擱起預備着一面過來同李紈回了王夫人揀家裡老成的管事的多派了幾個只說怕人馬擁擠碰了次日寶玉賈蘭換了半新不舊的衣服欣然過來見了王夫人王夫人囑咐道你們爺兒兩個都是初次下

塲但是你們活了這麽大並不曾離開我一天就是不在我跟前也是丫頭媳婦們圍着何曾自巳孤身睡過一夜今日各自進去孤孤悽悽舉目無親須要自巳保重早些作完了文章出來找着家人早些囘來也叫你母親媳婦們放心王夫人說着不免傷起心來賈蘭聽一句答應一句只見寶玉一聲不哼待王夫人說完了走過來給王夫人跪下滿眼流淚磕了三個頭說道母親生我一世我也無可答報只有這一入塲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個舉人出來那時太太喜歡喜歡便是兒子一輩子的事也完了一輩子的不好也都遮過去了王夫人聽了更覺傷心便道你有這個心自然是好的可惜你老太太不能

見你的面了一面說一面哭着拉他那寶玉只管跪著不肯起來便說道老太太見與不見總是知道的喜歡的既能知道了喜歡了便是不見也和見了的一樣只不過隔了形質並非隔了神氣啊李紈見王夫人和他如此一則怕勾起寶玉的病來二則也覺得光景不大吉祥連忙過來說道太太這是大喜的事爲什麽這樣傷心况且寶兄弟近來狠知好歹狠孝順又肯用功只要帶了姪兒進去好好的作文章早早的囘來寫出來請你們的世交老先生們看了等着爺兒兩個都報了喜就完了一面叫人攙起寶玉來寶玉卻轉過身來給李紈作了個揖說嫂子放心我們爺兒兩個都是必中的日後蘭哥還有大出

息大嫂子還要帶鳳冠穿霞帔呢李紈笑道但願應了叔叔的話也不枉說到這裡恐怕又惹起王夫人的傷心來連忙咽住了寶玉笑道只要有了個好兒子能彀接續祖基就是大哥哥不能見也算他的後事完了李紈見天氣不早了也不肯儘着和他說話只好點點頭兒此時寶釵聽得早已呆了這些話不但寶玉說的不好便是王夫人李紈所說句句都是不祥之兆却又不敢認真只得忍淚無言那寶玉走到跟前深深的作了一個揖衆人見他行事古怪也摸不着是怎麼樣又不敢笑他只見寶釵的眼淚直流下來衆人更是納罕又聽寶玉說道姐姐我要走了你好生跟着太太聽我的喜信兒罷寶釵道是時候了你不必說這些嘮叨話了寶玉道你倒催的我緊我自巳也知道該走了回頭見衆人都在這裡只沒惜春紫鵑便說道四妹妹和紫鵑姐姐跟前替我說罷他們兩個橫豎是再見的衆人見他的話又像有理又像瘋話大家祇說他從來沒出過門都是太太的一套話招出來的不如早早催他去了就完了事了便說道外面有人等你呢你再鬧就悞了時辰了寶玉仰面大笑道走了走了不用胡鬧了完了事了衆人也都笑道快走罷獨有王夫人和寶釵娘兒兩個倒像生離死別的一般那眼淚也不知從那裡來的直流下來幾乎失聲哭出但見寶玉嘻天哈地大有瘋傻之狀遂從此出門而去正是

走來名利無雙地　打出樊籠第一關

不言寶玉賈蘭出門赴考且說賈環見他們考去自己又氣又愢便自大爲王說我可要給母親報仇了家裡一個男人沒有上頭大太太依了我還怕誰想定了主意跑到邢夫人那邊請了安說了些奉承的話那邢夫人自然喜歡便說道你這纔是明理的孩子呢像那巧姐兒的事原該我作主的你璉二哥糊塗放着親奶奶倒托別人去賈環道人家那頭兒也說了只認得這一門子現在定了還要備一分大禮來送太太呢如今太太有了這樣的藩王孫女女壻還怕大老爺沒大官做麼不是我說自己的太太他們有了元妃姐姐便欺壓的人難受將來

巧姐兒別也是這樣沒良心等我去問問他邢夫人道你也該告訴他他纔知道你的好處只怕他父親在家也找不出這麼門子好親事來但只平兒那個糊塗東西他倒說這件事不好說是你太太也不願意想來恐怕我們得了意若遲了你二哥回來又聽人家的話就辦不成了賈環道那邊都定了只等太太出了八字王府的規矩三天就要來娶的但是一件只怕太太不願意那邊說是不該娶犯官的孫女只好悄悄的抬了去等大老爺免了罪做了官再大家熱鬧起來邢夫人道這有什麼不願意也是禮上應該的賈環道既這麼着這帖子太太出了就是了邢夫人道這孩子又糊塗了裡頭都是女人你叫薔

哥兒寫了一個就是了賈環聽說喜歡的了不得連忙答應了出來赶着和賈芸說了邀着王仁到那外藩公館立文書兌銀子去了那知剛纔所說的話早被跟邢夫人的丫頭聽見那丫頭是求了平兒纔挑上的便抽空兒赶到平兒那裡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平兒早知此事不好已和巧姐細細的說明巧姐哭了一夜必要等他父親回来作主大太太的話不能遵今兒又聽見這話便大哭起來要和太太講去平兒急忙攔住道姑娘且慢着大太太是你的親祖母他說二爺不在家大太太做得主的况且還有舅舅做保山他們都是一氣姑娘一個人那裡說得過呢我到底是下人說不上話去如今只可想法兒斷

不可冒失的邢夫人那邊的丫頭道你們快快的想主意不然可就要抬走了說着各自去了平兒回過頭來見巧姐哭作一團連忙扶着道姑娘哭是不中用的如今是二爺殼不着聽見他們的話頭這句話還沒說完只見邢夫人那邊打發人來告訴姑娘大喜的事來了叫平兒將姑娘所有應用的東西料理出來若是賠送呢原說明了等二爺回来再辦平兒只得答應了回來又見王夫人過來巧姐兒一把抱住哭得倒在懷裡王夫人也哭道妞兒不用着急我為你吃了大太太好些話看來是扭不過來的我們只好應着緩下去即刻差個家人赶到你父親那裡去告訴平兒道太太還不知道麼早起三爺在大太

太跟前說了什麽外藩規矩三日就要過去的如今大太太已
叫芸哥兒寫了名字年庚去了還等得二爺麽王夫人聽說是
三爺便氣得話也說不出來呆了半天一疊聲叫我賈環找了
半天人回今早同薔哥兒王舅爺出去了王夫人問芸哥呢衆
人回說不知道巧姐屋內人人瞪眼都無方法王夫人也難和
邢夫人爭論只有大家抱頭大哭正鬧着一個婆子進來回說
後門上的人說那個劉老老又來了王夫人道偺們家遭了這
樣事那有工夫接待人不拘怎麽回了他去罷平兒道太太該
叫他進來他是姐兒的乾媽也得告訴告訴他王夫人不言語
那婆子便帶了劉老老進來各人見了問好劉老老見衆人的

眼圈兒通紅也摸不着頭腦遲了一會子問道怎麽了太太姑
娘們必是想二姑奶奶了巧姐兒聽見提起他母親越發大哭
起來平兒道老老別說閒話你既是姑娘的乾媽也該知道的
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把個劉老老也唬怔了等了半天忽然
笑道你這樣一個伶俐姑娘沒聽見過鼓兒詞麽這上頭的法
兒多着呢這有什麽難的平兒趕忙問道老老你有什麽法兒
快說罷劉老老道這有什麽難的呢一個人也不叫他們知道
扔崩一走就完了事了平兒道這可是混說了我們這樣人家
的人走到那裡去劉老老道只怕你們不走你們要走就到我
屯裡去我就把姑娘藏起來即刻叫我女壻弄了人叫姑娘親

筆寫個字兒赶到姑老爺那裡少不得他就來了可不好麼平兒道大太太知道呢劉老老道我來他們知道麼平兒道大太太住在前頭他待人刻薄有什麼信沒人送給他的你若前門走來就知道了如今是後門來的不妨事劉老老道偺們說定了幾時我叫女婿打了車來接了去平兒道這還等得幾時嗎你坐着罷急忙進去將劉老老的話避了傍人告訴了王夫人想了半天不妥當平兒道只好這樣為的是太太纔敢說明太太就裝不知道回來倒問大太太我們那裡就有人去想二爺回來也快王夫人不言語嘆了一口氣巧姐兒聽見便和王夫人道求太太救我橫豎父親回來只有感激的平兒道不用說

了太太回去罷只要太太派人看屋子王夫人道掩密些你們兩個人的衣服鋪蓋是要的啊平兒道要快走纔中用呢若是他們定了回來就有饑荒了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便道是了你們快辦去罷有我呢於是王夫人回去倒過去找邢夫人說閒話兒把邢夫人先絆住了平兒這裡便遣人料理去了囑咐道倒別避人有人進來看見就說是大太太吩咐的要一輛車子送劉老老去這裡又買囑了看後門的人僱了車來平兒便將巧姐裝做青兒模樣急急的去了後來平兒只當送人眼錯不見也跨上車去了原來近日賈府後門雖開只有一兩個人看著餘外雖有幾個家下人因房大人少空落落的誰能照應

且邢夫人又是個不憐下人的家人明知此事不好又都感念平兒的好處所以通同一氣放走了巧姐邢夫人還自和王夫人說話那裡理會只有王夫人甚不放心說了一回話悄悄的走到寶釵那裡坐下心裡還是惦記着寶釵見王夫人神色恍惚便問太太的心裡有什麼事王夫人將這事背地裡和寶釵說了寶釵道險得狠如今得快快的兒叫芸哥兒止住那裡纔妥當王夫人道我找不着環兒呢寶釵道太太總要裝作不知等我想個人去叫大太太知道纔好王夫人點頭一任寶釵想人暫且不言且說外藩原是要買幾個使喚的女人據媒八一面之辭所以派人相看相看的人回去禀明了藩王藩王問起

人家衆人不敢隱瞞只得實說那外藩聽了知是世代勳戚便說了不得這是有干例禁的幾乎悞了大事况我朝覲已過便要擇日起程倘有人來再說快快打發出去這日恰好賈芸王仁等遞送年庚只見府門裡頭的人便說奉王爺的命諭敢拿賈府的人來冒充民女者要拿住究治的如今太平時候誰敢這樣大胆這一嚷唬得王仁等抱頭鼠竄的出來埋怨那說事的人大家掃興而散賈環在家候信又聞王夫人傳喚急得煩燥起來見賈芸一人回來趕着問道定了麽賈芸慌忙跺足道了不得了不得不知誰露了風了還把吃虧的話說了一遍賈環氣得發怔說我早起在大太太跟前說的這樣好如今怎麼

樣處呢這都是你們衆人坑了我了正沒主意聽見裡頭亂嚷叫著賈環等的名字說大太太二太太叫呢兩個人只得蹭進去只見王夫人怒容滿面說你們幹的好事如今逼死了巧姐和平兒了快快的給我找還屍首來完事兩個人跪下賈環不敢言語賈芸低頭說道孫子不敢幹什麼為的是邢舅太爺和王舅爺說給巧妹妹作媒我們纔回太太們的大太太願意纔叫孫子寫帖兒去的人家還不要呢怎麼我們逼死了妹妹呢王夫人道環兒在大太太那裡說的三日內便要抬了走說親作媒有這樣的麼我也不問你們快把巧姐兒還了我們等老爺回來再說邢夫人如今也是一句話兒說不出了只有落淚

王夫人便罵賈環說趙姨娘這樣混賬東西留的種子也是這混賬的說著叫丫頭扶了回到自己房中那賈環賈芸邢夫人三個人互相埋怨說道如今且不用埋怨想來死是不死的必是平兒帶了他到那什麼親戚家躲着去了邢夫人叫了前後的門上人來罵著問巧姐兒和平兒知道那裡去了豈知下人一口同音說是大太太不必問我們問當家的爺們就知道了在大太太也不用鬧等我們太太問起來我們有話說要打大家打要發大家都發自從璉二爺出了門外頭鬧的還得了我們的月錢月米是不給了賭錢喝酒鬧小旦還接了外頭的媳婦兒到宅裡來這不是爺嗎說得賈芸等頓口無言王夫人那

邊又打發人來催說叫爺們快找來那賈環等急得恨無地縫可鑽又不敢盤問巧姐那邊的人明知衆人深恨是必藏起來了但是這句話怎敢在王夫人面前說只得各處親戚家打聽毫無踪跡裡頭一個邢夫人外頭環兒等這幾天鬧的晝夜不寧看看到了出場日期王夫人只盼着寶玉賈蘭回來等到晌午不見回来王夫人李紈寶釵着忙打發人去到下處打聽去了一起又無消息連去的人也不来了回來又打發一起人去又不見回来三個人心裡如熱油熬煎等到傍晚有人進來見是賈蘭衆人喜歡問道寶二叔呢賈蘭也不及請安便哭道二叔丢了王夫人聽了這話便怔了半天也不言語便直挺挺的

躺倒床上虧得彩雲等在後面扶着下死的叫醒轉來哭着見寶釵也是白瞪兩眼襲人等已哭得淚人一般只有哭着罵賈蘭道糊塗東西你同二叔在一處怎麼他就丢了賈蘭道我和二叔在下處是一處吃一處睡進了場相離也不遠刻刻在一處的今兒一早二叔的卷子早完了還等我呢我們兩個人一起去交了卷子一同出來在龍門口一擠回頭就不見了我們家接場的人都問我李貴還說看見的相離不過數步怎麼一擠就不見了現叫李貴等分頭的找去我也帶了人各處號裡都找遍了沒有我所以這時候纔回來王夫人是哭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寶釵心裡已知八九襲人痛哭不已賈薔等不等

吩咐也是分頭而去可憐榮府的人個個死多活少空備了接塲的酒飯賈蘭也都忘了辛苦還要自已找去倒是王夫人攔住道我的兒你叔叔丟了還禁得再丟了你麽好孩子你歇歇去罷賈蘭那裡肯走尤氏等苦勸不止衆人中只有惜春心裡却明白了只不好說出來便問寶釵道二哥哥帶了玉去了沒有寶釵道這是隨身的東西怎麽不帶惜春聽了便不言語襲人想起那日搶玉的事來也是料着那和尚作怪柔腸幾斷珠淚交流嗚嗚咽咽哭個不住追想當年寶玉相待的情分有時慪他他便惱了也有一種令人回心的好處那溫存體貼是不用說了若慪急了他便賭誓說做和尚誰知今日却應了這句

話了不言襲人苦想却說那天已是四更並沒個信兒李紈怕王夫人苦壞了極力勸著回房衆人都跟着伺候只有邢夫人回去賈環躲着不敢出來王夫人叫賈蘭去了一夜無眠次日天明雖有家人回來都說沒有一處不尋到寔在沒有影兒于是薛姨媽薛蝌史湘雲寶琴李嬸等接二連三的過來請安問信如此一連數日王夫人哭得飲食不進命在垂危忽有家人回道海疆來了一人口稱統制大人那裡來的說我們家的三姑奶奶明日到京了王夫人聽說探春回京雖不能解寶玉之愁那個心略放了些到了明日果然探春回來衆人遠遠接着見探春出挑得比先前更好了服采鮮明看見王夫人形容枯

稿衆人眼腫腮紅便也大哭起來哭了一會然後行禮看見惜春道姑打扮心裡狠不舒服又聽見寶玉心迷走失家中多少不順的事大家又哭起來還虧得探春能言見解亦高把話來慢慢兒的勸解了好些時王夫人等略覺好些至次日三姑爺也來了知有這樣事留探春住下勸解跟探春的丫頭老婆也與衆姐妹們相聚各訴別後情事從此上上下下的人竟是無晝無夜專等寶玉的信那一夜五更多天外頭幾個家人進來到二門口報喜幾個小丫頭亂跑進來也不及告訴大丫頭了進了屋子便說太太奶奶們大喜王夫人打諒寶玉找著了便喜歡的站起身來說在那裡找着的快叫他進來那人道中了第七名舉人王夫人道寶玉呢家人不言語王夫人仍舊坐下探春便問第七名中的是誰家人回說是寶二爺正說着外頭又嚷道蘭哥兒中了那家人趕忙出去接了報單回稟見賈蘭中了一百三十名李紈心下自然喜歡但因不見了寶玉不敢喜形於色王夫人見賈蘭中了心下也是喜歡只想若是寶玉一同回來偺們這些人不知怎樣樂呢獨有寶釵心下悲苦又不好掉淚衆人道喜說是寶玉既有中的命自然再不會丟的不過再過兩天必然找的着王夫人等想來不錯略有笑容衆人便趁勢勸王夫人等多進了些飲食只見三門外頭焙茗亂嚷說我們二爺中了舉人是丟不了的了衆人問道怎麼見得焙

若道一舉成名天下聞如今二爺走到那裡那裡就知道的誰敢不送來裡頭的衆人都說這小子雖是沒規矩這句話是不錯的惜春道這樣大人了那裡有走失的只怕他勘破世情入了空門這就難找著他了這句話又招的王夫人等都大哭起來李紈道古來成佛作祖成神仙的果然把爵位富貴都拋了也多得狠王夫人哭道他若拋了父母這就是不孝怎能成佛作祖探春道大凡一個人不可有奇處二哥哥生來帶塊玉來都道是好事這麼說起來都是有了這塊玉的不好若是再有幾天不見我不是叫太太生氣就有些原故了只好譬如沒有生這位哥哥罷了果然有來頭成了正果也是太太幾輩子的

修積寶釵聽了不言語襲人那裡忍得住心裡一疼頭上一暈便栽倒了王夫人看着可憐命人扶他囘去賈環見哥哥侄兒中了又爲巧姐的事大不好意思只抱怨薔芸兩個知道探春囘來此事不肯干休又不敢躲開這幾天竟是如在荆棘之中次日賈蘭只得先去謝恩知道甄寶玉也中了大家序了同年提起賈寶玉心迷走失甄寶玉嘆息勸慰知貢舉的將考中的卷子奏聞皇上一一的披閱看取中的文章俱是平正通達的見第七名賈寶玉是金陵籍貫第一百三十名又是金陵賈蘭皇上傳旨詢問兩個姓賈的是金陵人氏是否賈妃一族大臣領命出來傳賈寶玉賈蘭問話賈蘭將寶玉場後迷失的話並

將三代陳明大臣代爲轉奏皇上最是聖明仁德想起賈氏功勲命大臣査覆大臣便細細的奏明皇上甚是憫恤命有司將賈赦犯罪情由査案呈奏皇上又看到海疆靖寇班師善後事宜一本奏的是海宴河淸萬民樂業的事皇上聖心大悅命九卿敘功議賞並大赦天下賈蘭等朝臣散後拜了座師並聽見朝內有大赦的信便回了王夫人等合家略有喜色只盼寶玉回來薛姨媽更加喜歡便要打算贖罪一日人報甄老爺同三姑爺來道喜王夫人便命賈蘭出去接待不多一時賈蘭進來笑嘻嘻的回王夫人道太太們大喜了甄老爺在朝內聽見有旨意說是大爺爺的罪名免了珍大爺不但免了罪仍襲了寧

國三等世職榮國世職仍是爺爺襲了俟丁憂服滿仍陞工部郎中所抄家産全行賞還二叔的文章皇上看了甚喜問知元妃兄弟北靜王還奏說人品亦好皇上傳旨召見衆大臣奏稱據伊姪賈蘭回稱出場時迷失現在各處尋訪皇上降旨着五營各衙門用心尋訪這旨意一下請太太們放心皇上這樣聖恩再沒有找不着的王夫人等這纔大家稱賀喜歡起來只有賈環等心下着急四處找尋巧姐那知巧姐隨了劉老老帶着平兒出了城到了庄上劉老老也不敢輕褻巧姐便打掃上房讓給巧姐平兒住下每日供給雖是鄉村風味倒也潔淨又有靑兒陪着暫且寬心那庄上也有幾家富戸知道劉老老家來

了賈府姑娘誰不來瞧都道是天上神仙也有送菜菓的也有送野味的倒也熱鬧內中有個極富的人家姓周家財巨萬良田千頃只有一子生得文雅清秀年紀十四歲他父母延師讀書新近科試中了秀才那日他母親看見巧姐心裡羨慕自想我是庄家人家那裡配得起這樣世家小姐只顧呆想劉老老早看出他的心事來便說你的心事我知道了我給你們做個媒罷周媽媽笑道你別哄我他們什麼人家肯給我們庄家人劉老老道說著瞧罷于是兩人各自走開劉老老惦記着賈府叫板兒進城打聽那日恰好到寧榮街只見有好些車轎在那裡板兒便在隣近打聽說是寧榮兩府復了官賞還抄的家產

如今府裡又要起來了只是他們的寶玉中了官不知走到那裡去了板兒心裡喜歡便要回去又見好幾匹馬到來在門前下馬只見門上打千兒請安說二爺回來了大喜大老爺身上安了麼那位爺笑著道好了又遇恩旨就要回来了還問那些人做什麼的門上回說是皇上派官在這裡下旨意叫人領家產那位爺便喜喜歡歡的進去板兒料是賈璉也不再打聽赶忙回去告訴他外祖母劉老老聽說喜的眉開眼笑去給巧姐兒道喜將板兒的話說了一遍平兒笑說道可是虧了老老這樣一辦不然姑娘也摸不着這好時候兒了巧姐更自喜歡正說着那送賈璉信的人也回来了說是姑老爺感激得狠叫我

一到家快把姑娘送回去又賞了我好幾兩銀子劉老老聽了得意便叫人赶了兩輛車請巧姐平兒上車巧姐等在劉老老家住熟了反是依依不捨更有青兒哭着恨不能留下劉老老見他不忍相別便叫青兒跟了進城一逕直奔榮府而來且說賈璉先前知道賈赦病重赶到配所父子相見痛哭一場漸漸的好起來賈璉接着家書知道家中的事稟明賈赦回來走到中途聽得大赦又赶了兩天今日到家恰遇頒賞恩旨裡面邢夫人等正愁無人接旨雖有賈蘭終是年輕人報璉二爺回來大家相見悲喜交集此時也不及叙話即到前廳叩見了欽命大人問了他父親好說明日到內府領賞寧國府第發交居住

衆人起身辭別賈璉送出門去見有幾輛屯車家人們不許停歇正在吵鬧賈璉早知道是巧姐來的車便罵家人道你們這一起糊塗忘八崽子我不在家就欺心害主將姐兒都逼走了如今人家送來還要攔阻必是你們和我有什麽仇麽衆家人原怕賈璉回來不依想來少時纔破豈知賈璉說得更明心下不懂只得站著間道二爺出門奴才們有病的有告假的都是三爺薔大爺芸二爺作主不與奴才們相干賈璉道什麽混賬東西我完了事再和你們說快把車赶進來賈璉進去見邢夫人也不言語轉身到了王夫人那裡跪下磕了個頭回道姐兒回來了全虧太太周全環兄弟也不用說他了只是芸兒這東

西他上回看家就鬧亂兒如今我去了幾個月便鬧到這樣回太太的話這種人攆了他不往來也使得的王夫人道王仁這下流種子為什麽也是這樣壞賈璉道太太不用說了我自有道理正說着彩雲等回道姐兒進來了於是巧姐兒見了王夫人雖然別不多時想起那樣逃難的景況不免落下淚來巧姐兒也便大哭賈璉忙過來道謝了劉老老王夫人便拉他坐下說起那日的話來賈璉見了平兒外面不好說別的心裏十分感激眼中不覺流淚自此益發敬重平兒打算等賈赦回來要扶平兒為正此是後話暫且不題只說邢夫人正恐賈璉不見了巧姐必有一番的周折又聽見賈璉在王夫人那裏心下更是着急便叫了頭去打聽回來說是巧姐兒同着劉老老在那裡說話兒呢邢夫人纔如夢初覺知是他們弄鬼還抱怨王夫人調唆的我母子不和到底不知是那個送信給平兒的正問着只見巧姐同着劉老老帶了平兒王夫人在後頭跟着進來先把頭裡的話都說在賈芸王仁身上說大太太原是聽見人說為的是好事那裡知道外頭的鬼邢夫人聽了自覺羞慚想起王夫人主意不差心裡也服於是邢王二夫人彼此倒心下相安了平兒回了王夫人帶了巧姐到寶釵那裡來請安各自提各自的苦處又說到皇上隆恩咱們家該與旺起來了想來寶二爺必回來的正說到這句話只見秋紋慌慌張張的跑來

說道襲人不好了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話說寶釵聽秋紋說襲人不好連忙進去瞧看巧姐兒同平兒也隨着走到襲人炕前只見襲人心痛難禁一時氣厥寶釵等用開水灌了過來仍舊扶他睡下一面傳請大夫巧姐兒因問寶釵道襲人姐姐怎麽病到這個樣兒寶釵道大前兒晚上哭傷了心了一時發暈栽倒了太太叫人扶他回來他就睡倒了因外頭有事沒有請大夫瞧他所以致此說着大夫來了寶釵等略避大夫看了脉說是急怒所致開了方子去了原來襲人模糊聽見說寶玉若不回来便要打發屋裡的人都出去一急

越發不好了到大夫瞧後秋紋給他煎藥他各自一人躺着神魂未定好像寶玉在他面前恍惚又像是見個和尚手裡拿着一本册子揭着看還說道你不是我的人日後自然有人家兒的襲人似要和他說話秋紋走来說藥好了姐姐吃罷襲人睜眼一瞧知是個夢也不告訴人吃了藥便自已細細的想寶玉必是跟了和尚去上回他要拿玉出去便是要脫身的樣子被我揪住看他竟不像往常把我混推混揉的一點情意都沒有後來待二奶奶更生厭煩在別的姊妹跟前也是沒有一點情意這就是悟道的樣子但是你悟了道抛了二奶奶怎麽好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雖是月錢照着那樣的分例其實我究竟

沒有在老爺太太跟前回明就算了你的屋裡人若是老爺太太打發我出去我若死守着又叫人笑話若是我出去心想寶玉待我的情分實在不忍左思右想萬分難處想到剛纔的夢說我是別人的人那倒不如死了干淨豈知吃藥已後心痛減了好些也難躺着只好勉强支持過了幾日起來服侍寶釵寶釵想念寶玉暗中垂淚自嘆命苦又知他母親打算給哥哥贖罪狠費張羅不能不幫着打算暫且不表且說賈政扶賈母靈柩賈蓉送了秦氏鳳姐鴛鴦的棺木到了金陵先安了葬賈蓉自送黛玉的靈也去安葬賈政料理墳墓的事一日接到家書一行一行的看到寶玉賈蘭得中心裡自是喜歡後來看到寶

玉走失復又煩惱只得趕忙回來在道兒上又聞得有恩赦的旨意又接着家書果然赦罪復職更是喜歡便日夜趲行一日行到毘陵驛地方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個清靜去處賈政打發衆人上岸投帖辭謝朋友總說即刻開船都不敢勞動船上只留一個小厮伺候自已在船中寫家書先要打發人起旱到家寫到寶玉的事便停筆抬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裡面一個人光着頭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領大紅猩猩毡的斗篷向賈政倒身下拜賈政尚未認淸急忙出船欲待扶住問他是誰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來打了個問訊賈政纔要還揖迎面一看不是別人却是寶玉賈政吃一大驚忙問道可是寶玉麽那

人秖不言語似喜似悲賈政又問道你若是寶玉如何這樣打扮跑到這裡來寶玉未及回言只見舡頭上來了兩人一僧一道夾住寶玉道俗緣已畢還不快走說着三個人飄然登岸而去賈政不顧地滑疾忙來赶見那三人在前那裡赶得上只聽得他們三人口中不知是那個作歌曰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遊兮鴻濛太空誰與我逝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

賈政一面聽着一面赶去轉過一小坡倏然不見賈政已赶得心虛氣喘驚疑不定回過頭來見自巳的小厮也隨後赶來賈政問道你看見方纔那三個人麼小厮道看見的奴才為老爺

追赶故也赶來後來只見老爺不見那三個人了賈政還欲前走只見白茫茫一片曠野並無一人賈政知是古怪只得回來衆家人回舡見賈政不在艙中問了舡夫說是老爺上岸追赶兩個和尚一個道士去了衆人也從雪地裡尋踪迎去遠遠見賈政來了迎上去接着一同回船賈政坐下喘息方定將見寶玉的話說了一遍衆人回稟便要在這地方尋覓賈政嘆道你們不知道這是我親眼見的並非鬼怪況聽得歌聲大有元妙寶玉生下時啣了玉來便也古怪我早知是不祥之兆為的是老太太疼愛所以養育到今便是那和尚道士我也見了三次頭一次是那僧道來說玉的好處第二次便是寶玉病重他來

了將那玉持誦了一番寶玉便好了第三次送那玉來坐在前廳我一轉眼就不見了我心裡便有些詫異只道寶玉果真有造化高僧仙道來護佑他的豈知寶玉是下凡歷刼的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如今叫我纔明白說到那裡掉下淚來衆人道寶二爺果然是下凡的和尚就不該中舉人了怎麽中了纔去賈政道你們那裡知道大凡天上星宿山中老僧洞裡的精靈他自具一種性情你看寶玉何常肯念書他若略一經心無有不能的他那一種脾氣也是各别另樣說着又嘆了幾聲衆人便拿蘭哥得中家道復興的話解了一番賈政仍舊寫家書便把這事寫上勸諭合家不必想念了寫完封好卽着家人回去

賈政隨後趕回暫且不題且說薛姨媽得了赦罪的信便命薛蝌去各處借貸並自己湊齊了贖罪銀兩刑部准了收兌了銀子一角文書將薛蟠放出他們母子姊妹弟兄見面不必細述自然是悲喜交集了薛蟠自己立誓說道若是再犯前病必定犯殺犯剮薛姨媽見他這樣便握他的嘴說只要自己拿定主意必定還要妄口巴舌血淋淋的起這樣惡誓麽只是香菱跟你受了多少苦處你媳婦兒已經自己治死自己了如今雖說窮了這碗飯還有得吃據我的主意我便算他是媳婦了你心裡怎麽樣薛蟠點頭願意寶釵等也說很該這樣倒把香菱急得臉脹通紅說是伏侍大爺一樣的何必如此衆人便稱起大

奶奶來無人不服薛蟠便要去拜謝賈家薛姨媽寶釵也都過來見了衆人彼此聚首又說了一番的話正說着恰好那日賈政的家人回家呈上書子說老爺不日到了王夫人叫賈蘭將書子念給聽賈蘭念到賈政親見寶玉的一段衆人聽了都痛哭起來王夫人寶釵襲人等更甚大家又將賈政書內叫家內不必悲傷原是借胎的話解說了一番與其作了官倘或命運不好犯了事壞家敗產那時倒不好了寧可偺們家出一位佛爺倒是老爺太太的積德所以纔投到偺們家來不是說句不顧前後的話當初東府裡太爺倒是修煉了十幾年也沒有成了仙這佛是更難成的太太這麼一想心裡便開豁了王夫人哭着和薛姨媽道寶玉抛了我我還恨他呢我嘆的是媳婦的命苦纔成了一二年的親怎麼他就硬着腸子都撂下了走了呢薛姨媽聽了也甚傷心寶釵哭得人事不知所有爺們都在外頭王夫人便說道我為他擔了一輩子的驚剛剛兒的娶了親中了舉人又知道媳婦作了胎我纔喜歡些不想弄到這樣結局早知這樣就不該娶親害了人家的姑娘薛姨媽道這是自已一定的偺們這樣人家還有什麼別的說的嗎幸喜有了胎將來生個外孫子必定是有成立的後來就有了結果了你看大奶奶如今蘭哥兒中了舉人明年成了進士可不是就做了官了麼他頭裡的苦也算吃盡的了如今的甜來也是他為

人的好處我們姑娘的心腸兒姐姐是知道的並不是刻薄輕挑的人姐姐倒不必躭憂王夫人被薛姨媽一番言語說得極有理心想寶釵小時候便是廉靜寡慾極愛素淡的他所以纔有這個事想人生在世真有個定數的看着寶釵雖是痛哭他那端莊樣兒一點不走却倒來勸我這是真真難得不想寶玉這樣一個人紅塵中福分竟沒有一點兒想了一回也覺解了好些又想到襲人身上若說別的丫頭呢沒有什麼難處的大的配了出去小的伏侍二奶奶就是了獨有襲人可怎麼處呢此時人多也不好說且等晚上和薛姨媽商量那日薛姨媽並未回家因恐寶釵痛哭住在寶釵房中解勸那寶釵却是極明

理思前想後寶玉原是一種奇異的人夙世前因自有一定原無可怨天尤人更將大道理的話告訴他母親了薛姨媽心裡反倒安慰便到王夫人那裡先把寶釵的話說了王夫人點頭歎道若說我無德不該有這樣好媳婦了說着更又傷心起來薛姨媽倒又勸了一會子因又提起襲人來說我見襲人近來瘦的了不得他是一心想着寶哥兒但是正配呢理應守的屋裡人愿守也是有的惟有這襲人雖說是算個屋裡人到底他和寶哥兒並沒有過明路兒的王夫人道我纔剛想着正要等妹妹商量商量若說放他出去恐怕他不願意又要尋死覓活的若要留着他也罷又恐老爺不依所以難處薛姨媽道我看

姨老爺是再不肯叫守着的再者姨老爺並不知道襲人的事想來不過是個丫頭那有留的理呢只要姐姐叫他本家的人來狠狠的吩咐他叫他配一門正經親事再多多的陪送他些東西那孩子心腸兒也好年紀兒又輕也不枉跟了姐姐會子也算姐姐待他不薄了襲人那裡還得我細細勸他就是叫他家的人來也不用告訴他只等他家裡果然說定了好人家兒我們還打聽打聽若果然足衣足食女壻長的像個人兒然後叫他出去王夫人聽了道這個主意狠是不然叫老爺冒冒失失的一辦我可不是又害了一個人了麼薛姨媽聽了點頭道可不是麼又說了几句便辭了王夫人仍到寶釵房中去了看

見襲人淚痕滿面薛姨媽便勸解譬喻了一會襲人本來老實不是伶牙利齒的人薛姨媽說一句他應一句回來說道我是做下人的人姨太太瞧得起我纔和我說這些話我是從不敢違拗太太的薛姨媽聽他的話好一個柔順的孩子心裡更加喜歡寶釵又將大義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各自相安過了幾日賈政回家衆人迎接賈政見賈赦賈珍已都回家弟兄叔侄相見大家歷叙別來的景况然後內眷們見了不免想起寶玉來又大家傷了一會子心賈政喝住道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只要我們在外把持家事你們在內相助斷不可仍是從前這樣的散慢別房的事各有各家料理也不用承總我們本房的事

裡頭全歸于你都要按理而行王夫人便將寶釵有孕的話也告訴了將來丫頭們都放出去賈政聽了點頭無語次日賈政進內請示大臣們說是蒙恩感激但未服闋應該怎麼謝恩之處望乞大人們指教衆朝臣說是代奏請旨于是聖恩浩蕩即命陛見賈政進內謝了恩聖上又降了好些旨意又問起寶玉的事來賈政據實回奏聖上稱奇旨意說寶玉的文章固是清奇想他必是過來人所以如此若在朝中可以進用他既不敢受聖朝的爵位便賞了一個文妙真人的道號賈政又叩頭謝恩而出回到家中賈璉賈珍接着賈政將朝內的話述了一遍衆人喜歡賈珍便回說寧國府第收拾齊全回明了要搬過去

櫳翠菴圈在園內給四妹妹養靜賈政並不言語隔了半日却吩咐了一番仰報天恩的話賈璉也趁便回說巧姐親事父親太太都願意給周家爲媳賈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便說大老爺大太太作主就是了莫說村居不好只要人家清白孩子肯念書能彀上進朝裡那些官難道都是城裡的人麼賈璉答應了是又說父親有了年紀况且又有痰症的根子靜養几年諸事原仗二老爺爲主賈政道提起村居養靜甚合我意只是我受恩深重尚未酬報耳賈政說畢進內賈璉打發請了劉老老來應了這件事劉老老見了王夫人等便說些將來怎樣陞官怎樣起家怎樣子孫昌盛正說着丫頭回道花自芳的女人

進來請安王夫人問几句話花自芳的女人將親戚作媒說的是城南蔣家的現在有房有地又有鋪面姑爺年紀略大几歲並沒有娶過的況且人物兒長的是百裡挑一的王夫人聽了愿意說道你去應了隔几日進來再接你妹子罷王夫人又命人打聽都說是好王夫人便告訴了寶釵仍請了薛姨媽細細的告訴了襲人襲人悲傷不已又不敢違命的心裡想起寶玉那年到他家去回來說的死也不回去的話如今太太硬作主張若說我守着又叫人說我不害臊若是去了實不是我的心愿便哭得咽哽難鳴又被薛姨媽寶釵等苦勸回過念頭想道我若是死在這裡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壞了我該死在家裡纔

是於是襲人含悲叩辭了眾人那姐妹分手時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說襲人懷着必死的心腸上車回去見了哥哥嫂子也是哭泣但只說不出來那花自芳悉把蔣家的聘禮送給他看又把自己所辦粧奩一一指給他瞧說那是太太賞的那是置辦的襲人此時更難開口住了兩天細想起來哥哥辦事不錯若是死在哥哥家裡豈不又害了哥哥呢千思萬想左右為難真是一縷柔腸幾乎牽斷只得忍住那日已是迎娶吉期襲人本不是那一種潑辣人委委屈屈的上轎而去心裡另想到那裡再作打算豈知過了門見那蔣家辦事極其認真全都按着正配的規矩一進了門丫頭僕婦都稱奶奶襲人此時欲要死在

這裡又恐害了人家辜負了一番好意那夜原是哭着不肯俯就的那姑爺却極柔情曲意的承順到了第二天開箱這姑爺看見一條猩紅汗巾方知是寶玉的丫頭原來當初只知是賈母的侍兒益想不到是襲人此時蔣玉函念着寶玉待他的舊情倒覺滿心惶愧更加周旋又故意將寶玉所換那條松花綠的汗巾拿出來襲人看了方知這姓蔣的原來就是蔣玉函始信姻緣前定襲人纔將心事說出蔣玉函也深爲歎息敬服不敢勉強並越發溫柔體貼弄得個襲人真無死所了看官聽說雖然事有前定無可奈何但孽子孤臣義夫節婦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槩推委得的此襲人所以在又副册也正是前人

過那桃花廟的詩上說道

千古艱難惟一死　傷心豈獨息夫人

不言襲人從此又是一番天地且說那賈雨村犯了婪索的案件審明定罪今遇大赦遞籍爲民雨村因叫家眷先行自己帶了一個小廝一車行李來到急流津覺迷渡口只見一個道者從那渡頭草棚裡出來執手相迎雨村認得是甄士隱也連忙打恭士隱道賈老先生別來無恙雨村道老仙長到底是甄老先生何前次相逢覿面不認後知火焚草亭鄙下深爲惶恐今日幸得相逢益歎老仙翁道德高深奈鄙人下愚不移致有今日甄士隱道前者老大人高官顯爵貧道怎敢相認原因故交

敢贈片言不意老大人相棄之深然而富貴窮通亦非偶然今日復得相逢也是一樁奇事這裡離草菴不遠暫請膝談未知可否雨村欣然領命兩人攜手而行小厮驅車隨後到了一座茅菴士隱讓進雨村坐下小童獻茶上來雨村便請教仙長超塵始末士隱笑道一念之間塵凡頓易老先生從繁華境中來豈不知溫柔富貴鄉中有一寶玉乎雨村道怎麼不知近聞紛紛傳述說他也遁入空門下愚當時也曾與他往來過數次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決絕士隱道非也這一段奇緣我先知之昔年我與先生在仁清巷舊宅門口敘話之前我已會過他一面雨村驚訝道京城離貴鄉甚遠何以能見士隱道神交久

矣雨村道既然如此現今寶玉的下落仙長定能知之士隱道寶玉即寶玉也那年榮寧查抄之前釵黛分離之日此玉早已離世一為避禍二為撮合從此夙緣一了形質歸一又復稍示神靈高魁貴子方顯得此玉乃天奇地靈煅煉之寶非凡間可比前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帶下凡如今塵緣已滿仍是此二人攜歸本處便是寶玉的下落雨村聽了雖不能全然明白却也十知四五便點頭歎道原來如此下愚不知但那寶玉既有如此的來歷又何以情迷至此復又豁悟如此還要請教士隱笑道此事說來先生未必盡解太虛幻境即是真如福地兩番閱冊原始要終之道歷歷生平如何不悟仙草歸真焉有通

靈不復原之理呢雨村聽着却不明白知是仙機也不便更問因又說道寶玉之事既得聞命但敝族閨秀如是之多何元妃以下算來結局俱屬平常呢士隱歎道老先生莫怪拙言貴族之女俱屬從情天孽海而來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秖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崔鶯蘇小無非仙子塵心宋玉相如大是文人口孽但凡情思纏綿那結局就不可問了雨村聽到這裡不覺拈鬚長歎因又問道請教仙翁那榮寧兩府尚可如前否士隱道福善禍淫古今定理現今榮寧兩府善者修緣惡者悔禍將來蘭桂齊芳家道復初也是自然的道理雨村低了半日頭忽然笑道是了是了現在他府中有一個名蘭

的已中鄉榜恰好應着蘭字適問老仙翁說蘭桂齊芳又道寶玉高魁貴子莫非他有遺腹之子可以飛皇騰達的麼士隱微微笑道此係後事未便預說雨村還要再問士隱不答便命人設具盤飧邀雨村共食食畢雨村還要問自已的終身士隱便道老先生草庵暫歇我還有一段俗緣未了正當今日完結雨村驚訝道仙長純修若此不知尚有何俗緣士隱道也不過是兒女私情罷了雨村聽了益發驚異請問仙長何出此言士隱道老先生有所不知小女英蓮幼遭塵劫老先生初任之時曾經判斷今歸薛姓產難完劫遺一子於薛家以承宗祧此時正是塵緣脫盡之時只好接引接引士隱說着拂袖而起雨村心

中恍恍惚惚就在這急流津覺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了這士隱自去度脫了香菱送到太虛幻境交那警幻仙子對冊剛過牌坊見那一僧一道縹緲而來士隱接着說道大士真人恭喜賀喜情緣完結都交割清楚了麼那僧道說情緣尚未全結倒是那蠢物已經回來了還得把他送還原所將他的後事叙明番枉他下世一回士隱聽了便拱手而別那僧道仍携了玉到青埂峯下將寶玉安放在女媧煉石補天之處各自雲遊而去從此後

天外書傳天外事　兩番人作一番人

這一日空空道人又從青埂峰前經過見那補天未用之石仍在那裡上面字跡依然如舊又從頭的細細看了一遍見後面

偈文後又歷叙了多少收緣結果的話頭便點頭歎道我從前見石兄這段奇文原說可以聞世傳奇所以曾經抄錄但未見返本還原不知何時復有此段佳話方知石兄下凡一次磨出光明修成圓覺也可謂無復遺憾了只怕年深日久字跡模糊反有舛錯不如我再抄錄一番尋個世上清閒無事的人托他傳遍知道奇而不奇俗而不俗真而不真假而不假或者塵夢勞人聊倩鳥呼歸去山靈好客更從石化飛來亦未可知想畢便又抄了仍袖至那繁華昌盛地方遍尋了一番不是建功立業之人即係餬口謀衣之輩那有閒情去和石頭饒舌直尋到

急流津覺迷渡口草菴中睡着一個人因想他必是閒人便要將這抄錄的石頭記給他看看那知那人再叫不醒空空道人復又使勁拉他纔慢慢的開眼坐起便接來草草一看仍舊擲下道這事我已親見盡知你這抄錄的尚無舛錯我衹指與你一個人托他傳去便可歸結這段新鮮公案了空空道人忙問何人那人道你須待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到一個悼紅軒中有個曹雪芹先生只說賈雨村言托他如此如此說畢仍舊睡下了那空空道人牢牢記着此言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刼果然有個悼紅軒見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裡翻閱歷來的古史空空道人便將賈雨村言了方把這石頭記示看那雪芹先生笑道

果然是賈雨村言了空空道人便問先生何以認得此人便肯替他傳述那雪芹先生笑道說你空空原來肚裡果然空空既是假語村言但無魯魚亥豕以及背謬矛盾之處樂得與一二同志酒餘飯飽雨夕燈窗同消寂寞又不必大人先生品題傳世似你這樣尋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劍膠柱鼓瑟了那空空道人聽了仰天大笑擲下抄本飄然而去一面走着口中說道原來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並閱者也不知不過游戲筆墨陶情適性而已後人見了這本傳奇亦曾題過四句偈語為作者緣起之言更進一竿云

說到辛酸處　荒唐愈可悲

由來同一夢　休笑世人痴

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終

萃文書屋藏板

